武俠世界



$2.00

738

·特別介紹·



一期完俠情哀艷故事：**情天恨** 曹若冰·著



一個黑道第一高手，為武當，少林等派掌門聯手圍攻，負創後被打落江心，吸入"海眼天旋寒潭"中進入一古塚內，他不但大難不死，還練就一身更高更奇絕學。二十年後，他重出江湖，四處找尋當年仇家了賬，又心切查究愛侶被害之事……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50.00
一年港幣$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7.00
一年港幣$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3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情天恨





峯頭生死鬥　潭底獲奇緣

秋夜，月華如洗，圓月當空。

巫山十二峯，峭壁絕壑，奇峯千仞，高挿雲表。

冷月清輝中，那挿天般的峯頂，像是被蒙上了一層淡薄的霧翳，形勢顯得詭譎而神秘，巍峨而雄渾。

峯脚挿落在那巨浪滔滔洶湧的長江中，江水澎湃，白浪翻滾，撞擊着礁岩，驚濤拍岸，捲起千朶浪花，然後奔騰而下，一瀉千里。

時當子夜，神女峯上正展開着一場驚心動魄，風雲變色的拚搏！

那是一場武林少見，也是違反武林道義常規，情勢緊張激烈，四對一的生死搏戰！

四個中年人聯手圍攻一個少年人，四個中年人的身份，并且包括了僧，道，俗三者俱有。

顯然，這四個中年人只是爲了某種利害關係而合作聯手，他們絕非是同一門戶中的武林人。

從這四個中年人的年齡，出手招式的氣勢功力上看來，四人不但都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而且身份地位似都不低。

他們和那少年人究竟有甚麼深仇大恨？竟然如此不顧江湖道義規矩，聯手圍攻那少年人？……

那少年人，年約二十一、二，俊臉，星目，胆鼻，兩道劍眉斜飛入鬢，身材頎長，一身白衣，神情氣宇甚是瀟洒脫俗，倜儻不羣。

只是，眉宇之間隱含着一股深濃的殺氣，峭薄的雙唇，略顯下彎的唇角，刻劃出一種堅毅沉着，狂傲驕矜之氣！

他，白衣少年雖然被四個武林高手圍攻着，但神情却十分沉穩，毫無一絲慌亂之態！

但見他身形飄忽，掌指兼施，出手招式詭異奇快如電，攻中寓守，守中寓攻！

這一場搏戰，時間似乎已經甚久了，冷月清輝下，都可以見到每人的額角都是汗漬涔涔！

此際，白衣少年的眉臉之間，已隱約現出焦灼的疲憊之色。

這也難怪，他以一對四，已經激戰了一百多招了。

他雙掌招式雖然仍是奇快詭異，有攻有守，但是脚下已在一步一步的後退，有點封擋不住四人聯手的凌厲攻勢之概！

漸漸，白衣少年已退到了懸崖邊沿，懸崖下臨巨浪洶湧的長江，不能再退了！

白衣少年雖然不能再退了，但是那聯手圍攻的四人，出手招式攻勢，却更見威猛凌厲！

這四人好惡毒的心腸，他們竟想將白衣少年活生生的逼落下懸崖，跌落長江，喪命江中！

驀地，一股威猛强勁絕倫的掌力自正面擊向白衣少年，白衣少年退無可退，閃無可閃，無奈何，只得咬牙翻腕挺掌硬接！

「砰！」的一聲震响中，白衣少年方自接下正面的一掌，左右兩旁，一道指力和一股凌厲的掌力倏已分自兩旁同時擊到！

掌力擊向右腰，勁强勢猛，指力點向左胸，力道足以洞金穿石，是少林絕藝「金剛指」！

白衣少年身形微閃，方自堪堪避過點向左胸的「金剛指」力，正待再度挺掌硬接右邊擊來的掌力時，但已嫌稍慢了一步！

高手搏戰，勝負生死，本取決於間不容髮的刹那，何能稍慢一步？

「砰！」的一聲，白衣少年右腰肋已被掌力結結實實的擊中，一口鮮血狂噴而出，身形踉蹌後退，脚下一步踏空，直往崖下江心跌落下去。

「噗通」一聲，一個浪頭捲湧過去，他的身體立刻被巨浪吞噬不見，過了好久才在百丈以外冒出江面。

長江三峽，水勢急湍，巨浪翻滾，一個接連着一個，不到半個時辰，白衣少年的身體已被湍急的江流冲下了十多里去。

他雖然有着一身極高不俗的武學功力，但右腰肋挨了那一掌，內腑已受重傷，由神女峯上跌落江心之後，人也立刻昏迷失去了知覺，身子如同一片飄萍般隨波飄流！

突然，寬闊的江面上現出一個巨大的漩渦，那是長江三峽間有名的「海眼天旋寒潭」，白衣少年的身體隨着江水的旋轉，只一眨眼間，立刻被吸入了寒潭潭底，消失不見了踪影。

二十年後。 × × ×

這兒是巫山一處荒草過人的山腳，這兒有一片地域廣大的墳場。

那高低起伏不平有如崗巒般的大小墳墓，斷碑殘碣，滿眼一片荒涼凄冷景象！

在這片墳場的北端，有一座建築突出宏偉高大的巨塚，傍山而建，有居高屋建瓴，俯瞰羣墓之勢！

塚前巨碑盈丈，左右兩旁各有一排石馬，石翁仲，向前延伸出去，足有二十丈遠。

這是那一朝代？甚麼人的陵寢？

可惜，墓碑上的碑文字跡，在過度長久日月風霜的腐蝕下，早已模糊不清，那些石翁仲，石馬，也已損毀得四肢不全，面目全非！

夜，初更將盡。

巨墓前出現了一個白衣人影，默默地凝立在墓碑前。

他，白衣人劍眉，星目，胆鼻，那像貌够稱得上一個「俊」字，只是，臉色有些蒼白，蒼白得近乎沒有血色！而他那一身白衣，已經失去原有的光澤，泛了黃。

顯然，已經很舊很舊了！

這白衣人是誰？他為何在這時候出現這種荒涼凄冷陰森的地方？默立在古塚之前？

是落拓文士？還是這個古塚裏人的後裔？……

不是！都不是！

他正是那二十年前在巫山神女峯頂，被少林，武當兩派掌門和當代武林大俠「金羅手」莊天霖，「雁蕩神劍」袁振川四大高手聯手圍攻，身負重傷跌落江心，被吸入「海眼天旋寒潭」潭底的白衣少年。

也就是當時名震武林的「煞星」，被譽稱為黑道第一高手的歐陽君杰。

歐陽君杰於昏迷中被吸入寒潭潭底後，世人皆料其必死，那知他不但出人意外的沒有死，反而因禍得福，獲得了不世奇緣！

因為這座古塚的建築恰巧與寒潭相通，賴寒潭之氣，保持着古墓內一切陪葬物件佈置的完整不變，不腐不朽！

當他從昏迷中甦醒過來時，他發覺他的身子躺在一個斜坡上，下半身在水中，上半身却躺在半乾的地上！

這，令他幾疑置身在靈魂的幻覺中。

雖然，他渾身疼痛無比，有如被拆散了般虛弱無力，但是，一股求生慾的本能，使他傾盡了生命的潛力，咬牙忍受着軀體內那椎心刺骨的傷痛，往斜坡上爬，爬進進了古塚內。

他在古塚內不但養好了內腑的重傷，而且還練成一身更奇，更高的武學功力！

當然，這也得歸功於他深厚的內功，和他那天賦過人體質！

他，默默地凝立在墓碑前。

良久，良久，終於抬起一隻手撫上了墓碑。

他那隻手，修長白皙，十指根根如玉，比女人家的纖纖玉手還美，還要好看！

他的手撫着墓碑，輕輕地摩挲着，像撫摸着愛人的秀髮似地，無限依戀地摩挲着……

突然，一聲夜梟的啼叫，將他從依戀的意識裏驚覺過來。

他垂下手，仰首望了望夜空，星目中寒電一閃倏逝，長身電射，離開了墳場！

× × ×

這是襄陽附近的一條官道，沿着這條官道穿過襄陽往北走，便是河南省境。

午後，申正時刻。

七月初的天氣，時正夏末，氣候仍然很燠熱，午後的日頭也仍然很烈，能晒出人的油來。

大日頭下，歐陽君杰腳下有如行雲流水般，白衣飄飄，由南北行。

他含恨二十年，初出古墓，對於當年四大高手聯手圍攻他的仇恨，他雖然必須報復，但是他并不急着去找他們！

因為，他心中有着比報仇雪恨更重要，更急的事情，必須立刻趕往開封一行！

在開封，有着他甜美的回憶，畢生難忘的過去！

在開封，有着一位他傾心相愛着的紅顏知己，那是個清麗若仙，容華絕代無雙，美得不帶人烟火氣的少女——曲芸芸。

他和她，曾經度過無數美好溫馨的日子！

曲芸芸那綿綿的情意，那甜美的聲音，那含蘊着無限關懷，似有千言萬語般令人心顫的美目，那美好無限的身段……

這些，雖然已時隔二十年的歲月，但是，曲芸芸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仍如昨日般猶在他目前！

古墓中二十年，曲芸芸的倩影，一直在他底回憶中陪伴着他。

尤其是在他巫山赴約的前夜，曲芸芸那溫婉如訴的話音，更令他刻骨難忘！

曲芸芸說：「杰哥，你答應過我的，這是最後一次了，巫山之約之後，你便帶着我去一處風景宜人幽靜的地方，從此歸隱山林，不再踏入江湖，你耕我織，過我們幸福安樂的日子！……記住呵杰哥，我在等着你平安的歸來！」

這些話，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是二十年來一直停留在他的記憶裏，也一直縈繞在他的腦子裏從未忘記！

對曲芸芸，他心底有着無比的愧歉！很對不起曲芸芸！

因為他巫山赴約的一去未歸，粉碎了曲芸芸那幸福安樂日子的憧憬和希望！

現在，他既然未死，就必須補償她！

他知道，以他當時被稱為黑道第一高手的聲譽，他由神女峯頂被擊落江心的消息，那該是武林中的一件天大的大事，消息不久定必傳遍江湖！

曲芸芸於聽得這個消息之後，一定有如驚雷轟頂般地被震驚得魂飛天外，玉容慘白，也一定悲傷欲絕，痛不欲生！

二十年了，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這位他傾心相愛着的紅顏知己！

他十分了解曲芸芸的性情為人，江湖上雖然傳出了他被擊落江心的死訊消息，而事實上他也已經二十年未歸，但是他却深信曲芸芸一定不相信他眞的死了，一定還在痴情地苦守着！

因為曲芸芸深通相理，對她自己的相理充滿着堅定不移的自信！

在他巫山赴約之前，她曾經很詳細地替他看過面相，說他眉宇之間雖然隱現晦紋，巫山之約，可能會有一場殺身的大刼難，不過却能逢凶化吉，絕無生命之虞！

所以，他必須立刻趕到開封去，當面告訴曲芸芸：「芸妹，妳的相理確實絲毫無差，我沒有死，我回來了！」

往事，甜蜜與苦澀交雜的縈繞在歐陽君杰的腦子裏，他一路上邊行邊想，思潮起伏，完全沉浸在一幕一幕的往事中！

突然，車輪轆轆，和地皮都為之震動的密雷般地馬蹄聲，將歐陽君杰的思緒從往事的起伏中驚醒了過來！

歐陽君杰不由停步佇足抬首望去，一輛四馬豪華馬車，風馳雲湧地飛馳奔來！

車轅上坐着兩名貌相威武的黑衣大漢，馬車後面塵土飛揚瀰空，捲起了一條長長的灰龍！

歐陽君杰眉頭微皺了皺，連忙跨步讓向路旁右邊。

根據風向，讓向右邊免得吃灰，否則，必然弄得滿頭滿臉一身都是灰土！

他這裏剛跨步讓向路旁，那輛馬車已由數十丈外馳至近前，向前飛馳過去！

驀地，馬車內掠出一條瘦小的青衣人影，飛快地投入路旁左邊的高粱地裏。

馬車霍然停了下來，車廂內立刻傳出一個威稜的聲音喝道：「快！那丫頭跑了，快去把她抓回來！」

兩條黑影自車廂內電射掠出，疾若鷹隼地撲向那瘦小青衣人影的投落之處！

片刻工夫之後，兩名黑衣漢子挾持着一名青衣少女，由高粱地裏掠了出來。

那青衣少女年約十六七歲，生得一張鵝蛋臉兒，黛眉，美目，瑤鼻，檀口……那臉型，那輪廓，無一處不美！

歐陽君杰看得雙目不由一亮，神情為之愕然一呆！

這張臉，無論是眼，鼻，口，在歐陽君杰的眼睛裏，幾乎沒有一處不是熟悉非常，有着似曾相識之感！

倏而，他腦子裏掠閃過一個影子，心頭不禁立刻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他本來不想多管閒事，但是青衣少女的這張臉却有一股令他窒迫的無形的力量，不由自主地跨步擋在那兩名黑衣漢子的面前，冷冷地開了口：「放開她！」

兩名黑衣漢子神情不由意外地愕然一怔！

左邊的一個瘦削臉漢子，目光上下打量了歐陽君杰一眼，突然嘿嘿一聲冷笑，問道：「朋友，你說甚麼？」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你沒聽清楚麼，我叫你兩個放開她！」

瘦削臉漢子道：「為甚麼？」

歐陽君杰道：「別問為甚麼，我叫你們兩個放開她，你兩個就乖乖的聽話放開她！」

瘦削漢子嘿嘿一笑道：「你要管閒事麼？」

歐陽君杰冷聲一哼道：「不錯，我管定了！」

突然，銳嘯劃空！

是他身後車轅上那兩名黑衣大漢中的一個出了手，手裏的皮馬鞭兒挾着一股勁風，直朝他頭頂抽落！

這一鞭，勢沉力猛，勁道着實不小！

歐陽君杰若被抽上，腦袋非當場開花不可！

他背後像長着眼睛似的，連頭也沒回，倏然抬手後探，已一把抓住了那抽落下來的馬鞭鞭梢兒！

好險！只差了那麼一寸不到，那鞭梢兒就會落在他的頭頂上！

只見他一抖臂，那名黑衣大漢的身子立刻離開了車轅，連同那根馬鞭兒騰空直飛了出去，「叭！」的一聲摔在高粱地裏，壓倒了一大片高粱！

折斷了高粱桿兒尖刺如戟，戳破了黑衣大漢的衣裳，露出了好幾個血洞，大叫一聲，當場疼的昏死了過去！

青衣少女一雙美目睜得大大的，異采飛閃，嬌靨上滿是驚喜之色！

挾持着青衣少女的兩名黑衣漢子，和車轅上那另一名黑衣大漢，目視這等情形，却是一齊變了臉色！

車轅上那另一名黑衣大漢霍地站起身子，抬手探腰，摸出一把短刀，作勢就要騰身往下撲！

適時，車廂裏傳出了一聲威稜的沉喝：「劉虎！不准亂來！」

車轅上的那名黑衣大漢劉虎，立刻收勢站着不動，收起了短刀！

車簾一掀，一個三十多歲的錦衣壯漢由車廂裏跨了下來。

國字臉，濃眉大眼，雙眼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鼓突出，一望而知是個功力深湛的江湖高手！

錦衣壯漢跨下車廂，氣勢沉雄的跨前兩步，朝歐陽君杰一拱手，問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

歐陽君杰神色冷漠地說道：「閣下何人？」

錦衣壯漢道：「在下尚萬光，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歐陽君杰道：「我姓歐陽。」

尚萬光道：「大號？」

歐陽君杰冷然一搖頭道：「你不必問了，請叫你的手下放開那位姑娘！」

尚萬光道：「朋友為何一定要管此閒事？」

歐陽君杰道：「我看不慣你們這些人欺負一個姑娘家！」

尚萬光道：「朋友，你知道她是什麼人不？」

歐陽君杰微微一搖頭，問道：「她是什麼人？」

尚萬光道：「她是在下姑父莊中的逃婢！」

青衣少女美目突然一瞪，說道：「姓尚的，你胡說！」

尚萬光冷聲喝道：「丫頭！妳還想抵賴！」

青衣少女再要開口辯說，但是她檀口剛張，那個瘦削臉漢子却已一指點了她的啞穴。

這情形，歐陽君杰看得清楚，雙眉不由微揚了揚。

尚萬光說道：「歐陽朋友，請別信她的！」

歐陽君杰淡淡地道：「我可以不相信她，但是也不能就這樣相信你閣下的！」

尚萬光濃眉微微一皺，道：「那麼朋



尚萬光施展飛鷹九式撲下，被歐陽君杰一探掌抓住右腕脈。

友你究竟想要怎樣？」

歐陽君杰淡然一笑道：「請叫你的手下放開她，讓她跟我走！」

尚萬光雙目倏然一瞪，道：「朋友要帶她走？」

歐陽君杰道：「不錯，除非她不願意跟我走那就算了。」

語聲一頓卽起，目視着青衣少女說道：「姑娘，妳要是願意跟我走，妳就點個頭。」

他的話聲剛落，青衣少女立刻就點了頭。

歐陽君杰轉向尚萬光笑了笑，問道：「閣下，你看見了麼？」

尚萬光冷冷地道：「在下看見了，不過……」

突然嘿嘿一笑，說道：「你歐陽朋友必須使在下也願意才行！」

歐陽君杰道：「如此我請問，要怎樣才能使閣下願意？」

尚萬光道：「很簡單，朋友只要勝得了在下，在下就是不願意也得願意了！」

歐陽君杰雙眉微揚地道：「閣下的意思是要和我動手一搏？」

尚萬光道：「這並不是在下要和朋友動手一搏，而是朋友定要管閒事，定要帶走那個逃婢丫頭，就必須和在下一搏，而且必須勝得在下才行！」

歐陽君杰淡然一笑道：「閣下說的似是很有道理，看來我是非和閣下動手一搏不可了！」

語鋒一頓，問道：「閣下是要和那三個聯手，四搏一麼？」

尚萬光搖頭道：「朋友太小看在下，朋友只有一個人，自然由在下和朋友一搏一！」

歐陽君杰道：「看來閣下倒是條漢子，比那些所謂各門正派的少林，武當掌門之流强得多了！」

這話他是有感而發，尚萬光當然不知，還以爲這是對他的贊美之言。

人，都是喜愛被人贊美的！

因此，歐陽君杰話聲一落，尚萬光不由立時揚眉哈哈一笑道：「謝謝朋友的誇贊！」

歐陽君杰本意雖然不是贊美他的，但是並未解釋地淡然一笑說道：「不過，依我看，閣下還是和你那三個手下聯手，以四搏一的好！」

尚萬光道：「朋友可是認爲在下不是你的敵手？」

歐陽君杰道：「不錯，閣下如果一搏一的和我單獨動手，只怕連一招都走不過去！」

尚萬光臉色不禁勃然一變！道：「朋友！你也太狂了！」

歐陽君杰淡淡地道：「閣下，我說的乃是實話，也決未虛誇，不信，你出手一試就知道了！」

「好！在下就出手試試你有多高的功力火候！」

他話聲一落，正要出手時，却是心念倏然一動，沒有立刻出手，凝目問道：「在下如能走過一招便怎樣？」

歐陽君杰道：「閣下可是想和我打個賭？」

尚萬光道：「朋友所言如是確實決未虛誇，打個賭又何妨？」

歐陽君杰道：「這眞是『人不可貌相』，以閣下的貌相而論，應該是個粗豪爽直之人，想不到心智竟然如此高明！」

尚萬光嘿嘿一笑道：「朋友誇獎，其實在下這也只是偶而難得的一回而已！」

歐陽君杰不由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閣下太謙虛了！」

語聲一落卽起，說道：「閣下如能在我手下走過一招，我便立刻掉頭就走，不管此事！」

尚萬光聞言，心裏不由頓時暗喜，笑了！

那青衣少女的心中却是暗皺黛眉，嬌靨兒上現露出憂急之色！

從歐陽君杰適才那反腕抓鞭，抖手，將那名黑衣大漢震飛三丈以外，摔跌高粱地裏的身手上，尚萬光雖然已經看出眼前這白衣人的武學功力比他高了甚多，但是他却決不相信憑他的一身所學，在白衣人手下會連一招都走不過去！

這何止他自己不相信，連那青衣少女也不相信，要不，她嬌靨上就不會得現露出憂急之色了！

尚萬光心中認爲，這一場賭博，他是贏定了！

當然，這是因爲他並不知道眼前這個看來年紀不過三十上下，自稱姓歐陽的白衣人，就是二十年前已傳死訊，威震江湖黑道第一高手，否則，他便不會得笑了！

因此，當歐陽君杰話聲一落，尚萬光立卽一點頭道：「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吧！」

歐陽君杰點頭微微一笑，道：「如此，閣下請出手吧！」

尚萬光未再說話，口中嘿嘿一笑，雙掌緩緩抬起，勢作鷹爪狀。

歐陽君杰目中異采突然一閃，腳下橫跨三尺，朗聲說道：「閣下且慢動手！」

尚萬光凝目問道：「朋友還有什麼話說？」

歐陽君杰道：「你是『飛天鷹爪』吳長齡的什麼人？」

尚萬光不由一怔！道：「是在下姑父，朋友認識？」

歐陽君杰微一點頭道：「你既然是吳長齡的侄子，這一招之搏就算了，不用賭了！」

尚萬光道：「朋友可是已改變心意，不管這件閒事了？」

「不！」歐陽君杰搖頭道：「事情我既然已經伸手管了，就決不會改變心意中途袖手不管，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可以回去對你姑父說，就說這位姑娘被我帶走了，要他看在我的面上，事情就此作罷！」

尚萬光道：「朋友認爲我姑父會賣朋友的面子？」

歐陽君杰微微一笑，道：「我想他大概還不會不賣我的面子！」

尚萬光眨眨眼睛道：「朋友的大號如何稱呼？」

歐陽君杰緩緩地伸出了一雙手，問道：「你看看我這雙手怎樣？」

尚萬光不由又是一怔！目光望着歐陽君杰那白皙修長，十指根根如玉的雙手，說道：「看來很美，很像一雙女人……」

心中倏有所悟地臉色突然一變！霍地後退了一大步，目射凛駭之色的驚聲道：「你是那二十年前威震江湖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歐陽君杰！」

歐陽君杰點頭道：「不錯，你聽你姑父談說過我麼？」

尚萬光道：「在下聽我姑父說過，不過，……」

雙目陡地一瞪，喝道：「朋友，你想冒充『玉手追魂』嚇我，你太不聰明！」

歐陽君杰雙眉微挑又垂，道：「閣下，你如果認爲我是冒充嚇你的，你就錯了，我確實是歐陽君杰！」

尚萬光嘿嘿一笑道：「你別說鬼話了，二十年前歐陽君杰由神女峯頂身負重傷跌落江心死了，江湖上誰個不知！」

歐陽君杰皺了皺眉道：「但是事實上我確實未死，如今站在你面前的也確實是歐陽君杰！」

尚萬光道：「我不相信！」

歐陽君杰道：「閣下應該相信我，我這雙手……」

尚萬光接口道：「雙手白皙修長，十指根根如玉，天下有着這樣一雙手的人雖然不多，但是却並非絕無僅有！」

歐陽君杰道：「這麼說，你是一定不相信了？」

尚萬光道：「放眼天下武林，誰也不會相信！」

歐陽君杰眉鋒暗皺了皺，道：「這麼說，我們那一招之搏是非履行不可了！」

尚萬光道：「你要是不管這件閒事，自然就不必履行！」

歐陽君杰默然了刹那說道：「本來我想看在你姑父吳長齡的面上，取消這一招之搏，也是免得你落敗之後心裏難堪，你既然不相信我，我無可如何，只好……」

聲調倏地一冷，道：「好了，話不投機半句多，你出手吧！」

尚萬光略微猶豫了一下，雙掌再度緩緩抬起，躬背作勢！

歐陽君杰目光冷冷地凝視着他，神靜氣閑岳立。

驀地，尚萬光身形騰空躍起七丈多高，半空中雙腿一拳倏伸，雙掌交錯疾揮，幻化出重重爪影，頭下腳上，直朝歐陽君杰撲下！

這是「飛天鷹爪」吳長齡威震武林的絕學「飛鷹九式」中最末的一招，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招殺手！

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夠接得下這一招之人，爲數實在不多。

歐陽君杰和吳長齡原是熟人，也熟知其「飛鷹九式」的招勢威力。

尚萬光一出手竟施展出這種威力最大的殺手招式，歐陽君杰臉色不由微微一變，星目寒芒倏閃，身形微側，探掌如電，奇快絕倫地一把抓住尚萬光一隻右腕脈！

尚萬光心頭駭然大驚！連忙運力欲掙，歐陽君杰五指一用力，尚萬光的額上立時冒出了一顆顆黃豆般大的汗珠，直往下落！

歐陽君杰寒聲說道：「你好惡毒的心腸，我與你無仇無怨，你竟用『飛鷹九式

』中最具威力的殺手招式想要我的命，我本當斷你一手，看在你姑父的面上，現在我只斷你一根中指以作警戒！」

話聲中，左手抬起，食中二指挾着尙萬光的中指一扭，隨聽「卜」的一聲，尙萬光立時發出了一聲大叫！

雖然只是一根中指，但是十指連心，疼得尙萬光的身子都起了顫抖！

歐陽君杰五指一鬆，尙萬光左手捧着右手踉蹌後退，滿臉驚駭之色地瞪視着歐陽君杰。

現在尙萬光相信了，眼前這個看來年紀不出三十的白衣人，確實可能眞是那江湖傳說已死二十年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歐陽君杰！

也錯非是歐陽君杰，否則，絕不會有如此高絕的身手，否則，以他尙萬光的一身功力，也絕不會得走不過一招！

他現在雖然是相信了，可惜，已經嫌遲了！

歐陽君杰冷冷一笑，說道：「如今你可以叫你的手下放開那位姑娘，和你的手下走了！」

至此，尙萬光那還敢說個「不」字，立時朝那兩個挾持着青衣少女的黑衣漢子說道：「放開那丫頭，走！」

這時，那個昏死在高粱地裏的黑衣大漢已經醒轉，緩緩爬了起來。

兩個黑衣漢子放開青衣少女，立刻走過去扶着那名黑衣大漢，跟着尙萬光上了馬車。

劉虎走過去拾起馬鞭，跨坐上車轅，抖韁揚鞭，疾馳而去！

歐陽君杰目送馬車去遠之後，這才回首望着那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含笑地望着他，嬌靨兒上現露着驚喜之色，一雙美目中閃灼着傾慕，欽佩，奇異的光采！

那光采，令人心顫，也令人有着異樣的感受！

歐陽君杰暗吸了口氣，眼睛避開她那美目中的光采，問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青衣少女美目眨動地張了張檀口，但却沒有發出聲音來。

歐陽君杰見狀，這才想起青衣少女的啞穴被制，不由歉意地笑了笑說道：「對不起，我眞糊塗，竟忘記姑娘的啞穴被制了。」

說着抬手隔空彈指，解開了青衣少女的啞穴。

青衣少女深吁了口氣，望着歐陽君杰甜美地一笑，說道：「謝謝你，歐陽大俠，還有我雙臂雙腿的穴道也請你替我解開，好麼？」

她說話的聲音實在甜美，實在好聽。

歐陽君杰立卽又抬手彈指，隔空解開了她雙臂雙腿的穴道。

青衣少女畧微活動了一下臂腿，嬝娜地走近歐陽君杰面前，檢衽一福說道：「多謝歐陽大俠相救之德！」

歐陽君杰身子連忙一側，說道：「姑娘請不要多禮，我不敢當！」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美目眨動地問道：「你眞是二十年前的那位黑道第一高手麼？」

歐陽君杰含笑點頭道：「姑娘也不相信？」

青衣少女螓首微搖地道：「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覺得有點兒奇怪！」

歐陽君杰道：「姑娘可是奇怪我在身受重傷的情形下，由神女峯頂跌落江心，怎會竟然未死，是不是？」

青衣少女道：「這實在令人覺得奇怪不解？」

歐陽君杰道：「姑娘，其實那幷沒有什麼奇怪的，那是因爲我命大福大，運氣好！」

青衣少女美目一眨道：「是你跌落江心以後，被人救了起來，替你治好了傷，對麼？」

「不對。」歐陽君杰搖頭道：「姑娘相信奇蹟麼？」

青衣少女美目微睜地道：「奇蹟？你遇上什麼奇蹟了？」

歐陽君杰道：「我跌落江心以後，人便昏迷了過去，但是當我甦醒過來時，我却躺在一處斜坡上，下半身仍在水裏，於是，我咬牙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傷疼往上爬，爬入了一處地方，於是，我以內功慢慢地療好了內傷，就在那地方住了下來，埋首苦練武學！」

青衣少女好奇地問道：「那是處什麼地方？」

歐陽君杰微微一笑，沒有答話。

青衣少女本是慧質蘭心之人，她一見歐陽君杰笑而不答，芳心裏立刻明白他是不願說，遂卽話鋒一轉，又問道：「那麼你的年紀呢？」

這話問得有古怪，意思也令人有點兒懂。

歐陽君杰不由微微一怔！道：「我的年紀怎樣？」

青衣少女美目凝望着歐陽君杰那顯得過份蒼白的臉孔，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歐陽君杰道：「今年應該是四十三歲了。」

青衣少女道：「你可知道你的容貌像個多大年紀的人？」

歐陽君杰搖頭道：「我沒注意過這問題，妳看呢？」

青衣少女眨眨美目道：「頂多不超過三十歲。」

歐陽君杰雙目微凝地道：「我眞有那麼年輕？」

青衣少女正容說道：「事實上看來你只有三十歲不到的年紀！」

歐陽君杰神情瀟洒地笑了笑，道：「姑娘，你還沒有告訴我妳的名字呢？」

青衣少女嫵媚地一笑，道：「我姓賀，名叫玉魂。」

「賀玉魂。」歐陽君杰心中暗唸了一遍，凝目問道：「賀姑娘，剛才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尙萬光他爲什麼要抓妳？」

賀玉魂眨眨美目道：「你相信尙萬光的話麼？」

歐陽君杰搖頭道：「不相信。」

賀玉魂道：「爲什麼？」

歐陽君杰道：「因爲姑娘的人品氣質不像是個婢女下人。」

賀玉魂點點螓首道：「那尙萬光想要

我嫁給他，我不答應，所以他就抓我用強迫我！」

「哦！」歐陽君杰道：「他姑父知道這件事麼？」

賀玉魂道：「可能知道。」

歐陽君杰道：「他姑父會容許他這麼做？」

賀玉魂美目忽地一凝，問道：「你和吳長齡是朋友麼？」

歐陽君杰道：「二十年前曾見過幾面，只能算是認識，幷不能算是朋友。」

賀玉魂道：「你對他的爲人怎樣？淸楚麼？」

歐陽君杰道：「只知他聲名幷不太惡，爲人似乎介於正邪之間！」

賀玉魂道：「但是最大的缺點却是耳根軟，護短！」

這話，等於是答覆了歐陽君杰，尙萬光的行爲可能是吳長齡知道而容許的！

「哦！」歐陽君杰沉思地問道：「姑娘府上住在什麼地方？」

賀玉魂道：「洛陽城西後街。」

美目一眨，接着問道：「你要去什麼地方？」

歐陽君杰道：「我要去開封，和姑娘正好可以同一段路送送姑娘。」

賀玉魂嬌靨神色喜悅地揚着一雙黛眉兒說道：「那太好了！」

這個年才十七歲的小姑娘，對於這個才只初次見面，神情俊逸洒脫，看來只有三十不到的年紀，而事實上已是四十三歲的中年人，她心裏有着無比的愛慕，也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喩的情懷！

當然，她對他「愛慕」與「情懷」的產生，幷不是無因的！

因爲他武學功力高絕，曾是二十年前威盡天下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

也因爲他義伸援手救了她，使她免受那尙萬光的欺侮與污辱！

如果不是他救她，如果她遭了尙萬光的污辱，她一定不要活下去，結果必將自絕一死了之！

她對歐陽君杰產生愛慕與情懷，這是她心裏的秘密，歐陽君杰自然不會知道。

他和她相差了二十多歲的年紀，他怎樣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

歐陽君杰見她揚着黛眉兒喜悅的神色，不由也高與地一笑，說道：「那麼我們走吧，到了襄陽我們就歇息，僱一輛車再走。」

賀玉魂螓首一點道：「好！」

於是，二人併肩往前走去。

歐陽君杰邊走邊問道：「賀姑娘，妳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賀玉魂嘆了一聲道：「只有奶娘和我兩個人。」

歐陽君杰道：「妳爹娘呢？」

賀玉魂眼圈兒微紅地道：「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呵！……」歐陽君杰不由歉意地說道：「對不起，賀姑娘，我實在不該問妳這些事情的。」

賀玉魂神色有點兒悽然的搖頭一笑道：「不要緊，這種事情我早就習慣了！」

歐陽君杰道：「這麼說，妳是從小由奶娘撫養長大的了？」

賀玉魂點頭道：「我爹在世時曾救過奶娘兄弟和其家人的性命，所以奶娘就把我當作親生女兒一樣的養育我，疼我！」

歐陽君杰道：「姑娘的武功是跟什麼人學的？」

賀玉魂道：「奶娘的兄弟。」

歐陽君杰道：「他是江湖中人？」

賀玉魂道：「他在洛陽鏢局裏當副鏢師。」

歐陽君杰道：「他叫什麼名字？」

賀玉魂道：「他叫郭在安。」

歐陽君杰默然不說話了，他心裏在暗想：「她的模樣怎地那麼像芸芸，活脫脫的芸芸的影子……」

倏然，他腦子閃過一個意念，自嘲地一笑：「也許是這二十年來我太想念芸芸了，所以才會產生這種錯覺，覺得她像芸芸……」

賀玉魂見他突然不說話了，美目不由斜瞟了他一眼，道：「歐陽……大哥！」

歐陽君杰不禁一怔！側臉望着她問：「妳叫我什麼？」

賀玉魂道：「我叫你歐陽大哥，可以嗎？」

歐陽君杰搖頭道：「賀姑娘，妳應該叫我歐陽叔叔，或者歐陽先生才對！」

賀玉魂道：「爲什麼？」

歐陽君杰道：「因爲我的年紀比妳大了二十多歲，做妳父親都够資格了。」

賀玉魂美目眨動地道：「可是以你的容貌看，任憑是誰也會說你只不過三十不到的年紀！」

歐陽君杰道：「但是我已經四十三歲確是事實！」

賀玉魂突然撒嬌地說道：「我不管，我偏要叫你歐陽大哥！」

歐陽君杰心中本就十分喜愛這個聰明美絕的少女，見她這麼一撒嬌，不由眉鋒微皺了皺，有點兒無可奈何的一笑，道：「好吧，歐陽大哥就歐陽大哥好了。」

賀玉魂貝齒微露，嬌媚地笑了。那笑容，有如一朶盛放的百合花兒般地，好美！好美！

忽然，賀玉魂美目一凝，問道：「歐陽大哥，剛才你在想什麼？」

歐陽君杰神情微微一愣！隨卽搖頭道：「我沒有想什麼！」

賀玉魂小嘴兒一噘，道：「你騙我，我不信！」

歐陽君杰道：「我實在沒有騙妳，我眞的沒有想什麼！」

賀玉魂道：「那你剛才爲什麼突然不說話了？」

「這個……」

賀玉魂眨眨美目道：「你是不是在想，如何雪報那二十年前之仇？」

歐陽君杰倏然凝目，問道：「賀姑娘，妳……」

賀玉魂小嘴兒忽又一噘，道：「歐陽大哥，你怎麼還叫我賀姑娘，我叫你大哥，你應該叫我玉妹才對！」

歐陽君杰沉思地道：「我叫妳小妹好不好？」

賀玉魂點了點螓首，俏皮地一笑道：「這還馬馬虎虎。」

歐陽君杰笑了笑，問道：「小妹，妳

是怎麼猜想到這個問題的？」

賀玉魂美目一眨，反問道：「大哥，難道你不報想報仇雪恨？」

歐陽君杰道：「我含恨二十年，此仇當然非報非雪不可！」

賀玉魂道：「大哥打算如何去報仇雪恨？」

歐陽君杰微一沉思道：「我打算邀約他們四人重登神女峯頂，讓他們再聯手一次！」

賀玉魂美目微睜地道：「大哥仍要以一對四？」

歐陽君杰點頭道：「我要將他們一個個都打落江心去！」

賀玉魂道：「大哥有這把握？」

歐陽君杰雙眉一揚，目中寒電一閃即逝道：「我有自信，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四人聯手，也難是我手下百招之敵！」

賀玉魂美目異采飛閃地道：「大哥有這等自信，小妹心中非常高興，不過……小妹認爲這件事情，大哥事先應該多攷慮攷慮！」

歐陽君杰搖頭道：「小妹，這件事情我已經攷慮了十多年了。」

賀玉魂道：「但是小妹却覺得大哥仍有多攷慮攷慮的必要。」

歐陽君杰道：「爲什麼？小妹可是不相信大哥的自信，不相信大哥確有這個把握？」

賀玉魂螓首微搖地道：「那倒不是，小妹只是認爲大哥這麼做，有點太冒險了些。」

歐陽君杰道：「小妹，妳放心吧，大哥二十年的苦練，決不會再敵不過他們，落敗的！」

賀玉魂眨眨美目道：「大哥，有個問題，不知道你想到過沒有？」

歐陽君杰問道：「什麼問題？」

賀玉魂道：「大哥苦練二十年，武學功力雖然俱都大進，可是，大哥應該想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四人的武學功力，必然也增進了很多！」

這話不錯，有道理，也是事實。

歐陽君杰微一沉吟，問道：「小妹，以妳的意思又應該如何才對？」

賀玉魂道：「俗話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大哥應該先設法探探他們四人的武學功力比二十年前增進了多少？然後再作決定！」

歐陽君杰劍眉微皺地道：「那太麻煩，太費事了。」

賀玉魂嬌嗔地道：「怎樣太麻煩太費事了？」

歐陽君杰道：「要想先探知他們四人武學功力的進境，就必須分別與四人單獨動手一搏，這還不够麻煩費事麼？」

賀玉魂忽然微微一笑，說道：「大哥，你根本不須分別和他們四人單獨一搏，只要找他們四人中的一個試探一下就知道了！」

歐陽君杰有點明白了賀玉魂的意思地問道：「小妹，妳的意思可是說先打聽打聽，他們四人中誰的最高最强，就找誰試麼？」

賀玉魂螓首微微一點，道：「不錯，大哥認爲這個辦法如何？是不是比較穩當些？」

歐陽君杰沉思地道：「這辦法雖然確實穩當些，但是……」

他話未說完，賀玉魂已接口說道：「大哥，你別但是了，請答應我，不要去冒險！」

語氣含有着祈求的意味，聽得歐陽君杰心中不禁怦然一震！

他本想搖頭說「不」的，但是話到口邊却又被嚥了回去，有點情不自禁，也是有點詫異地側臉深看了這個甫才認識的美麗的少女一眼。

就是這一眼，他心頭不禁驀又怦然一震！

從賀玉魂的嬌靨輪廓上，他眼前立刻映現出了另一張令他心弦顫動的嬌靨！

那是他二十年來未曾或忘，夢魂牽縈的曲芸芸！

因此，他默然了！

賀玉魂見他默然不語，便接着問道：「大哥，你答應小妹了麼？」

歐陽君杰暗暗吸了口氣，說道：「小妹，大哥答應妳了。」

賀玉魂高興地揚着黛眉兒，甜美地笑道：「大哥，謝謝你！」

歐陽君杰瀟洒地一笑，道：「小妹，妳這是爲我着想，爲我好，我實在應該謝謝妳才對！」

賀玉魂嫣然一笑，話題忽地一轉，問道：「大哥，你去開封做甚麼？」

歐陽君杰道：「看一個朋友。」

賀玉魂道：「那一定是和大哥交情很好的老朋友了？」

歐陽君杰含笑點頭道：「不然，我不會得一出江湖就急着去看她！」

賀玉魂美目一眨，道：「大哥，我不想回洛陽去了。」

歐陽君杰不由意外地一怔！問道：「爲甚麼？」

賀玉魂道：「我想和大哥一起前去開封。」

歐陽君杰道：「妳和我一起去開封做甚麼？」

賀玉魂道：「我想和大哥在一起。」

歐陽君杰目光一凝，問道：「這又是爲甚麼？」



「玉手追魂」歐陽君杰和天殘子西門大爲激鬥。

賀玉魂道：「我只是不願意和大哥分開。」

歐陽君杰心頭不禁暗暗一震！道：「小妹，有道理麼？」

賀玉魂道：「我有兩個道理，一個是我喜歡和大哥在一起，一個是我想跟大哥學武功。」

語鋒一頓，美目一凝，問道：「大哥，你肯教我麼？」

歐陽君杰微一沉吟道：「小妹，妳想學武功，大哥沒有個不肯教妳的，不過，妳必須要聽大哥的話！」

賀玉魂點着螓首道：「那是當然，小妹一定聽大哥的話！」

歐陽君杰道：「如此，妳就回家去，不要跟着大哥去開封。」

賀玉魂道：「大哥……」

歐陽君杰接口道：「小妹，聽大哥的話，否則，妳就別想大哥教妳一招半式的武功！」

賀玉魂美目眨動地默然片刻，說道：「大哥，小妹聽你的話不跟你去開封，但是，你必須答應小妹一件事情！」

歐陽君杰問道：「甚麼事情？」

賀玉魂道：「大哥去開封看過朋友以後，便到洛陽來找小妹！」

歐陽君杰沉思地道：「大哥可以答應妳，不過，那得等一個月以後大哥才能到洛陽。」

賀玉魂道：「爲甚麼需要那麼久的時間？」

歐陽君杰道：「我和那位朋友已經二十年沒有見面了，這一次見面，怎好見面以後就走。」

賀玉魂幽幽地道：「那也用不了那麼久呀！」

歐陽君杰道：「分別二十年，我們會有很多的事情要談。」

賀玉魂道：「要談一個月？」

歐陽君杰道：「當然不須要談一個月，但是，最少也要過了一個月以後才好向她告別！」

賀玉魂眨眨美目道：「大哥，小妹希望你能盡量快點到洛陽來！」

歐陽君杰含笑點頭道：「小妹，妳放心好了，我會儘量提前去洛陽找妳的！」

× × ×

上燈時分。

歐陽君杰和賀玉魂進入了襄陽城內，落店投宿。

翌晨，歐陽君杰以十兩銀子的價錢僱了一輛馬車，直駛河南葉縣。

於是，這兩個剛認識不久的兄妹，由襄陽出北門渡江水，經樊城入河南省境。

到了葉縣之後，賀玉魂聽話的由歐陽君杰另外僱車送她回家，他自己則取道經由襄城，許昌，前往開封。

分手時，賀玉魂那美麗的嬌面兒上一片是依依之色地望着歐陽君杰叮嚀地說道：「大哥，記住啊！千萬儘快到洛陽來，小妹在家裏等你！」

歐陽君杰點頭答應她，一定盡可能提前去洛陽找她。

× × ×

這是一條長長的巷子。

巷子的寬度雖然只有一輛雙套馬車多

一點兒那麼寬，但是地上却和六街一樣鋪着整齊的青石板。

時間是剛起更時分，巷子裏來了位身材頎長，神情瀟洒的白衣客。

他，歐陽君杰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地，一直走到巷尾倒數第三家的門前停了下來。

兩扇朱漆大門，大門上的黃銅環在夜色裏閃閃發着光亮。

歐陽君杰默默地站立在門前，望着那兩扇緊閉着的朱漆大門，雙目中閃着興奮的光采。

這兩扇大門裏的屋宇，庭院景物一切，對歐陽君杰來說，他實在太熟悉了。

在這兩扇朱漆大門裏，住着一位名滿開封，美艷無雙的才女——曲芸芸，也是歐陽君杰傾心相愛着的紅顏知己！

在這裏，他和她曾過很多個充滿了甜蜜，幸福歡樂的日子！

那些個甜蜜，幸福歡樂的日子，雖然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是在他的記憶裏却恍如昨日！

他望着那兩扇朱漆大門，心中不禁思潮起伏。……

心，跳動得很劇烈，也很緊張，有興奮，也有憂懼！……

他暗暗深吸了口氣，終於踏步上前，抬手按着銅環，敲了門！

門內响起了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問：「是那一位？」

歐陽君杰揚聲答道：「是我，請開開門。」

門開了，一個五旬開外，鬢髮灰白的老人，提着一盞燈籠伸出頭來，上下打量了歐陽君杰一眼，問道：「相公找誰？」

歐陽君杰道：「老人家，我找曲芸芸曲姑娘，她在麼？」

「哦！」老人眨眨眼睛道：「曲姑娘早就不住在這兒了。」

歐陽君杰神情不禁愕然一呆！道：「曲姑娘搬了？」

老人點點頭道：「搬了已經十七八年了。」

歐陽君杰急問道：「老人家，曲姑娘搬到甚麼地方去了？」

老人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

歐陽君杰傻了，頭頂立刻有如打了一記重擊似地，頭有點兒昏昏的，他那本來就顯得過份蒼白的臉孔，突然更蒼白了！

在這刹那間，彷彿是世界的末日已經降臨！

他底心，片片地碎了，他木然地呆住了……

芸芸搬到甚麼地方去了？

她是已經嫁人了，還是？……

天涯茫茫，芳踪何處，我又到那裏去找她？

歐陽君杰神智有點渾渾噩噩的辭別了老人，走出了巷子，走出了開封城郊。

一陣夜風，將他的神智從渾噩中吹醒了過來。

他仰臉看了看夜空的星斗，辰光已經二更過了。

雖然，他腹中已經感覺到有點兒饑餓，雖然，他感覺身心似乎都很疲累，但是他並沒有去找家酒樓飯店飽餐一頓的口味，也沒有去找家客店投宿休息的意念。

他猛吸了口氣，突然長身而起，電射破空飛去！

這時，他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

這時，如果有武林中人碰見了他，只要朝他多看上兩眼，就很可能惹上殺身之禍！

幸好，辰光已過二更，路上闃然已無行人。

他一口氣，足足飛掠了有五六十里，身形這才緩慢下來，心情也開始沉靜了下來！

他停足佇立，望望四週，是一片荒野，再度仰看夜空星斗，已經三更多了！

「現在我該去那裏找芸芸？是先報仇，還是先找芸芸？……」他心裏在暗想。

突然，他腦子裏映現出一個清麗秀美絕倫，畧帶着三分天眞的嬌靨！

耳邊，响着那無限依依的叮嚀：「大哥，記住啊！千萬盡快到洛陽來，小妹在家裏等着你！」

於是，他心中作了決定，決定先去洛陽看望賀玉魂以後再說。

×　×　×

鄭州，那是由開封前往洛陽的必經之地。

第三天的傍晚時分。

歐陽君杰白衣飄飄地進入了鄭州城內，在「厚德客棧」落了店。

三天來了，他那失望惡劣的心情，雖然已經逐漸好轉開朗起來，但是，爲着不知曲芸芸的芳踪何處，仍有點兒悒悒！

他躺在床上，雖然身心都覺得很疲乏，可是就是睡不着！

他眼睛望着床頂，心底思潮起伏，曲芸芸的嬌靨，倩影，二十年前的往事，那段他生命裏最最幸福甜蜜，歡樂的日子，一幕一幕在他的腦際浮現，閃過……

他情懷無限感傷地輕嘆了口氣，喃喃地：「芸芸！妳在何方？」

已經二更多了。

歐陽君杰眼皮有點感覺沉重地垂下，緩緩閉了起來。

這幾夜來，他一直沒有能好好地睡過一覺，他實在太疲乏了！

他閉上眼皮沒有多久，迷糊恍惚中，突然被一種極輕微的响動聲音驚醒了！

雖然，他並未睜開眼睛，但却在凝神諦聽那聲音的來源！

他功力精純高絕，在他凝神諦聽下，周圍十丈以內的飛花落葉音响，皆難逃過他的聽覺！

他聽清楚了，屋頂上來了江湖高手。

來人輕功身法高絕，也非是他歐陽君杰，換個人只怕很難聽得出來！

他雙眉微揚，嘴角泛起了一絲冷笑！

他心裏暗忖道：「這倒好，我重出江湖，沒有去找別人的麻煩，別人倒先找上我來了！」

暗忖間，他星目倏然睜開，目射冷電寒煞地自床上輕輕飄身下地，移步後窗，拉開窗子，閃身電射地掠上了屋頂。

淡淡的月光下，屋頂上冷然凝立着一個身材瘦削的黑衣人。

長馬臉，陰險的面貌，雙目寒芒灼灼如電，令人望而心凜，渾身泛生寒意！

歐陽君杰突然掠身上屋，黑衣人一見，似乎甚感意外地一愣，注目問道：「你是甚麼人？」

語調沉寒，森冷如刀！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閣下來此找我，竟然不知我是甚麼人，豈不是笑話！」

黑衣人目光電射地道：「你就是『魔手書生』？」

歐陽君杰神情不由微微一怔！道：「誰是『魔手書生』？」

黑衣人道：「你不是？」

歐陽君杰搖頭道：「我從未聽說過，『魔手書生』是何許人？」

黑衣人忽然嘿嘿一笑，道：「當今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你竟然沒有聽說過，小子，你眞是孤陋寡聞！」

歐陽君杰雙眉微微一揚又垂，淡然一笑道：「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了些，請問，他成名多久了？」

黑衣人道：「一年多點。」

歐陽君杰道：「有多大年紀？」

黑衣人冷聲道：「看來，似乎比你小點兒。」

歐陽君杰道：「二十六七歲？」

黑衣人道：「二十二三之間。」

歐陽君杰凝目問道：「他叫做甚麼名字？」

黑衣人道：「他名叫康聖彥。」

歐陽君杰道：「你閣下呢？」

黑衣人道：「老夫外號武林人稱『天殘指』。」

歐陽君杰道：「閣下就是二十多年前威震雲貴的西門大爲？」

「不錯。」西門大爲點首傲然地嘿嘿一笑，道：「你聽說過老夫的名號？」

歐陽君杰口中輕「嗯」了一聲，問道：「你找『魔手書生』何事？」

西門大爲說道：「老夫要和他較量較量！」

歐陽君杰道：「只是較量，沒有一點仇隙過節？」

「沒有。」西門大爲微一搖頭，目光倏然一凝，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歐陽君杰道：「我就是我。」

西門大爲雙眉一挑，道：「你沒有名字？」

歐陽君杰道：「有是有，只是我並不想和閣下交朋友，也就不想奉告閣下，再見！」

話落，轉身抬腿，就要下屋。

西門大爲驀地一聲沉喝，叫道：「站住！」

歐陽君杰冷冷地說道：「閣下有何見教？」

西門大爲嘿嘿一笑道：「你這就想下去了？」

歐陽君杰道：「閣下既然不是找我的，我不下去做甚麼？」

西門大爲冷聲一笑，道：「那你爲何要上屋來？」

歐陽君杰道：「因爲閣下正站在我的屋頂上，我以爲閣下是來找我的，我不得不上來看看。」

西門大爲森冷地一笑道：「你說的雖然似乎是理，不過，老夫現在已經改變了心意！」

歐陽君杰冷冷道：「閣下改變了甚麼心意？」

西門大爲道：「找你！」

「找我？」歐陽君杰雙眉微揚又垂，凝目問道：「爲甚麼？」

西門大爲冷冷地道：「老夫要找你就是要找你，不需要爲甚麼！」

歐陽君杰道：「閣下倒是十分霸道得很！」

西門大爲嘿嘿一笑，道：「老夫生性向來如此！」

歐陽君杰倏然一笑道：「西門閣下，你我無仇無怨，素昧平生，你要找我，多少總該有個理由才對！」

西門大爲道：「你一定要理由，就是你不該輕視老夫！」

歐陽君杰道：「我怎樣輕視你西門閣下了？」

西門大爲道：「就憑你那句不想和老夫交朋友，不肯告訴老夫你的姓名，已經很够了！」

歐陽君杰淡淡地道：「閣下想和我交朋友？」

西門大爲道：「不一定要交朋友，但是你必須報出你的姓名師承！」

歐陽君杰道：「不報不行？」

西門大爲道：「你應該懂得『必須』那兩個字的意思！」

歐陽君杰道：「不報便怎樣？」

西門大爲嘿嘿一笑道：「不報，你就別想能够下屋去！」

歐陽君杰道：「你要用强？」

西門大爲道：「老夫要你躺在屋上涼快涼快！」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西門大爲，我警告你，你最好別惹我！」

西門大爲道：「老夫偏要惹你，怎麼樣？」

歐陽君杰雙眉微揚道：「西門大爲，你別以爲你那『天殘指』天下無敵，但是却奈何我不得！」

西門大爲陰森地一笑，說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也不怕夜風閃了你的舌頭！」

歐陽君杰神色冷漠地道：「你要是不信，出手試試就知道了！」

西門大爲雙目陡射煞芒地道：「好！老夫就試試你有多大的氣候！」

話落，倏然抬手一指點向歐陽君杰的眉心！

「天殘指」爲歹毒罕絕當代武林的功力，歐陽君杰此次重入江湖，雖然身懷罕世奇學功力，對這種指力可也不敢輕易，讓它點上！

他身形一側，脚下突然前跨一大步，右掌突出，斜截西門大爲腕脈！

他側身，跨步出掌，奇快如電！

西門大爲心頭不由倏然一凛，喝道：「小子，你身手果然不差！」

喝聲中，電疾縮腕變式，一根中指疾向歐陽君杰右腕脈門劃去！

歐陽君杰口中一聲冷笑，掌招易截爲拍，直拍西門大爲肩井！

西門大爲只得側肩避掌，再度變招還攻！

於是，這兩個——一個是二十年前的

黑道第一高手，一個是威震雲貴一帶二十多年的梟雄，展開了一場武林罕見激搏！

雙方招式全是以快制快，詭異奇快絕倫！

這時，正有兩雙眼睛隱身兩處地方灼灼窺視，全神凝注着二人動手的情勢！

那兩雙眼睛的主人，內心全都充滿了驚奇與詫異！

他們都在暗忖：「這白衣人是誰？一身所學功力竟然如是高絕？……」

幌眼工夫，歐陽君杰和西門大為已激搏了十招以上。

突然，雙方人影一合即分。

歐陽君杰身形凝立不動，西門大為却帶着一聲嘯叫劃空飛射而去！

倏地，歐陽君杰感到一陣頭昏，他正想提氣飄身下屋，但却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眼前一陣發黑，身形一幌，「噗通」一聲倒在屋上，立刻昏迷了過去！

一紫一白兩條人影電射掠出，正是隱身兩處地方窺視着的兩雙眼睛的主人！

穿紫衣的那人比穿白衣的那人身形畧快，他先一步畧落屋上，立即一俯身抱起歐陽君杰的身子，直朝店外掠去！

白衣人一見，心中不由一急，連忙提氣掠身攔住紫衣人的去路，喝道：「閣下，你站住！」

紫衣人輕功身法雖畧比白衣人高明，但他雙手抱着個人，就不如白衣人了。

因此，紫衣人只得停住身形，冷冷地問道：「閣下有何見教？」

白衣人抬手一指昏迷中的歐陽君杰，問道：「閣下和他是朋友？」

紫衣人道：「不是，你認識他？」

白衣人道：「不認識，閣下要將他帶往何處去？」

白衣人道：「這與你何關？」

白衣人淡淡地道：「這雖然與我無關，但是目前的情形不同！」

紫衣人道：「目前情形怎樣不同？」

白衣人道：「他受了傷，人正在昏迷中，我不能不管！」

紫衣人道：「閣下之意可是怕我乘人之危，對他有所不利？」

白衣人道：「對此，我不願妄說，也不認為閣下是那種人，不過，我要請閣下先放下他來，讓我先療好他的傷勢！」

紫衣人突然冷聲一笑，道：「先療好他傷勢，閣下說的似乎倒很簡單容易！」

白衣人雙眉微揚，冷然道：「閣下不願意？」

紫衣人倏然凝目問道：「閣下能够解毒？」

白衣人不禁愕然一怔！道：「解毒？解什麼毒？」

紫衣人道：「天殘之毒！」

白衣人心中暗暗一驚！道：「他中了毒了？」

紫衣人冷哼一聲道：「你能解得天殘之毒麼？」

白衣人搖頭道：「閣下能解？」

紫衣人道：「閣下應該明白，我要是不能解，就不會要帶他走了！」

白衣人眉鋒微皺了皺，沉吟地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紫衣人雙目倏地一凝，道：「閣下可就是最近一年來，名震當今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魔手書生』？」

白衣人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康聖彥。」

紫衣人目中突然閃過一絲異采，說道：「康閣下，你如果想和他交朋友，便請於半月以後到析城山來看他好了！」

入耳「析城山」三字，「魔手書生」康聖彥心中不由又是微微一驚！道：「閣下是析城山……」

紫衣人忽然輕聲一笑，道：「閣下別問了，到了析城山之後，你就知道了！」

話落，掠身竟自康聖彥身旁飛縱而去，却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

從那股淡淡的幽香上，康聖彥心中明白了，人也不禁呆住了！

他呆呆地怔立在屋上，心裏在暗想：「析城山『紫衣雙燕』姊妹，當代武林奇女子，美絕塵寰，蓋世無雙，不知她是姊姊還是妹妹……」

美人施妙術　煞手雪前仇

這是一間佈置陳設華麗的臥房，房內瀰漫着淡淡的幽香。

檀木床，床上紅綾繡花緞被，圖案繡的是鸞鳳和鳴，繡花枕兒成雙，枕兒上的圖案繡的是一對鴛鴦。

水紅色的薄紗帳，兩邊的帳鈎兒是玉製的，光是這一對玉帳鈎兒，怕不就價值黃金千両。

這間房，誰都能看得出來，是姑娘家的香閨！

但是，這是誰家姑娘的香閨？……

歐陽君杰就躺在檀木床上，身上蓋着那繡着「鸞鳳和鳴」的紅綾緞被，頭兒枕在那幽香陣陣醉人的鴛鴦枕兒上。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歐陽君杰眨動了一下眼皮，醒過來了。

他緩緩睜開眼睛；當他看清楚了房間內的佈置陳設時，他心中不禁充滿了驚奇、詫異與迷惑！

他想起身下床，但是，他失敗了；渾身酸軟無力，左肩隱隱作痛，根本連動都不能動，遑論下床！

他心裏在暗想：「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躺在這裏？……」

他回想起昨夜的情形；昨夜，他和「天殘指」西門大為的那一場激搏，他低估了西門大為的所學功力，他實在太大意了些！

他清楚地記得，西門大為挨了他一指，帶着一聲厲叫飛掠而去，他自己也挨了西門大為一指！

那一指雖然突破他的護身罡氣擊中他的左肩，但是并非要害部位，照理是應該無關大碍的，然而他却莫明其妙的頭昏昏，兩眼發黑，忍不住吐出一口鮮血，旋即倒在屋上昏迷了過去！

他想到這裏，立刻費力地抬起一隻右手，彎曲過去撫摸隱隱作痛的左肩。

左肩上，包紮得厚厚的，敷着療傷的藥物！

他心裏不禁又在暗想：「這是什麼地方？是什麼人救了我？是這間房子的主人？……看這間臥房的佈置陳設情形，顯然

是女人的香閨，但是，她是位姑娘還是位婦人呢？……」

他正暗想之間，房門忽然被輕輕地推開了。

他側臉朝房門口望去，推門進來的是兩名長髮披肩，模樣兒嬌俏，年約十六七歲綠衣少女，手上各捧着一個紅漆盤子。

一個盤子裏放着一隻瓷瓶和一個布包，一個盤子裏放着一隻碗大的瓷盅，上面蓋着蓋子，不知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兩名綠衣少女一見歐陽君杰睜着眼睛望着她們，嬌靨上同時現露出欣喜笑容。

一個年紀看來畧大些兒的綠衣少女甜笑地說道：「相公您醒過來了！」

歐陽君杰點頭含笑說道：「謝謝兩位姑娘救了我！」

兩名綠衣少女將手裏的紅漆木盤放在床頭的木櫃上，那年紀畧大些的一個望着歐陽君杰嬌媚地一笑，說道：「相公請別這樣客氣，救您的可不是我們，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姑娘太客氣了。」歐陽君杰道：「請問姑娘，救我的是那一位？」

年紀畧小的綠衣少女接口道：「是我們小姐。」

「哦……」歐陽君杰眨眨眼睛道：「那麼兩位姑娘是？……」

年紀畧小的綠衣少女道：「我叫小青，她叫小玉，是侍候我們小姐的侍婢。」

歐陽君杰口中又是一「哦」，沉吟地道：「請問二位姑娘這兒是什麼地方？」

小青道：「我們小姐的房間。」

歐陽君杰道：「小青姑娘，這兒是鄭州什麼地方？」

小青忽然「噗嗤」一笑，道：「這兒不是鄭州，是析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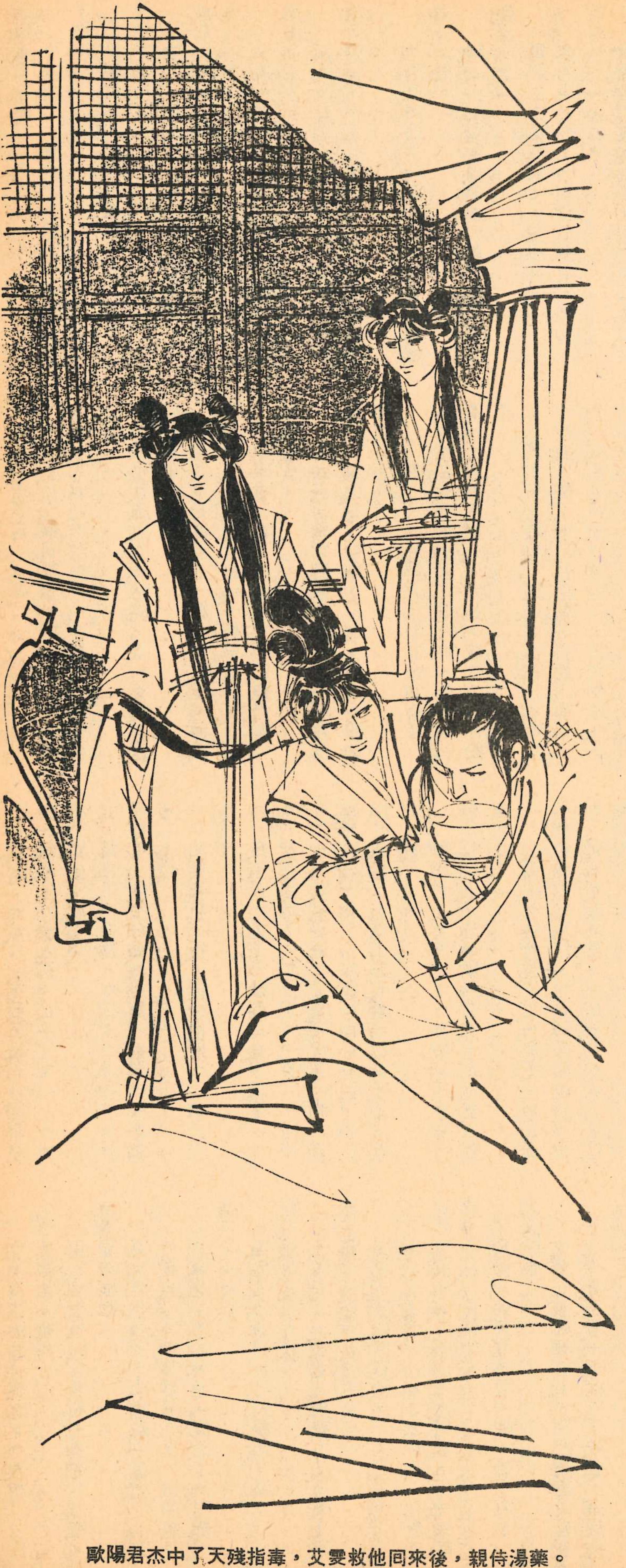
歐陽君杰神情不由愕然一呆，道：「這兒是析城山？那麼我豈不是已經昏迷了好幾天了！」

小玉說道：「這個我們便不清楚了，不過，我們小姐昨夜將相公帶回來時，相公就一直昏迷着，直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半個對時了。」

「哦……」歐陽君杰道：「這麼說，我起碼已經昏迷了三個多對時了，可是——……這就有點奇怪了！」

小玉問道：「什麼奇怪？」

歐陽君杰道：「我只是左肩受了傷，



歐陽君杰中了天殘指毒，艾雯救他回來後，親侍湯藥。

怎麼竟會昏迷這麼久？」

小玉道：「聽我們小姐說，相公是中了毒！」

歐陽君杰心中不禁倏然一震，道：「我中了毒？」

突然，房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來一位黛眉、美目、檀口，年約二十二三，美艷照人的紫衣少女。

小玉小青一見，連忙同聲說道：「小姐您回來了。」

紫衣少女朝小玉小青微一點頭，立卽望着歐陽君杰含笑問道：「相公醒來多久了？」

歐陽君杰道：「多謝姑娘相救，剛醒來一會兒。」

紫衣少女關懷地道：「相公試着運氣過沒有？」

歐陽君杰搖頭道：「還沒有。」

紫衣少女道：「相公先運氣試試看，眞氣是不是暢通？」

歐陽君杰沒有說話，立卽暗暗提吸一口眞氣，默默運行全身。

紫衣少女靜靜地站立在床前，美目灼灼地凝注着他的臉色神情。

片刻工夫之後，歐陽君杰眞氣已在體內運行了一遍，輕吁一聲，睜開了眼睛。

紫衣少女關切地問道：「相公感覺得怎樣？」

歐陽君杰道：「并無什麼不暢現象，只是感覺渾身酸軟乏力得很！」

紫衣少女甜美地一笑道：「那不要緊，只要調養幾天就好了！」

歐陽君杰雙目忽地一凝，道：「姑娘，聽說我中了毒，是麼？」

紫衣少女螓首微微一點，說道：「相公是中了西門大爲近十年來練成的『天殘之毒』。」

歐陽君杰道：「姑娘，這『天殘之毒』很厲害麼？」

紫衣少女輕聲一「嗯」，道：「據說凡是中了『天殘之毒』，絕難過三天！」

歐陽君杰道：「姑娘有『天殘之毒』的解藥？」

紫衣少女螓首微微一搖道：「我并沒有『天殘之毒』解藥，不過，我有一份能解百毒的丹方。」

「哦……」歐陽君杰眨眨眼睛道：「多謝姑娘替我解毒救了我的命，俗語有云：『大恩不言謝』，姑娘，我也不說什麼了！」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相公本來就不該說什麼，連這些話都不該說的！」

歐陽君杰笑了笑道：「請問姑娘上姓芳名？」

紫衣少女道：「我名叫艾雯，相公高姓大名？」

歐陽君杰本想隨便說個假姓名的，但是心念電轉之間，却覺得似乎有點兒不妥，不應該欺騙一個救命恩人，於是他便實說道：「我名歐陽君杰。」

艾雯美目倏然一睜，道：「相公大名叫歐陽君杰？君是君子的君，杰是豪杰的杰？」

「不錯。」歐陽君杰點頭道：「姑娘也聽說過我的名字？」

艾雯道：「我聽說過這個名字，不過不是相公，那是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外號人稱『玉手追魂』，他與相公同名同姓！」

歐陽君杰微微一笑道：「姑娘，我就是他了，就是那個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

艾雯愕然一怔！狐疑地道：「相公就是他？」

歐陽君杰道：「姑娘可是不信？」

艾雯笑道：「相公別開玩笑了，他早在二十年前被少林、武當兩派掌門和『金羅手』莊天霖，『雁蕩神劍』袁振川四人聯手圍攻，由巫山神女峯頂打落江心，葬身江底了！」

歐陽君杰笑笑道：「那雖然是事實，但是我確實是那個歐陽君杰，也確實未葬身江底！」

艾雯搖着螓首說道：「算了，相公是那個歐陽君杰也好，不是那個歐陽君杰也好，那都無關緊要，最緊要的是相公該吃藥換藥了！」

話鋒一頓，轉向小玉說道：「小玉，把藥拿過來，先給歐陽相公吃了藥之後，再替他換藥。」

小玉答應着，從紅漆木盤裏拿起那隻瓷盅，雙手捧着走近床邊。

艾雯竟然親自動手，俯身扶抱起歐陽君杰的身子倚靠着床欄坐好。

她俯身扶抱歐陽君杰的身子，不但是陣陣幽香立時往歐陽君杰的鼻孔裏直鑽，而且是香息微聞。

歐陽君杰心裏不禁有點兒激盪不安地說道：「謝謝姑娘！」

艾雯朝他嫣然一笑道：「別謝了，我也不喜歡聽這種字眼！」

她人本生得十分美艷，這嫣然一笑，更增無限嫵媚。

歐陽君杰心中不由暗暗一蕩！

艾雯自小玉手裏接過瓷盅，掀開蓋子，送到歐陽君杰的嘴邊，說道：「已經不燙了，快喝吧！」

歐陽君杰費力地抬起雙手，道：「姑娘，讓我自已來好了。」

艾雯道：「喝吧，別費力了，藥汁倒翻了那可是件痲煩的事情。」

這話，說的是實情。

歐陽君杰自已心裏也很明白，他雙手雖能勉强抬起，但是乏力得很，不一定能捧得住這一盅藥汁。

於是，他只好躺着不動，說了聲：「謝謝姑娘！」

艾雯立刻嬌嗔道：「你的謝謝可眞多，下次你要再說一個謝字，我就不理睬你了！」

歐陽君杰那蒼白的俊臉不由微微一紅，訕訕地笑了笑，沒再說話的張口將瓷盅裏的藥汁喝了下去。

艾雯將瓷盅遞給小玉，立卽叫小青將放着瓷瓶和布包的那隻紅漆木盤捧了過來，親手替歐陽君杰的左肩傷處換藥包紮！

歐陽君杰沒再開口說一個「謝」字，因爲他心裏明白，此時最好是什麼也別說，不說比說好，否則必定又會惹來一頓嬌嗔！

換好藥，扶着歐陽君杰躺下之後，艾雯這才含笑說道：「相公，你好好的休息

休息吧！」

話罷，轉過嬌軀，舉步姍姍地往外走去。

歐陽君杰突然喊道：「艾姑娘，請等一等！」

艾雯停步回身，美目眨動地問道：「什麼事？」

歐陽君杰微一猶豫道：「我想請姑娘替我換一個房間！」

艾雯不由一怔！道：「可是這間房不好？」

歐陽君杰搖頭道：「不是。」

艾雯道：「那是爲什麼？」

歐陽君杰道：「聽說這間房是姑娘的房間。」

艾雯美目微凝，道：「因爲是我的房間，相公才要換一間？」

歐陽君杰道：「是的，我不能佔用姑娘的房間！」

艾雯眨眨美目道：「可是因爲我是姑娘家？」

歐陽君杰點頭道：「是的，姑娘，這是禮！」

艾雯道：「這雖然是禮，但却是俗禮，你我都是武林兒女不該講那些俗禮！」

歐陽君杰道：「但是姑娘應該明白，人言可畏，那會壞了姑娘的名節！」

艾雯道：「我不在乎！」

歐陽君杰眉鋒不由暗暗一皺，道：「姑娘雖然不在乎，可是……」

艾雯倏然截口道：「可是你在乎，是麼？」

歐陽君杰搖頭道：「姑娘，話不是這麼說！」

艾雯黛眉微揚地道：「不是這麼說該怎麼說？」

話聲一落又起，美目凝注地道：「告訴我，你在乎麼？」

歐陽君杰心中暗吸了口氣，說道：「姑娘都能不在乎，我一個大男人家在乎什麼，我只是爲姑娘……」

艾雯倏又截口說道：「你既然也不在乎，那就別再說什麼了，你身子還未復原，必須養息，還是省點兒精神好好的養息着吧！」

美目含情地深看了他一眼，擰身走出了房間。

那一眼，歐陽君杰看得懂，心頭不禁一震！也有點兒激盪，他呆怔住了！

小玉和小青捧着紅漆木盤悄悄地出了房間，并輕輕地帶上了房門。

歐陽君杰靜靜地躺在床上，瞪着兩隻眼睛望着床頂出神！

× ×

十天後。

在艾雯細心的照顧調理下，歐陽君杰的身體功力終於完全復原了！

十天來，艾雯這個名震當今武林的奇女子，美絕塵寰的「紫衣雙燕」的大姊，已經深深地陷入了情網，深深地愛上了歐陽君杰！

人非木石，孰能無情？

歐陽君杰不是寡義絕情人，對於艾雯的這份情愛，他不是不想接受，也不是不願接受，而是不能接受！

因爲，他心裏有着一個抹不開的倩影——曲芸芸。

曲芸芸是二十多年的戀人，他怎能忘情負她？

因此，他只好硬起心腸對艾雯歉疚於心，讓艾雯失望！

從艾雯的口中，他已經探聽出了昔年聯手圍攻他的四人中，仍以少林掌門心月大師的功力最高最深！

午後，是第十一天的午後，也是歐陽君杰身體功力完全恢復，第二天的午後。

歐陽君杰向艾雯提出了辭意，語氣婉轉地說道：「雯妹，從我中毒受傷開始，這些日子來，承蒙妳照顧我，使我逃過了一次死刼，我心中除了感激之外，眞不知道該向妳說些什麼才好！」

艾雯眨動着美目，含情脈脈地笑說道：「杰哥，那你就什麼也別說好了！」

歐陽君杰道：「但是有句話我却不能不說。」

艾雯美目微凝道：「什麼話？」

歐陽君杰道：「雯妹，我必須要向妳說再見了！」

「再見？」艾雯嬌靨神色微微一變！道：「你要走了？」

歐陽君杰點頭道：「是的，雯妹，我要走了！」

艾雯道：「什麼時候走？」

歐陽君杰道：「我想今天就走。」

艾雯道：「打算去那裏？」

歐陽君杰道：「先到洛陽看望一個人，然後再去少林。」

艾雯道：「你去少林做什麼？」

歐陽君杰道：「找心月掌門。」

艾雯道：「你和他是朋友？」

歐陽君杰搖頭道：「不是，我要試試他這二十年來功力增進了多少，并請他邀約靈眞道長和『金羅手』莊天霖，『雁蕩神劍』袁振川，讓他們四個仍在巫山神女峯上再聯一次手與我一搏！」

艾雯美目倏然圓睜，心頭震駭無已地道：「杰哥，你……」

歐陽君杰神色平靜地一笑，道：「雯妹，二十年前巫山神女峯上那一場搏戰，我雖然負傷跌落江心，但是我并沒死！」

艾雯美目凝注地道：「這麼說你眞是那位『玉手追魂』了？」

歐陽君杰點點頭，伸出他那十指根根如玉般，白晳修長的雙手，說道：「雯妹，我當年外號人稱『玉手追魂』，妳看我這雙手就知道不假了！」

艾雯望望他的雙手，眨了眨美目道：「杰哥，你已經決定仍讓他們四個聯手，仍要以一對四？」

歐陽君杰點頭說道：「并且也要將他們一個個全都打落江心！」

艾雯黛眉微蹙了蹙道：「杰哥，這件事情你應該三思而行！」

歐陽君杰道：「雯妹，我已經九思過了！」

艾雯默然了刹那，道：「杰哥，過幾天再走，好不好？」

歐陽君杰道：「爲什麼要過幾天再走呢？」

艾雯道：「第一，我妹妹這一兩天就要回來了，你應該讓她見見你，第二，有個人想和你交個朋友，我已經替你約了他

，兩三天之內，他定會來拜訪你。」

歐陽君杰道：「是什麼人？」

艾雯道：「就是西門大爲要鬥的那個被稱爲當今武林黑道第一高手的『魔手書生』康聖彥。」

歐陽君杰道：「雯妹和他是朋友？」

艾雯螓首微搖道：「我和他只是緣僅一面。」

歐陽君杰道：「他知道我？」

艾雯道：「他好像并不知道杰哥是什麼人。」

語鋒微頓了頓，接着便將那夜他中毒昏倒後，「魔手書生」和她先後現身的經過說了一遍。

歐陽君杰默然沉思了稍頃，說道：「雯妹，我看我還是今天就走算了！」

艾雯道：「你不要和我妹妹和『魔手書生』他們見見？」

歐陽君杰搖頭道：「我看不必了，以後有的是機會。」

艾雯美目凝望着他，黛眉微蹙，輕咬着香唇沉默了片刻，螓首忽然一點道：「好吧，我進去收拾交待一下，我們一起走好了！」

歐陽君杰神情一怔！道：「妳要和我一起去？」

艾雯輕聲一「嗯」道：「陪你去洛陽，再去少林。」

歐陽君杰劍眉微微一皺道：「妳去做什麼？」

艾雯道：「去開開眼界，看看當今武林第一大派的威風！」

歐陽君杰雙目忽地一凝道：「雯妹這是眞話？」

艾雯嬌嗔道：「我這不是眞話，是什麼話？」

歐陽君杰微微一笑道：「我不以爲雯妹陪我去少林的意思眞的只是爲了開開眼界！」

艾雯道：「那麼，你以爲我是什麼意思？」

歐陽君杰道：「雯妹是不放心，怕我人單勢孤吃少林和尚的虧！」

艾雯眨眨美目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問我！」

歐陽君杰道：「因爲，我不希望雯妹去！」

艾雯道：「爲什麼？」

歐陽君杰道：「這是我個人的恩怨，我不希望外人加入！」

艾雯黛眉微揚了揚，道：「杰哥，你應該明白我的心意！」

歐陽君杰點頭道：「我明白，雯妹，我很感激！」

艾雯道：「我不要感激，我要的是你的情感！」

這話，出自一個女兒家之口，實在够大胆的，也够令人心弦震盪的！

歐陽君杰心中暗吸了口氣，說道：「雯妹，妳要原諒我，我有苦衷！」

艾雯美目一凝，問道：「你有什麼苦衷？」

歐陽君杰心中又暗吸了口氣，問道：「雯妹，妳聽說過我的往事麼？」

艾雯道：「聽說過一些。」

歐陽君杰道：「也聽說我有一位紅顏知己不？」

艾雯美目一眨，道：「可是那位昔年名滿開封，人稱容華絕代無雙的曲芸芸姑娘麼？」

歐陽君杰點頭道：「不錯，我和她早訂鴛盟，原本決定於巫山赴約之後，我就退出江湖，和她找一處地方隱居，過那幸福安樂的日子！」

艾雯默然微一沉思道：「那沒有關係，我願意認她做姊姊，和她共同相處，除非她心胸狹窄不能容我！」

語聲一頓，又道：「我想，她決不會是個心胸狹小不能容人的人！」

歐陽君杰眉鋒不由一皺，道：「雯妹，妳這是何苦……」

艾雯飛快地接口道：「杰哥，你應該明白，女兒家對一個『情』字最痴，也最認眞，自從那晚我把你帶回來起，我就把我整個的情感，整個的心交給你了，要不然，我不會讓你躺在我的床上，更不會不避男女之嫌的親手侍奉湯藥，替你換藥療傷！」

這些話，說的都是實情。對於艾雯的心意，情意，歐陽君杰心裏早就明白，只是爲了曲芸芸愧疚終身！

艾雯話鋒一頓又起，問道：「杰哥，芸姊她住在什麼地方？」

歐陽君杰道：「當年原本住在開封，現在已經不住在那兒了。」

艾雯道：「杰哥，你已經去過開封找過她了？」

歐陽君杰點頭道：「去過了，她已經搬了家。」

艾雯道：「不知道她已搬到什麼地方了？」

歐陽君杰搖頭道：「不知道。」

艾雯道：「現在住在那兒的人也不知道？」

歐陽君杰道：「正是也不知道。」

艾雯默然沉思了剎那，問道：「你要找她麼？」

歐陽君杰道：「我當然要找她，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

艾雯眨了眨美目，道：「杰哥，有個問題你想到過沒有？」

歐陽君杰道：「什麼問題？」

艾雯略一猶疑，說道：「時隔二十年，她可能已經嫁人了！」

歐陽君杰道：「我想不可能。」

艾雯道：「萬一可能呢？」

歐陽君杰道：「縱然已經嫁了人，我仍然要找到她！」

艾雯道：「她既然已經嫁了人，你還要找她做什麼？找到她又有什麼用呢？」

歐陽君杰道：「我要和她見上一面，告訴她，二十年來，我并未忘記她，仍然愛她！」

艾雯道：「杰哥，她要是已經嫁了人，你最好是別和她見面。」

歐陽君杰道：「爲什麼？」

艾雯道：「你和她見面會害了她，會使她的心情失去安寧，毀了她的幸福！」

歐陽君杰心中暗想了想，覺得艾雯的話不錯，很有道理。

於是，他點點頭說道：「雯妹，我答應妳，如果她已經嫁了人，我就不和她見

面，不過，她生活得如果并不幸福快樂的話，那得除外！」

艾雯點點螓首，表示同意地說道：「杰哥，我手下的人不少，找尋芸姊姊的事情，我一定盡力，我會派人分往各地去打聽尋訪她的下落蹤跡！」

歐陽君杰內心頗爲激動地道：「我謝謝雯妹！」

艾雯甜美地一笑道：「我不要你謝謝，只要你答應讓我陪你一起同去少林！」

歐陽君杰劍眉一皺，道：「雯妹，妳何苦……」

艾雯道：「別再說何苦不何苦了，你不答應也沒有關係，你走你的好了，反正我自己有腿，往少林的路我也識得！」

這話的意思很明顯，歐陽君杰要堅持不答應讓她同去，她就自己去！

歐陽君杰不由深深地蹙起了兩道劍眉，默然了。

艾雯見他默然不說話，她也不說話，一雙美目却靜靜地凝望着他。

剎時，空氣顯得有點兒窒悶起來，令人有着難受的感覺！

終於，歐陽君杰有點無可奈何的輕吁口氣，說道：「好吧，我答應妳，但是我有條件。」

艾雯連忙說道：「你有什麼條件，你說好了，我一定答應你！」

歐陽君杰道：「到了少林之後，妳只能站在一旁作壁上觀，不得開口多話，也不得和少林和尚發生衝突動手！」

艾雯沉思地點點螓首道：「可以，不過，少林和尚如果蠻不講理，恃衆欺負你，那得另當別論！」

歐陽君杰想了想，道：「眞要是那樣，就由妳放手作那不平則鳴之舉便是！」



少林掌門心月禪師和「玉手追魂」歐陽君杰作三招之搏。

艾雯嫣然一笑，道：「好，我們就這樣說定，我進去略事收拾交待一下，我們就走！」

話落，立即轉身像一陣風似往後面走了進去。

望着艾雯那美好無限的背影，歐陽君杰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陣子激動！

後面，艾雯另有一間房，也是艾雯傳發重要令諭的密室。

因爲她把房間讓給歐陽君杰養傷，這間密室也就成了她的臨時香閨。

她進入臨時香閨之後，立即召進總管田紹儒，交待了一些事情。

田紹儒領命去後，她就立刻換過衣裳，手裏拿着把軟劍走了出來。

她雖然仍是一身紫衣，但却改穿了男裝，腰間也多了把佩劍。

她改穿男裝，神情顯得十分瀟洒而俊逸，儼然翩翩佳公子。

歐陽君杰和她相處十多天來，這正是第一次見她穿着男裝，看得目光不由怔然一直！

艾雯却朝他嫣然一笑，說道：「我出外時，大都改穿男裝，這樣在路上比較方便些！」

說着把手裏的那把軟劍遞給歐陽君杰，又道：「帶着這個以防萬一，也許會用得着它！」

歐陽君杰略微猶豫了一下，隨即伸手接過軟劍，一撩長衫，將軟劍圍在腰間。

艾雯又朝他笑了笑說道：「好了，我們走吧！」

話落，舉步在前瀟洒地往外面走了出

去！

歐陽君杰連忙邁步跟上。

大門外面，兩位五旬開外的黃衣老者，牽着四匹關外健馬在等候着。

歐陽君杰一見，劍眉不由立時微微一蹙。

艾雯却不待歐陽君杰開口，已經指着二人介紹地說道：「他姓程名眞，他姓葛名天民，是本山四位『護山神君』中的二位。」

語聲一頓，轉向程，葛二人說道：「二位神君請見過歐陽大俠！」

程眞，葛天民二神君連忙各朝歐陽君杰抱拳拱手說：「老朽見過歐陽大俠！」

歐陽君杰拱手還禮道：「不敢當，二位神君請少禮。」

日光倏然轉望着艾雯問道：「雯妹，二位神君也和我同去麼？」

艾雯點頭說道：「你放心好了，他二位只是保護我的人！」

歐陽君杰蹙着雙眉道：「這有什麼不同！」

艾雯微微一笑道：「這當然不同，二位神君是保護我的人，只要沒有人欺負我，只要我不和人動手，他二位自然也不會和人動手！」

歐陽君杰默然深看了艾雯一眼，沒有再說什麼。

艾雯說罷，立即由程眞手裏接過一匹馬韁繩遞給歐陽君杰。笑說道：「我們走吧！」

話落，人已騰身躍上了另一匹健馬，抖韁縱騎向山外飛馳奔去！

歐陽君杰只好和程，葛二神君各自掠身上馬，抖韁隨後追上去！

×　　×　　×

這兒是洛陽城西的一條後街，街道雖然不算寬，但却很整齊，環境也很清靜。

歐陽君杰、艾雯和程、葛二神君四人四騎蹄聲「得得」，在這條後街上緩緩的行走着。

在一座朱紅大門前，歐陽君杰忽然一勒馬韁停了下來。

艾雯也立即勒馬停住，問道：「是這兒？」

歐陽君杰微一點頭道：「大概是這兒了！」

說着飄身下了馬背，望着那關閉着的兩扇朱紅大門，他畧微猶豫了一下，隨即邁步上前，抬手拍了門！

門內傳出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問：「誰呀？」

歐陽君杰說道：「我是來找賀玉魂賀姑娘的。」

「哦。」

門開了，是一位中年青衣婦人。

青衣婦人一見歐陽君杰，神情突然一愣！臉露驚奇之色，吶吶地說道：「請問您是？……」

歐陽君杰神情也是突然一愣！旋忽日射奇采地道：「是妳！秀珍！」

秀珍滿臉驚喜之色地道：「您果然是歐陽少爺！」

歐陽君杰心胸不禁一陣激盪，點頭急問道：「小姐呢？」

秀珍日光望了望歐陽君杰身後的艾雯等三人，問道：「他們幾位是少爺的朋友麼？」

歐陽君杰點點頭道：「秀珍，小姐現在什麼地方？快告訴我！」

秀珍神色忽地一黯，道：「說來話長，少爺先請和您的朋友進屋裏坐，我再告訴少爺好了！」

從秀珍那神色忽地一黯的神情，歐陽君杰心中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他連忙暗暗深吸了口氣，回首朝艾雯和程，葛二神君招了招手，跨步往裏走去。

突地，屋裏傳出一聲甜美喜悅的嬌喊：「大哥，您來了！」

嬌喊聲中，賀玉魂姑娘從屋裏快步奔了出來。

秀珍却倏然說道：「玉魂，妳不能叫少爺做歐陽大哥！」

賀玉魂神情不禁一怔！問道：「爲什麼？」

秀珍道：「妳應該叫他伯伯。」

賀玉魂美目一眨，奇異地道：「爲什麼應該叫他伯伯？」

這問題，立刻問住了秀珍。

秀珍是賀玉魂的奶娘，但也是昔年侍候曲芸芸的婢女。

有關當年曲芸芸和歐陽君杰相愛的事情，秀珍從未向賀玉魂提說過一個字，這也是曲芸芸的意思。

因此，對於這問題，她一時竟不知應該如何向賀玉魂解說才妥當？

因此，她的眼睛不由立刻望向歐陽君杰。

歐陽君杰一見秀珍的眼睛望向他，心中似乎已經明白了秀珍的意思，遂立即朝賀玉魂含笑說道：「玉魂，這問題妳先別問，等我和秀珍談過以後再告訴妳吧！」

賀玉魂聽得歐陽君杰直呼秀珍之名，心中不由一怔！問道：「原來您和奶娘認識？」

歐陽君杰微點了點頭，說道：「走，我們到屋裏坐下慢慢的談吧！」

進入屋內，秀珍要去張羅茶水，但是歐陽君杰擺手阻止了。

於是，五人分別落了座。

坐定，歐陽君杰立即日光一凝，問道：「秀珍，玉魂她是？……」

秀珍道：「小姐的骨肉。」

歐陽君杰雙目倏然一睜，道：「她是芸芸的女兒？」

秀珍奶娘這裏剛一點頭，賀玉魂那裏已睜大着一雙美目，望着歐陽君杰問道：「您也認識我娘？」

歐陽君杰那白皙的臉上掠現起一片慈愛的笑容，點點頭，語音溫柔地說道：「玉魂，妳現在先別發問打岔，等會兒妳就明白了。」

話鋒一頓又起，目視秀珍問道：「秀珍，玉魂的父親是誰？」

秀珍道：「姓賀名劍秋。」

「哦！」歐陽君杰道：「原來是『銀劍公子』。」

秀珍忽然輕聲吁嘆了口氣，緩緩說道：「自從江湖上傳出少爺由巫山神女峯頂被打落江心，喪命江底的噩耗後，小姐心中雖然十分不相信這是事實，她說少爺幷非夭壽之相，不相信少爺眞會喪命江中，

但是却抵不住江湖傳說的事實，三個月之後，小姐對她自己的看法信念動搖了，容顏一天一天的憔悴，精神悒悒，終於支持不住的病倒了！」

歐陽君杰道：「可是賀劍秋便在這段期間多方照顧芸芸，芸芸於病愈之後，因感念他的眞情，遂就嫁給了他！」

秀珍道：「這只是原因的一部份，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他救了小姐的命，小姐因感他救命之恩，才答應嫁給他的！」

歐陽君杰忽然凝日問道：「他是怎樣救了芸芸的命了？」

秀珍說道：「那是小姐病倒後的一個大雪飄飛的寒夜，家中忽然來了兩個黑衣蒙面人，意圖擄刼小姐，賀公子適巧經過附近，因聞聽小姐的呼救聲而趕到，攔阻着那兩個黑衣蒙面人動上了手，結果那兩個黑衣蒙面人都不敵負傷而逃，因此賀公子便由此結識了小姐，從而成了朋友，後來賀公子因爲小姐住在開封家中，處處睹物思人，思念着少爺，終日心神鬱鬱，對於病情十分不利，同時也爲了避免再有江湖人物前往騷擾驚了小姐，經賀公子多次苦口勸說，方始勸得小姐首肯，搬來了這裏，直到半年以後，小姐的病體才逐漸痊愈康復！」

歐陽君杰默然沉思了刹那，問道：「賀公子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秀珍道：「婚後的第三年，也就是玉魂剛滿週歲的時候。」

歐陽君杰道：「芸芸呢？」

秀珍道：「賀公子去世不到一月，就也跟着去世了！」

歐陽君杰雙目眨了眨，彷如電射望着秀珍問道：「賀公子和芸芸都不是因病去世的吧？」

秀珍心中不由陡地一跳，日露猶疑之色地看了看賀玉魂，說道：「這個……」

歐陽君杰道：「不要緊，一切有我，妳只管實說好了！」

秀珍點點頭道：「婢子遵命。」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賀公子是被人暗算殺害死的！」

「啊！」賀玉魂嬌靨神色倏然一變！

「奶娘，這麼重要的事情，妳怎麼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秀珍奶娘語氣溫和的說道：「幷不是奶娘不告訴妳，這不是奶娘的意思，是妳娘臨終時關照奶娘不要告訴妳的！」

賀玉魂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了，奶娘，請告訴我，那殺害我爹的惡賊是什麼人？」

秀珍奶娘嘆了一聲道：「這個奶娘就不知道了！」

賀玉魂忽然一搖頭道：「我不相信，妳一定知道！」

秀珍奶娘搖頭說道：「玉魂，妳應該相信奶娘，奶娘是眞不知道！」

賀玉魂正要再開口時，歐陽君杰却突然望着她問道：「玉魂，妳要替妳爹報仇不要？」

賀玉魂這時已經從奶娘和歐陽君杰的談話中，明白了歐陽君杰和她娘的關係，也明白了奶娘先前那句「妳應該叫他歐陽伯伯」的道理！

同時她心中更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當年歐陽君杰如不是赴約巫山神女峯頂，那一場搏戰，歐陽君杰如果沒有落敗，身負重傷打落江心，則今天她應該不是姓賀，而是姓歐陽了！

她心中既然明白清楚了這一切，對歐陽君杰的稱呼便不由立即改了口的說道：「歐陽伯伯，我一定要報這殺父之仇！」

歐陽君杰點頭含笑說道：「好，伯伯一定讓妳稱心如願，但是妳必須得聽伯伯的話，在伯伯和妳奶娘談話的時候，妳不得再岔口多問！」

賀玉魂眨了眨美目，點點螓首道：「我聽伯伯的話就是！」

歐陽君杰點了點頭，目光轉向奶娘問道：「秀珍，芸芸也是被人殺害的麼？」

秀珍搖頭道：「不是，小姐是自己服毒的！」

歐陽君杰神情不由極感意外地一怔！道：「自己服毒的？她這是爲什麼？」

秀珍奶娘忽然輕聲吁嘆了口氣，搖搖頭，竟然沒有接話。

歐陽君杰目光倏然一凝，道：「芸芸爲何服毒？妳怎麼不說？」

秀珍奶娘雙眉微皺，又輕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少爺，這件事請您別再追問下去了！」

「爲什麼？」歐陽君杰劍眉微揚地道：「可是不便說？」

秀珍奶娘點頭道：「要是方便說，婢子就不會得不說了！」

歐陽君杰心中有點明白了，但是他却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問道：「可是她受了污辱？」

秀珍奶娘不方便說的正是這麼回事，歐陽君杰既然問出了口，秀珍奶娘只得點頭答道：「小姐正是爲此事因而羞憤服毒的！」

歐陽君杰雙目陡地一瞪，煞威凜人心顫地問道：「是什麼人幹的？」

秀珍奶娘搖頭道：「婢子不知道！」

歐陽君杰日射寒電地沉聲道：「妳眞不知道？」

秀珍奶娘道：「少爺，婢子確實不知道，不過……有樣東西也許可以憑它查出綫索來！」

歐陽君杰煞威微斂地道：「是什麼東西？」

秀珍奶娘道：「是從賀公子屍身上取下來的一件毒藥暗器！」

歐陽君杰道：「現在什麼地方，快拿出來我看看！」

秀珍奶娘道：「它一直由我兄弟保存着。」

歐陽君杰道：「令弟現在洛陽鏢局中麼？」

秀珍奶娘道：「沒聽說要出去走鏢，現在多半在！」

歐陽君杰微一沉吟，問道：「令弟名叫郭什麼？」

秀珍奶娘道：「叫郭在安。」

歐陽君杰目光倏然轉向坐在一旁的程眞說道：「程兄，兄弟想勞動程兄走一趟洛陽鏢局，可以麼？」

程眞連忙點頭說道：「老朽遵命。」

話落，長身站起，朝艾雯躬了躬身，大踏步向屋外走去。

程眞剛走出大門口，迎面走來了一個黑衣矮胖漢子，忽然停步目視程眞問道：「尊駕要找誰？」

程眞目光上下打量了矮胖漢子一眼，反問道：「你貴姓大名？」

矮胖漢子道：「在下郭在安。」

程眞笑笑道：「老夫正要去洛陽鏢局找你，你來得正巧，免得老夫寃枉白跑一趟。」

郭在安眨眨眼睛道：「請恕郭某眼拙，尊駕上姓高名？」

程眞道：「老夫姓程名眞，析城山『護山神君』之一！」

郭在安心中不由倏然一震！抱拳拱手問道：「程大俠要找在下有何見教？」

程眞道：「不是老夫要找你，是令姊的舊主人要見你。」

「家姊的舊主人？」郭在安神情微微一怔！道：「那是誰？」

程眞含笑說道：「是一位你意想不到的人。」

郭在安道：「找我有什麼事？」

程眞笑笑道：「你見了他之後就知道了。」

郭在安雙眉微皺了皺，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程眞說道：「就在令姊家中和令姊談話。」

郭在安沒再說話，大踏步直往家中走去。

他一跨進屋內，秀珍奶娘立刻抬手指着歐陽君杰向他說道：「安弟，這是歐陽少爺，快上前見過！」

郭在安雙手抱拳，朝歐陽君杰一拱，說道：「郭在安見過歐陽少爺！」

歐陽君杰神色温和的微一擺手，道：「郭鏢頭請少禮。」

話鋒一頓，轉向秀珍奶娘說道：「妳對他說吧。」

秀珍奶娘點了點頭，望着郭在安道：「安弟，當年從賀公子身上取下來的那件毒藥暗器放在什麼地方？你去把它拿出來給歐陽少爺！」

郭在安一怔！目光一瞥歐陽君杰說道：「姊姊，這位歐陽少爺是？……」

歐陽君杰接口道：「我叫歐陽君杰，昔年武林人稱『玉手追魂』！」

「呵……」郭在安臉上陡現驚容地道：「您就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黑道第一高手！」

歐陽君杰點了點頭：「嗯！」

郭在安道：「您要那毒藥暗器，可是要憑它追查出兇手，替賀公子報仇？」

歐陽君杰道：「你既然明白就快把它拿出來吧！」

郭在安沒再說話，舉步就往後進屋裏走了進去！

片刻工夫以後，郭在安拿着一個小布包兒出來了，雙手捧着交給歐陽君杰。

歐陽君杰接過小布包兒，打開來一看，他嘴角立時泛起了一股凜人心顫的冷笑，雙目寒煞電閃倏逝，隨即將布包包好，揣入懷內。

艾雯和程眞，葛天民在歐陽君杰打開布包時都看清楚那枚毒藥暗器了，三人心頭全都不禁凜然一驚！暗忖道：「怎麼會是那老魔……」

賀玉魂突然開口問道：「歐陽伯伯，您知道兇手是什麼人麼？」

歐陽君杰微一沉吟道：「現在還不是妳應該知道的時候，到時候我自會告訴妳，讓妳去報仇！」

賀玉魂眨眨美目道：「可是要等我學好武功的時候？」

歐陽君杰點頭道：「不錯，妳必須先學好武功，不然不但報不了仇，還得白賠上一條命！」

賀玉魂凝目問道：「您什麼時候教我武功？」

歐陽君杰畧一沉思，道：「過幾天就開始教妳。」

語聲微微一頓，雙目倏然凝望着賀玉魂問道：「玉魂，妳已經明白我和妳娘的關係了麼？」

賀玉魂螓首微點地道：「我已經明白了。」

歐陽君杰道：「我想認妳做我的女兒，妳願意麼？」

賀玉魂沒有接話，却倏地站起嬌軀，盈盈下拜道：「女兒拜見爹爹！」

她不說「拜見義父」，而直說「拜見爹爹」，玉魂姑娘她確實聰明可人！

歐陽君杰聽得不由十分高興地朗聲一笑，連忙伸雙手挽姑娘，含笑說道：「玉魂，妳雖然不是我親生女兒，但是我一定待妳比親生女兒更好，更疼妳！」

賀玉魂斂衽一禮，嬌聲說道：「女兒謝謝爹爹！」

歐陽君杰温和地一笑道：「別和爹客氣了。」

語聲一頓，抬手指指艾雯和程，葛二神君三人，說道：「他們三位是艾阿姨和程伯伯葛伯伯，妳先上前拜見過。」

賀玉魂望着艾雯怔了怔！旋即美目異采飛閃地朝三人盈盈下拜道：「姪女兒拜見阿姨和二位伯伯！」

艾雯連忙伸手携起玉魂姑娘，摟着姑娘的嬌軀笑說道：「阿姨身上沒帶着什麼好東西，現在可沒法子給妳見面禮，只好等回到析城山時，阿姨再補償妳了！」

賀玉魂甜美地一笑，說道：「謝謝阿姨！」

艾雯不禁笑道：「妳這張小嘴兒眞甜，還沒給妳呢，妳就先謝謝了，看來這份見面禮，阿姨如想賴賬都不能了！」

這話，立刻引得大家都笑了！

歐陽君杰因爲賀玉魂是曲芸芸的女兒，他是愛屋及烏，認她做女兒。

艾雯則是因爲歐陽君杰的關係，也是愛屋及烏！

歐陽君杰笑容忽地一斂，又望着秀珍奶娘問道：「芸芸和賀公子的墓陵在什麼地方？」

秀珍奶娘黯然道：「就在本宅的後院內！」

歐陽君杰站起身子，向賀玉魂說道：「玉魂，陪我到妳父母墓前去，妳要跟我走了，應該向妳父母拜別一下！」

賀玉魂點了點螓首，領着歐陽君杰走向後院。

秀珍奶娘姊弟，艾雯和程，葛二神也都起身隨在歐陽君杰身後朝後院中走去。

× × ×

薄暮黃昏。

秋陽雖然已經躲進西山沒有了影子，但是它留在天上的殘霞尚未完全消逝！

這時，少室山北麓上少林寺門外來了五匹健馬，馬上的人是二老三少，四男一女。

這五人，正是歐陽君杰和義女賀玉魂，艾雯和程，葛二神君。

五人下了馬背，將馬繮繩拴在一邊的石柱上，歐陽君杰舉步領先瀟洒地走進了側門，艾雯挽着賀玉魂的一隻玉手和程，葛二神君隨後。

一名灰袍中年僧人迎了過來，雙手合十，口喧佛號，問道：「五位施主可是進香？」

歐陽君杰昂然停步，搖頭說道：「不是。」

中年僧人怔了一怔！道：「那麼施主是來？……」

歐陽君杰道：「麻煩大和尚替我向心月掌門通報一聲，就說二十年前的舊友，特來拜訪！」

中年僧人一聽說是掌門人二十年前的舊友，神色立刻顯得十分恭肅地道：「請問施主上姓？」

歐陽君杰道：「歐陽。」

中年僧人道：「大號如何稱呼？」

歐陽君杰道：「大和尚別多問了，請進去通報吧！」

中年僧人道：「如此，請施主移駕客殿待茶。」

歐陽君杰淡然搖頭道：「不必了，我就在這兒等他出來，說幾句話就走。」

中年僧人眉鋒暗皺了皺，深看了歐陽君杰一眼，道：「如此施主請稍待，貧僧這就進去通報。」

刹那辰光之後，心月掌門出來了，走至近前，心月掌門目光不由一直，旋忽臉色一變！目射驚駭之色地道：「是你！」

歐陽君杰淡然一笑道：「老和尚眼力不差，二十年了，竟然還能認得我！」

心月掌門道：「你沒有死？」

歐陽君杰道：「我福大命大，怎麼會死，何况你老和尚都還未死，我怎好意思搶先！」

心月掌門心中暗吸了口氣，神色平靜地說道：「佛語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既然大難不死，就應該悔悟既往，好好重新做人！」

歐陽君杰淡淡地道：「老和尚說的倒是，我也有心想成佛，奈何佛祖不要我這個兩手血腥的人！」

心月掌門道：「施主如果眞有心成佛，只要肯吃苦，面壁十年，老衲願意爲你引渡！」

歐陽君杰搖頭道：「謝謝老和尚的好心，奈何我這個人向來只能吃甜，不能吃苦！」

話鋒一頓，倏然朗聲一笑說道：「閒話要適可而止，老和尚，咱們應該話歸正題了！」

心月掌門道：「施主請說，老衲當洗耳恭聽！」

歐陽君杰聲調倏地一冷，道：「老和尚，你知道我的來意麼？」

心月掌門道：「施主來意是什麼，既未說明，老僧如何得知！」

歐陽君杰冷然道：「老和尚想和我裝糊塗？」

心月掌門雙眉微微一軒，道：「老衲猜的如果不錯，施主一定是來找老衲報仇的！」

歐陽君杰忽然一搖頭道：「老和尚，你猜錯了！」

心月掌門雙目微微一凝，道：「老衲猜錯了？那麼施主的來意是？……」

歐陽君杰道：「我此來只想和你作三招之搏！」

心月掌門道：「只作三招之搏？」

歐陽君杰點頭道：「不錯，並且只是點到即止！」

心月掌門自一見歐陽君杰，就認定今天勢必難免一場激戰，心情不禁十分緊張凝重！

那知事情竟然如此簡單，竟是只要和他作點到即止的三招之搏！

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緊張凝重的心情立時爲之一鬆，暗暗地輕吁了口氣！

心月掌門默然沉思了刹那，問道：「施主這三招之搏，勝負可有條件？」

歐陽君杰道：「你老和尚勝了，從此我即退隱山林，此生永不踏入江湖！」

心月掌門道：「你勝呢？」

歐陽君杰道：「我另有後話。」

心月掌門道：「什麼後話？」

歐陽君杰道：「等我勝了再告訴你老和尚。」

心月掌門道：「施主何不就現在先說給老衲聽聽？」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老和尚，你只管放心好了，我既不要你少林的一草一木，也不會得向你老和尚要求一點什麼！」

心月掌門心念電轉地想了想，說道：「好吧，施主既這麼說，老衲就奉陪施主作三招之搏便是！」

歐陽君杰道：「如此，老和尚請出手吧！」

心月掌門深知歐陽君杰一身功力奇高罕絕，便就不作客套地低喧了聲佛號，道：「施主請小心，老衲有僭了！」

話落，身形倏然前欺，抬掌拍向歐陽君杰的左肩！

歐陽君杰一聲冷笑，閃電出掌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雙方各退了一大步，竟然是勢均力敵！

這一掌，心月掌門雖然只用了七成功力，但是歐陽君杰比他用得更少，只用了五成多點兒。

心月掌門臉色不由微微一變！說道：「施主功力比二十年前精進更多了！」

歐陽君杰淡然一笑道：「彼此彼此，老和尚你也精進了不少！」

語聲一頓即起，說道：「這算是一招，還有兩招，老和尚，你快出手吧！」

心月掌門沒再說話，再次進步欺身，雙掌齊出，掌指兼施，右掌左指攻向歐陽君杰！

歐陽君杰身形凝立不動，容得老和尚攻到的掌指卽將沾衣，這才閃身出掌扣向老和尚的右腕脈門！

老和尚心中陡然一驚！要躲竟然未能躲過，腕脈上一緊，已被歐陽君杰那白皙修長如玉般的五指扣住！

這時，少林寺的各堂主持和監院大師都出來了，站立在一邊的僧衆弟子有四五十人之多。

心月掌門腕脈被歐陽君杰扣住，一邊僧衆弟子心中全都不禁大驚！

羅漢堂主持和監院大師二人身形閃動，就要騰身撲出！

歐陽君杰驀地沉聲喝道：「站住！你們都別亂動，我絕不會難爲他，否則就休說我不守信用，辣手廢了他這條胳膊！」

羅漢堂主持和監院大師心頭齊地一驚！立時刹住身形，頓時沒敢再動！

歐陽君杰五指一鬆，放開了心月掌門，微微一笑道：「老和尚，我運氣好，勝了！」

心月掌門臉色極其沮喪難看地嘆了口氣，說道：「施主一身武學功力高絕，老衲此敗，早在意料之中！」

語聲微微一頓，又說道：「施主有甚麼後話，現在可以說了。」

歐陽君杰淡笑笑道：「我想麻煩老和尚一件事。」

心月掌門道：「施主請說。」

歐陽君杰道：「老和尚還記得當年神女峯頂那一場激搏麼？」

心月掌門點頭道：「那該是施主心中的恨事，施主何必再提它！」

歐陽君杰神情突然一肅，說道：「就是因爲那是我心中的恨事，所以我才要提它！」

語聲一頓又起，目射寒電威稜地說道：「我要讓那場激搏重演！」

心月掌門心頭不禁倐然一震！道：「施主要讓那場激搏重演？」

歐陽君杰神志冷凝地道：「這也是我今天的眞正來意，我請老和尚代我約其餘的三位，於八月中秋二更前往神女峯頂再次聯手與我一搏！」

心月掌門心神大震地道：「施主仍要以一對四？」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不錯，那一個不到，我會找上門去，那時就休怪我大開殺戒，血洗他滿門！」

話落，抬手一拱，轉身瀟洒地往廟外走了出去！

心月掌門木然呆在了當地！

× × ×

江湖上傳出了驚人的消息。

二十年前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歐陽君杰當年負傷被打落江心，並沒有死，現在又出江湖了，並且已去過少林，請心月掌門大師代其邀約武當掌門靈眞道長，「金羅手」莊天霖，「雁蕩神判」袁振川，於八月中秋夜赴約神女峯頂，由四人再度聯手和他重演一次激搏！

於是，江湖上一傳十十傳百，數天之間，消息立刻傳遍了天下武林！

二十年前，歐陽君杰力搏四人聯手，於精疲力乏之時挨了一掌，身負重傷由神女峯頂跌落江心，何以竟然未死？……

於是，江湖上對於歐陽君杰這個人，傳說出了兩種猜測！

一種猜測是歐陽君杰跌落江心以後遇上救星，被人救了起來，醫好之後，隱居某地，埋首苦練武功，所以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出江湖了！

一種猜說是歐陽君杰福大命大，他已因禍得福，獲遇奇緣，二十年來並且練成了一身奇學神功，比二十年前更高絕！

所以，他才敢邀約心月掌門等四人，讓四人再度聯手，再次的以一對四！

否則，他歐陽君杰又不是瘋子，如是沒有自信把握敵得過四人，他又怎麼敢？

江湖上傳說紛紛，不一而是！

事實眞相究竟如何，就只有歐陽君杰自己心裏知道了。

因爲歐陽君杰和艾雯帶着賀玉魂回到析城山中之後，他爲了造就賀玉魂，使賀玉魂能有足够的武學功力去找那殺害她父母的兇手報仇，他不但以本身眞力替賀玉魂打通了體內的奇經八脈，並且將得自古墓中的一册「萬流歸元秘笈」武學奇書交給了賀玉魂。

同時，爲了使賀玉魂習練方便起見，並讓艾雯陪同賀玉魂一起習練！

× × ×

中秋。

月到中秋分外明。

圓月當空，月光如銀。

時當初更剛過，那山脚插落在江中，高聳百丈的巫山神女峯頂上，四週已站滿了人，爲數足有百名以上。

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也包括了僧，道，俗各色各樣的人物！

這些人，不論是高的矮的，瘦子胖子，醜的俊的，差不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全都是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兩太陽穴高鼓！

這些人，來自各方，來自江湖上每一個角落，大都是名震當今武林的高手，威鎭一方的江湖豪雄！

這些人，都是因爲聽說二十年前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歐陽君杰，和少林心月大師，武當靈眞道長，「金羅手」莊天霖，「雁蕩神劍」袁振川這四位當代武林絕頂高手，相約今夜在神女峯上重演一次二十年前以一敵四的激搏！

所有黑白兩道武林高手，心中都有一個同樣的想法，那便是二十年前，歐陽君杰被四人秘密聯手打落江心，二十年後的今天，歐陽君杰邀約四人在此重演舊事，用意很明顯，歐陽君杰要報仇！

是以，今夜這場以一敵四的激搏，威勢定然罕絕古今，令人驚心動魄，緊張激烈無比！

因此，這場激搏的後果，不言可知，不是少林心月大師等四人鮮血橫屍這神女峯上，就是歐陽君杰魂斷命絕當場！

這兩種後果，究竟是屬於前者的成份多，還是後者的成份多？

爲此，有人竟在暗中下了打賭。

有人賭心月掌門大師四人勝！

理由是歐陽君杰一身所學功力雖然高絕蓋代，也絕難是這四個當代絕頂武林高手之敵！

也有人賭歐陽君杰勝！

理由是歐陽君杰含恨二十年，今番復出江湖，如果不是已練成罕世奇學功力，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自信，他怎敢邀約四

人，讓四人再次聯手？……

× × ×

時正二更。

歐陽君杰白衣飄飄，神色氣度從容瀟洒地登上了神女峯頂。

身後跟着十幾個人，是析城山「紫衣雙燕」艾雯艾雲姐妹，護山四神君，二姥姥，八傑，賀玉魂姑娘和當今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魔手書生」康聖彥！

歐陽君杰一登上神女峯頂，圍立在四週的各方武林高手豪雄，心中大都立刻泛起了一絲疑念！

這眞是歐陽君杰？二十年前的那位「玉手追魂」？……

他應該已經四十多歲了吧？

怎地還這麼年輕？只像個二十多歲的人？

看樣子頂多不超過三十歲！

嗯，他容貌絲毫未變，仍是當年的樣子，只是臉色比當年顯得蒼白了些！

四週的竊竊議論之聲，聲音雖然極低極低，但是每一個字都沒有逃過歐陽君杰的耳朵。

歐陽君杰默默地冷然岳立着，對於這些議論，他聽若未聞，唇角上掛着淡淡的笑意。

一刻晨光過後，心月掌門大師等四人來了，他們身後也跟着十幾二十個人。

少林四羅漢，武當三劍，莊天霖手下的四豪士，袁振川手下的二龍一刀！

歐陽君杰目光如電地一掃心月掌門等四人，冷冷地說道：「你們來遲了！」

心月掌門道：「路上因爲有事躭擱了一會兒，施主原諒！」

歐陽君杰冷哼了一聲，倐然揚聲說道：「諸位武林同道請聽着，並請爲在下今夜之搏做個公證！」

聲調一落又起，接說道：「二十年前，他們四位在此地秘密聯手圍攻在下，將在下打落江心，在下僥倖死裏逃生，今天在下邀約他們來此，仍讓他們四位聯手與在下一搏的原因，在下除了要將他們四位也打落江心以雪二十年之恨以外，並將他們四位二十年前聯手對付我的原因眞象公諸天下！」

「金羅手」莊天霖突然沉聲說道：「歐陽君杰，你心狠手辣，二十年前，你出道江湖只不過年餘時間，便卽殺人數十，兩手血腥，所以老夫等才……」

歐陽君杰冷聲截口道：「莊天霖，我承認當年我確實够稱得上『心狠手辣』四字，也不否認我確實殺人數十，兩手血腥，但是，我却要請問，我殺的那些人都是甚麼樣的人？你知道麼？」

「金羅手」莊天霖道：「你殺的那些人，雖然不乏江湖惡徒，但並不全是，也罪不致死！」

歐陽君杰冷笑道：「莊天霖，你這是良心話？」

莊天霖軒眉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豈會說那……」

歐陽君杰截口說道：「姓莊的，你別提你的身份了，以你的心地爲人，實在汚辱了你的身份，身份若然有知，它應該痛哭失聲！」

莊天霖氣得臉色鐵靑地厲聲喝道：「歐陽君杰，你敢侮辱老夫！」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這是你自找的，怨得誰來！」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事實上當年我所殺的那些人，幾乎無一不是惡事做絕，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惡徒！」

莊天霖怒聲道：「那麼少林武當兩派弟子，袁大俠和老夫的門下，他們難道也都是十惡不赦的該殺之徒！」

歐陽君杰道：「他們當然都有其該死之道，不然我決不會殺他們！」

莊天霖沉聲說冷然道：「但是老夫却不信！」

歐陽君杰冷聲一笑道：「你要是信，我們之間就不會得有二十年前的那場搏戰，也不會有今夜之約了！」

語聲微微一頓，沉聲說道：「你們名列正道俠義，竟不知自律，好好管束門下弟子，任由門下弟子在江湖上假冒僞善，暗使奸詐，爲非作歹，我殺他們是爲武林除害，也是替你們保全聲譽，你們不但不謝我，反而說我心狠手辣，找我報仇，因爲獨力不敵，更施展詭計，將我謊騙到這神女峯上，聯手圍攻我，其實你們眞正的用心，並不是眞爲門下弟子報仇，而是因爲我所學功力高過你們，你們容不得我，所以必欲殺我！」

這番話，聽得少林心月掌門大師等四人臉上全都變了色！

這正是他們四人當年聯手圍攻歐陽君杰必欲置歐陽君杰於死地的眞正用心，不想歐陽君杰竟然洞穿了他們的用心，當着天下武林同道之前挑了出來！

心月掌門不由雙眉軒動地沉聲說道：「施主也太信口雌黃了！」

歐陽君杰目射寒電地道：「老和尚，頂頭三尺有神靈，佛門弟子出家人首戒謊言，你說這種話，不怕死後打下割舌地獄麼！」

心月掌門心神不由暗暗一震！深吸了口氣，語調倐轉平靜地說道：「施主的話說完了沒有？」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說完了，你們請出手吧！」

「金羅手」莊天霖早已氣怒至極，驀地一聲沉喝，騰身撲向歐陽君杰！

莊天霖猶如一根導火綫，他這一騰身撲出，「雁蕩神劍」袁振川，武當掌門靈眞道長和心月大師，也立刻紛紛騰身撲出，同時雙掌齊出，分由四個方位遞向歐陽君杰身上要害大穴！

他們俱都深知歐陽君杰身負奇學，功力高絕，此次重出邀約他們四人，仍讓他們四人聯手，所學功力必比當年更高絕！

因此，他們四人一出手，便全都運聚了一身功力，施展出看家本領絕學！

這眞是一場罕絕武林，令人驚心動魄的激搏！

三十招一過，歐陽君杰陡地發出了一聲凜人心弦的朗朗長笑！

長笑聲中，雙掌招式身法全都倐然一變！

心月大師等四人，驀覺眼前盡是歐陽君杰的白衣人影，掌影，無從看出那虛那實！

突然，「砰！」的一聲激响，挾着一

聲慘叫，一條人影飛空，直朝崖下江心跌落！

是那「金羅手」莊天霖被歐陽君杰一掌震飛！

接着，兩聲悶哼倏起，少林心月大師和「雁蕩神劍」袁振川，各挨了歐陽君杰一指！

心月大師挨的一指較重，身形一個踉蹌，口角溢血，緩緩倒了下去！

「雁蕩神劍」袁振川挨的一指較輕，雖然也是身形踉蹌，口角溢血，但是却仍勉強支持住未倒！

這情形，嚇呆了武當靈眞道長，呆呆地站立在當地不言不動！

袁振川手下的二龍一刀，連忙騰身奔出挾住袁振川的身子。

少林四羅漢則騰身撲到心月大師的身旁，俯身檢視心月大師的傷勢！

× × ×

搏戰結束了。

少林四羅漢抬走了心月掌門重傷的身子，二龍一刀也架着袁振川走了。

莊天霖手下的四豪士則早已飛掠下神女峯，奔往下游去打撈莊天霖的屍首。

靈眞道長呆立長久，這才長聲吁嘆了口氣，朝歐陽君杰肅容說道：「承蒙施主手下留情，貧道回轉武當以後，定當嚴律管束門下弟子，武當門下將決不會再有不肖弟子在江湖上有那假冒偽善，為惡作歹的事情發生！」

歐陽君杰只默默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靈眞道長朝歐陽君杰稽首施了一禮，轉身舉步帶着武當三劍而去！

神女峯上的戰雲消失了，歐陽君杰二十年的心頭之恨也平息了！

然而，歐陽君杰的心頭之恨確實平息了嗎？

不！沒有！

那平息了的只是二十年前的舊恨，新恨却絲毫未得平息！

當雲集峯頂上的各方武林高手，黑白兩道豪雄，正欲紛紛舉步離去時，歐陽君杰突然朗聲開了口，說道：「各位武林同道請慢走一步，在下還有一件公案要當着各位的面前作一了斷！」

一衆武林豪雄聞言停步，百多雙眼睛全都灼灼的投在他的臉上！

歐陽君杰面含微笑，目光朗朗地緩緩掃視了衆人一眼，突然停在人叢中一個年約五旬開外，白面長髯，身穿錦袍老者的臉上。那錦袍老者一見歐陽君杰的目光望着他，心中不由驀地一驚！

歐陽君杰適時冷聲說道：「諸天豪，你的案發了！」

錦袍老者諸天豪臉色倏然一變！旋即鎭定地嘿嘿一笑道：「歐陽君杰，你在說什麼？」

歐陽君杰道：「我在說什麼，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諸天豪眨眨眼睛道：「老夫却一點也不明白！」

歐陽君杰劍眉微微一軒，道：「諸天豪，你想裝糊塗就能了事麼？」

諸天豪道：「老夫是眞不明白，並未裝糊塗！」

歐陽君杰冷笑道：「你既是眞不明白，那你就站出來我們談個明白好了！」

諸天豪搖頭道：「老夫認為沒有必要，也沒有什麼好談的，二十年前，你雖然與老夫結過仇恨，老夫也曾發誓要找你報仇雪恨，後來因為你已經遭了死難，那仇恨在老夫心中也早就淡忘了！」

歐陽君杰雙目凝望着他道：「可是我現在仍然活着！」

諸天豪道：「你雖然仍然活着，但是老夫已經心如止水，看淡了江湖名利！世情！」

歐陽君杰冷笑一聲道：「你這是由衷之言？」

諸天豪臉容一正，說道：「老夫句句由衷，發自肺腑！」

歐陽君杰雙目倏然一凝道：「如此我請問，你來此做什麼了？」

諸天豪道：「是出於好奇，也是看熱鬧。」

歐陽君杰淡然一笑沉聲道：「除了好奇和看熱鬧以外，你心裏只怕還另外有鬼吧！」

諸天豪說道：「老夫心裏十分坦蕩得很！」

歐陽君杰道：「你心裏既然是十分坦蕩得很，那又為何不敢站出來和我談個明白？」

諸天豪道：「老夫已經向你解說過了，沒有必要！」

歐陽君杰道：「諸天豪，你怕什麼，當着這多武林同道之前，難道還怕我不顧武林道義殺了你不成！」

諸天豪剛自嘿嘿一笑，正要開口說話，武林羣豪中突然有人揚聲說道：「諸天豪，你只管站出去和他談談好了，他武學功力雖然高絕蓋世，但是當着這許多武林同道的面前，只要你站得住一個理字，諒他不敢怎樣你，否則，你便是心裏眞的有鬼了！」

「對！」

「不錯！」

「這話有道理！」

「諸天豪，你只管放心大胆的站出去和他談個明白好了，我們會替你主持公道的！」

附和之聲此起彼落。

在這種情勢下，諸天豪知道不站出去和歐陽君杰面對面的談個明白是不行了。

他暗皺眉頭，終於無可奈何的硬着頭皮自人叢中走了出去，默默地停步站立在距離歐陽君杰一丈五六之處。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諸天豪，那個「銀劍公子」賀劍秋，他和你可有深仇大恨？」

諸天豪搖頭道：「沒有。」

歐陽君杰道：「如此我請問，你為何殺他？」

諸天豪道：「老夫沒有殺他！」

歐陽君杰目射寒電地道：「你不敢承認？」

諸天豪道：「老夫和他無怨無仇，根本沒有殺他的理由，並不是不敢承認！」

歐陽君杰道：「但是我却說你有殺他的理由，你信不信？」

諸天豪道：「你要是隨便編個理由，老夫又有什麼辦法！」

歐陽君杰劍眉一挑道：「諸天豪，你認為我會編個理由誣陷你！」

諸天豪道：「這很難說！」

歐陽君杰雙目寒芒一閃，倏然探手自懷內取出一個布包打開來，攤在掌心中，目光如電地冷聲問道：「諸天豪，這是什麼東西？」

諸天豪臉色微微一變！道：「這是老夫的獨門暗器，你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歐陽君杰道：「賀劍秋就死於你這獨門暗器之下，這就是證據！」

諸天豪冷笑道：「歐陽君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歐陽君杰沉聲截口道：「諸天豪，你還想抵賴！」

諸天豪做作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聳聳肩胛道：「歐陽君杰，你一定要含血噴人，硬找老夫的麻煩，老夫也沒有辦法，你究竟想要怎樣，你說吧！」

歐陽君杰冷笑道：「這麼說，你是承認了！」

諸天豪搖搖頭道：「老夫並未承認什麼，也沒有什麼好承認的！」

語聲一落卽起，說道：「你可是想以此藉口來殺老夫？」

歐陽君杰道：「我要你血債血償，替賀劍秋償命！」

諸天豪眼珠微轉了轉，道：「你和賀劍秋是什麼關係？是朋友還是親戚？」

歐陽君杰道：「我和他什麼關係都不是！」

諸天豪道：「這可就奇了，賀劍秋他搶了你的情人曲芸芸，你竟然還要替他報仇，你這算是什麼意思？是表示胸襟氣度大麼？」

歐陽君杰道：「因為他死得寃枉，是為我而死，這話你明白麼？」

諸天豪搖搖頭道：「老夫一點也不明白！」

歐陽君杰道：「諸天豪，你當年為曲芸芸挨了我一掌幾乎喪命，你想報仇，奈何不是我的敵手，於是便轉想對曲芸芸下毒手，但因有我一直陪伴在曲芸芸的身邊，你沒有機會，後來江湖上傳出我的死訊後，當你找到曲芸芸時，她已經嫁給了賀劍秋，你想拿曲芸芸作為對我的報復洩憤，必須先殺賀劍秋！」

諸天豪聽得心頭不由連連凛顫的道：「歐陽君杰，你這算是什麼歪理由？」

歐陽君杰冷冷地道：「這就是你為何要殺賀劍秋的理由！」

諸天豪道：「你可眞會信口開河編理由！」

歐陽君杰雙眉微挑地道：「諸天豪，現在你怎麼說？」

諸天豪道：「什麼怎麼說？」

歐陽君杰道：「你是自了，還是和我動手一搏？」

諸天豪眼珠轉動地說道：「歐陽君杰，這件事，你應該要讓曲芸芸來與老夫對証！」

歐陽君杰道：「對証什麼？」

諸天豪道：「對証老夫是不是殺她丈夫的兇手，只要她說聲是，老夫就立刻自了！」

歐陽君杰道：「諸天豪，你實在够狡詐的，明知道曲姑娘已經死了，却要曲姑娘來和你對証，說出這種無賴的話！」

諸天豪嘿嘿一笑，冷聲說道：「老夫並不知道曲姑娘已經死了，你如不含血噴人，硬指老夫是殺死賀劍秋的兇手，老夫又怎會要曲姑娘出來對証，這焉能說老夫狡詐無賴！」

歐陽君杰冷笑說道：「諸天豪，你應該明白，光憑你這根『追魂毒釘』獨門暗器的証據，我就可以殺你替賀劍秋償命，我之所以不立卽動手，和你多說這些廢話的原因，乃是要在場的各位武林同道知道，你的為人不但狡詐狠毒兇殘，而且十分卑鄙無賴！」

諸天豪道：「那『奪魂毒釘』雖是老夫的獨門暗器，但老夫却決不承認它是殺死賀劍秋的兇器！」

這一來，歐陽君杰心中不由暗暗皺起了眉頭。

諸天豪他死不承認，歐陽君杰還眞拿他點無可奈何！

驀地，歐陽君杰心中意念一閃，轉頭朝站立一邊的賀玉魂說道：「玉魂，妳過來！」

賀玉魂姑娘自從歐陽君杰指出諸天豪是殺她父親的兇手之後，她早就躍躍欲動，想出來替父報仇了。

奈何艾旻一直拉着她的手兒，阻止着她不讓她亂動！

歐陽君杰有了話，艾旻當然不會阻止她，立刻鬆開了她的手兒。

賀玉魂姑娘連忙擰身掠落歐陽君杰身旁，諸天豪一見，心頭不由暗暗一震！

他雖然並不認識賀玉魂，但是從賀玉魂的臉型輪廓上，他心中已經猜料到了賀玉魂的身份。

歐陽君杰說道：「諸天豪，你知道她是誰麼？」

諸天豪心中雖然已經猜料到了，但却搖頭說道：「老夫並不認識她，怎知她是誰！」

歐陽君杰道：「她名叫賀玉魂，是賀劍秋和曲姑娘的愛女！」

諸天豪忽然嘿嘿一笑，冷聲說道：「歐陽君杰，老夫實在佩服你，你準備得實在齊全！」

歐陽君杰怒目道：「諸天豪，你可是認為她是冒充的？」

諸天豪道：「不錯，老夫正是認為如此！」

歐陽君杰劍眉一軒又垂，淡淡地說道：「諸天豪，你實在無恥之極，我也不願和你再徒說廢話了，現在我讓她親手替她父母報仇……」

諸天豪突然抓住了「語病」地接口說：「慢着，歐陽君杰，老夫請問，曲芸芸是怎麼死的？」

歐陽君杰道：「服毒！」

諸天豪道：「這麼說，她是自殺而死的了？」

歐陽君杰點頭道：「不錯，她雖然是服毒自殺的，但却是……」

語聲倏然一頓，「却是」以下之言沒有接說下去。

因為曲芸芸是遭了强暴凌辱之後才服

毒自殺的，這種事，當着天下百數十位武林豪雄之前，他怎麼說得出口，又怎麼能說。

可是，諸天豪却抓住這點理由的說道：「歐陽君杰，她服毒自殺而死，那與老夫何關？這位小姑娘她如果眞是賀劍秋的女兒，也只能說是替她父親報仇，怎能說是替她父母報仇？於此顯見你歐陽君杰是在含血噴人，誣陷老夫！」

歐陽君杰劍眉微揚了揚，隨又淡淡地一笑，說道：「曲芸芸爲何服毒自殺？你自己心裏非常清楚，這個問題，我不想再談它了！」

話鋒一頓又起，朗聲說道：「現在我不但讓賀姑娘自己和你動手一戰，並且以三十招爲限，只要你能够在她劍下走過三十招不死，今天我保証讓你安全走下神女峯！」

諸天豪目光一瞥賀玉魂姑娘，點頭說道：「好吧，歐陽君杰，你既然這麼說，老夫不答應也是不行，不過，你說話可得要算數！」

歐陽君杰冷冷一哂，沉聲道：「你放心，我說話向來是言出如山，何況是當着這麼多武林同道之前，決不會自毀聲譽，說了不算數！」

諸天豪點頭嘿嘿一笑道：「那很好，你請退開一邊去吧！」

歐陽君杰沒再多說什麼，立卽飄身後退，但於身形後退時，都突然抬手在賀玉魂杰背後點了一指！

他一指點出，賀玉魂姑娘嬌軀之感微微一震之後，立感精神大振，體內眞力有如潮湧！

適時，姑娘的耳邊响起了歐陽君杰的話聲，說道：「玉魂，沉住氣，先拔出妳的劍來，以妳艾阿姨陪妳習練的『萬流歸元』劍招和他動手，別怕，爹會在旁傳音指點妳，妳一定能够在三十招內將他濺血劍下！」

賀玉魂聽聞傳音，立時依言沉住氣，抬玉手，緩緩拔出了腰間的長劍，目注諸天豪，劍尖斜指！

諸天豪見狀，也立刻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了「龍虎雙環」，雙環互擊，發出一聲鳴响，交錯護胸，目射煞機地說道：「姑娘請！」

他「請」字出口，姑娘立卽一聲嬌叱，挺劍直點他面門！

諸天豪側身避攻，雙環霍分，一取姑娘右腕，一取姑娘左肩！

賀玉魂沉右腕，偏左肩，右手劍寒飛暴閃，變招刺向諸天豪的胸窩！

這一劍變招奇快，諸天豪心中不禁凛然一驚！脚下急地橫跨三尺避開！

賀玉魂劍招再變，閃電般攻上！諸天豪連忙展開雙環招式封擋，還攻！

刹那之間，頓見劍氣如虹，雙環寒光飛閃！

賀玉魂劍勢凌厲，招式狠辣，雙環招式詭異，却是守中寓攻，攻中寓守！

論所學功力，諸天豪皆比賀玉魂姑娘高了甚多，但是賀玉魂姑娘因爲有歐陽君杰在暗中不斷的傳音指點，情形就不同了，動手的雖然是姑娘，實際上却和歐陽君杰親自動手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所差的只是臨敵經驗與應變的快慢而已！

片刻工夫之後，二人已激戰了二十多招。

諸天豪雖然被姑娘的劍勢招式迫得守多攻少，處於下風劣勢。

但是姑娘要想將諸天豪傷於劍下，似乎頗爲困難！

歐陽君杰見狀，便卽傳音說道：「玉魂，劍尖斜指，招演『笑指天南』，引開諸老賊的右環，劍化『蒼龍入海』，直刺諸老賊的胸窩，一劍穿胸！要快！」

賀玉魂聞聽傳音，立卽低言施爲。

驀聽一聲慘叫，姑娘的一枝長劍，已經穿透了諸天豪的胸窩，身軀緩緩向後倒下！

賀玉魂姑娘從小長這麼大，是第一次殺人，她一劍刺穿諸天豪的胸窩，芳心立時一驚，玉手竟然一鬆劍柄，往後急退，嬌軀一幌，似因驚嚇過度地往後便倒！

歐陽君杰好像早已料到情形將會如此，姑娘嬌軀一幌，他身形已快逾閃電般掠出，一把扶住姑娘的嬌軀，在姑娘身上連點了三指。

艾雯姊妹急地掠身撲出，問道：「她怎麼樣了？」

歐陽君杰道：「不要緊，只是驚嚇與脫力，調息一兩次就好了！」

說着將賀玉魂交與艾雯抱扶着，轉朝一衆武林豪雄拱手環揖地朗聲說道：「各位武林同道，謝謝各位滋臨這神女峯頂作爲公証，如今歐陽君杰的一身仇怨已了，三個月後的今天，歐陽君杰在析城山備酒百席，敬候各位滋臨，請各位喝一杯，現在各位請走吧！」

他話音一落，立時有許多人大聲說道：「多謝歐陽大俠，在下屆時定當前往叨擾！」

話聲此起彼起落中，一衆武林豪雄紛紛拱手告別，邁步下峯而去！

片刻工夫之後，神女峯頂所有的人都走盡了！

神女峯上只賸下「玉女追魂」歐陽君杰，「紫衣雙燕」和其析城山一衆屬下高手等人。

這時，賀玉魂姑娘已調息行功一週，自地上站起了嬌軀。

歐陽君杰關愛地注目問道：「玉魂，妳現在覺得怎樣？」

賀玉魂點點螓首道：「謝謝爹，女兒已經不碍事了！」

美目一眨，忽然問道：「爹，您那一指是怎麼回事？女兒怎麼覺得體內眞力潮湧一樣？」

歐陽君杰微微一笑道：「爹那一指是激發妳體內的潛力，非如此，妳的內力決難與諸老賊相敵！」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地上諸天豪的屍首，說道：「雯妹，請派人把老賊的屍首埋了，我們也好回去了！」

艾雯點了點螓首，立時吩咐屬下「八傑」，動手就地挖坑，在掩埋了諸天豪的屍首之後，歐陽君杰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轉首望着艾雯，含笑說道：「我們走吧！」

語落，挽着賀玉魂姑娘的一隻玉手，舉步瀟洒地領先向神女峯下去！　（完）

尋仇三聖廟　喋血豹隱廬

驕恣的太陽，就像一隻懸在半空中的火球。

雖然這時它已墜到西邊那座山頭上，但仍淫威未戢，使人感到酷熱難當！

凌一鷗又回到了他生長的地方——白沙鎭，他穿着一身黑粗布短打，魚鱗紋綁腿，多耳蔴鞋，頭上戴着一頂馬連坡大草帽，帽簷壓得低低的，左手緊握着一柄帶鞘的砍山刀。

步履沉穩緩慢，在白沙鎭內來回走了一趟，雖然吸引了不少詫異的目光，倒沒有人認出他是五年前啣恨離開白沙鎭的「白鷹」凌一鷗。

他是個三十剛出頭的壯漢，黧黑的皮膚，蟹形臉，兩支眉毛就像是兩支倒豎的掃帚，又濃又黑，環目，巨鼻，海口，加上滿臉硬梆梆的絡腮鬍子，和一副結實魁梧的體格，確有幾分像三聖廟中那位粗中有細的張三爺。

其實凌一鷗已經回來三天了，他是落脚在鎭外那座香火久絕的三聖廟中，和張三爺同屋而居。

頭兩天他都是晝伏夜出，行動極爲秘密，到第三天才在鎭上露面。

德記酒店是他五年前常來的地方，他喜歡這裏自釀的竹葉青，和幾樣烘腊的下酒菜。

所以他在鎭上到處轉了一回後，便情不自禁的走進了這家酒店。

他選了個通風的座位坐下，砍山刀往桌上一放，店中伙計忙來爲他斟上一杯茶，彎着腰微笑問道：「客官，您要吃點什麼？」

「竹葉青來上一壺，再跟幾樣你們店裏最拿手的下酒菜。」凌一鷗邊說邊自腰中摸出一錠約五錢重的散碎銀子，輕輕的放在桌上：「這個先存在櫃上，吃完了再算。」

一會兒，酒菜全送了來。凌一鷗便自斟自飲，意甚自得，可是他的兩道目光，却緊緊盯着門口，仔細打量每一個進酒店來的人。

到了申末時份，到酒店來的人越來越多，很快便賣了個八成座，本來很冷清的場面，突然熱鬧起來。

「龍爺，趙爺，汪爺，你們幾位好久都沒有來照顧小店了。啊！裏面請坐。」是店中伙計阿諛的聲音。

凌一鷗眼中突然現出種異樣的光采，也很快的將頭低了下去。

進來的三人，年齡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間，一律黑府綢短裝，粉底福字履，雖然是買賣人的裝束，却掩飾不住眉目間那股子戾氣。

伙計爲他們排的桌子，恰巧和凌一鷗比隣，凌一鷗雖然心裏很惱怒，却也無可如何。

三人叫的酒菜，大抵和凌一鷗桌上擺的相彷彿，不過份量較多而已。

姓汪和姓趙的酒量似乎特別好，一上來就對乾了七、八杯，而那位姓龍的却祇是淺嚐卽止。

「我說龍志强，你幹嗎不喝呀，不是我趙通說你，幹咱們這種活兒，無異是刀頭舐血，提着腦袋瓜子走路，有喝就得喝，有樂就得樂，瞧你像個聖人似的，眞是糟塌了日子！大偉兄，你說對嗎？」

「可不是嗎！前兒晚上我給他介紹個妞兒，胸部高高的，臀部大大的，腰兒細細的，嘴巴小小的，頭髮黑黑的，皮膚白白的，年齡嘛，也不過二十五六，眞是沒有一點瑕疵，尤其是那股子風騷入骨的媚勁兒，大概大羅金仙都會動火，可是我們這位志强老弟，硬是無動於中，我眞有點懷疑他是否能人道呢？」

「哈哈哈！大偉兄，你不要嘴上缺德了，人家這叫做什麼，什麼……如玉來着，你這一說，把我也說上火了，這樣吧，今晚介紹給我，明天我請客。」

趙通和汪大偉一唱一和，龍志强祇是默默地自斟自飲，顯是對二人所談的風花

武俠中篇奇情故事

南宮吟雲·文
盧　令·圖



喋血　豹隱廬

雪月，不感興趣，所以也不願附和他們。

無意間，他的眼兒掠過凌一鷗的臉上，心裏猛地一震，這張面孔在他的心目中太熟悉了，雖然是隱藏在滿臉的絡腮鬍子後面。

不過，現在的龍志强已顯得較五年前穩健多了，心裏的思潮雖然像奔騰澎湃的巨浪，但表面上却未露出絲毫痕跡，甚至連第二眼也沒有再瞧過凌一鷗。

又過了一會，正當趙通和汪大偉談得唾沫横飛的當兒，他藉故先行告辭走了。

凌一鷗冷冷的輕哼了一聲，便也招呼伙計結賬，抓起桌上的砍山刀，匆匆走出了德記酒店。

他走出酒店門口時，已失去了龍志强的蹤跡，但他並未存心要找龍志强，對方既似有意躲避他，他也就祇索作罷，帶着幾分飄飄然的醉意，邁向歸途。

三聖廟在白沙鎭東，相距約五里之遙，四週古木撑天，環境極爲幽靜，有一條透林而過的碎石道通往大路。

凌一鷗對於龍志强的故意避他，雖然心裏很是忿懣，但也感到一絲悵快，彎腰拾起一顆石子，隨手扔去，只聽「噗」的一聲，原來路右側是口池塘，塘中正在擴展着圈圈漣漪。

路左側便是通往三聖廟的碎石道，前行里許，便進入林中，凌一鷗雖然心事重重，但耳目極爲靈敏，並無片刻鬆懈戒備，入林丈許，突然停了下來，哈哈笑道：「是那位朋友見訪，凌某未在廟中恭候，尚請包涵。」

話完，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跪

在他的面前，低聲道：「二哥，小弟龍志强在此拜見。」

凌一鷗一閃身，站到一旁，冷笑道：「你現在已是靳鑄的特級打手，何況咱們早已情斷義絕，尊駕還是請站起來說話吧，有什麼指教，凌某洗耳恭聽！」

「二哥！」龍志强滿面淚痕，低聲道：「以往，二哥對我愛護倍至，而且也知我最深，這次，難道眞不肯諒解小弟的苦衷？」

「好！我諒解你！」凌一鷗臉上神色，一片穆肅，一字一字的沉聲說道：「請說明你的苦衷吧！」

「這——」

「怎麼？有難言之隱？」

「二哥明鑒，小弟確有難言之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以後二哥自然會瞭解小弟苦心的！」

「嘿嘿！別跟凌某演戲了！」凌一鷗不屑地冷笑着說：「有話就請快說，凌某可沒時間陪你泡磨菇了！」

說完話，怒氣冲冲地掉頭就走。

「二哥！」龍志强的聲音，已經有點顫抖。「難道你眞的不念咱們結拜一場的香火之情了？」

凌一鷗突然止步，扭轉身來，「唰」的一聲，砍山刀出鞘一揮，一幅衣角應刀而落，他將刀入鞘，拾起衣角往龍志强面前一扔，冷聲道：「咱們從此『割袍斷義』，凌某永遠也不願再見到你！」

龍志强拾起衣角納入懷中，挺身站了起來，悲聲道：「二哥，這種決定雖嫌草率，相信內心一定感到非常沉痛，小弟也不便多言，以免愈增你的痛苦，以後望自珍重！」

抱拳一拱，如飛而去。

凌一鷗懊喪的嘆了口氣，自語道：「但願我這決定眞的錯了！」

× ×

老龍溝在白沙鎭西端，兩下相距也約五里之遙。

這裏散散落落，也有近百戶人家，但在那座小土山下面，却有片很大的宅院，四週都用土磚築起一丈多高的圍牆，而且裏面還沒有碉樓，旗桿，顯得很是威武。

圍牆大門的門樓上，嵌着一塊很大的青石，刻着「豹隱廬」三個擘窠金色柳體字。

豹隱廬主人「飛天豹子」靳鑄，是個五十餘歲的老人，八字眉，丹鳳眼，面容清癯，五絡長鬚，儒儒雅雅的，頗像位封疆方面大員，其實祇不過是個坐地分贓，魚肉鄉里的惡霸而已。

豹隱廬中房舍不下百間，天井重叠，屋宇櫛比，除了靳鑄和他的眷屬佔用了二十餘間外，其餘都是他手下的一班牛鬼蛇神居住。

這裏雖不似一般江湖上的帮會，設有堂主，香主之類的職司，却也有總管，副總管，管事之類的區分。

豹隱廬的組織，其實和江湖帮會毫無二致。

靳鑄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二十五年前，他祇不過是個不第的窮秀才，落魄在街頭鬻字為生，每日所得，也僅堪糊口而已。

那年府牢越獄一名只待秋決的江洋大盗周飛虎，却闖進了他的家中，他因屢試不第，性情變得很偏激，竟將周飛虎隱藏起來，因周飛虎在獄中曾受酷刑，遍體鱗傷，他却將每天鬻字所得，勻出一部份來代他購藥療傷。

周飛虎越獄之初，府衙畫影圖容，各處緝查，但幾個月一過，知府固然因案牽連去職，而緝查的工作，也就漸漸鬆懈下來。

周飛虎刑傷痊癒後，趁着緝查工作鬆懈，便悄悄溜出了府城，但過了不久，他又重新回到靳鑄家中，並帶來一匣珍寶和幾百兩銀子，交給靳鑄做為安家費用，從此靳鑄便成了周飛虎唯一傳人，也是得力助手。

靳鑄學習武功雖嫌起步太晚，但他人極聰明，又肯吃苦，加上周飛虎存着感恩圖報之心，除了不惜任何代價購買珍貴藥材為他洗毛伐髓外，並極有耐心的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

十年前，周飛虎死後，靳鑄感到厭倦了那種明火執仗的强盗生涯，於是說服了一部份與他有同感的伙伴，來到老龍溝，興建了這座「豹隱廬」。

「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還來這老龍溝之初，儼然一位巨紳，但不久便幹起坐地分贓的勾當，對於鄉里，更是欺凌壓搾，無所不用其極。

於是，白沙五英激於義憤，便開始和豹隱廬週旋。

「白沙五英」是這白沙鎭附近，五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當然他們都各有師承，均練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白沙五英的老大是「飛鷹」歐陽翥，老二「白鷹」凌一鷗，老三「禿鷹」敖鵬，老四「黑鷹」李長青，老五「藍鷹」龍志强。

這五個年輕人眞是初生的犢子不畏虎，有氣吞河嶽的勝概，雖明知豹隱廬內儘多武林中的扎手人物，却偏有捋虎鬚的勇氣，而且也一對一的硬拚過幾場。

不過，豹隱廬主人也有顧忌，他在這裏大興土木，廣置產業，是想在這老龍溝扎根，儘管白沙五英處處和他針鋒相對，心裏恨極怒極，却也不敢明目張胆的糾衆行兇，於是設計暗算。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白沙五英正聚在三聖廟中，商量對付豹隱廬之策，突有十幾個幪面漢子一擁而進，雙方乃發生激烈格鬥。

十幾個幪面漢子的武功，都可躋身二流高手之列，和白沙五英打鬥的結果，老大「飛鷹」歐陽翥當場力戰身亡，老三「禿鷹」敖鵬和老四「藍鷹」李長青均負重傷，打鬥結束後亦因傷重不治而死，老二「白鷹」凌一鷗和老五「藍鷹」龍志强當時情勢，眞是千鈞一髮，岌岌堪危，想不到就在這萬分危急關頭，救星從天而降。

來人一身寬大黑袍，頭上罩着一隻黑布袋子，僅只露出一對寒芒如電的眸子，所用兵刃是一支桃枝木劍，武功之高，使得凌一鷗和龍志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

黑袍人手中雖祇是支桃枝劍，但並不亞於一柄百練精鋼長劍，幾個照面，便將十幾個幪面大漢逼得團團亂轉，而且都帶

了劍傷，這才呼嘯一聲，狼狽遁去。

凌一鷗正欲上前拜謝，誰知黑袍人却如天際神龍，身形一幌，便失去了蹤跡。

當晚，凌一鷗和龍志强分別通知死者家屬，並協助辦理死者後事，忙了七八天才算結束。

在辦理歐陽翥等人喪事期間，豹隱廬主靳鑄還曾親來吊唁，並義形於色的聲言願意協助偵查兇手，為死者報仇，以慰在天之靈。

凌一鷗雖懷疑是豹隱廬的傑作，但事無佐証，自不能遽予認定，豹隱廬主既然親來致奠，當然還得以禮相待，並深致謝意。

這幾天對凌一鷗和龍志强來說，眞是身心俱瘁，不祇心傷盟兄弟之慘死，更重要的是要偵查出那批幪面兇手，甚至幕後主使人，擒來剜心瀝血，為死者報仇！

喪事結束後，凌一鷗回到家中，却在枕畔發現一封書信，和一柄鑄工極精的五寸長金刀，他甚感詫異地急忙拆閱留書，書中大意說敵勢太强，非他目前武功所能應付，如眞想報仇，須更上層樓，練成蓋世武學，並且為他介紹一位武林奇人為師，五寸長金刀卽為那位武林奇人的信物，持往贄見，當可蒙收列門牆等語，言詞誠懇眞摯，而且若隱若現的將眞兇輪廓，勾畫了出來。

信末具名是「黑袍人」三字。

凌一鷗當然有自知之明，僅憑他和龍志强兩人現有功力，而去找心目中的仇人報復，那眞無異是蜻蜓撼石柱，雞蛋碰石頭，雖明知不可為，却是義無反顧，現在既有練成絕世武功機會，正是將來報仇雪恨的憑藉，自是異常興奮，第二天早起，便去告知龍志强，龍志强當然也很高興，不過他最後幾句語重心長的話，使凌一鷗感到甚是迷惘：「二哥，咱們兄弟的志願相同，也許手段各異，你將來藝成回來，如發現小弟非是之處，希望你能諒解！」

原來龍志强也在自己枕畔讀了黑袍人的留書，黑袍人為他借箸代籌，使他受盡鄉人的鄙視和唾罵，而且也得不到凌一鷗的諒解，和他割袍斷義了。

× ×

華燈初上。

豹隱廬主人「飛天豹子」靳鑄，正坐在他書房的一張靠椅上，就着書案上的燈光，全神貫注的在翻閱一本薄薄的牛皮紙手抄書本。

他這間書房很大，架上藏書非常豐富：天文，地理，星相，藥典，諸子百家，應有盡有，案頭上更是牙籤書軸，文房四寶，點綴得極富書卷氣，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佔去書房內大部份空間的一張繡榻，茜帳錦被，寶鴨薰香，使書卷氣沾上極濃的脂粉氣。

「義父！」嬌呼聲剛剛入耳，接着是一陣香風撲鼻。

是一個全身艷紅如火，頭插步搖，年約二十三四的俏麗少女，嘴角噙着一絲佻巧的笑意，俏立在靳鑄面前。

靳鑄將手中書往案上一丟，伸手將少女一雙柔荑握住，兩眼色迷迷的緊盯在少女嬌艷的臉上，笑道：「屏屏，妳來得正好，義父正在想念妳呢。」

少女季屏屏風情萬種的嬌媚一笑，道：「喲！義父內宅有的是三宮六院，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屏屏可不承這份情意。想我，無非是為了那個姓龍的。對嗎？義父。」

靳鑄哈哈一笑，兩臂微一用力，屏屏的整個嬌軀，便撲進了他的懷中，軟玉温香一抱，鬍子嘴便湊了上去。

季屏屏也就欲拒還迎，半推半就的將一隻鮮紅欲滴的小嘴迎了上去，兩下一經吻合，靳鑄的一雙手便開始不老實起來，在季屏屏胸前的丘陵地帶，大施輕薄。

也許是搔着季屏屏的癢處，蛇腰拚命的扭曲，因為小嘴已被一根粗舌頭堵住，笑不出來，只有從喉嚨裏發出的「嗯嗯」之聲。

這時，從書房對面暗影處竄出一條人影，好快的身法，貼地一掠，眞像一縷滾滾輕烟，掠到書房外面的窗下，但並未停留，接着一長身，那縷滾滾輕烟又冉冉上昇，消失在簷下的暗影之中。

靳鑄和季屏屏的一記長吻，足有一盞熱茶之久，才聽季屏屏長長地喘了口氣，嬌嗔道：「看你，把人家的兜肚都扯到一邊去了，使恁大的勁，腰都幾乎讓你箍折了。」

靳鑄涎着臉嘻嘻笑道：「屏屏，這不能怪我，要怪也只能怪妳的模樣兒太誘惑人了，還有你的一身細皮嫩肉，簡直使人不捨釋手。屏屏，上床去，咱們……」

「不用咱們了，」季屏屏自靳鑄懷中站了起來，一邊整理着被扯開的衣裙，一邊帶着挑逗性的媚笑，道：「天剛入夜不久，被義母或各房姨娘看到，我可受不了，卽使被下人們瞧見，我也從此無臉見人了。」

「傻丫頭，難道妳忘了，我這書房從來不許任何人接近或偷窺，除非是我召見他們……」

「我可不是你召來的啊！」

「因為妳是唯一的例外呀！」

「算了吧，我們還是談談姓龍的。」

「有了收穫？當然，憑妳的美色去勾引他，卽使那小子是金身羅漢轉世投胎，也是會手到擒來的。」

「義父，你別往我臉上貼金了，再說，人家也不像你一樣色迷迷的，我是澈底失敗了！」

「嘿嘿！不要洩氣，卽使他精得像有七十二變的孫大聖，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來，屏屏，再讓義父温存温存。」

「不！哎喲！你要死啦，用恁大的勁捏。」

「嗯！我是要死了，屏屏，我要死在妳的肚皮上面！……」

燈，熄了，片刻後，房中響起了一片原始的聲浪。

一條黑影自簷下縱落，仍然像縷滾滾輕烟，消失在書房對面的暗影之中。

× ×

天上的雲層很厚，星星和月亮全被雲層遮掩了。

三聖殿中一片黝黑，黑得伸手不辨五指。

凌一鷗結束停當，砍山刀揹在背後。

雖已時過午夜，天色黑得像墨，而且

又是在這四無人跡的荒廟之中，但他的行動仍然極爲謹愼，不敢絲毫大意。

他閃出三聖殿時，疾如飄風，目的是出其不意，防人暗算。

果然，當他竄下三聖殿石堦時，驀聽前殿的屋頂上有人輕喝聲：「打！」一點黑影，挾着破空之聲迎面襲來。

他很快往側一閃身，只聽「噹」的一聲脆响，大概是鐵蓮子一類的暗器，擊在石堦上，發出一溜火花。

既是發現當眞有人在守候着他，他反而不急着往外闖了，反手自背後撤出砍山刀，沉聲喝道：「朋友既衝着凌某來了，又爲什麼不肯露面呢？」

「嘿嘿嘿！」冷笑聲中，自前殿和三聖殿的屋頂上，一連縱下七個面幪黑布，身着黑色緊身衣褲的夜行人。

七人倒有五人使劍，一人使鞭，一人使鈎。身裁都極魁梧，落地後，便採取了半弧形的包圍之勢。

凌一鷗看到這七個幪面之人，又不禁聯想到五年前的往事，也是在這座三聖廟中，時間也是午夜過後，雖然那次的人數較多，但裝束却相彷彿。

想到五年前的那次被襲，他的怒火登時燃燒起來，恨不得將這羣黑衣幪面人刀刀斬絕，但却又希望從這些幪面人口中，逼問出幕後主使人是誰，以証實他心中所懷疑的人，是否相符。

「哼！咱們的緣份確是不淺，」凌一鷗沉聲道：「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夜，又在這裏見面了，還有幾位呢，怎麼沒來？」

「嘿！小子，」說話的是那使鈎的幪面人，「讓你多活了五年，已算你幸運了，今晚上有咱們哥兒七個給你送終，還不夠風光的，你還奢望不小哩。」

話完，猝然發鈎，一道冷芒直襲凌一鷗胸前三處大穴，眞是又快又狠。

凌一鷗喝聲：「找死！」砍山刀一招「雲横秦嶺」，斜起横截，將鈎磕得往外一盪，刀鋒順勢往前一送，只聽使鈎漢子發出半聲慘嗥，刀尖已透腹而入，凌一鷗手腕微一用力，刀口往上一挑，給使鈎漢子來了個大開膛，登時五臟六腑流滿一地，凌一鷗收刀後退五尺，使鈎漢子的屍體也跟着倒了下去。

凌一鷗一招殪敵，寫起來費了很多文字，其實當時快如閃電，連其餘六個幪面漢子轉念頭都來不及，更不用說出手搶救了。

「哼，你這小子好狠毒的手段，」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恨恨的說：「殺了人還不算，還得來個大開膛！」

「嘿嘿！」凌一鷗冷笑道：「彼此彼此，你閣下可千萬小心，如果落在凌某手中，會死得比他更慘！」

「咱們上，給他個亂劍分屍，以替李允報仇！」

五柄劍和一把刀同時飛撲而上，登時鋒刄破空，寒芒交織，將凌一鷗困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

凌一鷗突然仰面一聲厲嘯，砍山刀飛旋如電，他凌厲快速的刀法，上下左右，劃出無數道眩目的光線，交織成一幢綿密的光網，將五劍一刀完全遮在光網外面。

十個回合，二十個回合……五十個回合……

五劍一刀六個幪面人，雖盡全力搶攻，但都被無懈可擊的光網擋住，無法越雷池一步。

他們久戰不下，不禁感到急躁起來，尤其是凌一鷗的這趟刀法，不但精奧，而且神奇，他們不但攻不進光網，有時光網上似有一股極大吸力，反將他們的兵刃向光網上吸去，使得他們急躁之外，又加上一種莫名的驚駭。

驀地，凌一鷗一聲暴喝，砍山刀突自光網中穿射而出，一個使劍的幪面人首當其衝，悶哼聲中，半個腦袋瓜子飛向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登時腦漿共鮮血激射，死於非命。

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驟見一團黑影飛來，尙以爲是敵人的暗器，掌中劍使力一絞，竟將他同伴的半個腦袋絞得粉碎，洒了他一臉一身血漿。

凌一鷗却決不放棄任何一絲殺敵的機會，他就趁着那使劍幪面人用劍絞碎他同伴半個腦袋，而微一錯愕的瞬間，如電光石火般揮出一刀，將微一錯愕的幪面漢子攔腰斬斷，連半聲也未發出。

激戰不過炊許光景，七個幪面漢子已慘死三人，其餘四人愈戰愈胆顫心驚，而凌一鷗的刀法也適時開展，森寒光幢宛似一張蓋下來的漁網，將四個剩餘的幪面漢子，都圈在漁網之中。

凌一鷗在寒芒四射的刀網外面冷聲喝道：「你們四位現在好比是凌某刀網中的四條小魚，只要凌某刀網一縮，四位便死無葬身之地了！嘿嘿！」

「姓凌的，你少賣狂，就算你眞能把老子們斬盡殺絕，自會有人替老子們報仇，到時你這小子想求速死，恐怕還不容易呢！」

「哦！好主意！凌某得謝謝你的指點，速死確實太便宜你們了，凌某欲請你們嚐嚐寸磔之苦！」

「哼！」

「不過——」凌一鷗故意將「不過」二字的尾音拖得很長，同時手中砍山刀一緊，刀網暴縮，使得困在刀網中的四個幪面人頓感冷風撲面，寒氣襲體，不約而同的機伶伶打了個冷噤。凌一鷗刀法一緊忽鬆，冷聲道：「諸位如肯誠心和凌某合作，凌某倒願網開一面。」

「小子，別做你娘的清秋大夢了，老子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還會受你的騙。」

「凌某言出如山豈會失信於你們！」

「老子們是吃了秤鉈鐵了心，就算你小子能說得天花亂墜，老子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張兄！」

「穆兄可是被那小子的花言巧語說動心了？」

「我想……」

「別想的太多，你應該知道背叛頭兒的結果，比這死的更慘不算，還得連累妻子兒女，你忍心嗎！」

「……」

這幾句話刺激起四人求死的勇氣，三劍一刀所帶動的光芒登時大盛，反將凌一鷗所織的刀網，向外撐開，似有破網而出的趨勢。

凌一鷗暗吃一驚，心忖欲從這四人口中問出幕後主使人，將來並挺身出面指證，恐比登天還難！既無法利用，便祗有爲慘死的盟兄弟報仇了。

刀法一變，光網頓撤，一道寒光瀉落中，又一個使劍的幪面人被砍山刀斜肩劈下，血水狂噴中倒地死亡。

其餘三個幪面人見同伴已七去其四，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先被困刀網內時，因抱必死之心，尙能敵愾同仇，如今刀網已撤，有了逃生的希望，便不顧一切的，各自仰身倒縱，從三個方向如飛而逃。

凌一鷗嘴角綻出一絲殘酷的冷笑，見敵人已逃去十餘步，手一揚，砍山刀電射而出，同時右脚尖一挑，一柄劍又到了手中，也以同樣手法向另一個幪面人擲去，兩聲慘嚎聲傳來，他已飛縱而去，將僅存的一個幪面人截住。

「要想活命，就乖乖扔掉你手中的長劍！」

被截住的幪面人一見凌一鷗手中已無兵刃，登時胆氣一壯，怒喝聲：「老子跟你拚了！」

長劍猛揮，洒出數十點銀星，分別指向凌一鷗身前各處死穴。

凌一鷗冷哼一聲道：「眞是個死有餘辜的匹夫！」

雙掌一錯，竟使用空手入白刃的絶技，一招「分光捉影」，於漫天劍影中以食，中二指將劍葉揑住。

幪面人頓覺手中長劍如被鐵鉗挾住一般，牙一咬，突揮左臂，一掌向凌一鷗當胸擊去。

凌一鷗身形一側，猝然一脚踢去，幪面人冷不及防，一脚正踢在下陰部位，登時一聲悶哼，人也被踢飛兩丈多遠，當場了賬。

凌一鷗冷酷的一笑，望望天色，還不過丑末寅初，自語道：「大概時間還來得及。」

走過去從幪面人的屍體上拔出砍山刀，並在屍體上擦去刀上血漬，這才揚長向白沙鎭疾行而去。

× ×

天亮前，是一段最黑暗的時光。

徐記保和堂，是這鎭上唯一的一家藥舖，店主徐青囊，已屆花甲之年，他也是這鎭上唯一的一位刀圭聖手。

徐青囊的醫術係世代相傳，望重一方，據說他二十歲那年，突然離家出走，倦遊歸來時，已逾不惑之年，雖然仍是孑然一身，但身體較年輕時却硬朗多了。

保和堂內宅深院廣，徐青囊的居處是在最後院，是一棟獨立的房子，四週柳樹成林，環境清幽，倒很適合一個年老的人靜養。

徐青囊和他的老伴，便是住在這棟房子裏。

四更過後，已聽到遠處報曉的鷄啼。

驀地，一條人影飛落在柳林裏面，雖然天上無月無星，大地一片黝暗，但仍可隱約辨認來的正是凌一鷗。

凌一鷗躡足走到房側的窗戶下，反手拔出背後的砍山刀，凝神一聽，房內之人鼾聲均匀，似正熟睡，他無聲地笑了笑，便扣指在刀葉上輕輕彈了三下，發出「噹噹」三响清音。

「是何方的朋友凌晨見訪？恕老朽不開正門相迎了，怠慢之處，尙望包涵……」說話間，閉着的窗戶已經支起，房內也燃起了一星燈火。「委屈朋友從窗戶進來吧！」

燈光一亮，凌一鷗已看到房內說話之人，正是保和堂主人徐青囊，他忙將手中握着的砍山刀歸鞘，一式「巧燕穿簾」縱入房中，然後抱拳深深一揖，低聲說道：「晚輩凌一鷗，五年前承老前輩義施援手，得逃死刼，復蒙獎掖提携，賜贈信物，得蒙家師收列門牆，此恩此德，晚輩莫齒難忘……」

徐青囊淡淡一笑道：「小伙子，你此番來是專爲說這些感恩圖報的話給老夫聽的。嗯？」

凌一鷗只覺臉上一熱，忙抱拳謝罪畢，又道：「家師着一鷗代候老前輩康安，並請老前輩不吝教誨！」

徐青囊嘆口氣道：「凌老弟，這些你大可不必記在心裏，更用不着對老朽感恩戴德，其實，自你那三位盟兄弟慘遭殺害後，老朽一直耿耿於懷，寢饋難安……」

凌一鷗迷惑不解地道：「這與老前輩何干？」

「有關係的，」徐青囊臉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道：「說起來話長，現在天快亮了，你不能在此久留，以後老朽找機會再詳細說給你聽吧。」

「哦！對了，」凌一鷗突然想起三聖廟；還留着七具幪面人的屍體，說道：「晚輩適才離開三聖廟時，曾被七個幪面人邀刼，和五年前圍殺晚輩兄弟之人一般裝束。」

「喔！他們人呢？」

「已全被晚輩殺死了！」

「太魯莽了，你應該留下來幾個活口的。」

「晚輩原也想留下幾個活口，以追查幕後主使人的，可是他們都悍不畏死，加以難忘三位盟兄弟的血海深仇，才不計一切的將他們統統殺死了。」

徐青囊點點頭道：「事有權衡，這當然不能全怪你。現在天已不早，你還是趕快回去，將那七具屍體掩滅掉，至於你想知道的事，老朽會瞅機會去找你的。」

凌一鷗抱拳道：「謝謝老前輩指點，晚輩告辭了！」

徐青囊忽然想起一事，道：「龍志强投身豹隱廬，係受老朽指示，老朽本不願過早告訴你的，但恐你誤會太深，發生意外！」

凌一鷗驟聞此訊，一時之間，百感交集，巨目中已滿蘊淚水，差點滾落下來。木然片刻，終於再說了聲：「晚輩告辭了！」一擰腰，仍從窗口飛縱出去，却跌落幾滴珠淚在窗框上面。

× ×

五年不是段短的日子，龍志强自從虎口餘生，倖免於十幾個幪面人的毒手，遵從黑袍人的指示，屈志辱身，投靠豹隱廬効力，目的在搜集豹隱廬主靳鑄的劣跡，以及指使幪面人夜襲三聖廟，圍殺他們白沙五英的證據，以便將來報仇並澈底鏟除

這一危害地方的毒瘤，曾經不惜犧牲人格和名譽，而且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希望因此能博得靳鑄的信任。

可是靳鑄老蚌成精，狡獪已極，他雖很欣賞龍志强的一身武功，而且為了測驗龍志强的忠實，曾命龍志强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這雖使他對龍志强釋去不少疑慮，但仍然不甚完全信任，所以才支使他那位寶貝義女兼情婦的季屏屏向龍志强勾搭，希望將龍志强困在粉紅色的陷阱裏，不能自拔。

龍志强雖然年屆三十而未娶，但他原本是個鐵錚錚的漢子，守身如玉，儘管為了適應所負特殊任務，做了很多壞事，但對於男女間的關係，絕不馬虎，何況季屏屏那種風騷淫娃，雖極盡勾搭能事，祇徒增加他內心的厭惡而已，不過他也不敢形之於色，公然得罪季屏屏，使幾年來的工作成績，功虧一簣，所以他在無法擺脫對方糾纏時，便儘量裝得木訥癡呆，使對方恨得牙癢癢的，却又拿他無可奈何。

靳鑄和季屏屏在書房中的那場秘戲，他雖未能目覩，但兩人的一番對話，却一字不漏的進了他的耳中。

——那時他正翻在靳鑄書房外的屋簷下面。

他不知靳鑄將用什麼方法來對付他，但可想到的，使用這種粉紅色陷阱，手段一定陰險卑鄙，令人防不勝防。

不過他是個非常好强的人，心想只要自己處處小心，避免和季屏屏單獨在一起，就不怕他們的鬼蜮技倆了。

他想着想着，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 ×

七月初一，俗稱開鬼門關，相傳陰曹地府中的鬼魂，都可自這天起，直到月底關鬼門為止，回到自己的家中享受家祭；至於一班孤魂野鬼，則由各地慈善人家建醮施食，所以，七月這一個月的晚上，是很少人敢獨自夜行的。

這是否無稽之談，迄至目前這科學昌明時代，人類都已經登陸月球，但仍然無法否定靈魂的存在，不過當時的一班武林人物，都不甚相信「鬼魂」這一傳說。

今年豹隱廬竟然一反常態，將附近各廟的和尚全請了來，一連建醮七天，這種反常現象不但附近居民嘖嘖稱奇，就連豹隱廬中的人，也暗暗納悶。

醮事結束後的翌日正午，又復大張筵席，管事以上的人，都被安排在廬主靳鑄的私宅大廳之中。

大廳中筵開五席，成梅花形擺設，正中席上自然由廬主「飛天豹子」靳鑄坐首位，其次是總管「鳩面神翁」公孫鍵和四位副總管——龍志强是四位副總管之一，自然也在這一桌上。

其餘四桌，每桌五七人不等，都是管事武師一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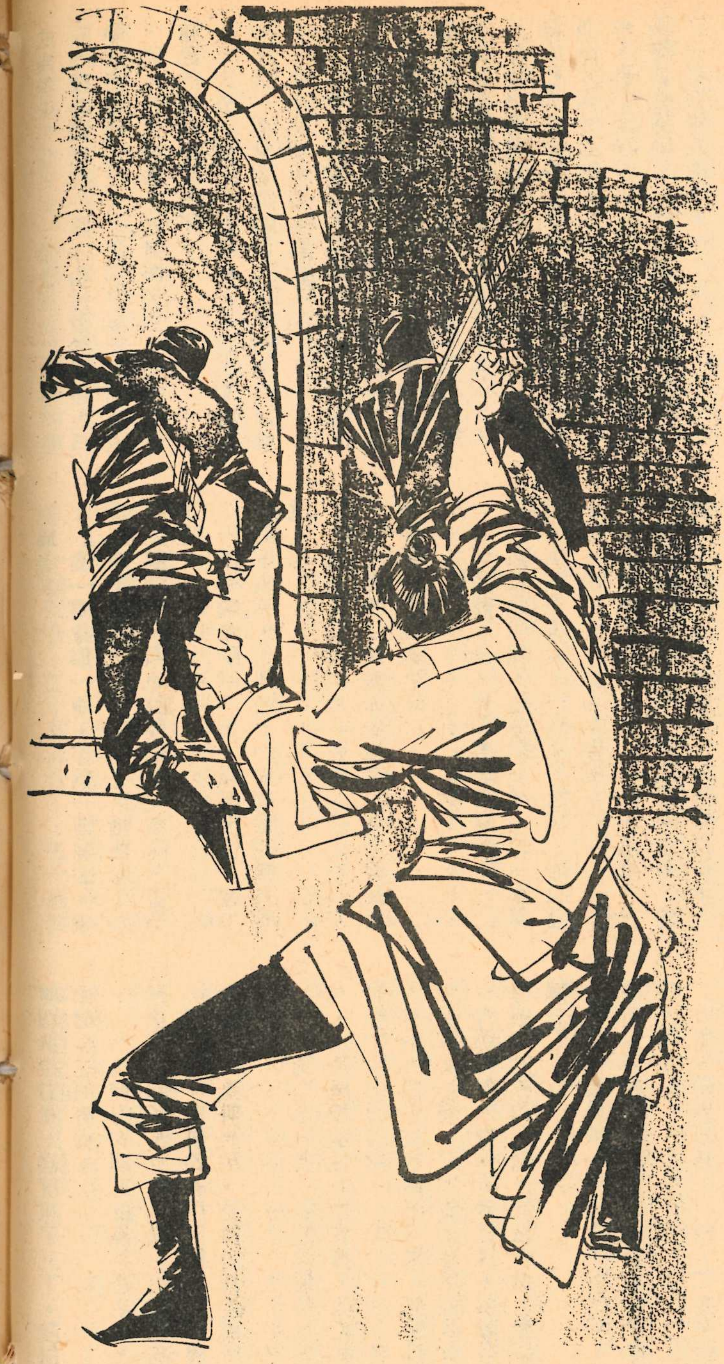
菜餚極豐盛；山珍海味，水陸雜陳。

廬主靳鑄首先說了幾句感謝辛勞的話，然後請大家務必不要拘束，儘管開懷暢飲。

酒過三巡後，由廬主靳鑄和總管公孫鍵敬酒時，祇將酒杯在唇邊靠了靠，意思意思就算了，可是輪到四位副總管敬酒時，就發生了阻撓。

首先發難的是管事皮利秋，同事們都戲呼他為「皮裏春秋」，他大聲嚷道：「不行！廬主和總管因平常卽不擅飲，我們不敢勉强，可是四位副總管却是量大如海，不能援例，應該一個一個來！」

其餘的管事和武師都跟着起鬨說：「



凌一鷗擲出刀、劍，把逃走的兩個幪面漢殺死。

『皮裏春秋』說得對，各位副總管如瞧得起咱們，就請一個一個來吧，否則咱們拒絕！」

就這樣趕着鴨子上架，四位副總管雖然酒量不錯，但終於抵不過人多，一個個玉山傾頹，醉得不省人事。

席散後，靳鑄吩咐皮利秋將龍志强等四位副總管，暫時送到客舍去，以便有人照顧。

豹隱廬的客舍極為講究，分為梅、蘭、菊、竹四軒，裏面佈置得富麗堂皇，負責招待的都是嬌艷年輕的女婢。

龍志强被送到蘭軒，一路上嘔吐狼藉，衣履盡被吐出穢物染髒，尤其是那股薰人的酒氣，使得服侍他的婢女個個掩鼻。

這時，一個模樣兒極為俏麗，看她的一身裝束，分明是個極體面的丫頭，她來到蘭軒，幾個婢女都對她顯得很熟絡，爭着招呼道：「春紅姐，是什麼風把妳吹來的呀。」

春紅笑笑道：「是東南西北風，龍副總管呢？」

「在房裏躺着，吐得一塌糊塗，髒死了。」

婢女說着，還皺了皺鼻子。

「鬼丫頭，妳們不會給他清理清理，」春紅笑着說：「服侍他洗個澡，換身衣服，不就乾淨了嗎？」

「一個大男人，咱們可不敢！」

「算了！還給我窮撇淸。大牛子不是個大男人，妳們把他藏在蘭軒十幾天，輪流着取樂，還以為我不知道？」

「春紅姐……」

「怎麼？被我搔着癢處了吧！」春紅冷聲說道。

幾個婢女嚇得花容失色，撲地跪了下去，哀聲道：「請春紅姐高抬貴手，饒了我們這一遭兒……」

春紅「噗哧」一聲，笑道：「傻丫頭，我若不饒妳們，現在妳們還能安安穩穩待在這裏。快起來，我有要緊事情囑咐妳們。」

幾個婢女千恩萬謝的站了起來，春紅才歛起笑容，隆重的囑咐她們道：「乾小姐要見這個姓龍的副總管，妳們趕快給他弄乾淨來，我帶他走後，不管什麼人來找他，可推稱他已醒後離去，如果洩露眞情，妳們可小心了。快去吧！我在等着。」

幾個婢女如奉綸音，很快的便將龍志强一身污穢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還代他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別看春紅走路時嬝嬝婀婀，好像是個弱不禁風的女郎，其實力氣大得驚人，龍志强的身材已經够魁梧了，她往脅下一挾，就彷彿挾了個枕頭似的。

她伸手在床頭那進巨型衣櫃後面摸了一下，忽自地下傳來一陣輕微「軋軋」之聲，那進巨型衣櫃竟緩緩向一側移開，露出了一扇門戶，裏面俏立着一個提紗燈的小丫頭。

原來這是一條地道，春紅走進暗門，又在牆上輕輕按了一下，使那巨型衣櫃恢復原狀，這才向那提紗燈的小丫頭低聲喝道：「咱們走吧！」

這當兒，一個黑袍怪人却無聲無息地潛入房中。

四個婢女目送春紅挾着龍志强離去，臉上的曖昧笑容尚未歛去，一轉身突見房中多出個頭戴黑布頭罩的黑袍怪人，不禁駭得同時張口驚叫。

她們的小嘴兒倒是張開了，可是黑袍人豈容她們驚叫出聲，袍袖一揮，同時點了四人的「兪府穴」，使她們發不出聲音來。冷笑道：「老夫並不想傷害妳們這幾個娃兒，不過要委屈妳們在床鋪下面躺幾個時辰。」

袍袖再揮時，四婢女只覺「黑甜穴」一麻，便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

黑袍人將她們一一藏入床下，並順手為她們解開「兪府穴」，這才依樣畫葫蘆，潛入地道之中……

× ×

這是一間很大的石室；白雲石的牆壁，圓型的穹頂，穹頂中央嵌着一顆鷄卵般大的夜明珠，散發着乳白色的柔和光輝。

石室中央擺着一張綉榻，季屏屏似是剛剛浴罷，顯得嬌慵無力地，斜倚在綉榻上。

她僅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翠綠輕紗，裏面丘壑，一覽無遺，丫頭春紅捧着一隻小巧玉瓶俏立榻旁。

龍志强仰躺在鋪着大理石的地上呼呼大睡，仍然酒醉未醒。

石室中雖然春色暗透，但氣氛顯得有點沉悶。

「小姐，婢子眞是不懂，」春紅終於打破了沉悶的氣氛，輕聲地說：「廬主既不信任這個姓龍的，為什麼不乾脆把他弄死算了，卽使是想從他口中探出點機密來，方法也多得很，何必非用小姐的嬌軀來佈陷阱不可？」

季屏屏得意的笑道：「這是我出的主意，也是我自已討的這份差事，龍志强平時對我一副眼高於頂的樣子，我實在有點氣憤不過，我要讓他像隻餓狗似的，搖着乞憐的尾巴，跪在我的面前求我！」

春紅疑惑不解的道：「小姐和廬主既有父女之名，且又有夫妻之實，廬主怎會肯讓妳……」

「不用說了！」季屏屏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大聲道：「他又不是我的親生父親，與之所至，大家解解饞罷了……」

「小姐，劉神七取來了。」是方才提紗燈在這地道中接引春紅的那個小丫頭，手中捧着一柄鑲金嵌鑽的帶鞘短七，遞給季屏屏。

春紅驚道：「小姐要殺他？」

季屏屏兩道柳葉眉一挑，嬌靨上登時滿佈殺氣，冷聲道：「如他堅不吐實，就祇有殺死他以絕後患了！」

她將七首塞入枕頭下面，揮手命小丫頭出去，然後自綉榻上一躍而起，纖指揮處，連點了龍志强的「玄璣」、「期門」、「七坎」三處大穴。

回到綉榻後，這才命春紅餵給龍志强一粒解酒的藥丸。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龍志强才醒了過來，但仍然感到頭腦有點昏昏沉沉的。

他慢慢睜開眼睛，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圓圓的穹頂，和那顆散發着柔和光華的大夜明珠，這對他太陌生了，已是暗吃一驚，及至他的目光順着白雲石牆壁往下移，

一下接觸到斜倚在綉榻上的季屏屏時，頓如被毒蛇噬了口般，心裏一緊張，登時逼出一身大汗，竟然醉意全消，神智清朗，他想從地上坐了起來，可是力不從心，全身都使不上勁，只有輕輕一聲嘆息，暗想：我這孫大聖結果還是沒有翻出他的手掌心！

季屏屏慵懶的伸了伸纖腰，然後緩緩的下了綉榻，風情萬種地走到龍志強身傍蹲下來，顰着黛眉，一副極爲關心的樣子，輕聲埋怨道：「志強，看你醉得這個樣子，也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

龍志強的兩道目光一觸到季屏屏身上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頓感臉上一陣躁熱，忙將雙目緊閤，低聲問道：「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

「我的住處。」季屏屏帶着三分嬌嗔說：「志強，看你的態度，好像很討厭我，是嗎？」

「在下不敢！」

「那你爲什麼閉着眼睛，連看都不肯看我。」

「這——唉！在下祇不過是個下人，姑娘乃千金之體，在下怎敢褻瀆……」

「算了吧！什麼千金之體，萬金之體的，我只問你喜不喜歡我？嗯？」

龍志強不禁心中一動，暗忖：「我何不將計就計，先騙得她爲我解開穴道，然後再設法脫身。」

主意既定，緩緩張開眼睛，凝視在季屏屏的臉上，微笑道：「既承姑娘不棄，在下怎能不知好歹。」

季屏屏媚笑着伸手在龍志強臉頰上輕輕揑了一下，道：「這才乖，可不許虛情假意，口是心非啊！」

「在下願對天發誓！」

「是眞心就好了，我可不相信你們男人的那些牙痛咒兒。」

說完話，施施然站了起來，回身向綉榻走去。

龍志強爲求及早脫身，鼓起勇氣說道：「在下既蒙姑娘見愛，還請姑娘爲在下解開穴道，以便拜謝。」

季屏屏嬌笑道：「穴道我當然會給你解開，不過爲了証實你愛我的誠意，我有幾個問題，希望你能毫不隱瞞的據實答覆我！可以嗎？」

龍志強一咬牙，毫不猶豫的道：「祇要是在下知道的，在下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知道你不會拒絕我的，」季屏屏佻巧地一笑，右腿往左腿上一擱，還故意讓本若無物的輕紗向兩側滑落，露出兩隻纖穠適度，瑩潤如玉的大腿，上身微向後仰，用一隻手臂支撑着，將胸前兩座高峯，挺得幾乎透紗而出，媚眼如絲，極盡挑逗之能事！「第一，我希望知道你對我的看法？」

「這個——」

「用不着顧忌，我想聽的是你的眞心話，即使你罵我是路柳牆花，淫娃蕩女，甚至更難聽的話，我也不會怪你的。」

龍志強心中暗忖，她既有自知之明，我何必再揭她瘡疤，何況自己現在還落在她手裏，先求脫身要緊。主意打定，微微一笑道：「姑娘艷如桃李，性情豪放，不失江湖兒女本色，在下非常佩服。」

「你將我說得太好了，」人都是喜歡被人讚美的，雖然很多讚美之詞對被讚美人並不適合；季屏屏自不例外，雖明知龍志強的話言不由衷，但還是聽得很窩心，有點暈陶陶的感覺。報給一個媚笑道：「這恐是違心之論吧！」

龍志強見已收攻心之效，乾脆一級馬屁拍到底，正色道：「在下是實話實說，我想姑娘不會願意聽在下違心之論吧？」

「嗯，當然。」季屏屏突然面色一寒，冷聲道：「第二，聽說『白鷹』凌一鷗又回到白沙鎭了，我想你們盟兄弟情深義重，一定見過面了。」

「不錯！我們見過面了。」龍志強苦笑着說：「不過結果很糟糕。」

「哦！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他對在下投身豹隱廬，極不諒解，認爲在下賣友求榮，所以和在下割袍斷義了！」

「你是否覺得很委屈？」

「不，廬主對在下推心置腹，破格提携，在下有生之年，均爲感恩圖報之日，其他就非在下所計了！」

「他離開白沙鎭五年，聽說已練成一身絕藝，你願意透露一點給我聽聽嗎？」

「這點在下完全不知道，因爲我和他見面後，卽話不投機，所以他才和在下割袍斷義，視同陌路……」

「哼！卽使他武功再高，如果存心和豹隱廬爲敵，那是自不量力，也是自討苦吃！」季屏屏似是喃喃自語，但龍志強心裏明白，這是完全冲着他說的，不禁對這女人又增多一分警惕。

「姑娘，咱們豹隱廬和凌一鷗無寃無仇，他幹嗎要和咱們爲敵？」

龍志強這時也別有用心反問一句。

「嘿嘿，這你就不必問了。」季屏屏機警的把這個問題截住，接着又提出她的第三個問題：「當年你們白沙五英在三聖廟被十幾個幪面人襲擊，結果老大和老三老四都當場慘被殺害，只剩下你和凌一鷗在作困獸之鬥，情況已是相當危險，這時突然闖來一個戴黑布頭罩的黑袍人，竟以一支桃枝木劍，盡創幪面人，才救了你和凌一鷗的兩條命，這種武林奇人，使我萬分景仰，很想拜識，希望你爲我引介，可以嗎？」

龍志強因求趕快脫身，一時未加攷慮，冲口而出道：「當然可以呀！」

季屏屏媚笑道：「那你先告訴我，他是誰？」

龍志強不禁一怔，黑袍人是誰？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又怎能告訴季屏屏呢！登時訕訕地道：「這……這……」

「你不願意告訴我？」

龍志強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道：「那位黑袍人雖救了在下一命，但他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在下也不知他是誰，又怎能告訴姑娘！」

「好哇！原來你說了半天，都是騙人的鬼話！」季屏屏嬌靨上登時佈滿一層冷霜，一伸手自枕頭底下取出戮神匕，褪去匕鞘，一片寒芒騰閃，逼使夜明珠的光華爲之失色！

她手握戮神匕，目露兇光，一步一步

走到龍志強的面前，匕尖在龍志強咽喉上輕輕一點，登時冒出一粒鮮紅的血珠，獰聲道：「姑娘這柄戮神匕首不僅能致人於死，而且還能使人形神俱滅！希望你放聰明點，姑娘可沒有慈悲心腸。快說！那黑袍人是誰？」

至此，龍志強總算明白了一件事，這是個有計劃的陷阱。

脫身顯已無望，他便索性雙目一閉，來個不理不睬。

「姓龍的，你別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我數一二三，數到『三』你還不說，我就將你寸剮而死！一——二——」

季屏屏滿臉獰厲之色，一面報數，一面屈指頭，當她正屈下第三根指頭，而口中尚未報出數字的一刹那，忽聽一聲笑道：「姑娘不是要套老夫的根底嗎？現在老夫自己來了，姑娘可以直接問老夫了。」

這聲音眞像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一般，把季屏屏和一直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春紅都嚇了一跳，抬目望去，只見一個頭上罩着一隻黑布袋子的黑袍人，不知什麼時候到了石室之中，而且還和她相距不足七尺呢！

「你？……」季屏屏確是感到萬分震駭，這石室係深藏在地下，進出口不僅十分隱秘，而且還經常有人看守，黑袍人既能毫無朕兆地侵入這座地下石室，顯已瞭解豹隱廬的一切秘密設施，這就嚴重的威脅到豹隱廬的安全了。

「嗯！就是老夫，也就是你們豹隱廬所千方百計追查的人！」黑袍人說話的語氣雖是來意不善，但聲調極爲柔和，不帶一點火爆氣息。「老夫既已自行投到，姑娘就不必爲難姓龍的小子了。」

「哼！說得倒很輕鬆！」季屏屏緩過一口氣來，橫蠻的道：「龍志強是本廬的人，接受本廬的處置，似乎用不着外人來干涉！」

「哦！據老夫所知，豹隱廬既非官衙，又非幫會，」黑袍人說話的聲調仍然不溫不火。「龍志強祇不過受僱當一名管事，合則留，不合則去，也用不着動刀子呀，何況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老夫的底細。事既因老夫而起，老夫怎能看妳逞兇，袖手不管！」

「嘿！癩蝦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姑奶奶的事你能管得了嗎！」

右手一抬，戮神匕寒光閃閃，如果這一匕首扎下去，龍志強的喉管就得被扎一個窟窿，當場了帳。

黑袍人似未想到季屏屏如此狠毒，登時急怒交迫，一聲暴喝道：「好個狠毒的丫頭！」一指點去。

這一指因係急怒而發，凌厲的指風，無殊一根鐵棒，猛往劍葉上一撞，季屏屏頓覺握劍虎口如被針扎般，痛澈肺腑，那裏還握得住匕首，只聽「噹」的一聲，被指風撞出去的匕首，如勁矢般撞在牆上，連那麼堅勒的白雲石也被撞碎一大塊。

季屏屏楞了一下，嬌軀一俯，迅卽抓起那把由牆壁反彈回來的匕首，恨聲道：「姑奶奶和你這老殺才拚了！」

戮神匕一揮，劃出一圈銀虹，向黑袍人左肩胛戳去。

春紅見小主人季屏屏動上手，也解下繫腰的大紅綾帶，一抖一捲，居然內力十足，將八尺柔軟紅綾，當做軟鞭使用，猛向黑袍人攔腰掃去。

黑袍人哈哈笑道：「龍小子，你還躺在地上裝什麼蒜，難道你眞想讓老夫和兩個女娃兒動手。」

身形一閃，身法快得出奇，人已閃到一旁，使得二女攻向他的匕首和紅綾全都落空，而他還順手向龍志強拂去一袖，爲他解開了被點的穴道。

二女正待向黑袍人再次出手，躺在地上的龍志強畧一運勁，已試出穴道被解開，心知雙方既已撕破了臉皮，便無法善了，他恨透了季屏屏的兇淫無恥，猛地一躍而起，大喝一聲：「看拳！」一拳向季屏屏擊去。

這一拳他是含忿而發，用上了十成眞力，加以兩下相距不足七尺，又是在季屏屏的側背發拳，以季屏屏的功力，絕無倖理，站在一傍的春紅已嚇得驚呼出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自斜刺裏擊出一股掌風，硬將龍志強那股強勁剛猛的拳風撞向一邊。

饒是如此，季屏屏仍被拳風餘勁，撞得打了個踰跟，她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也被捲得飛揚起來！……

季屏屏輕紗之內無寸縷，自然妙相畢露。

黑袍人已適時背轉身去，嘆道：「眞是世風日下！」

同時，石室中又響起一聲爽朗的長笑，龍志強循聲望去，見石壁上不知什麼時候又裂開一道門戶，一個面容清癯，長鬚飄洒，身穿薄綢長衫的老人，正自那道新裂門戶中緩步走了出來，在他身後還跟着四個彪形壯漢。

龍志強對進來的這些人都不陌生，淸癯老人正是豹隱廬主「飛天豹子」靳鑄，四個彪形漢子都是廬中武師，他們的名字是柯光祖，林恒，章虎，孫英明。

靳鑄面含微笑，掃了龍志強一眼，見龍志強沉着臉不加理會，似是毫未在意，雙手抱拳向黑袍人說道：「大師兄旣蒞臨敝廬，怎不見示尊容，以便小弟拜見。」

黑袍人冷哼一聲，但仍然背身而立。

靳鑄若有所悟，目光一掠季屏屏，沉聲喝道：「屏屏，看妳這身裝束成什麼樣子，還不趕緊給我進去。」

季屏屏嗯了一聲，一轉身，見靳鑄身後四個彪形壯漢的八道炯炯目光，全指向她的胸前，她雖淫蕩無恥，但裸對這些平常並不接近的武師，還是感到羞愧難當，「嚶嚀」一聲，兩手緊抱胸前如飛逃去。

黑袍人這時轉過身來，沉聲道：「你怎會認定老夫是你的大師兄？」

靳鑄含笑道：「小弟本來不知，去年先師病重，小弟趕往侍疾，先師於臨終時才告知小弟，大師伯的大弟子便是隱居在這白沙鎭上，當時因先師已入彌留狀態，語焉不詳，而小弟又從未與大師伯門下師兄弟們見過面，雖知大師兄的俠駕隱居在白沙鎭，偏是拜謁無門，不過，小弟知道大師兄遲早會枉顧敝廬的！」

黑袍人哦了一聲，道：「二師叔仙逝，怎未向雪峯山報喪？」他算是承認了和靳鑄的師兄弟關係。

斬鍔苦笑道：「這也是先師遺命。大師兄是知道的，師伯和先師因性情相左，意見不投，終至形同冰炭，根本就失去了師兄弟的情份，所以……」

黑袍人不待斬鍔話完，接口道：「其實二師叔早已宣佈與雪峯山脫離關係，因爲他的一切行爲，都是與『俠義』二字背道而馳，他怕家師清理門戶……哦！對了，你怎會料到我遲早要來豹隱廬呢？」

斬鍔得意的笑道：「這道理很簡單嘛，因爲你我都是承繼上代作風，你會長此容忍小弟這種欺壓鄉閭，魚肉地方的霸道幹法嗎！祇是師兄居然能容忍這麼多年，有點使小弟感到意外！」

黑袍人嘿嘿冷笑道：「聽你的口氣，是早已處心積慮要和我鬥一鬥了？」

斬鍔道：「不敢！如果大師兄能放棄自命爲俠義道的成見，小弟願邀請大師兄來豹隱廬共享尊榮！」

黑袍人道：「這我倒得要謝謝你的抬愛了，祇是我這個性恐怕一時不易改得過來。」

斬鍔冷笑道：「大師兄是聰明人，應該瞭解日前的處境，這石室之中雖然未設什麼機關埋伏，但豹隱廬中藏龍臥虎，高手如雲，憑大師兄和這個姓龍的叛賊，恐不易離開這間石室！」

黑袍人發出聲不屑的冷笑道：「哦？這我倒要試試，看你們這些如雲高手是否能眞的困得住我們。」

斬鍔笑道：「大師兄不能攷慮一下後果嗎？」

黑袍人也笑道：「陷阱既然已設好了，攷慮與不攷慮的結果，決不會兩樣！」

畧微停了一下又道：「現在咱們雙方都已如箭在弦上，也用不着多廢話了！不過我還有個疑問，希望你能據實回答。」

「現在任何疑問，都已無隱瞞的必要了。大師兄想知道什麼？」

「五年前夜襲三聖廟，那可是你的主使？」

「哈哈！這還用問，五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處處和豹隱廬作對，大師兄，你想我能容忍他們那種跋扈囂張嗎！」

黑袍人哈哈笑道：「好！種因得因，種果得果，你當初殺死白沙五英中的三人，今天就要嚐到殘酷報復的滋味了！」

說完話，一掀黑袍，取出一柄桃木劍和一柄魚鱗刀，桃木劍是他自己的兵刃，魚鱗刀却遞給了龍志强。

斬鍔點頭示意，四個武師都「霍」地拔出了兵刃。

石室中的空氣，登時緊張得像要爆出火花來。

斬鍔抱拳道：「小弟因入門也晚，無緣拜識大師兄，但先師在世時，曾屢讚譽大師兄盡得師伯眞傳，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尤其是掌中的一柄桃木劍，更是出神入化，曠世無儔……」

說至此處，探腰取出一支兒臂般粗的純鋼點穴鐝，往懷中一抱，又道：「小弟在這支點穴鐝上，雖下過十幾年的苦功，但因稟賦太差，所以距大成尚遠，今幸遇大師兄，正是小弟的造化，希望能多指點小弟幾招絕學，也不枉咱們師兄弟見面一場！」

黑袍人冷聲道：「多承謬讚，愧不敢當。强賓不壓主，請教是由你我二人單打獨鬥？還是大夥兒一起上，來場混戰？」

斬鍔笑笑道：「好個『强賓不壓主』！小弟之見，在此時這種相互敵視的情況之下，已失去了切磋武學的和諧氣氛，我想還是兩者兼施，先由小弟向大師兄請教，以五十招爲限，不論勝負，就大夥兒一起上。大師兄意下如何？」

黑袍人道：「咱們是客隨主便，請賜招吧！」

斬鍔道：「在拜領大師兄教益前，小弟還有個不情之請。」

「說吧！」

「請准許小弟瞻仰大師兄的廬山眞面目！」

「看到我的眞面目後，會使你感到失望的。」

黑袍人緩緩揭去罩在頭上的黑布袋子，露出一張滿月般的面龐，慈眉善目，三綹短髯，一點也不像是個使刀掄劍的英雄俠士。

他，原來是保和堂藥舖子的主人——徐青囊。

徐青囊露出眞面目後，在場之人——包括龍志强和斬鍔在內，全都發出一聲驚「咦！」

斬鍔笑道：「眞是失敬得很，原來大師兄是隱在市廛懸壺濟世，這倒眞是名實相符了！」

話聲方落，點穴鐝已幻起一片寒芒，攻向徐青囊胸前的「玄璣」，「七坎」和「將台」三處重穴。

斬鍔故意和對方攀談，誘使對方分神，然後出其不意發招，實在有欠光明磊落，失去了練武之人的風範。

好在徐青囊江湖經驗豐富，無時無刻不在全神戒備，斬鍔雖是不聲不响的猝然發難，但徐青囊並未爲其所乘，桃木劍吞吐間，將斬鍔的凌厲攻勢，完全封回去。

斬鍔一招偸襲無功，登時惱羞成怒，點穴鐝一緊，如狂風暴雨般向徐青囊捲去，同時大聲喝道：「你們一齊上，決不能讓他們逃出豹隱廬去！」

四個武師大喝一聲，各擺出手中兵刃，柯光祖和章虎衝向徐青囊，以三對一，林恒和孫英明則雙戰龍志强。

柯光祖是使的一對練子鎚，章虎是一根竹節鋼鞭，配上斬鍔的一支點穴鐝，可說是長短兵刃齊全，遠近交攻，配合得天衣無縫，毫無空隙可尋。

怎奈徐青囊技藝已臻化境，雖在三種長短兵刃的遠近交攻之下，桃木劍仍然揮洒自如，有時奇招突出，還將三人逼得收招自保呢。

龍志强以一柄魚鱗刀，在林恒的吳鈎劍和孫英明的鬼頭刀凌厲攻勢下，顯得有點滯礙，但龍志强鬥志昂揚，也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負。

×　　×

凌一鶚自個兒呆在三聖廟中，覺着意興闌珊，百無聊賴，便自身畔掏出一把制錢，正準備練練他那「飛蚨索命」的暗器手法，突見一個店伙打扮的中年人揮汗如雨，上氣不接下氣地撞了進來，說道：「

凌……二……爺，總……算找着……你……了……」

他認識這個店伙打扮的中年人，是保和堂的一名伙計，見他神色如此惶急，不禁暗吃一驚，迎上前去拍拍那伙計的肩膀，含笑道：「老許，你先喘喘氣，有話可以慢慢再說。」

許姓伙計果然依言深深呼吸了幾遍，使急促的呼吸畧爲平和了，才從口袋裏掏出一紙摺叠好的便箋，道：「這封信老先生命小的火速送給凌爺！」

凌一鶚納悶地拆開摺叠好的便箋，畧一過目，便急問道：「你家老先生什麼時候走的？」

「好一會兒啦，」許姓伙計說：「現在可能已經到了豹隱廬了……哦！凌二爺，咱們老先生那樣匆忙的趕到豹隱廬去幹啥呀？」

凌一鶚道：「這些你不必要知道，還是快點回店去吧，我也得趕往豹隱廬去，可沒時間陪你聊天！」

逕自轉身走入三聖殿，出來時，左手握着他那把帶鞘的砍山刀，向許姓伙計揚揚手道：「對不起，我先走了。」

×　　×

豹隱廬仍和往日一樣的平靜，路上行人，談笑宴宴，孩子們都三五成羣的在門前樹蔭下遊戲，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繩，有的……根本看不出一絲異樣的徵候。

「也許事情還沒有鬧起來？」凌一鶚暗忖，「我何不逕去找斬鍔，徐青囊既已出了面，就等於是攤了牌，我還顧慮些什麼？」

主意既決，凌一鶚便昂首闊步，威風凜凜的向那八字門牆的紅漆門廬走去。

紅漆門廬的門楣上，橫懸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木匾，上書「豹隱廬」三個擘窠大字，筆勢遒邁蒼勁，顯係出自書法名家之手。

門廬前面，站着兩個兇神惡煞般抱胳膊的粗壯大漢，兩眼望天，一派目中無人的樣子。

凌一鶚心裏一陣冷笑，登上石堦，根本不理睬門前兩個抱胳膊的粗漢子，便大步向廬內走去。

「站住！」兩個抱胳膊的漢子突然胳膊一伸，將凌一鶚攔住，喝道：「小子，你是幹什麼的？」

凌一鶚既安心找碴，自不會好言相向，冷笑道：「大爺是幹獵戶的，專獵豹子，尤其是能飛天的豹子！」

左首邊漢子怒喝道：「好小子，也不張開你的狗眼，這是什麼地方，也容得你來撒野！」

五指箕張，向凌一鶚肩頭抓去。

凌一鶚右手一揚，五指若鈎，一下便扣住了那漢子的手腕，微一用力，那漢子只痛的「哎喲」一聲，跪了下去。

另一漢子見同伴吃了虧，便想以「圍魏救趙」的故技出手解救，猛的一拳，向凌一鶚側背擊去。

凌一鶚喝聲：「來得好！」右手用力一帶，將抓住的漢子帶得飛了起來，順勢往擊來拳頭上送去。

另一漢子因出拳太猛，見同伴的身體迎着他的拳頭飛來，雖然心中大急，但收拳已是不及，只聽「砰」的一聲，這一拳着着實實的搗在他同伴的胸口上，一聲悶嗥，鮮血狂噴，當堂了賬。

凌一鶚哈哈一笑，扔下手中屍體，便向紅漆門廬內闖了進去。

外面一亂，已驚動了裏面的人，一下擁出十幾個帶兵刃的漢子，其中有一個是凌一鶚在德記酒店見過面的趙通。

趙通並不認識凌一鶚，上前用手中鋸齒刀一指，喝道：「你找誰？」

「斬鍔！」

「好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竟敢直呼咱們廬主名諱。」

「哼！有什麼不敢，老子還想宰了他呢！」

「趙副總管，」這是在門外一拳搗死他同伴的那個漢子，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大聲道：「這小子是來找碴的，鄭虎已經被他打死了！」

趙通兩道斷眉一挑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就乖乖的把命畧在這裏吧！」

話聲方落，鋸齒刀已迎面劈來。

凌一鶚隻身一刀闖虎穴，自然採取速戰速決，不願和對方纏鬥下去，那樣對他太不利了，所以——

嗆啷聲中，砍山刀出鞘，冷芒閃耀，如殞星瀉空般，只聽一聲慘叫，接着血雨飛濺，趙通的一條右臂，在一招遞出，便被硬生生的齊根剁下。

動作實在太快了，快得使在場的十餘人都變了臉色。

他們那裏見過這樣快的刀法，今天總算開了眼界。

副總管趙通僅出手一招，便重創在對方刀下，他們已有點怯怯的感覺，好在人多壯胆，除由兩人將趙通扶進去療傷外，其餘的人都成包圍型散了開來，一個個手按兵刃，虎視着凌一鶚，却誰也不敢搶先出手。

凌一鶚怎願和他們乾耗，他須要爭取有利的時間。

一聲大喝，砍山刀突然化爲一道經天長虹，人也跟着飛起，向他正面的五個敵人攻去。

這包圍凌一鶚的十幾個人，全都是豹隱廬的護廬武師，一身武功雖擠不進一流高手之列，但在二流中却算得是佼佼者，以他們目前這種陣勢，即使是一流高手困在裏面，也很難全身脫困！

凌一鶚五年習藝，在一位隱名奇人的悉心指點之下，功力突飛猛進，尤其是在刀上的造詣，已臻神化之境！

被他攻擊的五人雖是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但功力相差懸殊，眼見凌一鶚一刀攻來，却不知如何招架，原因是他們雖看到一片刀影捲到，却根本摸不清這一刀到底攻向何處，就這一怔神的瞬間，待他們發覺敵人攻擊部位，已爲時太晚，被凌一鶚着了先鞭。

只聽幾聲慘嚎，和幾响「噹啷」兵刃墜地之聲，被攻的五人，全都左手緊握住右腕，向後暴退。

——原來這五個人的右手，均被齊腕斬斷，鮮紅的血洒滿一地。

其實這還是凌一鶚宅心仁慈，沒有存心趕盡殺絕，否則，這五個人再多一條命

也完了！

一刀震懾住了其餘九名武師，凌一鷗轉過身來，目光一掃，沉聲道：「寃有頭，債有主，凌某欲找的是靳鑄老賊，並不想多傷無辜，刀劍無眼，希望諸位不要逼我！」

九名武師已心生怯意，大家面面相覷，誰也沒有答話。

這當兒，忽聽一聲冷笑道：「好狂的口氣，也不怕被風閃了舌頭！」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虬髯滿頰的鳩面老者，手中握着一根鑌鐵旱烟管，烟鍋子裏還在冒着裊裊青烟。

九名武師一見鳩面老者出來，登時精神一振，同時恭謹的向鳩面老者彎腰致敬，其中一人說道：「啓稟公孫總管，這小子便是白沙五英的餘孽凌一鷗，已傷了咱們的趙副總管和好幾位武師……」

原來這鳩面老者就是豹隱廬的第二號人物，人稱「鳩面神翁」的公孫鍵。

公孫鍵冷冷的哼了一聲，揮手止住那名武師的嘵舌，目光烱烱，向凌一鷗打量了一番，才用手中旱烟管向凌一鷗點了一點，老氣橫秋的道：「你就是凌一鷗？」

凌一鷗看不慣他那副以老賣老的樣子，頭一昂，冷聲道：「廢話！」

公孫鍵似不以為忤，又道：「你可知老夫是誰？」

凌一鷗嘿嘿冷笑道：「和老賊靳鑄是一丘之貉的還有什麼好東西！公孫鍵，你少在凌某面前故弄玄虛，人家怕你，凌某可沒將你放在眼裏。」

公孫鍵受人恭維慣了，被凌一鷗當面一罵，幾乎將肺都氣炸，鐵青着臉，咬牙切齒的道：「小雜種，你竟敢當面辱罵老夫，老夫若不讓你死上三天三夜，就把我公孫鍵三字倒過來寫！」

凌一鷗冷笑道：「眞是個坐井觀天，自命不凡的老匹夫，可憐亦復可恨！」

話完，砍山刀刷的一聲，斜劈而出。

公孫鍵喝聲：「來得好！」右手旱烟管斜着往上一挑，封向凌一鷗劈來的一刀，只聽噹的一聲脆响，擊出一溜火花，他只覺右臂一震，虎口發痲，手中旱烟管差點沒被震得脫手飛去。

凌一鷗得理不讓人，冷聲道：「吹了半天大氣，原來也不過如此！」

砍山刀再度劈出，這第二刀指向公孫鍵的右胸。

公孫鍵一招輕敵，吃了個暗虧，這次可不敢大意了，旱烟管迅即點向對方的「笑腰穴」正是攻敵必救。

凌一鷗迫的撤招後退，因他如想傷那公孫鍵，自己勢必被傷在公孫鍵的旱烟管之下，兩敗俱傷，自非他所願。

公孫鍵一招逼退凌一鷗，臉上登時露出得意之色，哈哈笑道：「小子，憑你這點微末道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凌一鷗懶得和他囉嗦，一退復進，砍山刀寒芒耀眼，冷氣逼人，一招「怒海斬蛟」向公孫鍵攻去。

公孫鍵哈哈一笑，旱烟管「敲山震虎」，點向凌一鷗握刀手腕，這一點之勢又疾又狠，但凌一鷗已安心不讓這助紂為虐的公孫鍵逃出手去，突地右腕一沉，避過旱烟管一點之勢，刀勢仍然不變，但速度陡然增快，依然向前刺去。

公孫鍵睹狀大駭，旱烟管點了出去，收招業已不及，迫得往後疾退，他快，凌一鷗比他更快，脚尖點地一彈，將把砍山刀完全送入公孫鍵腹中，僅只慘呼半聲，便先靳鑄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時管事和武師已漸來漸多，有二十餘人，而且都帶着兵刃，其中一人也是凌一鷗在德記酒店見過的汪大偉，他也是豹隱廬的副總管。

公孫鍵被殺前，他本想出手援救的，只因公孫鍵平日頤使氣指，副總管以下的人，都受够了他的窩囊氣，所以大家都想看他的笑話。

只是誰也沒有料到他會這樣輕易的就死在凌一鷗的砍山刀下。

凌一鷗出手兩招，便將豹隱廬的第二號人物毀在刀下，只把個汪大偉看的又驚又怒，手中吳鈎劍一揮，大聲喝道：「咱們一齊上！」

×　×

徐青囊的一支桃木劍，確是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每出一招，看似平平無奇，但却都是攻敵所必救，而且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

他的左手也並未讓它閒着，時而指，時而掌，用指時指風嘶嘶，用掌時掌風虎虎，內力似乎永遠用之不歇！

他似乎對這場打鬥並不急於求勝，有好幾次機會他本可將柯光祖或章虎傷在指下的，但都輕易的放棄了。

柯光祖和章虎心裏明白，却不敢承情，因為他們瞭解靳鑄的殘酷性格，所以仍然是一味拚命猛撲。

龍志强仍然守多於攻，尤其是在超過一百回合以後，刀法已顯得有點散亂，其中幾次遇險，幸得徐青囊以强勁的指風和掌風遙為策應，才化險為夷，仍呈膠着狀態。

久戰不下，靳鑄已感急躁難耐，尤其在他看到柯光祖或章虎幾次都應傷在徐青囊指下，而徐青囊都臨時撤指，未下毒手，他本來就是個疑心甚重之人，心中疑念一起，再加以久戰無功，心中便生起無邊惡念，欲將這石室中人，無分敵我，統統置於死地！

右手點穴鐝一招「魁星點元」，顫出幾點寒星，直奔徐青囊面門，左掌劈出一股劈空掌力，逕襲徐青囊腹部，人却一個倒縱，到了他來時的那扇石門，右手點穴鐝在石壁一處微凸處一點，只聽碰碰幾聲，已將石室中其餘幾道門戶完全封閉，同時左手已探囊取出一顆有鷄卵般大，色作暗紅的圓形之物，托在掌中，大聲喝道：「都給我住手！」

其實他這聲大喝已是多餘，因為場中的打鬥，已在他撳下暗鈕，關閉其餘門戶之時，業已自動停了下來。

徐青囊一眼看到靳鑄掌中托着的暗紅圓形物體，臉色登時一變，怒喝道：「靳鑄！這石室中還有你的手下，難道你也不顧他們的生死！」

靳鑄獰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何況我已對他們的忠貞發生了懷疑……」

柯光祖急道：「廬主，屬下對你從無貳心，請你……」

「住口！」靳鑄厲喝道：「你說你無貳心，為什麼徐青囊幾次可以制你們於死的，都輕易的將你們放過？分明你們早有勾結，豈能騙得過本廬主！」

「哈哈哈！」徐青囊氣極而笑道：「虧你還自詡聰明，老夫看你竟是這世界上最愚蠢的蠢才！」

「罵得好！」靳鑄目射兇光，獰聲道：「徐青囊罵吧，老子手中這粒震天雷一扔，你就再也沒有機會罵了！」

「嘿！可惜你已經失去扔震天雷的機會了！」

×　×

凌一鷗在二十餘名高手圍攻之下，一點也不感到勢蹙，相反的，刀勢縱橫，更見凌厲！

不過，他此時心裏却有個疑團，他來豹隱廬已鬧得天翻地覆，徐青囊既已先自已來到豹隱廬，為什麼始終未見露面？

還有龍志强和罪魁禍首的豹隱廬主「飛天豹子」靳鑄，這幾個他急於想見到的人，偏偏一個也未見着。

「也許他們已經和靳鑄打起來了？」他想，「反正豹隱廬的武師多！可是……他們在那裏打呢？」

他想着想着，因為心神分散，一連遭遇幾次險招，雖然被他化解開了，但大腿上挨了汪大偉一吳鈎劍，左背近肩胛處，也被刀尖劃了一道三四長的口子，登時皮翻肉捲，血流如注！

這兩處創傷，使他暫時忘去了一切，也激發了他的殺機！舌綻春雷般一聲大喝道：「要命的，就閃到一邊去，不要阻擋凌某去路！」

刀勢一緊，登時發出幾聲慘嚎，已有幾名武師傷在他的刀下，但其餘武師仍然悍不畏死，前仆後繼！

他既已起殺機，刀勢又是不同，每出一刀，必定傷人，而且使人無法閃避，不過片刻工夫，二十餘名武師，包括副總管汪大偉在內，全部都傷在他的刀下，無一倖免！

剎時血雨橫飛，慘呼呻吟之聲，不絕於耳。

他冷笑着望了那些躺在地上呼嚎的傷者一眼，便邁步向內院走去。

一路上，他雖也遇到幾名武師，但都為他那如天神般的威武所懾，只遠遠的站着，不敢過份逼近。

他穿過幾重天井和走廊，仍未發現徐青囊，龍志强或靳鑄的蹤跡，不禁感到十分奇怪，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

驀見前面房角的暗影處，有人在向他招手。

他毫不猶豫的奔了過去，見是個年約三十歲的漢子，也是一身武師裝束，低聲道：「徐老爺子和龍兄被困在石室之中，請隨在下來。」

說着，往右一拐，向另條岔道奔去。

凌一鷗緊跟在後面，搭訕道：「兄台是……」

「在下是徐老爺子派在這裏臥底的，」領路漢子說：「都快六年了，這罪眞不好受！」

凌一鷗本想再問問五年前夜襲三聖廟之事，見領路漢子突然停止下來，並且轉頭以指壓唇，示意禁聲，便將欲問的話咽了回去。

領路漢子指着前面一間很大的房子，低聲道：「那便是靳鑄的書房，書架後面便是往地下室的暗門，裏面有兩名武師守着，最好給他們個措手不及，以免打草驚蛇。」

凌一鷗點了點頭，仍由領路漢子在前，向那間書房走去。

到了書房門口，領路漢子握拳在門上輕輕的擂了三下，裏面當卽有人問道：「是誰呀！」

領路漢子道：「小弟霍武，崔兄請開門。」

門，呀的開了，凌一鷗却如一陣風般捲了進去，開門的漢子首當其衝，連人都沒有看清，喉嚨上便被抹了一刀，連聲音都沒有出來，便倒地死去。另外一個正欲大聲喝叫，寒森森的刀口也已到了他的脖子上，僅只冒出一個「啊」字，連「呀」字都未吐出，一顆六陽魁首已和脖子分了家。

×　×

「飛天豹子」靳鑄已覺出有把極鋒利的刀架在頸子上，而且左肘一痲，掌中的震天雷，也被人取去，這一來，只把他嚇了個亡魂皆冒！

徐青囊見危機已解，反向凌一鷗求情，道：「凌老弟，請看老朽薄面，刀下留人！」

原來用刀架在靳鑄脖子上，並搶走他手中震天雷的，正是凌一鷗，聞言忿然道：「這老賊魚肉鄉里，為害地方，已是天怒人怨，而且還殺害了晚輩的三個兄弟，血債血還，天理昭彰，難道老前輩還要給這說情？」

徐青囊黯然嘆了口氣，望了靳鑄一眼，默然無語的離開了這間幾乎使他粉身碎骨的地下石室。

「大師兄，請救小弟！大師兄，請救小弟！」

凌一鷗砍山刀微一着力，刀鋒登時陷入肉中半寸，鮮紅的血順着頸子往下流。

靳鑄求生之望既絕，便又激發兇性，右肘突然往後猛力撞去，人却往前一竄，希望能逃脫陷在脖子裏的鋼刀。

凌一鷗早已防到他這一着，小腹一收，使靳鑄的一肘落空，右手刀却往懷中一帶……

靳鑄一竄七八尺遠，身子倒是竄出去了，只是一顆大好頭顱，却沒有跟着他的身體竄出去，而是留在凌一鷗的腳前……

×　×

「二哥，」龍志强有着一絲傷感的微笑着道：「現在你該明白你當初『割袍斷義』的決定是多草率啊！」

「愚兄當時便知道錯了！」凌一鷗赧然地道：「五弟，你能原諒愚兄這粗心的過失嗎？」

龍志强爽朗一笑道：「二哥，小弟可不是那種狹心的人啊！往事已矣，這塊衣角還是請二哥收回去吧！」

探胸取出一片衣角交與凌一鷗。凌一鷗雙手接了過來，愼重的納入懷中。

他們哥倆回到白沙鎭，已是萬家燈火了！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青年張弟，要憑藉刀法闖蕩江湖，擬找在江湖上成名立萬的十八刀客中任何一位較量，冀一戰成名，兩年來踏遍數省，均不能如願，這時已囊空如洗，恰來到雙刀丁目奇所居鎮上，乃往找丁較量，但在看到丁年數已老，乃終止邀鬥意圖，後得丁介紹往七星鎮，結識豪俠白天星，探聽到七星刀廖三在半月後邀來十八刀客品評他的那把七星刀，張弟遂留下來，作白天星的助手，爲廖三建搭品刀台，那日隨白往酒館，白另有去處，張弟一人獨酌，未幾見一腰懸寶劍的壯漢踏進酒館來——

刀客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堂堂論刀會　芸芸武林人

張弟很不歡喜這樣一張面孔。

所以，他很快的移開眼光，去看對方點的酒菜。

這漢子點的竟然也是一盤羊肉一壺酒，他再看看別張桌子，這才發覺他剛才跟那伙計說的根本就是兩句廢話，原來人人面前放的都是一盤羊肉一壺酒。

這裏根本就只有這兩樣東西可賣！

他的酒和羊肉馬上送來了。

對面那個粗衣漢子，一張嘴巴雖然闊大，吃相倒是滿斯文的。

他挾起一片羊肉，只輕輕咬一小口，便又放回盤子裏，然後慢慢品嚼着，等羊肉兒全嚥下之後，再喝一小口酒。





他朝張弟笑笑，張弟也朝他笑笑。

「你跟白頭兒一起來的？」

「是的。」

這人認識白天星他並不感覺意外，因爲白天星已在這裏住了很久，認識他的人，應該不少。

但是，他不喜歡有人以這種語氣去問他。

因爲這好像是說，這是一個只有成人才會進來的地方，如果不是跟別人一起來，他就不應該來，或是沒勇氣來。

除了白天星，他不歡喜別人當他還只是一個大孩子。

「品刀台搭好了沒有？」

「搭好了。」

但他還是回答了對方的話。

這也是受了白天星的影响。

白天星也有歡喜的人，也有不喜歡的事，但他從沒有見過白天星皺過眉頭，或是故意不理一個人。

那漢子點點頭，忽輕輕嘆口氣道：「今天已是八月十二，只剩下三天了。」

是的，只剩下三天了，這一點沒有人不知道。

只是他不明白這漢子爲甚麼要嘆氣，很多人在提到這一點時，都興奮得口沫横飛，巴不得三天一霎眼就過去，這漢子却好像並不歡迎那一天早點到來。

爲甚麼呢？

不過，他已沒有興趣再跟對方兜搭下去。

他再度移開目光。

一個粗壯的大漢，這時正從門外走進來，這漢子一走進來，便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因爲，這裏並不是一個很高級的地方，此刻大廳中最體面的兩個人，便是刻下正在大廳兩邊賭台上當莊的趙老闆和蔡老闆。

趙老闆開酒坊，蔡老闆開肉店。

七星鎮除了廖三爺，便到這兩位大老闆有錢，但這兩位大老闆如今穿的也只不過是一套白細布褂袂。

再看看現在走進來的這個漢子，穿的竟是一身天藍色的寧綢。

一身閃閃發光的寧綢！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這漢子腰間的一把長劍，劍鞘是深紫色，是上等鮫皮製成，深紅的劍穗，像一撮流蘇，人够氣派，兵刄也够氣派！



這漢子進來時，一只右手就扶在那把長劍的劍柄上。

他在進門處站定，滿廳掃了一眼，然後才慢慢移開劍把上的那隻手，因爲他已看清這座大廳中顯然並沒有值得他拔劍的人物。

一名伙計在腰裙上擦擦手，含笑迎上去。

來這裏喝酒的客人，本來並用不着招待，誰來了都是一樣，一盤羊肉一壺酒！

這伙計是因爲剛才偷空去押了兩把牌九，兩把都押中了，心情却特别愉快，才迎過去的。

沒想到那漢子却不領情，伸手一撥，就將他推開了。

那伙計眼一瞪，正想發作，忽然看到對方腰間那把長劍，臉色一變火氣頓消。

他對很多客人發過脾氣，還沒有對這樣一把長劍發過脾氣，他也不想嚐試對一把劍發脾氣是甚麼滋味。

那漢子大踏步逕向中央那張大圓桌走去。

圓桌上只坐了三個人，一個駝背老人，一個中年苦力，一個像是來自外地的商人。

那名佩劍漢子走到桌旁，冷冷地道：「讓開，坐到別張桌子上去！」

他說這話時，眼光並沒有望向任何人，這也就是說，此刻桌上三個人，統統都得讓開。

那個駝背老人，第一個端起盤子和酒壺讓開了。

上了年紀的人，多半不願多事，也經

常比年青人識相些，金錢可以買到任何東西，但絕買不到經驗世故。

經驗世故是生命累積起來的。

第二個讓開的是那個苦力，他走得稍爲慢一點，是爲了他那一壺酒。

酒剛添上，還滿得很。

這是他今天的第二壺酒，也是最後的一壺。

兩壺酒，一盤羊肉，是他一天的工錢，他家裏還有四口要養活，他必須每隔七八天，才能如此享受一頓。

每一滴酒都是汗珠換來的。

所以他每次喝酒時，都希望每一滴酒都能倒入自己的肚子。

三個人已走了兩個，唯一坐着沒動的，是那個商人。

「坐開，坐到別張桌子上去！」

那商人慢慢挾起一片羊肉，慢慢的送進嘴裏。

「我說的話，你他媽的聽到沒有？」

那商人又喝了口酒，才慢慢的放下酒壺，慢慢的轉過頭來。

「你伙計在跟誰說話？」

「你！」

「我？」

「不錯！」

「說甚麼？」

「要你坐開去！」

「我爲甚麼要坐開去？」

「因爲老子要用這張桌子！」

「誰是我老子？」

「我！」

「你？」

「不錯！」

那商人忽然輕輕嘆了口氣，像自語似的喃喃道：「這麼大的人了，竟到現在還沒有學會說話。」

他突然抬頭望着那漢子道：「你伙計可知道這世上最傷人的話，是一句甚麼話嗎？」

「不知道！」

「那麼我告訴你：就是明明不是別人的老子，却一開口就是我是你老子！」

那漢子冷冷一笑道：「傷了人又怎麼樣……」

他的一隻右手，已經摸上劍柄，雙目中也露出一片森森殺氣。

只是這片殺氣剛剛從他眼中湧現，便隨着一聲緊接而來的脆响突告消散。

「卜」！

商人手一抬，一點黑星飛出，那漢子應聲向後倒退兩步，兩顆門牙已經離開原來的位置。

商人打出的一截筷子。

那漢子長劍突然出鞘！

他的這把長劍並不是裝飾品，只見劍光一閃，他整個人已帶着一片劍光躍起，突然向那商人撲去！

那商人仍然坐着未動。

他緩緩端起酒壺，就像根本不知道一把利劍已對準他的肩窩刺來。

別張桌子上有人失聲驚呼，有人離座走避。

每個人都看得出，那商人此刻卽使能及時發覺，要想避開這一劍，機會也是微乎其微。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一條人影突從進門處竄至，一拳結結實實打在藍衣漢子腰眼上！

這一拳出手異常沉重。

藍衣漢子應拳斜飛出去，吧達一聲，凌空摔落！

這一跤雖然摔得不輕，但藍衣漢子還是忍着澈骨之痛，很快的爬起來。

他的長劍仍在手上。

正當他像一頭負傷狂獸，揚劍方擬再度撲出之際，有人發出一聲冷笑，藍衣漢子楞了楞，劍尖一顫，突然垂落。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華服青年人。

藍衣漢子低垂着頭，腰幹却挺得筆直，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似乎連大氣也不敢多喘一口。

長劍還在他的手上。

但這柄長劍此刻的功用，已比一根枴杖強不了多少。

華服青年等他站好，突然揚手左右開弓，劈劈拍拍又是幾個大耳光。

打完了，才沉下臉來厲聲道：「該死的奴才連錢老爺子你也不認得，你這雙狗眼睛，是用來幹甚麼的？」

藍衣漢子一聲不吭，七八個又重又响的大耳光，就像不是打在他的臉上一樣。

華服青年沒有再理他，迅速轉過身去，向那商人抱拳陪笑道：「錢兄你好，小弟實在沒有想到你錢兄也在這裏。」

那商人似笑非笑的乾咳了一聲道：「彼此，彼此！」

對剛才的一場風波，兩人誰也沒有再提一字。

華服青年坐下去，扭頭大聲道：「伙計，有甚麼吃的喝的，揀最好的拿來！」

那商人淡淡地道：「這裏只有酒和羊肉！」

華服青年連忙接着道：「那就拿最好的酒，選最好的上肉，切兩大盤來！」

那商人道：「這裏沒有好酒，羊肉也很差勁。」

華服青年不禁皺起眉頭道：「這地方看來還不錯，怎麼不準備一點好的酒菜供應客人？」

那商人道：「因爲他們想不到會有你長孫公子這樣體面的貴客光臨。」

×　　×

長孫公子？

這青年就是以一套「靈飛劍法」博得「靈飛劍客」美稱的長孫公子長孫弘？如果這靑年就是靈飛劍客長孫弘，那商人又是誰呢？

誰有資格膽敢以這種半冷不熱的語氣，對當今「武林四大公子」之一的「長孫公子」說話？

又有誰見過當今「武林四大公子」之一的「長孫公子」對別人如此容忍過？

×　　×

張弟並不認識這位長孫公子，連提也沒有聽人提過。

他對江湖上的人和事知道得很少。

他所知道的江湖人物就是「十八刀客」，羡慕的人物也只有「十八刀客」，當這位長孫公子進門，他看清對方的兵刄是一把長劍時，他就對這位長孫公子失去興趣。

他有興趣的兵刄是刀。

他希望看到的，是佩刀的青年人！

同時，他也並不覺得這裏的羊肉和酒有甚麼不好，如果一定要說有甚麼不好，便是羊肉切得似乎太薄了些。

一盤羊肉只有薄薄的一層，攤得平平的鋪在盤子上，挾起多大一片羊肉，便露出多大一片盤底。

怪不得他對面那個闊嘴漢子，要那麼小心地一口一口的咬着吃。

一個人身上如果只有一盤肉和一壺酒的錢，而他又想藉此消磨一段時光的話，無疑也只有這樣一種吃法。

幸好他還不致於這樣窮。

他做了十天苦工，一天五錢銀子，十天就是五兩，這些日子的伙食，白天星沒有要他花一文錢，這五兩銀子，他全帶在身上。

一壺酒和一盤羊肉要不了幾分銀子，他儘可放心大胆的吃個痛快。

但是，他今晚吃得並不痛快。

他是個慷於施捨，而受不得別人恩惠的人，他一直想找個機會請白天星痛痛快快的吃一頓。

今天無疑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因爲只有在這種地方，他才請得起。

他一直在等着白天星從裏面走出來。

他原以爲要不了多久，白天星就會走出來跟他一起喝酒，沒想到一壺酒已喝去大半，還是沒有見到白天星的人影子。

他看到好幾個漢子帶着發燒的面孔走進去，不上一會兒，又從裏面一路吐着口水走出來。

進去時滿臉紅漲，出來時臉色發靑，發紅的地方只剩下一雙眼睛和一對耳朵根子。

有的一聲不响，有的嘰嘰咕咕。

更有些性子急的，在奔向賭台時，一雙手還放在腰間，忙着結褲帶。

只有白天星，一去影無蹤，如石沉大海。

白天星怎麼還不出來呢？

張弟想着，一顆心止不住又怦怦跳動起來，他禁不住又想起剛才那女人的一雙手。

那雙光滑柔軟的手。

當時門口光綫很暗，他沒有看清那女人的面孔，他還能記得起來的，只是那雙光滑柔軟的手……

這雙手使他忘了一切。

他喝了一大口酒。

這口酒喝得太猛，一股火辣辣的熱氣，幾乎使他嗆出了眼淚，不過這反而使他一顆心漸漸平靜下來。

他開始再度留意那個長孫公子和那錢姓商人的一擧一動。

這兩人的武功他並不如何羡慕。

剛才只怪那藍衣漢子身手太不濟，當時如果換了他，他相信那截斷筷絕不會打落他的門牙，那一擧也絕不會將他打得斜飛出去。

不過，這兩人還是慢慢的引起了他的興趣，因爲這兩人尚是他第一次遇上的有點份量的人物。

這時只見錢姓商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那位長孫公子忽然仰臉大笑道：「十八刀客？哈哈哈！」

錢姓商人一怔，道：「老弟，何事發笑？」

長孫弘道：「我笑十八刀客實在應該另外改個稱號！」

錢姓商人道：「改個什麼稱號？」

長孫弘道：「十八胡塗蛋！」

錢姓商人不禁又是一怔，隔了片刻，才瞪着眼睛道：「什麼？十八胡塗蛋？」

長孫弘道：「胡塗蛋上面實在還該加個大字！」

錢姓商人不解道：「你老弟這話什麼意思？」

長孫弘道：「我不相信我這話的意思，你錢兄會不明白。」

錢姓商人眨了眨眼皮道：「你老弟言下之意，可是說十八刀客他們這次實在不該應廖三爺之邀請，前來論刀？」

長孫弘道：「不錯。」

錢姓商人道：「爲什麼？」

長孫弘道：「七星刀廖三是個什麼樣的人，你我都清楚得很，別的話我不敢說，我只敢說這位廖三爺絕不會比我靈飛公子更慷慨！」

錢姓商人沒有開口，但眼中已微微露出亮光。

長孫弘道：「如果我有一把七星刀，我就決不會無緣無故送人！」

錢姓商人帶着思索的神情點點頭，仍然沒有開口。

長孫弘道：「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是例外。」

錢姓商人露出傾聽的神氣。

長孫弘道：「誰要想獲得這把七星刀，他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他得先設法搬開我頸子上這顆人頭。」

錢姓商人慢慢端起酒壺，慢慢的喝了口酒，忽然微笑着抬起頭來道：「那麼，你想廖三爺這次將十八刀客請來，會不會是爲了想請十八刀客代他搬開頸子上的人頭？」

這一次是長孫弘沒有開口。

錢姓商人微笑着又道：「如果這位廖三爺捨不得送出那把七星刀，又捨不得他的一顆人頭離開頸子，到時他拿什麼向十八刀客交代？」

長孫弘仍然沒有開口。

錢姓商人微笑着接下去道：「昨天有人已經看到『百善大師』和『三絕道人』進了『七星莊』，那位華山掌門人『擎天居士』莘萬方日內必然也會趕到，到時候就算十八刀客不願追究，對這三位見證人，他姓廖的又拿什麼交代？」

長孫弘道：「見證人不是三位，是四位！」

錢姓商人道：「還有一位是誰？」

長孫弘道：「一品刀！」

錢姓商人面色微微一變道：「你這是聽誰說的？」

長孫弘道：「沒人說過。」

錢姓商人道：「又是老弟的猜測？」

長孫弘道：「是的。」

錢姓商人道：「你以爲廖三這次也請來了一品刀，作品刀見證人？」

長孫弘道：「他也許不想請，但他非請不可。」

錢姓商人沉默了片刻，才皺着眉頭道：「這個一品刀根本就沒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就算廖三開罪不起，有心請來當見證人，這份請帖又向何處投送？」

長孫弘道：「如果我是主人，這並不是一個難題。」

錢姓商人道：「哦？」

長孫弘道：「我可以將請帖寫好，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有這回事，然後再在公開論刀那天，於見證人席上，空出一個座位，這樣就決不會還有人能怪主人禮貌不週，至於那位一品刀那天來不來，就是他仁兄自己的事情了！」

錢姓商人點點頭，臉上忽然再度露出笑容，彷彿突然想起了一件什麼很可笑的事。

長孫弘望着他道：「小弟剛才的這番話，那一句可笑？」

錢姓商人道：「沒有一句可笑。」

長孫弘道：「那麼你笑什麼？」

錢姓商人道：「但如把你老弟這些話加在一起，就可笑得很。」

長孫弘道：「是嗎？那麼可否請錢兄解釋一下，讓小弟也笑一笑？」

錢姓商人微笑着道：「正反兩面的話，可說全是你老弟一人提出來的。你先說十八刀客是胡塗蛋，這次不該應邀前來論刀，因爲你認爲姓廖的絕不會將一把七星刀平白送人。然後，你又肯定這次見證人之中，一定少不了那位一品刀。剛才，錢某人已擧了兩個例子，現在這兩個例子都可以不算，我們只來談談這位一品刀！你老弟該不會認爲姓廖的突然異想天開，想拿這位一品刀逗逗樂子，開開玩笑吧？」

長孫弘緩緩點頭道：「是的，這些話都是我說的，這些話如果前後印證起來，也的確可笑得很。」

錢姓商人並沒有笑。

長孫弘輕咳着又道：「我只希望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要這一次的品刀大會，能如期展開，順利進行，圓滿結束，我倒並不在乎我曾說了一些什麼可笑的話，一個人能平安的活着，經常笑笑，總是好事……咳咳……咳咳……」

錢姓商人又抓起酒壺喝了一大口酒。

有人已經醉了。

長孫弘也開始喝酒。

錢姓商人瞪着屋樑，默默出神，臉上的表情很奇特，不知道他是在回味長孫弘剛才的這番話，還是在另外思索着一件什麼事。

× ×

白天星還沒有出現。

不過，張弟已經不在乎了，他已經又叫了一份酒菜，現在他等的已經不是白天星。

他等的是中央圓桌上，那兩個人繼續談下去。

他不但已將等候白天星的心情拋去一邊，甚至不希望白天星於此時此地突然出現，因爲那樣將足以分散他對中央那張桌子的注意力。

× ×

喝酒的人沒有增加，賭錢的則又增多了不少。

人像肉牆一樣，一個個伸長了頸子，大聲吆喝，每個人的臉孔都因興奮而充血，人人頭頂冒着熱氣，像一籠籠出鍋的饅頭。

後面院子裏不時遙遙傳來打情罵俏之聲。

有人紅着臉孔走進去。

有人吐着口水走出來。

似乎沒有人會想到過了今天，還有明天……

× ×

錢姓商人忽然轉過頭來道：「那麼，依你老弟之見，你以爲七星刀廖三這次邀請十八刀客論刀，其眞正居心何在？」

長孫弘微微一笑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這也許只是我長孫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錢兄應該淸楚，我長孫弘並不是一個如何聰明的人，並不是遇上每一件事情，都能想得那樣透徹！」

沒有人敢肯定這位靈飛劍客究竟是不是一個聰明人？但這却無疑是一種聰明的答覆。

正如醉酒的人，很少肯承認自己喝醉了一樣，眞正聰明的人，決不會承認自己聰明。

只有自以爲聰明的人，才會處處表現得勝人一籌。

錢姓商人笑笑，沒有再問下去。

這也是一種聰明的做法。

說話是一種藝術，只有眞正聰明的人，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說自己的，什麼時候應該聽別人的。

什麼時候應該發問，什麼時候應該停止！

長孫弘慢慢挾起一片羊肉，仔細看了一眼，又放回盤子裏，忽然放下筷子，長長嘆了口氣道：「我這次不辭跋涉，遠程趕來，其實也只是爲了一件事。」

錢姓商人道：「什麼事？」

長孫弘道：「我只是想看看那位一品刀，究竟生做什麼樣子。」

錢姓商人搖頭道：「恐怕不容易。」

長孫弘道：「但我敢說這位一品刀這次一定會到。」

錢姓商人忽然嘆了口氣道：「我錢某人的想法，恰恰跟你老弟相反。」

長孫弘道：「哦？」

錢姓商人道：「我却寧願一輩子也別遇上這位煞星！」

長孫弘笑笑道：「那你就更該設法見見這位煞星的廬山眞面目！」

錢姓商人道：「爲什麼？」

長孫弘道：「因爲你如想避開某一個人，你就必須先認識這個人，如果你連這人生做什麼樣子都不知道，萬一遇上時你又怎知迴避？」

錢姓商人忽又嘆了口氣道：「你老弟這樣說，也未嘗不是道理，只可惜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活人能說出這位一品刀到底生做什麼樣子。」

長孫弘也跟着嘆了口氣道：「所以我們如想在見到這位一品刀之前，不在無意中開罪這位煞星，就只有一個辦法。」

錢姓商人一哦道：「什麼辦法？」

長孫弘道：「步步爲營！」

錢姓商人道：「換句話說，就是時時提高警覺？」

長孫弘道：「單提高警覺還不夠。」

錢姓商人道：「否則怎辦？」

長孫弘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時時假設這位一品刀就在你附近，你遇見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就是這位一品刀！」

錢姓商人臉色突變，雙目中忽然露出戒備神氣，緊緊盯視着長孫弘道：「你老弟該不會就是那位一品刀吧？」

長孫弘微微一笑道：「同樣的道理，那位一品刀也極有可能就是你錢兄，不是嗎？」

錢姓商人一楞，忽然哈哈大笑！

長孫弘也跟着哈哈大笑。

兩人的笑聲都很豪放，只是兩人笑時，都沒有鬆弛對另一方的防範，他們都淸楚此刻坐在自己對面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們也都淸楚，一品刀的一把刀雖然厲害，事實上也許還不及自己此刻對面的這個人可怕。

江湖上時時刻刻有人送掉性命，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死在一品刀下！

兩人笑聲未歇，大廳門口突又傳來另一個人的笑聲。

一人大笑着走了過來道：「有一件事，兩位儘可放心，儘管人人有可能是那位一品刀的化身，但我可以保證，那位一品刀絕不是我這個殘廢！」

進來的這個人，只有一條腿，果然是個殘廢。

他用以代替另一條腿的，是一根又粗又沉的鐵柺，柺頭上裹着一層厚厚的皮革，所以當柺頭點在地面上時，一點聲音也沒有。

錢姓商人和長孫弘見到這個斷腿漢子，兩人臉色均不由得微微一變。

長孫弘突然大笑着道：「能在這裏見到七絕拐吳兄，眞是榮幸之至！」

錢姓商人也跟着站了起來道：「請坐，請坐！」

斷腿漢子一顚一跛的走近桌子，好像走累了似的，不住抹着額角道：「我殘廢找遍了整個小鎭，就是想找個把知心而又靠得住的朋友，聊聊天，喝喝酒，想不到一直找來這裏，才見到了你們二位，來來來，伙計，有甚麼吃喝的，只管拿來！」

武林軼聞

武俠掌篇

山東老人

·神光·

山東老人姓朱名有仁，淸咸豐間，卜居于常熟西門外，隻身無侶，携草荐，負革囊，朝入城中賣技，夕則歸宿，或問老人姓名，曰我山東人，今老矣，無姓名，呼我山東老人可也，人目爲癲，老人亦自承爲癲，不少辯，或又問曰汝兩鬢蒼蒼，尚賣解江湖，掉臂掄拳，何不顧識者齒冷耶。老人獰笑曰老夫足跡遍大江南北，所與角技者不下千萬人，角輒勝，未逢敵手，必遇有勝我者，才肯棄此業，否則寧賣藝終身，留無敵之名於江湖，賫人談助。衆笑其狂，顧老人賣藝半載，所來技擊家，見老人都投刺進謁，佖佖若儒夫，不敢與較，衆咸奇之，知老人非弱於技者。

一夕城中縣前街，錢紳家火失，轉瞬間，一炬通紅，鐵紳夢中驚覺，倉卒脫險，猶有眷屬未出，立樓上頓足呼救，不得下，正危急間，忽山東老人狂奔至，曰毋恐，余可救也。急飛身直上，矯若游龍，兩腋挾兩女，跳下足無聲，復上縱，手承屋樑，奮足踢樑間椽，椽折瓦飛，聳身下，迅如鷹隼，自是數人出險，鄰不殃及，賴老人力也。後錢紳饋以金，不受，曰老夫朝秦暮楚，賣解江湖，衣食住三者，唯賴兩拳耳，具此兩拳，便一生吃著不盡矣，烏用區區阿堵物爲者。堅拒所饋，請辭而去。

一日老人病，臥敗絮中，獨自呻吟，紳命一僕，侍湯藥，并延醫調治，病旬日，少瘥，杖而起，瘦骨柴立，老態龍鐘。人言市上，新來一少年女子，貌美技精，擧巨石臼，以雙足翹弄，旋轉如輪，呼呼有風聲，移時復加石獅於上，不下千斤，女子運動自如，以拳擊石，火星四爆，足趾裹鐵爲履，砌石盡陷，張篷賣藝，利市三倍，市上少年，豔其貌，以戲言相挑，女子一揮臂，四五少年仆身尋丈外，起塹而遁，老人聞之曰，渺小女子，乘老夫病，敢來此賣解，何不自諒耶。杖而至市，見女猶在，老人曰，余欲與汝角。女辭，老人固命之，女不得已起避，老人疑女怯，直前奮一足蹴女，女俟其足來，承以手，老人伸足一酒，女脫握，老人覺足脛痲木，知有異能，復拳其背，背如絮，女反笑曰，老人何盛氣爲，明日定他徙，請釋怒，跪一足叩謝，起視跪處，石陷一穴，老人駭異，思下點脈法，傷其命，乃駢指拍女肩一下，女聳身側肩不中，女大聲曰，老人何狠心，用點脈法，幸吾父山東老人，教予解法，否則殆矣。老人大驚曰，汝殆瓊英乎，女睨老人曰噫，我父耳，何癯瘦如此，于是相抱大哭，女細述魯省，遭洪楊兵燹，家成灰燼，老母及兄，不知何往，父久客，無家書，故兒賣解江湖，訪父母阿兄踪跡，轉輾江湖，已四年矣，今日相逢，庸非天耶，言訖，又相哭失聲，老人遂偕返居處，縱談家事，唏噓悲嘆。

後老人詣錢紳家，語紳曰，前病楊呻吟，多蒙盛意，今無以爲謝，唯弱女名瓊英，擅文能武，願事公子箕帚，倘不嫌江湖淪落人，老夫死無憾矣！紳應諾，擇吉成婚，後老人死，婿爲營葬於虞山山麓，築碣曰，山東老人之墓。

武林軼聞

長孫弘微笑着道：「吳兄剛到？」

斷腿漢子忽然嘆了口氣道：「來早了有甚麼用？七星刀又沒咱們的份。我只希望太太平平的看場熱鬧，別叫人連我另外一條腿也砍去，我殘廢就心滿意足了！」

長孫弘笑道：「誰要想動你這條腿的腦筋，最好先想想他自己的腦袋，只有一個腦袋的人，恐怕誰也沒有這個胆子！」

斷腿漢子哈哈大笑，他不是一個歡喜謙虛的人，同時他也用不着為長孫弘的這番話表示謙虛。

武林中只有一個七絕拐吳明。

誰是七絕拐吳明，誰都用不着謙虛！

× × ×

張弟喝了兩壺酒，居然還沒有醉。

他是自己一個人走回來的。

他沒有繼續等下去，是因為他已無法集中注意力去聽別人的話，他感到心頭悶熱，眞想出來走走，吹吹風，透透氣。

屋子裏很黑，他沒有走進去。

他在門檻上坐下來，敞開衣襟，吹着涼風，一面望着天上閃爍不定的繁星。

星使他想起很多事。

他記得小的時候，會倚在外婆懷裏，數過天上的星，雖然從沒有一次得到結果，但每次他仍然數得很起勁。

天上究竟有多少星呢？

外婆告訴他：天上的星，多得像人的頭髮一樣，人有多少頭髮，就有多少星。

所以，有一次他吵着要數外婆的白頭髮。因為他自己的數不着，別的人又不肯讓他數，他只有找外婆。

找到外婆，甚麼事都可以解決。

別人不怕他，但是都怕外婆，外婆誰也不怕，就是怕他。

可是，外婆又告訴他，她的頭髮白了，掉去很多，已作不了準，他只好作罷。

如今，他望着滿天繁星，彷彿又看到了外婆那張和藹而滿是皺紋的面孔。

他彷彿又聽到了外婆含笑的聲音：「別傻了，孩子，星是數不清的，你該好好唸書，字一共有多少，是數得清的，識字比數星有益得多……」

但是，他不歡喜唸書，他歡喜數星。

然後，他慢慢大了，他忽然又碰上一件比數星更有趣的事。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他都唸完了，底下接着該唸的，應該是幼學瓊林。

但他唸的不是一部幼學瓊林。

他唸的是一册刀譜。

教他刀法的人，就是教他論語和孟子的馬老先生。

那時他當然不懂甚麼叫門派，他甚至不懂自己究竟練的是一套甚麼刀法，他欣然接受，只是為了好玩而已。

馬老先生是個年老多病，長年咳嗽不斷的老人，然而說也奇怪，每當傳授他刀法時，馬老先生就會顯得特別年青，渾身充滿勁力，兩眼中也會發出奕奕迫人的光彩。

他不明白的事，當然還多得很。

而其中最令他納罕的一件事，便是馬老先生傳授他這套刀法，似乎並非出自心願。

馬老先生時常嘆着氣說，實在不該把這套刀法傳授給他。

既然不該傳授，為甚麼又要傳授呢？

他幾次想問，又沒勇氣開口，他怕馬老先生聽了不高興，眞的突然停止傳授。

不過，他相信，等他刀法練好了，馬老先生總會向他解釋的。

然而，不幸得很，這一天永遠不會再有了。

馬老先生突然中風去世！

這是一種經常奪去老年人生命的絕症，沒有人知道它甚麼時候發作，一旦發作，名醫束手，誰也奈何它不得。

馬老先生的屍體，是第二天才發現的，當然一句話也沒留下。

這是前年的事，那時他十七歲。

以後，他便離開了那座山村。

那裏的人，都希望孩子長大之後，能到外面謀發展，他是很多孩子中的一位，惟一不同的便是誰也不知道他這個大孩子，已從馬老先生處學會了一身武功。

轉眼之間，兩年過去了。

這是一段不長也不短的日子，他聽說好幾個兒時伙伴，已在大城市裏學會了手藝。

只有他故我依然，兩年來，始終懷着一個相同的夢想，披星戴月，浪跡天涯。

他時常想，如果馬老先生還活着，不知是否同意他這種做法？

如果不同意，當初為甚麼又要傳授他這套刀法？

× × ×

「白天星今夜大概不會回來了！」

他告訴自己已沒有再等下去的必要。

他慢慢的站起來，走進屋子。

他也不怪白天星拋下了他，一進去就不出來，因為他們的年齡不一樣，白天星是一個已經有資格在那種地方過夜的男人，而他不是，他才十九歲，就連喝酒，他都喝得太早了一點。

吹過一陣涼風，他感到很舒暢，他只想丟開一切雜念，痛痛快快的睡一覺。

他走進屋子，沒有點燈，因為月光已經斜斜地照射進來，明亮如水的月光，直照到床前。

床仍在陰影中。

他的地鋪打在床前，鋪蓋捲兒放在床上，當他要去搬鋪蓋時，他才突然發現床上坐着一個人。

白天星！

白天星坐在床上，正在望着他微笑。

張弟嚇了一跳，瞪大眼睛道：「你——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白天星笑道：「比你稍為早一步。」

張弟忍不住有氣道：「你回來時為甚麼不打個招呼？」

白天星笑道：「當我專心注意一件事時，我不歡喜別人打擾，在同樣的情形之下，我也很少去打擾別人。」

張弟一怔道：「你——你也看到了那幾個傢伙？」

白天星笑道：「那幾個傢伙雖然沒有燕娘好看，我既然無法看到燕娘，也就只好將就一點了！」

張弟眼珠微微一轉道：「那幾個傢伙你都認識？」

白天星道：「我認識他們，他們不認

識我。」

張弟道：「為甚麼？」

白天星道：「因為只要他們願意，他們隨時都可以成為廖三爺的上賓，而我只是為廖府打工的一個工頭，彼此身份懸殊，就算他們見過我，也會裝作不認識。」

這種解釋當然勉強得很，但張弟已無心加以辯駁，當下連忙接着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孫公子是甚麼人？」

白天星道：「靈飛劍客長孫弘，武林四大公子之一！」

張弟道：「此人武功如何？」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只是不錯而已？」

白天星微笑道：「只是不錯，就很不錯了！」

張弟道：「這話怎講？」

白天星道：「這就是說：這位大公子的一套靈飛劍法，雖算不上劍法中的頂尖高手，但能惹得起這位大公子的人物，目前武林中，也並沒有幾個。」

張弟點點頭，他不得不承認，不錯兩字果然用得很恰當。他眨眨眼皮，又道：「那個姓錢的又是誰？」

白天星道：「鐵算盤錢如命！」

張弟皺眉道：「這樣一個外號，再配上這樣一個名字，該多難聽。」

白天星笑道：「外號是別人配的，名字則是他自己改的，據說他原來的名字並不叫錢如命。」

張弟深感詫異道：「他為甚麼要改成這樣一個粗俗的名字？」

白天星笑道：「因為，他認為只有配這樣一個名字，才配得上別人送給他的外號。」

張弟忍不住也笑了起來道：「這人想想倒也蠻風趣的。」

白天星忽然嘆了口氣道：「這種風趣人物我還是希望愈少愈好。」

張弟當然聽得懂這句話的絃外之音，但他並沒有追問下去。他想了想又道：「還有那個甚麼七絕拐吳明，你認識嗎？」

白天星道：「當然認識。」

張弟道：「這個人怎麼樣？」

白天星道：「只要不是他的仇人，你可以發現這個人有很多長處。」

張弟道：「那些長處？」

白天星道：「你至少可以不必担心他在你背後，突然抽冷子給你一拐。」

張弟道：「別說笑話了。」

白天星道：「誰說笑話？」

張弟道：「一個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怎樣做出這種事情來。」

白天星淡淡一笑，沒有開口。

當他十九歲時，他也不信會有這種事，所以他也不願徒費唇舌，一定去勉强別人相信會有這種事。

張弟像突然想起甚麼似的忽又問道：「這人外號七絕拐，七絕拐作何解釋？」

白天星道：「七絕拐的含義，就是他的一根鐵拐，能當七種兵刃使用，可以任意變化出七種完全不同的招術。」

張弟這才明白了鐵算盤錢如命和靈飛劍客長孫弘，在見到這位七絕拐時，面孔突然變色的原因。

白天星見他沉吟不語，微微一笑，又道：「還有一個人，你怎麼不問？」

張弟愕然道：「還有一個，誰？」

白天星道：「就是坐在你對面的那一個。」

張弟不禁一呆道：「你是說坐在我對面，那個像屠夫的傢伙？」

白天星忍不住大笑道：「對了，屠夫，標準答案！」

張弟道：「這人眞是個屠夫？」

白天星笑道：「是的，惟一不同的是，別人是屠牛，屠猪，屠羊，屠狗，他屠的則是另一種，他屠的是人！」

張弟不禁又是一呆道：「屠人？一個職業殺手？」

白天星笑道：「全銜是：『人屠』刁橫！」

張弟皺緊眉頭，心頭相當不是滋味。

因為這個人曾經跟他同過桌子，就坐在他的對面，而且和他說過話，如果他當時就知道了對方的身份，他眞懷疑那兩盤羊肉他是否吃得下去？

白天星笑了一下又道：「人屠是別人送給他的外號，這個外號他並不歡喜。」

張弟道：「他歡喜甚麼？」

白天星道：「他歡喜自己取的一個外號！」

張弟道：「他替自己取了一個甚麼外號？」

白天星道：「千金客！」

張弟道：「就是君子重然諾，一諾千金的意思？」

白天星笑道：「是的，嚴格說來，這個外號配得也很恰當，在他本人而言，確是當之無愧！」

張弟道：「何以見得？」

白天星笑道：「因為他行為一向很守信用，如果你委托他從左邊揮刀砍下一頭人的腦袋，即使當時無人在場，他也不會從右邊下刀。」

張弟呆呆的望着他，隔了很久很久，才道：「江湖上的事，你樣樣知道？」

白天星笑道：「我知道的事確實不少，不過我不知道的事，也多得很！」

張弟道：「那些事是你不知道的？」

白天星笑道：「如果你接着再問我一品刀是何許人？或是廖三爺這次舉辦品刀會的眞正居心何在？我就沒有辦法再回答你！」

張弟道：「你這意思是否提醒我，今天晚上我們的話，到此應該作一結束？」

白天星笑道：「我只提醒你應該早點睡覺，明天在這裏發生的事，也許比今天還有趣得多，你如果希望好奇心獲得滿足，就得先養足你的精神！」

× × ×

第二天發生的第一件事就無趣得很。

張弟一睜開眼睛，就發覺上面的床鋪，已經變成一張空床。

白天星又溜了！

張弟跳起來，幾乎要破口大罵，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對着一張空床發脾氣，又有甚麼用？

好在他對這座小鎮已很熟悉。

他已經知道去甚麼地方可以找到白天星，如果他不想找，他也知道去甚麼地方可以消磨一個上午。

（本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伯倫、朱家鳳父女及孟二、焦三護送鬼醫張勁秋前往蘇州，途遭幽冥教監軍牛銘率領屬下攔擊，朱伯倫父女一以自身功力超羣，二得一高人暗中相助，終於平安渡過巫山，乘船直放金陵。陳紅萼瘋病又告發作，在閶門大街屠殺了八個外地來的江湖人，陳繼志為打聽外間所傳謠言，化粧往酒家品茗，在茶座中，聽得一下層社會中綽號包打聽的老頭子，在向一名地痞述說楊天佑與陳家的一段恩怨，和楊天佑與陳紅萼間的一段兒女私情——

虎虎掌風嘯　朵朵劍花閃

包打聽點點頭道：「差不多了——就當陳家主人再度邀請楊大俠重回陳府而未達目的之時，陳家的飛來橫禍也正好發生，試想，在此種情況之下，楊大俠能毅然承諾替陳家頂罪，這是多麼難得，而對陳家而言，又是多大的恩情！」

小五子正容接口道：「這種犧牲自我，成全別人的精神，可的確是偉大得不得了。」

包打聽長嘆一聲道：「當然，楊大俠入獄之後，陳家的人，在感恩圖報的心情之下，除了竭力替他打點開脫之外，陳紅萼姑娘，更是經常前往探監，此時，由於雙方的心意已經溝通，因而感情也更形融洽起來。」

小五子笑道：「老兒，有一個人，你大概忘了吧？」

包打聽一怔道：「誰啊？」

小五子接道：「就是那位客棧主人的姑娘。」



「哦！」包打聽會意，接道：「這個麼！你不提起，我也正要說到她了！」

畧為一頓話鋒，才沉思着接道：「那位姑娘，姓古，名映紅，這位痴心的姑娘，對楊大俠的以往，自然是畧有所聞，但楊大俠替陳家頂罪的原因，却不曾跟她說過，但她堅信楊大俠不是作强盜的人，因此，楊大俠雖因强盜罪而入了獄，她對楊大俠的感情，却一點也沒受到影响……」

小五子苦笑道：「怎麼我小五子就碰不到這種好事哩！」

包打聽笑道：「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尊容。」

小五子訕然一笑道：「好，還是說故事吧！」

包打聽神色一整道：「兩位姑娘家既然經常去探監，當然免不了會有碰頭的一天。」接着，却是長嘆一聲道：「終於，寃家路窄，陳，古兩位姑娘於探監時碰上了，陳姑娘當時不知道古姑娘是楊大俠的救命恩人，還以為是一個什麼不三不四的風塵女郎哩！」

小五子不禁一「啊」道：「這麼一來，就有得瞧了。」

「可不是麼！」包打聽苦笑着接道：「男女間的事，最是自私不過的，親如姊妹，也無法相容，何况還是像陳姑娘當時的那種特殊情況。」

小五子笑問：「她們沒有相打吧？」

包打聽接道：「打是沒有打，但那言詞的尖酸刻薄，是不難想見的，尤其是陳姑娘認為古姑娘是壞女人，而古姑娘却對楊大俠以前的致病原因很清楚，因而，當時她們爭吵的情形，就格外精彩了。」

小五子嘆了一口氣道：「這情形，可難為了當時的楊大俠啦！」

「不！」包打聽接道：「當時的楊大俠，可並沒為難，因為，兩位姑娘的爭風吃醋的鬧劇，是在會客室演出的，而楊大俠却是關在監牢中，當然不知道有這一塲鬧劇呀！」

小五子「哦」了一聲道：「那麼，以後呢？」

包打聽道：「以後古姑娘沒有再去看楊大俠，而陳姑娘却跑得更勤快起來。」

話鋒畧為一頓，才又娓娓地接道：「一直到楊大俠出獄的那一天，陳姑娘偕同她的雙親，很興奮地去監獄接他回來，想不到却撲了一個空。」

小五子一怔道：「那是怎麼回事？」

「走了。」包打聽輕嘆道：「楊大俠沒有等他們來接，一天亮就獨自走了。」

小五子蹙眉問道：「那是為了什麼原因啊？」

包打聽笑了笑道：「沒有人知道那是

為了什麼，但我老人家却能猜到個八九不離十。」

小五子注目接口道：「你老兒且說說看？」

包打聽神色一整，道：「你想想看，古姑娘忽然之間不去探監了，楊大俠會不會感到奇怪？」

小五子點頭道：「那是當然會的。」

包打聽接道：「如果你是當時的楊大俠，在那種情况之下，會不會向獄卒去打聽呢？」

小五子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這一打聽，自然就眞相大白了呀！」

包打聽笑問道：「明白眞相之後，楊大俠心中會有怎樣的感受呢？」

小五子苦笑道：「這個，我就沒法猜測了。」

「還有，」包打聽正容接道：「楊大俠為了陳家的知遇之恩，而不計舊惡，不惜犧牲自己的清譽，去替陳家頂罪，這是多麼偉大的犧牲精神，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他是多麼的重視恩怨這兩個字。」

小五子連連點首道：「對……對！」

包打聽正容如故地接道：「那麼，你想想看，楊大俠對那位對他一往情深，而又有過救命之恩的古映紅姑娘，會怎樣報答呢？」

小五子恍然大悟地接道：「哦……我明白了，楊大俠出獄之後，必然是去找古姑娘去了。」

接着又自行否定他的話道：「不對，如果楊大俠出獄之後，去找古姑娘，也不致沒人知道呀！」

包打聽接道：「是的，楊大俠出獄之後，的確是去找古姑娘的，但事實上古姑娘已於和陳姑娘吵架之後，就負氣離家出走了。」

「啊！」小五子苦笑道：「如此一來，楊大俠算是兩頭落了空。」

包打聽苦笑道：「事實確是如此。」

小五子注目問道：「以後呢？」

包打聽笑道：「這以後的，我就不知道啦！因為，我那位在陳家工作的朋友，已經離開了陳家。」

小五子蹙眉接道：「那麼，有關以後楊大俠又回到陳家，污辱陳姑娘的傳說，又是怎麼來的？」

包打聽苦笑道：「這個，我不知道，但平心而論，我是不相信楊大俠會作出這種事來的。」

小五子點點頭，道：「是的，我也相信楊大俠不是這樣的人。」

包打聽笑了笑道：「小子，我老人家已經說得口乾舌燥，肚子也在唱空城計了，你小子說的話，算不算數呀？」

小五子笑問道：「你老兒是要現在就去吃宵夜？」

包打聽點點頭道：「是呀！」

小五子站了起來道：「好，咱們這就走吧！」

這兩位一走，陳繼志却禁不住輕輕嘆了一聲。

坐在他對面的王長亭，注目笑問道：「陳兄對於方才這一段故事，好像感慨良深？」

陳繼志漫應道：「是麼……」

王長亭接問道：「陳兄對這一段故事，是否完全相信呢？」

陳繼志「唔」了一聲道：「我想，我是應該相信的。」

「應該相信？」王長亭重複了一句之後，又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陳繼志苦笑一聲，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總而言之，我相信這故事是眞實的。」

這時，旁邊座位上，也有人接道：「故事是很動聽，不過，這位包打聽，却極可能會惹禍上身。」

說話的，是一個短裝老者，聽口音，也是本地人。

他的話聲一落，與他同座的一個年輕人，却楞了一下道：「為什麼呢？」

那短裝老者笑道：「你等着，聽消息就是。」

那年輕人注目問道：「您怎能如此肯定，包打聽會惹禍上身？」

短裝老者笑了笑道：「你沒注意到，方才包打聽和小五子離去之後，立即有人跟了出去麼？」

年輕人笑道：「這是茶館，人人都可以隨時進出的……」

短裝老者截口以最低的語聲接道：「可是，我看得很清楚，方才那兩個跟出去的人，於起身之前，曾經互相使了一個很不懷好意的眼色。」

那年輕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啊」。

那短裝老者的話聲雖然很低，但陳繼志却聽得一清二楚，因而心頭一動之下，立即留下茶資，起身向他同座的王長亭歉

笑，說道：「小弟有點事，必須先走一步了。」

王長亭含笑點首，說道：「陳兄不用客氣。」

包打聽與小五子二人，是事先說好要去采芝齋吃宵夜的。

陳繼志生長在「蘇州」，自然知道這采芝齋的位置所在。因此，他走出茶館之後，立即以最快的步伐，向采芝齋趕去。

可是，就當他轉過一道十字街頭時，却被後面一個比他走得更快的人，猛然撞了一下。

照說，像陳繼志這等已獲陳家眞傳的一流高手，是不會被人撞着的，除非是對方的武功比他高。

但他畢竟太年輕了，又根本沒有江湖閱歷，更不知道江湖上的險惡，才被對方一下子撞個正着。

這情形，自然使得他心頭冒火地，扭頭一瞧，只見那撞他的人，是一個本地流氓模樣的青衣漢子，正雙手叉腰地怒視着他。

陳繼志這扭頭一瞧，青衣漢子的怒叱聲也剛好衝口而出：「混賬東西！走路不帶眼睛！」

陳繼志心頭暗忖着：「自己撞了人，而且由背後撞上來的，去罵別人走路不帶眼睛，眞是豈有此理……」

但他心急於包打聽的安危，同時也不屑於跟一個流氓去爭吵，因此，只自我解嘲地，苦笑了一下，立即繼續向前走去。

但那個青衣漢子却是一個箭步竄在他的前頭，回身冷笑道：「歘都不道一聲，就想走！」

這眞是未免欺人太甚了。

直到此刻，陳繼志才領悟到對方是一個阻截他而來的練家子，因此，他臉色一沉，怒叱一聲：「滾開！」

說着，就像前面並沒有人阻住似地，大踏步地衝了上去。

青衣漢子獰笑一聲：「你且嘗嘗大爺的厲害！」

「呼」地一拳，兜胸擊了過來。

陳繼志冷笑一聲，道：「你眞是瞎了狗眼！」

一把扣住對方的腕脈，順手一甩，「叭」地一聲，將那青衣漢子摔跌三丈之外，他却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

由於半路裏有人攔截，陳繼志意識到包打聽的處境之危險，因此，他立即不怕驚世駭俗地，在鬧市中展開輕功，直向采芝齋疾奔。

可是，當他趕到采芝齋時，裏面已經是屍骸狼藉，血腥撲鼻，至少已有五人橫屍就地，而且，一場激烈惡鬥，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

陳繼志既然是爲了包打聽的安危而來，自然是首先搜尋包打聽的蹤跡。

還好，那五具屍體中，並沒包括包打聽在內，然後他繼續搜索者，才發現包打聽與小五子二人，正與掌柗的縮在櫃枱內，在簌簌地抖個不停。

看到包打聽沒受到傷害，陳繼志才將提着的一顆心放下來，暗中長嘆一聲，向那混戰中的人瞧去。

這一瞧，不由使他驚喜交集之下，反而發笑起來。

原來，混戰中那位以寡敵衆的，正是和他在茶館中同座的王長亭。

試想：陳繼志離開茶館時，王長亭還好整以暇地在端坐着。

但此刻，人家却早已在這兒打得一場糊塗了，這情形，會使陳繼志有怎樣的感想呢！

何況，王長亭目前以一敵三，對方三人的身手也不弱，但王長亭却顯得應付得綽有餘裕地，在搏鬥着，那是怎樣的身手，而他方才却相信人家眞是一個收購蘇繡的商人，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啦！

他這裏蹙眉苦笑之間，王長亭却向他依牙一笑道：「嗨！陳兄，原來你也喜歡趕熱鬧！」

陳繼志苦笑道：「王兄眞是眞人不露相呀！」

「那裏，那裏！」王長亭含笑接道：「陳兄，且等我收拾這三個之後，咱們再作詳談。」

接着，却向那三個圍攻他的漢子，沉聲喝問道：「你們三個聽好，再不說眞話，方才那五個就是你們的榜樣！」

其中一個高個子冷笑道：「你死神照命了，還在吹大氣！」

王長亭厲聲喝問道：「我再問一遍，你們是甚麼來歷？爲甚麼要準備殺死包打聽？」

門外，突然傳來一聲冷笑道：「你不配問！」

陳繼志扭頭一瞧，只見大門口已傲然立着四個裝束不一，目射兇光的人物。

爲首的一人，是一個年約三旬上下，身着一襲白色長衫，却是油頭粉面的壯年人。

另外三人中，一個是年約半百的短裝老者，一個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文士，一個却是身着黑色勁裝的彪形大漢。

至於那一聲冷笑，自然是爲首那白衫人所發出。

王長亭的手段很辣，反應更是快速得很。

那白衫人的話聲未落，「蓬」地一聲，那圍攻王長亭的三人中，已有一人被震得一聲悶哼，並離地飛起，逕行向白衫人激射而來。

敵人已被他一掌震飛，王長亭才呵呵一笑道：「鼠輩！老子也不屑再問。」

白衫人伸手將迎面射來的人，接住一看，却已是心脈震斷，當場畢命了。

這情形，使得他臉色大變地，拋下手中的屍體，怒喝一聲：「住手！」

「蓬，蓬，」連響，剩下的兩人，也被王長亭當場震斃，連續射向白衫人身前，口中正冷笑道：「貴屬很聽話，他們都永遠不會動手了。」

白衫人撥開連續射來的另兩具屍體，臉色鐵青地，即待飛身而起，但却被那個短裝老者攔住了。

短裝老者冷笑道：「公子，殺鷄怎能用得着牛刀啊！」

白衫人猛吸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動然後擺擺手道：「慢着，我先問他幾句話。」

王長亭不等對方發問，却搶先說道：

「我先提醒你，如果你不先行說出你的眞實來，可免開尊口！」

白衫人冷笑道：「這是說，如果我不先行說出自己的來歷，你也不會回答我的問話？」

王長亭哼了一聲道：「廢話！」

白衫人一挑劍眉，道：「我倒是不信邪！」

接着，扭頭向短裝老者喝道：「靳護法，拿下這野夫！」

「是！」

「要活的！」

「遵命！」

短裝老者速聲恭聽着，飄落王長亭身前時，手中已亮出一把雪亮而巨大的斧頭，並冷笑一聲道：「朋友！亮兵刃！」

王長亭從容地亮出他的青鋼長劍，淡然一笑道：「跟我稱朋友，靳風，你太抬擧你自己啦！」

短裝老者一怔道：「你認識我？」

「不錯！」王長亭接道：「難道你不是橫行川、陝一帶，兇名遠播的『鬼斧神刀』中的『鬼斧』靳風？」

短裝老者皺眉接道：「可是，我不認識你……」

這話，等於已承認王長亭的話沒有錯了。

王長亭截口披唇一哂，道：「你所不認識的人，都能認識你，那更值得你自豪呀！」

那白衫人怒聲喝道：「靳護法，少跟他廢話！」

「是！」靳風恭應着，一斧劈了過去，並沉聲喝道：「先吃老夫一斧！」

「鬼斧神刀」這一對兇人，在川、陝一帶，的確是響噹噹的黑道人物，其手上的藝業，也自然有驚人的造詣。

目前，靳風的這一斧，不但是快若飄風，而且勢沉力猛地，破空生嘯。

像這情形，如非手上有上千斤以上的力量，可沒法接下他這一斧來。

因此，一旁的陳繼志，也禁不住地，暗中替王長亭揑了一把冷汗，同時也情不自禁地欺近三尺，準備給王長亭支援。

但陳繼志這一下又看走眼了。

靳風一斧劈出，王長亭滿不在乎地，長劍朝對方的斧面上一點。

這一點，內行人都可以看得出，那是用的一個「巧」字，也就是所謂的借力使力。

這借力使力的辦法，雖能省力而討好，並能使敵人莫測高深，但在勁力運用，與時間，部位的拿揑方面，却必須恰到好處才行，否則，就會弄巧反拙。

目前，王長亭所表演的這一手，是否恰到好處，局外人自然是不得而知。

但那當事人之一的靳風，在對方那劍尖一點之下，却像是發了瘋似地，雙手握住斧柄，有若發了瘋一般，在原地連轉了幾圈，才穩定下來，一張老臉，已變成了豬肝色。

王長亭却淡然一笑道：「見面不似聞名，靳風，你太使我失望了。」

靳風老羞成怒之下，厲吼一聲：「投機取巧，算甚麼英雄人物！」

王長亭微笑道：「不服氣，咱們再來過。」

靳風冷笑一聲，說道：「老夫正有此意。……」

話沒說完，人已飛身進擊，展開一串迅雷奔電似的搶攻。

在一連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王長亭的狂笑道：「這回，我沒取巧吧？靳風，你這把斧頭，別說殺鷄了，連螞蟻都殺不死！依我之見，倒不如自己撒泡尿，淹死算啦！」

話聲中，兩人已交手十招以上。

但饒是靳風使盡渾身解數，却是奈何不了對方。

不過，王長亭也似乎沒佔上風，而暫時維持一個平局。

那白衫人向另兩個同伴，以眞氣傳音交代了幾句甚麼，他自己却是走向陳繼志身前，冷笑一聲道：「看情形，閣下有點手癢，是也不是？」

陳繼志傲然點首道：「不錯！」

白衫人陰陰地一笑道：「那麼，在下陪你走幾招！」

話聲未落，王長亭身邊已傳出一聲慘嚎。

原來白衫人方才以眞氣傳音向兩個同伴交代的話，竟是叫他們聯手去將王長亭生擒過來。

那中年文士和彪形大漢，悄然欺近王長亭背後，雙雙同時發難地，向王長亭撲了過去。

但王長亭却像是背後長了眼睛似地，忽然反手一劍，劈掉那彪形大漢的半個腦袋，連慘嚎聲都不會發出，就「砰」然倒地。

而且，王長亭得理不饒人，劍勢順手一沉，震開靳風的斧頭，左手一掌將那中年文士擊摔丈外，而方才那一聲慘嚎，也就是中年文士臨死之前所發出。

這情形，不但使白衫人臉色大變，連陳繼志也不由地爲之直皺眉頭而心念電轉着：「此人可眞夠神秘，獨戰一個靳風，好像沒法佔上風，但另增兩個强敵，却立即施出霹靂手段來……」

陳繼志念轉未畢，白衫人却震聲大喝道：「靳護法退下！」

王長亭冷笑道：「可以，但得留下命來！」

語聲未落，靳風已帶着一陣淒厲慘號，飛射白衫人身前，「砰」然墜地，胸前釘着的竟赫然是他自己的那把特大斧頭。

白衫人臉色一變再變之後，才目光向王長亭，陳繼志二人一掃，冷笑一聲道：「這一筆血債，光是你們兩個，是不够償還的……」

王長亭截口冷笑道：「這位陳兄，是我在茶館中才認識的朋友，別强行將人家拉上。」

陳繼志却是一挑雙眉道：「既然被拉上了，就算一份吧！」

王長亭却又冷然接道：「這區區十來條人命，算得了什麼，比起四大世家的血債來，那眞是微不足道啦！」

白衫人微微一怔道：「你也是四大世家中的人？」

王長亭猛吸一口長氣，抑平心中的激動，冷冷地一笑道：「我是什麼來歷，與

你不相干，有關四大世家的血債，也可以暫時不談。」

一頓話鋒，目射神光地，沉聲問道：「但眼前却有一件事，非向你李大公子問個明白不可。」

白衫人臉色一變道：「你怎會知道我姓李的？」

王長亭哼了一聲道：「這有什麼稀奇，我還知道你的名字叫明遠哩！」

李明遠陰陰地一笑道：「還有麼？」

王長亭接道：「還有，我知道你是『蘇州』地區黑道人物的頭兒，不過，有關你的眞正來歷，却還沒弄明白。」

李明遠臉色署爲弛緩地，注目問道：「所以，你要向我親自查問？」

王長亭漫應道：「我有自知之明，對付你手下那些酒囊飯桶，是綽有餘裕，但要想制服你，我却沒這個把握。」

李明遠陰陰地一笑，道：「你太客氣啦！」

王長亭正容接道：「既然我不能制服你，自然也問不出什麼名堂來，所以，我要問的是另一件事。」

李明遠蹙眉接道：「要問，就乾脆一點！」

王長亭笑了笑道：「我這個人，最是乾脆不過，我問你……」

抬手向躲在櫃枱後面，却仍然是臉色如土的包打聽，小五子二人一指道：「你爲何要殺兩個不會武功的人？」

李明遠一怔道：「他們兩位，不是還好好的麼！」

王長亭冷笑一聲道：「不錯，他們是好好的，但如果我方才晚來一步，他們兩位就不會活到現在了。」

李明遠苦笑了一下道：「方才，我是聽到有人在這兒欺侮我的手下，才趕來瞧瞧究竟的……」

王長亭冷然截口道：「這是說，你對這兒所發生的一切的前因後果，都還不知道？」

李明遠點點頭，道：「事實確實是如此。」

王長亭臉色一沉，道：「好，我告訴你……」

當他將包打聽那禍從口出的經過，說明之後，才注目接問道：「你且說說看，究竟是誰是誰非？」

李明遠不禁呆了一下道：「這個，在下可的確是不知道，看來，此中必然另有隱情……」

王長亭截口冷笑道：「你這是說，與陳家和楊大俠之間的事，根本不相干？」

李明遠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王長亭披唇一哂道：「閣下爲何前倨而後恭，難道此中也是另有隱情麼？」

李明遠苦笑道：「朋友你誤會啦！」

接着，才神色一整道：「我不是前倨而後恭，更不是因爲你武功不弱而怕了你，只因你誤會我和四大世家的疑案有關，才不得不暫時忍耐，以免這誤會越發加深。」

王長亭注目問道：「你這算是鄭重聲明，與四大世家的疑案無關？」

「不錯。」李明遠接道：「四大世家這一個疑案，現在已經明朗了，江湖上已在沸沸揚揚地傳播着，是幽冥教的傑作，難道朋友你沒有聽到？」

王長亭笑了笑道：「當然聽到了，只是，我怎能相信你不是幽冥教的人哩！」

李明遠苦笑道：「我要是幽冥教的人，日前這十來條人命的事，會那麼輕易放過。」

王長亭冷然接道：「這種解釋，太牽强！」

「那麼。」李明遠接口道：「我可以找出證人來，證明我李明遠雖然是『蘇州』地區的地頭蛇，但是却絕對與幽冥教無關。」

王長亭含笑問道：「你準備去找誰證明？」

李明遠沉思着接道：「看情形，閣下也是與四大世家有關的人，那麼，我就請『蘇州』陳家的陳公子來證明吧！」

王長亭淡笑着接道：「你說的是陳繼志陳公子？」

李明遠點點頭道：「正是，正是。」

王長亭問道：「你認識陳公子？」

李明遠又是連連點着頭，道：「當然認識……」

王長亭目光深注地問道：「你知道陳公子目前在哪兒？」

目前這情形，使得一旁的陳繼志，既好奇，又納悶，也忍俊不住地，幾乎要笑了出來。

因爲，這位李明遠李公子，和他陳繼志，頂多也不過是算得上點頭之交而已。

如今，李明遠竟然要拉他這個點頭之交的人出來作證，證明其不是幽冥教的人，豈非笑話。

至於王長亭，也好像對他陳繼志的事，知道得很多……這些，就是使他既納悶，又好奇的原因。

同時，由於對方兩人都在談着他，却不知道他陳繼志就站在他們身邊，因而忍俊不住地，直想笑……

李明遠笑了笑，說道：「我雖然不知道陳公子目前在哪兒，但我可以到他家中去找。」

王長亭神秘地一笑道：「不必那麼費

王長亭架開新風巨斧，劍向後揮，把彪形大漢劈斃，同時左掌一登，將中年文士震飛。

事，去捨近求遠了……」

此話一出，李明遠與陳繼志二人，都禁不住微微一怔。

李明遠並注目訝道：「此話怎講？」

王長亭目注陳繼志笑道：「陳公子，請顯示本來面目，給這位李公子瞧瞧。」

這情形，使得陳繼志心頭大震地，暗中苦笑着：「原來他早已看出我的來歷，那就怪不得啦……」

心念轉動中，口中却訝問道：「閣下以爲我是誰？」

王長亭笑道：「我以爲你就是陳家的陳繼志陳公子，如果我說錯了，我願自挖雙眸。」

陳繼志注目問道：「閣下何所指，而胆敢如此肯定？」

王長亭正容說道：「待會，我自然會說明原因，現在請先行顯示本來……」

忽然，沉喝一聲：「站住！」

原來那位李明遠李公子，已轉身向大門外走去，聞言之後，回身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會開溜？」

王長亭歉笑道：「請原諒我以小人之心度人。」

李明遠臉色一沉道：「現在，我改變主意了，非要瞧瞧你是什麼東西變……」

片刻之間，李明遠的神態和語氣，接連數變，令人忖測不出究竟是什麼原因。

陳繼志，王長亭二人，齊都一怔之間，李明遠却扭頭向陳繼志笑問道：「這位朋友，果然是陳繼志陳公子？」

陳繼志點點頭道：「不錯。」

李明遠接問道：「陳公子與這位朋友，也果然是今宵才結識的？」

陳繼志又點點頭，並「唔」了一聲。

李明遠呵呵一笑道：「既然這樣，就好辦了……」

陳繼志一挑雙眉之間，王長亭却以眞氣傳音向他說道：「有人在暗中操縱李明遠，陳公子暫時請作壁上觀，讓我設法將那暗中人逼出來……」

陳繼志畢竟缺乏江湖經驗，對李明遠那忽冷忽熱的態度，不明其所以然的原因，但經王長亭這一解釋，總算是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

這當口，巡夜的官兵趕上來了。

十來條人命，可不是玩兒的。

但最近的「蘇州」地區，幾乎每天都有江湖人物鬧事，一天出上三五條命案，那是稀鬆平常得很。

那些官兵和差役們，見怪不怪，天大的人命，也就不當一回事了。

尤其目前有李明遠出面，而陳繼志也亮出了身份，自然，那些官兵和衙役們，也不願自找麻煩，兜了一圈就抽身走了。

打發走那些官兵之後，李明遠才向王長亭陰陰地一笑道：「十來條人命我都放棄追究，你認爲我這個人還夠朋友麼？」

王長亭笑道：「如果你能自動說出你的來歷，那就更夠朋友了。」

李明遠臉色一沉，已「嗆」然亮出了腰間長劍，並沉聲說道：「亮兵刃！」

王長亭微微一哂道：「你儘管進招就是，必要時，我自會亮出兵刃來。」

李明遠不再答話，「唰」地一聲，劍尖上爆出三朵劍花，直襲王長亭的前胸。

王長亭身形微閃，避了開去，並披唇一哂道：「當着陳家的陳公子面前，施展陳家的『追魂劍法』你不覺得難爲情？」

就這說話之間，李明遠已「唰，唰，唰」地，一連攻出了五劍，五劍都是陳家「追魂劍法」中的精招，但却都被王長亭巧妙地避過了。

王長亭的身法很玄妙，不論對方的劍招如何的辛辣和凌厲，他都是從容不迫地避了開去。

由表面上看來，王長亭的身手，似乎並不比李明遠高明，因爲他對對方的攻勢，每一招都是以毫髮之差的驚險狀態避過的，但在陳繼志這等大行家的眼中，却特別另有感受。

因爲，像王長亭目前這種能將閃避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除了本身的身法有獨特的造詣之外，還必須對陳家的「追魂劍法」，有極深刻的瞭解才行。

可是，陳繼志對王長亭那種神奇的身法，却看不出一點路數來。

當然，當事人的李明遠，除了有陳繼志的同樣感受之外，更感到非常驚凜。

十招過後，王長亭雖然還是閃避着不會還手，却又開口說話了：「李公子，既然你能使出陳家的劍法，就証明你是幽冥教中的人，你該不致再否認了吧？」

李明遠一面加緊搶攻，一面却冷笑道：「天下武學，萬流同源，陳家能練的劍法，爲甚麼我不能練！」

王長亭道：「你這算是間接否認？」

李明遠也笑道：「別說些不相干的話了，還是拿點像樣的功夫出來吧。」

王長亭呵呵一笑，說道：「閣下說得是……」

身形微閃，避過對方的一招搶攻，右手倏揚，凌空一指，點在李明遠劍葉上。

「噹」地一聲，李明遠的長劍，居然被點得爲之盪開尺許，而顯得門戶盡開。

王長亭却把握住這一瞬卽逝的機會，右手逕行抓向對方的前胸，左手則迅如電掣地，扣向對方右腕的脈門。

這眞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王長亭所表現的指力的强勁，與身手的快速，使得旁觀的陳繼志，禁不住目射異彩地，大叫一聲：「好呀！」

也就在陳繼志的叫好聲中，李明遠却發出一聲驚呼。

陳繼志眼花繚亂中，但見李明遠於危機一髮之間，忽地仰身栽倒。

而且，於身形將倒未倒，業已脫離王長亭的攻勢威力圈時，右手長劍橫撩，掃向王長亭的下盤，逼得王長亭不得不後縱，而他却左手反撐，使卽將倒地的身體又挺身站了起來。

李明遠這一手，也表現得非常漂亮，使得陳繼志幾乎又要叫起好來。

平心而論，李明遠的身手，似乎並不比王長亭差上多少。

尤其是方才這一手應變的表演，更是可圈可點。

但他也有和陳繼志一樣的缺點，那就是缺乏臨敵經驗，否則，方才陷入危境中時，就不致於驚呼出聲。

李明遠驚魂未定，王長亭也並未進攻，却是含笑問道：「李大公子，方才區區這一手，是否勉强能算是像樣呢？」

李明遠冷然一哂道：「不過如此。」

緊接着，却注目問道：「你是『長安』洪家的甚麼人？」

王長亭冷笑反問道：「你怎能斷定我是洪家的人？」

李明遠冷笑道：「難道你方才使的不是洪家的『洞金指』？」

王長亭一挫鋼牙道：「洪家大小一百餘口，都遭了幽冥教的暗算，哪還有人活在人間！」

李明遠哼了一聲道：「你至少是與洪家有關的人。」

王長亭却臉色一沉道：「你身手不弱，在幽冥教中，是甚麼職位？」

李明遠冷笑道：「你想，我會告訴你麼！」

王長亭冷笑一聲道：「你是迫使我再動手？」

「在下正是此意。」

「好……」

陳繼志忽然插口喝道：「且慢！」

王長亭收住卽將騰撲的身形，蹙眉訝問道：「陳公子有何見教？」

陳繼志正容接道：「見教是不敢，但眼前的事，區區可未便再行裝聾作啞，袖手旁觀了。」

王長亭笑問道：「陳公子是要搶我的生意？」

陳繼志正容如故地道：「這不能算搶生意，但却得請閣下多多包涵。因爲，這位李公子既已自承是與四大世家疑案有關的幽冥教中人，則區區再不成器，也是陳家後代……」

王長亭截口笑道：「够了！陳公子，我不能不正告你，我王長亭雖然不是四大世家後人却也算得上是半個正主兒……」

一旁的李明遠也截口笑道：「二位別爭了，依在下拙見，要麼，可以二位一齊上，或者是另約時地更好，免得在鬧市之中，有諸多不便。」

王長亭忽然改變態度，不再堅持地，點點頭道：「也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卽使你連廟都不要了，我也不怕找不到你。」

李明遠哼了一聲道：「廢話免了，三天之後，夜三更，我在虎丘等你。」

王長亭不加思索地接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告辭！」李明遠微一點首，立卽飛身上了屋頂，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陳繼志忽有所憶地，揚聲喝道：「李明遠，你可不能再爲難包打聽……」

夜空中，傳來李明遠的笑聲道：「冲着你陳公子的金面，我以後不再難爲他們就是。」

陳繼志目注王長亭苦笑道：「閣下怎麼又改變了主意？」

王長亭以眞氣傳音答道：「是三劍客中的李二俠叫我放他走的。」

陳繼志訝然問道：「李二俠也到了蘇州？」

王長亭冷笑傳音道：「李二俠一向就在蘇州，只不過不爲外人所知而已。」

陳繼志禁不住「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種事？」

王長亭正容接道：「這兒非談話之所，咱們換個地方，再作詳談可好？」

陳繼志連連點首道：「好的……」

接着，才向掌櫃的正容說道：「掌櫃的，這兒的善後問題，請費神代辦，所須銀兩，可向我家賬房去領取，至於官府方面，方才你已看到，不會有甚麼問題，萬一有問題，請通知我一聲，我會親自來處理。」

掌櫃的哈腰陪笑道：「是，是……多謝陳公子！」

陳繼志却向包打聽苦笑道：「老人家，有道是禍從口出，以後，說話可得當心一點。」

包打聽苦笑着只有連聲應是的份兒。

王長亭却正容說道：「陳公子，李明遠那班人說話是不能算數的，你最好是送這位老人家一些銀子，請他去別的地方避一避。」

「對！對！」陳繼志點着頭，却向包打聽正容說道：「老人家，這位王大俠的話說得對，您還是去別的地方避避吧！」

探懷取出一叠約莫五六两重的金葉子，遞了過去道：「我身上只帶了這些，如果不够用，明早上，可到我家去取。」

包打聽沒想到因禍得福，反而發了一筆不算小的意外之財，因而樂得他滿臉堆笑地，連連哈腰道：「够了，够了，多謝陳公子……」

× ×

袋烟工夫過後，陳繼志與王長亭二人，已安坐在另一家餐館的特別雅座中。

陳繼志還是那易容的裝束，因而餐館中人，並不知道這位貌不驚人的主顧，就是「蘇州」城中大大有名的陳公子。

酒菜點過之後，陳繼志才正容說道：「看情形，閣下該是我的父執輩，請先說明來歷，以免我失禮。」

王長亭苦笑了一下道：「你說對了，依禮，你該叫我表舅才對。」

「表舅？」陳繼志訝問道：「您是我娘的表兄？」

王長亭點頭道：「不錯，我是你生母表兄，却不是你現在這位母親的表兄。」

陳繼志滿臉驚容，眼睛睜得大大地，訝問道：「我還另有生母？」

王長亭含笑點首道：「是的，明乎此，對於我的能够認出你的本來，也就不足爲奇啦！」

陳繼志蹙眉接道：「可是，目前我是改裝易容的。」

王長亭笑道：「但你左眼中的重瞳，是無法掩飾的，方才，我們坐得那麼近，而你對那位包打聽所說的故事，又顯得那麼關心，所以，我一眼就斷定你是我的外甥。」

陳繼志苦笑道：「如此說來，那就怪不得了。」接着，又注目問道：「我娘現在在哪兒？」

王長亭正容接道：「令尊令堂都很好，他們也快要到『蘇州』來了……」

陳繼志「啊」了一聲道：「眞的？」

王長亭點首接道：「當然是眞……」

陳繼志截口接道：「那我怎會過繼到陳家來的呢？」

王長亭苦笑道：「這個，說來就話長了。」接着，才一整神色道：「現在，先從我自己介紹起，我和你娘，本來都是『長安』洪家的外戚……」

陳繼志又「哦」了一聲道：「怪不得您會洪家的『洞金指』。」

王長亭苦笑了一下道：「其實，你娘的身手，遠比我要高明得多哩！」

陳繼志接問道：「那麼，您和我娘他們又怎會到江南來的呢？」

王長亭接道：「我們本來就是江南人，你該懂得，江湖中人的結親，是沒甚麼地域關念的。」一頓話鋒，忽然又岔開話題，注目問道：「繼志，你還記得方才那位包打聽所說的故事麼？」

陳繼志點點頭道：「當然還記得。」

王長亭正容接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包打聽方才所說的一切，可全都是實情。」

陳繼志接問道：「以後的事，您是否也知道？」

王長亭笑了笑道：「當然也知道，而且，都是你娘親口告訴我的。」

陳繼志注目問道：「我娘是怎麼樣說的？」

王長亭沉思着接道：「你娘說，當時的楊大俠，出獄之後，就去找那位對他有過救命之恩的古映紅姑娘去了。以後，他們很自然地成了親，也結識了現在的李二俠和朱三俠，而闖出聲望並不下於當今十大家的『三劍客』的萬兒來。」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道：「我現在這位養母知道這情形之後，豈不是……」

「豈不是」怎樣呢？他可說不下去，只好又是一聲苦笑。

王長亭正容接道：「你現在這位養母知道楊大俠與古映紅成親的消息之後，其心中的難過，自不難想見，但當他明白楊大俠與古姑娘結識的前因後果時，却已完全諒解，而且，他們以後還成了好朋友，雙方經常都有往來。」

陳繼志蹙眉接問道：「我養母是否也曾嫁過人？」

「沒有。」王長亭輕輕一嘆道：「你養母的心中，只有楊大俠一個人，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她對任何男人都不會有興趣了。」

陳繼志輕輕地長嘆一聲。

王長亭端起酒杯，含笑道：「孩子，別糟塌了美酒佳餚，我們先吃點東西！」

原來酒菜都早已送上來，但他們却還不曾動過筷子。

兩人對飲了一杯，並吃過一些佳餚之後，王長亭才娓娓地接道：「由於他們誤會冰解，並成了好朋友，所以，當時的楊大俠夫婦，對你養母的一切都非常關注，並多方替她物色對象。」

一頓話鋒，才含笑問道：「你猜，當時你養母是怎麼說的？」

陳繼志笑道：「我怎麼猜得着哩！」

王長亭幽幽地一嘆道：「你養母說得很坦白，她說，她這一輩子已不打算再嫁人了，她將以自己一身所學，貢獻給武林蒼生，創造一番不負此生的事業出來，如果楊大俠夫婦眞能一本初衷地，愛護她，體諒她，最好的表現就是在精神上支持她完成此一心願……」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士英結識了貨郎張正林，結伴前往九里龍，那晚在劍河歇宿，張正林爲一神秘客引往郊外土地祠，白士英暗躡前往，聽得土地祠內有人向張正林盤問白士英來歷，張正林據所知以告後回歸客棧，白士英進祠查探，但已失人踪，只好快快返回，翌日，在一條淺溪遇一歹徒詐死暗襲，幸白士英身手奇高，化險爲夷，歹徒却被張正林擊斃，不久進入九里龍水道，張正林領着白士英坐在一木排上扳繩前進，一面向白士英解說九里龍孟家苗的情形——

跳月尋吉士　顧曲遇佳人

白士英道：「張兄知道鬼母教嗎？」

張正林面上閃過一絲異色，口中哦了一聲笑道：「鬼母是他們信奉的神，祭神大典，須由族長的妻子主祭，叫做鬼母耐德，這鬼母耐德，是一族之中，最具權威的人。」

白士英道：「那麼族長呢？」

張正林道：「孟家苗以女的爲主，耐德的女兒，是唯一繼承鬼母的人，叫做公主，族長都是贅婿，因妻而貴，其實並無實權。」

白士英道：「原來如此，不是張兄說起，兄弟還不知道呢！」

兩人說話之間，前面已經隱隱可見天光。張正林道：「快到地頭了！」

他雙手交替，迅快拉着繩索。

不多一回，木排已划出山窟盡頭。

這是石壁下一個四方形的水潭，潭水不深，正好容得木排停泊，敢情是人工開鑿出來的。

張正林站起身子，把獨輪小車和兩隻木箱，一齊放到岸上，然後跨上岸去。

白士英也跟着上岸。

這時天色已黑，四外山影重重，似是在一處山谷之中。但從潭邊開始，就有一條羊腸小徑，蜿蜒朝谷外通去。

張正林綑好木箱，回頭道：「白兄，咱們走吧！」

白士英道：「已經快到了麼？」

張正林推着獨輪車走在前面說道：「快了，這裏離馬郎坡不過五里光景了。」

這一段山路，雖是崎嶇難行，但總算有一條羊腸小徑可循。

五里路，自然用不了多少時間。

正行之間，只聽隔着山坡，傳來一陣嗚嗚吹竹之聲，和「冬冬」的鼓聲，接着就聽到一陣妙曼的歌聲，因風傳了過來。

白士英問道：「張兄，這是他們的歌聲？」

張正林點點頭道：「從六月初一開始，是他們『放醉』的日子，一共有一個月，但六月半是他們『放醉』的最高潮了，白兄沒有見過，不妨到山坡上去瞧瞧，兄弟去把東西寄到附近的苗人家裏，就會趕

來。」

白士英正想問他甚麼叫做「放醉」？張正林已經推着獨輪小車，朝另一條小徑，如飛而去。

山風吹來，歌聲愈來愈嘹亮！

嬌婉宛轉之中，還夾雜着男子粗獷的聲音，音節十分動人！

白士英踏着月色，循聲而去。

轉過山腰，老遠就看到一座小山坡前面，一片綠油油的草坪上圍着一大羣人。

草坪中間，有的吹着竹筒，有的敲着皮鼓，也有拍着手相和的。

許多豔裝苗女，有的站在疏林之下，有的站在花叢之前，她們口中都在唱着山歌。

因爲人數衆多，合在一起，更顯得妙曼動聽。

草坪中間，圍着不少青年，邊跳邊唱，邊唱邊舞，因爲有女的相和，就跳的更加起勁。

白士英雖然不懂他們唱些甚麼？但只覺歌聲十分幽美。

月光如洗，清歌妙舞，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這是苗疆青年男女青春的旋律！

白士英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熱烈的場面，心中暗想：「這大概就是張正林說的『放醉』了？」

他雖沒到過苗疆，但聽說過苗人跳月的事，一時覺得好奇，忍不住朝那小山坡走去。

小山坡自然並不高，只是一個土丘。山頂上，地方不大，却有着疏朗朗的幾棵古松，地上嫩草如茵。

一輪將圓未圓的明月，透過松針，洒在身上，疏而不密，長衫上好像畫了一幅古畫，平添幾分幽趣！

山坡下面，載歌載舞，已經進入了最高潮。

許多花枝招展的苗女，在同伴們推呀拖呀的情形之下，半推半就，一個接一個的進入場中。

男人們更是歡聲雷動，跳得更熱烈，唱得更嘹亮！

有的已經成雙成對的雙雙合舞。

有的還在邊舞邊走，找尋自己合意的對象！

大夥兒都在心弦跳躍，如痴如狂，自然不會有人注意到山坡上的白士英。

白士英也被眼前的旖旎風光，美妙歌聲，看的目迷五色，陶然欲醉！

就在此時，但聽山坡左側一片樹林之間，忽然傳出一個嬌脆的歌聲！

那歌聲有如出谷黃鶯，輕盈嘹亮，不但嬌美悅耳，而且使人有甜美之感！

歌聲由遠而近！

許多本來在場中又唱又跳的青年，不約而同的轉過身去，紛紛圍着那片樹林出口，羣相唱和起來。

白士英同時發現本來成雙成對的舞侶，也在此時，手拉着手，一對對，一雙雙的朝那歌聲逐漸圍攏過去。

好像歌聲有着極大魔力，把場中所有的人，都吸引了過去。

也好像大家狂歡而熱烈的歌舞，都是爲她一人而歌舞的！

白士英感到好奇，這人會是誰呢？

歌，舞，已經由草坪中間，移到了那片樹林前面！

大家還是唱的那麼嘹亮，但那是屬和着林內的歌聲而唱。

大家也還是跳的那麼興高采烈，那也是依着林中的歌聲節拍而跳。

甜美的歌聲，漸漸從林中出來了！

那自然也是一個苗裝少女！

白士英自然也極爲注意她。

月光底下，只見她秀髮披肩，上身穿一件繡工精巧的短襖，沒有衣領，雙襟對開，束一條繡花的闊帶，從項頸到胸口，敞露出了一大塊。

下面一條百褶細繡短裙，長不盈尺，兩條雪白細膩的大腿，也露出了大半截。

赤着雙足，頸項，手腕，足踝上，都戴着或大或小的銀圈。

苗條而婀娜的身材，在月光映照之下，眞是上帝最完美的傑作！

無怪這許多苗疆青年要爲她而風魔！

那女郎邊唱邊走，舞步輕盈，雙手配合着她的歌唱，比劃出各種姿勢。

兩條套着銀鐲的手臂，宛如在春風中搖曳的柳條，姿態優美，柔若無骨。

白士英只是好奇，才到山坡上來瞧瞧的。

他心裏有事，自然沒有欣賞美麗的苗疆女郎的心情。

但這樣一個美麗的少女，仍令他無法不欣賞，雙目一瞬不瞬的盯着她直瞧。

那少女走出樹林，對大家圍着她唱和，跳舞，她却視若無睹，只是一個人邊歌邊舞，緩緩的朝前行去。

圍着她的人，都好像生怕褻瀆了她一般，雖然還是圍着她唱呀跳呀，但她經過之處，却紛紛讓了開去。

不！大家只是圍着她後退，男男女女圍着的圈子就隨着她輕盈的步伐而移動。

終於大家又回到了草坪中間。

這是歌唱，舞蹈的最高潮了！

大家像羣星拱月一般把她圍在中央。

其中有幾個方才沒有找到對象的青年，也許他們等的就是她，這時就在邊唱邊舞中，走向中央，在她面前幌來幌去的迎合着她。

異性的歌聲，本是最具有挑逗性的，但她依然一個人清歌曼舞，落落寡合，對他們連看也沒有看一眼。

大家心裏都禁不住暗暗奇怪！

她難道已經有了情郎？

她的情郎會是誰？

那少女嬌婉的歌聲，漸漸變的充滿着幽怨！

她仰首向天，一雙雪白的手腕，也向天作出了祈求的舞姿，歌聲纏綿悱惻！

生似向嫦娥傾訴，她情郎怎麼還不來呢？

她又隨着歌舞緩緩的從人羣中走出。

圍着她的人，自然還是紛紛的讓開了路，但這回他們並沒有再圍着她。

草坪中間，沒有因她的離開而減少了歡樂的氣氛，大家還是雙雙對對的歌唱在一起。

只有少數幾個人，因得不到她的兩情相悅，像失魂落魄一般，望着她的背影，

怔怔出神。

那少女仍然一路載歌載舞的走着，只是脚下輕快了許多。

她並沒有回向樹林，而是筆直的向山坡上走來。

白士英發覺她朝山坡上走來，要待退走，已是來不及了。

因爲山坡並不高，他就算以最快的身法退走，還是會被她發現的。

張正林告訴過他，苗人生性多疑，被她發現了，自然會發生誤會，對他苗疆之行，豈非前功盡棄？

倒不如站着不動的好，最多是偷看他們歌舞，如果引起誤會的話，等張正林來了，就好向他們解釋清楚。

心念轉動，也就背負雙手，倚樹而立，站着不動，作出欣賞之狀。

那少女像一隻彩蝶，已經輕盈地，翩然地飛到他面前。

她柔若無骨的雙手，仍然一高一低的隨着輕快的步伐，舞個不停。

口中也同樣唱的較爲低沉，好像在傾訴着衷情！

白士英雖然聽不懂她唱的詞句，但聲調之幽美，幾乎是人類歌唱中最好聽的歌曲了。

四目相對，這一刹那，白士英的呼吸，幾乎有逼促之感！

方才，他不過遠遠的看到一個苗條而美麗的影子，已經覺得她很美！現在對了面，兩人相距不過數尺，看的自然更爲清楚。

這少女有一雙靈活的大眼睛，黑白分明，清澈如水！

有兩條彎彎的眉毛，纖細整齊，不描而黛！

有一根玉管似的鼻子，配着紅菱般的唇嘴，嘴角含着淺淺的笑容，微微露出了編貝般的皓齒。

最使人感到怦然心動的，是她沒有領子的短襖，露出了她圓潤白膩，完美無缺的頸子，和半掩半映，白玉般微微聳起的胸膛！

當然，美的地方太多了，譬如：她那纖細的腰肢，和短裙底下，比羊脂白玉還要細膩，纖秀的半截大腿，晶瑩如同軟玉，完美無疵的天然玉足……

有美皆備，無麗不臻！

他簡直不敢多看，不敢多想！

任何人只要多看她一眼，準會情不自禁！

那少女在白士英面前輕歌曼舞，笑靨如花，眼波欲流，就像一朵含苞初放的白百合，在輕風中搖幌！

皎潔的月光，照在她臉上，似羞還笑，洋溢着歡欣，她那柔和而畧帶挑逗的歌聲，好像充滿着新的希望。

這使在山坡下，儘情歌舞的苗族男女，感到十分驚奇，他們止不住都仰起了頭，朝山坡上看來。

那少女更是喜悅，邊唱邊舞之中，朝白士英嫣然一笑，忽然軟綿綿的抬起她那瑩白似玉的皓腕，纖指微垂，羞澀的送到白士英的面前。

她沒有說話，只是脈脈含情的望着白士英。

白士英一時驚訝的不知所措！

他不知自己該如何是好？

那少女看着他拘謹的模樣，不覺展齒一笑，伸在他前面的纖纖玉手，輕輕抬了一下。

她雖然沒有說話，但這明明是向白士英示意，去牽她的手。

白士英不知這是苗人的什麼禮節？

但那少女已經表示的很明白了，這是要邀自己和她一起跳舞。

他聽說過苗人好客對漢人尤爲歡迎。

她邀請自己跳舞，是表示友善之意，自然不能拒絕。

白士英躊躇着，也只好伸出手去。

那少女脂光如玉的臉上，忽然微微一紅，嬌羞之中，流出萬分喜悅。

沒待白士英碰到她的手指，很快就一把拉住白士英的手，輕輕往外一蕩，左手隨着揚起，扭着腰肢，曼步輕歌，邊跳邊走，朝山坡下走去。

白士英被她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緊緊牽着，身不由主，也只好跟着她的步伐，邯鄲學步。

差幸他方才已經看了一回，他們跳的舞，步法簡單，又有歌聲的節拍可循，走了幾步，已經差不多可以領悟。

那少女牽着他的手，本來還在暗中示意，看他很快就能和自己步法相合，更是高興。

山坡下面的人，看到那少女和白士英手牽手的下來，大家不覺紛紛拍起手來，人叢中也有吹口哨的，也有高聲怪叫的，一時歡動如狂。

兩人從山坡一路手牽手的跳向平地，就被一大羣男女，一層層的圍在中間。

吹竹筒和打皮鼓的聲音，愈來愈急！

圍着他們的青年男女，唱和的更响，也跳得更快。

大家儘情的歌唱，儘情的歡笑！

白士英初時還有些尷尬，但眼看大家都是如此，也隨着手舞足蹈起來。

那少女自然更爲高興，眼波流盼，腰肢輕擺，臉上更是紅馥馥的，笑靨含春，洋溢着喜悅！

月亮已經到了中天！

鼓聲漸漸停了下來。

歌聲乍歇，跳舞自然也停止了。

男的已經跳的氣喘如牛，女的也香汗淋漓。

大家脈脈含睇，相視一笑。

接着，方才跳舞時的伴侶，男女成雙，雙雙對對，手携着手，離開草坪中央。

有的就在林前，並肩坐下，有的已經隱入花叢深處。有的還站着說話，有的已悄悄溜走。

反正大家已經散了，各人都已找到了伴侶。

方才是由互相唱和而結識，現在正好喁喁細語，互通款曲。

那少女朝白士英靦覥一笑，拉着白士英的手，並肩朝山坡走去。

白士英和她語言不通，只好硬着頭皮任她手牽手的拉着走去。

兩人重又回到小山坡上，走到一棵大樹底下。

那少女回眸一笑，倚着樹根坐下，然

後仰臉望着白士英，拍拍她身邊地上，意思要他也坐下來。

白士英只得跟着坐下，只是和她保持了一些距離。

那少女看他是個謙謙君子，更是喜悅，靦顏一笑，自動的坐近了些，一雙清澈的大眼睛望着他，櫻唇輕啓，低低的道：「歹阿里郞？」

（註：苗語你叫什麼名字？）

她這一開口，語聲清柔嬌婉，甚是悅耳。

但白士英初到苗疆，自然不知道她說的什麼？只好搖了搖頭。

搖頭，自然表示聽不懂。

那少女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忽然抿抿嘴，輕輕一笑，說道：「你連一句苗語也聽不懂？」

她居然說的一口漢語，只是口音稍微生澀了些！

白士英聽的大奇，望着她道：「姑娘原來會說漢語。」

那少女微微搖頭，柔聲道：「我說的不好。」

白士英問道：「那麼姑娘方才說的什麼呢？」

那少女眨動一雙像星星般發亮的眼睛，偏着頭道：「我是問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白士英「哦」了一聲，笑道：「在下白士英，姑娘呢？」

那少女道：「我叫孟雙雙，孟夫子的孟，雙雙對對的雙。」

白士英聽的更奇，問道：「孟姑娘唸過漢書？」

她知道孟夫子，自然唸過漢書了。

孟雙雙朝他點點頭，說道：「唸過一本三字經。」

說到這裏，忽然輕「嗯」了聲，又道：「你是第一次到這裏來？」

白士英道：「今晚剛到的。」

孟雙雙又問道：「你是一個人來？」

白士英道：「我和一個叫張正林的貨郞一起來的。」

孟雙雙道：「那你也是貨郞了？」

白士英說道：「不是，我是行醫的郞中。」

孟雙雙喜孜孜的道：「那好極了，我祖母病的很厲害，連巫師都治不好，你會看病，那眞是太好了，白哥哥，我這就帶你去。」

（苗人風俗，女稱男「哥哥」，男稱女「姐姐」。）

白士英道：「孟姑娘得稍候一回。」

孟雙雙還當他要和自己訴說情話，粉臉微酡，似喜還羞的瞟了他一眼，輕聲問道：「你還要再坐一回麼？」

白士英道：「在下和姓張的朋友約在這裏見面，他還沒來。」

孟雙雙道：「你朋友這時候還沒來，我們只管先走，我會叫人去找他的，到了孟家寨，還怕走丟？」

白士英道：「不，我們還是等他的好，我的藥箱，還在他車上。」

孟雙雙攢攢眉道：「你知道他到那裏去了？怎麼還不來呢？」

只聽坡後有人大笑，道：「在下早就來了，只是怕驚動了公主和白兄二位的情話。」

隨着話聲，一條人影，已從山坡後面跳了上來。

那正是貨郞張正林。

「公主」，這兩個字，聽的白士英大感驚訝，他臉上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慌忙的站了起來，吶吶說道：「張兄，你來的正好。」

孟雙雙跟着站起嬌嗔道：「討厭。」

張正林笑了笑道：「我們這位白兄不討厭吧？」

一面又朝白士英拱拱手道：「恭喜白兄，一到九里龍，就認識了如花如玉的大美人孟公主，眞是福慧雙修艷福不淺。」

白士英被他說的臉上一紅，忙道：「張兄休得取笑。」

孟雙雙是苗族少女，聽到張正林當面說她是如花如玉的大美人，不但不以爲是笑謔，而且心裏十分高興，嬌笑道：「白哥哥，他已經來了，我們走吧！」

說着伸手拉着白士英的手要走。

（苗人習俗，凡有漢人到苗族去做生意，家中婦女皆不迴避，和他們閨女交談狎笑，父母更是高興，這表示他家姑娘生得美麗，但和他妻妾交談則大爲忌諱，因苗人生性猜忌，深恐漢人誘拐其妻妾。）

白士英被她鬧了個面紅耳赤，大爲尷尬。

張正林忙道：「白兄只管和孟公主先去，兄弟隨後自會把藥箱送去的。」

孟雙雙也沒待白士英多說，拉着他就走。

這座小山坡，就像是孟家寨前面的一道照牆。

白士英隨着孟雙雙轉過山坡，就有一條較爲寬闊平坦的石砌道路，兩邊都是高大的樹林。

這條路很少曲折，轉過一重山脚，就看到兩道粗木的柵門。

這是四面環山的一片廣大盆地。

一眼望去，茅屋櫛比，也有三五成羣，自成一簇的，也有獨自一幢，依山而居的。

反正都在這一片山坳之間聚族而居。

沿着這條石砌道路進入柵門，又走了半里光景，已經到了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岡下面。

月光之下，但見一座覆蓋極廣的茅屋，黑壓壓一片，矗立在山麓之間。

孟雙雙拉着白士英，脚下不停，筆直往裏奔去。

這一幢茅屋，構造的十分奇突，前面一排，就像是穿堂。

經過穿堂，是一個大天井。

迎面又是一排茅屋，中間一間，隱隱透射出燈光，但却垂着一排用圓木串成的簾子。

孟雙雙一手拉着白士英，搴簾而入。

屋中燈光極亮，陳設也極簡單，上首一張籐榻上，踞坐着一個頭綰髮髻的肥胖苗人，捲鬚虬髯，看去約莫五十出頭。

他上身穿一件白蔴背心，露出虬筋糾結的一雙胳膊，下面穿一條寬大黑褲。

籐榻邊上，一張矮几上，放着一個裝酒的瓦罐，此刻那老苗人正在啃着烟薰的

鷄腿喝酒。

他一眼看到孟雙雙拖着白士英闖了進來，不覺微微一怔，但立卽放下酒罐，雙手在他寬大的褲上，抹了抹，笑呵呵的站了起來。

這當然是看到白士英一身漢人裝束，表示歡迎之意。

孟雙雙沒待雙方開口，早已放開了拉着白士英的手，翩然奔到那老苗人身旁，咭咭呱呱的說了幾句。

那老苗人一面點頭，但他目光却向白士英身上打轉。

等孟雙雙把話說完，他才含笑朝白士英拱拱手道：「歡迎，歡迎。」

這兩句話，說的極爲生硬。

孟雙雙轉臉朝白士英道：「這是我爹，也是我們孟家寨的族長。」

白士英跟着向上抱拳一禮，說道：「在下久仰族長大名，今晚幸會。」

孟雙雙把他說的話，又用苗語給爹翻譯了。

孟族長更是高興，指指邊上一張籐椅，口中嘰嘰咕咕的說了兩句。

孟雙雙嫣然一笑道：「我爹說你是遠客，請坐。」

白士英知道苗人性直，就不客氣在籐椅上坐下。

孟族長等他坐下，立卽取起他方才喝的那個酒罐，遞了過來。

孟雙雙站在她爹身旁，抿抿嘴，含笑道：「我爹請你喝酒。」

白士英知道他此擧表示對自己的敬意，要是不喝，就是瞧不起他了。

這就慌忙雙手接過瓦罐，大大的喝了一口，才放回几上。

酒是好酒，很香，很醇！

孟族長回頭又朝孟雙雙嘰哩咕嚕的說了兩句。

孟雙雙才美目含睇，嬌聲說道：「我爹問你，你能治得好我祖母的病麼？」

白士英聽的一呆，答道：「在下要看過令祖母生的是什麼病，再診過脈，才能知道。」

孟雙雙又把這話告訴了爹。

孟族長朝她女兒，又說了幾句。

孟雙雙點着頭，然後朝白士英說道：「我爹要我去問問娘，白哥哥，你請坐一回。」

說着，就像燕子般，輕盈的朝屋後奔了進去。

孟族長望着白士英笑笑，又把瓦罐遞過來了，盛情難却，不得不喝，只好接過酒罐，又大大的喝了一口才把酒罐遞還。

孟族長口中說了兩聲「好」，仰起脖子，「咕」的喝了一口，又把酒罐朝白士英遞來。

這可不得了！

孟雙雙走了，沒人做翻譯，自然只有喝酒。

白士英估計，這一個瓦罐，至少有三五斤酒，如果你一口，我一口的喝下去，立時可以喝光。

這酒，比劍河客棧裏賣的茅台酒，還要厲害的多。

但他無法推辭，只得又接過瓦罐。喝了一口。

孟族長酒性極豪，看到白士英酒量好，不覺大爲高興，自己喝了一口，又遞過來。

白士英暗暗叫苦，此時除了捨命陪君子，只有希望孟雙雙早些出來。

這樣你一口，我一口，喝個不停，不過盞茶工夫，已將瓦罐內的酒喝光。

孟族長目露驚奇，連聲說「好」，接着擧起蒲扇般手掌，輕輕擊了兩下。

只見從右首房中，急步走出兩個年輕苗婦，朝孟族長躬身一禮，柔順的說了句苗語。

這兩個苗婦敢情是孟族長的侍妾，她們似是在向孟族長請示。

孟族長指着瓦罐，大聲叫着。

看他神情，顯然是說：「快些添酒」的意思。

兩個苗婦應了一聲，由左首一個從矮几上取起瓦罐，躬身而退。

不多一回，只見她們每人手上各自捧着一個瓦罐走上，一齊放到几上，才行退去。

白士英看的暗暗皺眉，心想：「苗人如此喝酒，自己如何受得了？」

孟族長朝他呵呵一笑，伸手捧起酒罐，喝了一口。

白士英只得學他模樣，也捧起酒罐喝了一口。

他到了此時，只好仗着精純內功，先行把酒逼住了再說。

孟族長看他酒量極洪，更是喜動顏色，放下酒罐一挑大拇指，一陣呵呵大笑。

白士英同樣朝他挑着大拇指，然後拱了拱手表示，對他酒量，十分佩服。

孟族長自然極爲高興，又呵呵笑了起來。

這時，只見一名腰掛苗刀，一邊革囊中揷着一排竹箭的苗人，引着張正林走了進來。

張正林捧着藥箱走入，看到孟族長，立卽放下藥箱，趨上幾步，連連抱拳，口中嘰嘰咕咕的說着苗語。

孟族長也站起身，和他以苗語談話，然後取起面前瓦罐，自己先喝了一口，朝張正林遞去。

張正林雙手接過，也大大的喝了一口，把瓦罐放回几上，取起藥箱，送到白士英的面前，笑道：「白兄，兄弟來的不慢吧？」

白士英雙手接過，說道：「多謝張兄了，你再不來，兄弟這點酒量，快要醉倒了。」

孟族長敢情能聽不能說，一手摸着虬髯，洪聲大笑。

張正林問道：「孟公主呢？」

白士英道：「她進去了。」

話聲甫落，孟雙雙已經一陣風般飛奔了出來，朝白士英招招手道：「白哥哥，我娘請你進去哩。」

一面回頭朝孟族長說了幾句。

孟族長只是點頭，

白士英捧起藥箱，問道：「是不是給令祖母看病去？」

孟雙雙嬌嗔着道：「白哥哥不用多問，快進去了，是我娘先要看看你。」

說完，也不管當着她爹面前，伸手拉

着白士英就走。

孟族長看她女兒和白士英這般要好，心裏一陣高興，望望張正林，不覺呵呵大笑起來。

張正林怎麼也沒想到白士英一來，就會被孟公主選上，看着兩人後影，不禁微微發呆。

孟族長這一大笑，才把張正林驚醒過來，連忙含笑道：「公主眼光眞是不錯，敝友不但文武全才，又精於醫道，是李一丹李藥師的得意傳人。」

他說的當然是苗語。

孟族長一手摸着虬髯，呵呵笑道：「咱們幾個村子裏的小伙子，小女沒有一個看得上，她喜歡漢家郞，老夫也只好由她去了。」

張正林笑了笑道：「敝友能獲得公主垂青，在下也與有榮焉。」

孟族長大笑着端起瓦罐，說道：「喝酒，喝酒。」

× ×

白士英被孟雙雙拉着手，身不由己的隨她急步奔入後院。

後院當然要經過一個小天井，茅簷迴廊，別饒幽趣。

小院落中，種着許多不知名的花卉，踏進後院，就可聞到一股清香。

長廊盡頭，是一排三間茅屋，孟雙雙拉着他就直向中間一間行去。

門口，也像前面一樣，掛着一排用木珠串成的簾子。

孟雙雙手牽手的拉着白士英掀帘走入，白士英目光一動，發現這間屋裏的佈置，竟然和漢人家相似！

上首擺着一張長案，一張八仙桌，兩旁各有一排椅几，而且還是上等紅楠，經過精工雕刻製成，但一看就知，年代已經相當久遠了。

這時，八仙桌上，放着一盞高脚油燈，照的一室通明。

左上首，端坐着一個苗裝婦人，面貌白晳，鬢髮微見花白。

白士英曾聽張正林說過，孟家苗重女輕男，族長的正妻就是「鬼母耐德」，女兒叫做公主，也就是將來的「鬼母耐德」了。

公主不出嫁，只能招贅，贅婿就是未來的族長。

那麼孟雙雙的母親，自然就是鬼母耐德。

孟雙雙叫聲：「娘，白哥哥來啦！」轉對白士英低聲道：「這是我娘。」

白士英心中暗暗驚奇，孟雙雙和她娘說的竟會是漢語。

他心念轉動，立刻朝那苗婦拱手作揖道：「在下見過耐德。」

耐德早就在打量着他，頷首笑道：「白先生請坐。」

白士英暗暗奇怪，這位「鬼母耐德」，漢語說的極好。

孟雙雙嫣然一笑，親切的道：「白哥哥，你坐呀！」

她形迹親密，白士英方才在孟族長面前，倒也不覺得什麼？

但此刻在這位能說漢語的耐德面前，却不禁臉上感到一紅。

彬彬有禮的欠了欠身道：「在下告座。」把藥箱放到几上，然後在下首一張椅上落坐。

耐德目光一抬，含笑道：「老身聽小女說，白先生精擅醫道。」

白士英道：「在下稍通醫理。」

耐德又道：「白先生第一次到咱們這裏來？」

白士英道：「是的，先師在日，一向在苗嶺一帶行醫，在下是奉先師遺命，才到這一帶來的。」

耐德看了他一眼，問道：「白先生尊師是誰？」

白士英說道：「先師姓李，人稱李一丹。」

耐德點點頭：「李藥師名滿苗疆，疑難雜症，均可一劑病除，白先生旣是李藥師的高足，那就好了。」說到這裏，接着道：「家母今年七十有九，平日身體極爲健朗，上月初忽然染恙，初時只是不思飮食，昏倦欲睡，如今逐漸加重，神形消瘦，有時好像還有些囈語，咱們附近有名巫醫，都治不好，不知白先生是否能治？」

白士英道：「漢醫首重望，聞，問，切，必須切過脈，才能探求病因，對症投藥，才不致有誤。」

耐德聽的連連點頭道：「白先生高論極是，足見醫道高明了。」

一面轉頭朝孟雙雙道：「雙雙，你陪白先生進來，一起去看看你祖母的病。」

說完，站起身子，當先朝左首一間房中走去。

孟雙雙朝白士英嫣然一笑道：「白哥哥，我們進去。」

白士英捧起小藥箱，跟着往屋中緩步行去。

這房中，陳設簡單，放着一張雕花大床，一張陳舊的銅鏡妝台，另外是一張方桌，幾把椅子。

但在苗人家中，有這樣擺設，已是絕無僅有的了。

大床上，躺臥着一個老苗婦，白髮鳩臉，已經形容枯槁，消瘦得只剩了一把骨頭。

此時，定着一雙無神的眼睛，張口呼吸，已只有奄奄一息。

耐德站在床前，眼看母親病勢如此沉重，止不住睫含淚水，面有戚容，看到白士英走入，不覺問道：「白先生，你看看家母還有救麼？」

白士英道：「耐德放心，在下自當盡力而爲。」

耐德道：「白先生如能把家母的病治好，老身自會重重的謝你。」

白士英道：「耐德言重了，醫者有割股之心，盡我之能，給老耐德治病，乃是在下的天職，怎敢當得重酬二字？耐德請把老耐德的手腕取出來，在下先切切脈象如何？」

耐德點頭道：「白先生眞是高明之士。」說着，輕輕把老苗婦的手取出。

白士英走到牀前，孟雙雙很快端過一把椅子，說道：「白哥哥，你坐呀！」

白士英也不客氣，就在牀前坐下，三個指頭，按在老苗婦脈門之上，仔細的切了一陣，才抬頭道：「耐德，在下還要切

切老耐德右手的脈。」

耐德點點頭，輕輕的替老苗婦轉了個身。

白士英又切了她的右脈，起身取過藥箱，打開箱蓋，取出一塊竹片，朝耐德道：「在下還要看看老耐德的舌苔。」

耐德問道：「白先生要如何看法？」

白士英道：「只要撥開老耐德牙關，就可看到了。」

耐德道：「那就請白先生動手吧。」

白士英回頭朝孟雙雙道：「那麼就請孟公主把燈盞取過來。」

孟雙雙答應一聲，從桌上捧着燈盞，走近牀前。

白士英用竹片輕輕撥開老苗婦牙關，只見她整條舌頭，色呈烏黑，四周還生着許多芒刺。

耐德吃驚道：「家母是中了毒麼！」

白士英抽出竹片，回身道：「老耐德不是中毒，這是溫病。」

耐德望着白士英，問道：「甚麼叫做溫病？」

白士英示意孟雙雙，仍把燈盞放回桌上，一面說道：「黃帝素問曾說：『陽明司天，終之氣，其病溫』。溫病，也就是熱病之總稱，也是四時不正之氣。邪之漸受者爲溫，急中者爲熱，老耐德此症，是溫毒而兼暑濕，冬時熱毒內伏，到了長夏，與暑濕併發，復因初時誤投發散之劑，熱毒不得外解，陷入於裏，致使溫邪阻滯經脈，故而多寐，時日稍久，熱入心臟，故而神昏，且多囈語。」

耐德道：「白先生醫道眞是高明已極，你說的一點不錯，家母確是如此，只不知是否有救？」

白士英微微一笑道：「耐德只管放心，此症數種症候併發，本屬險症，要是換了常人，早已無救了，所幸老耐德內功極爲精純，目前只是溫毒內陷，暑濕積滯，眞氣遭受阻碍，只要清暑化濕，使溫邪皆從清道而出，病有去路，氣機自能通暢，很快就會痊癒了。」

耐德感激的道：「家母病症，全仗白先生救治了。」

白士英連說不敢，略作沉思，就到方桌前面，打開藥箱，取出兩個小瓶，那是「牛黃丸」和「至寶丹」，各自傾了六粒，研成細末。

然後又從箱中取出李藥師精製的「冰雪行軍散」，用銀匙挑了少許，加入藥末之中，分爲兩服，用紙包好。

接着朝耐德說道：「這是兩包藥粉，第一包，此刻就給她用溫水灌下，第二包，要等一個時辰之後再服。」

耐德看了這小小兩包藥粉，心中還有些不信，問道：「白先生，這兩包藥粉，就可治愈家母的病麼？」

白士英道：「這兩包藥，功能清溫毒，理暑濕，老耐德服下之後，病症即可減輕，等明天在下替她切過脈象之後，需用何種藥物，就得另行配合了。」

耐德道：「原來如此。」接着朝孟雙雙說道：「雙雙，妳去倒一碗開水來，給妳祖母餵藥。」

孟雙雙答應一聲，翩然往外走去。

不多一回，孟雙雙端着一碗溫開水走入。

耐德取過藥粉，撥開老苗婦牙關，把藥灌了下去。

白士英道：「老耐德服下此藥，大概有半個時辰，藥力行散，就會清醒過來，因體內溫熱，暑濕稍解，也許會覺得腹中有些飢餓，但除了開水，不可進食，等第二包藥粉服下後，最好讓她睡上一回。」

耐德點頭道：「白先生說的，老身自當謹記。」

白士英收起藥箱，拱拱手道：「敝友在前面等候，在下告辭了。」

耐德道：「白先生是我們孟家貴客，自然住在我們這裏了。」

白士英道：「敝友張正林，還在前面等候。」

耐德問道：「白先生還有一個朋友同來？既是白先生的朋友，也是我們的貴客了，就該住在我們這裏才是。」

孟雙雙道：「白哥哥的朋友，叫做張正林，娘還記得不？他就是去年來過的那個貨郎。」

耐德「哦」了一聲，道：「妳說就是那個年輕貨郎？他住在那一家？白先生住在我們這裏，他自然也留下來了。」

白士英原無一定住處，而且他遠來苗疆，也另有目的，眼看耐德一再挽留，自然正中下懷。

再說苗人好客，也不容自己推辭，這就拱拱手道：「在下打擾耐德，實在過意不去。」

耐德道：「白先生不用客氣。」

接着朝孟雙雙吩咐道：「雙雙，你領白先生到客房休息去吧。」

孟雙雙嫣然一笑道：「白哥哥，你隨我來。」說着，正待朝門外行去。

耐德又道：「雙雙，妳爹是老酒鬼，只知道喝酒，白先生他們是漢人，不能和妳爹比，時間也不早了，叫他不可再拿酒灌客了。」

孟雙雙答應一聲，輕盈的掀簾走出。

白士英朝耐德欠身一禮，跟着孟雙雙退出。

兩人回出後院，踏上長廊，孟雙雙忽然回眸一笑道：「白哥哥，你看出來了沒有？娘對你很好呢。」

白士英道：「令堂是個慈祥的人，待人和藹，親切。」

孟雙雙抿抿嘴道：「我們九里龍孟家苗四個村子的人，都怕我娘，她平日很少和人說話，說話的時候，也很少有笑容，我看得出來，娘對你是另眼相看。」

白士英笑了笑道：「那是因爲我是客人的關係。」

孟雙雙忽然扭頭道：「才不呢！」

說話之間，已經走出前院，隔着屏風，只聽孟族長和張正林，正在用苗語交談，歡笑甚洽。

孟族長的笑聲，甚是洪亮，自是笑的十分得意。

孟雙雙低低的道：「他們正在說我們呢！」

說完，嬌聲說了一句苗語，翩然往外閃了出去。

白士英跟着走出，孟雙雙早已傍着孟族長，咕咕呱呱的說着苗語。

她聲若出谷黃鶯，越是聽不懂的話，聽來更覺特別清脆悅耳。

她這一段話，說的當然是白士英替老耐德診病的經過。

張正林臉上，不期而然流露出驚訝神色，眼珠轉動，只不知他，在想着甚麼心事？

一個人心裏有事，臉上多少總會流露出一些神情來的。

旁人如果細心一些，也許就會看的出來。

但白士英並未留神看他。

孟族長聽的不住點點頭，接着呵呵一笑，朝白士英點頭說了句：「好。」

接着又朝張正林說了幾句苗語。

張正林連連拱手，也以苗語答了幾句。他們雖以苗語交談，但白士英也可以猜想得到。

孟族長是要張正林也留下來，張正林說的是感謝的話。

孟雙雙眼波一轉，瞟着白士英，親切的道：「白哥哥，你們隨我來咯！」擧步朝右首房中走去。

白士英，張正林一齊朝孟族長拱手爲禮，然後隨着孟雙雙走去。

孟雙雙掀起布簾，當先走入，隨手點起了一盞油燈。

白士英，張正林也跟着走入，只見這間房中，地方相當寬敞，靠壁有一個土炕，上面鋪着厚厚的細草。

房中，除了這土炕，就別無傢具。

苗人都是席地睡的，有一個土炕，已經很不錯了。

孟雙雙引着兩人入內，就放下燈盞，說道：「白哥哥，你們先請坐，我去拿被來。」

張正林忙道：「孟公主，這樣可以了，不用……」

孟雙雙早已翩然出去。

不多一回，只見她手中捧着一個繡花枕頭，一條絲質綉花薄被進來。

她身後還跟着一個苗婦，從中間客堂中，搬來了一張矮几，放好燈盞，先行退出。

孟雙雙把枕頭和絲被放到炕上，朝白士英嫣然一笑道：「我聽說漢人睡覺，都用枕頭，沒有枕頭會睡不熟的，可惜我只有一個枕頭，張先生就只好委屈了。」

這話是說，這個繡着鴛鴦的枕頭，和這條繡被，都是她的了。

張正林忙道：「孟公主不用客氣，在下習慣了，甚麼地方都可以睡。」

白士英也道：「孟公主，在下也不用枕頭，天氣很熱，這條被也用不着……」

孟雙雙含情脈脈，柔聲道：「這裏天氣，過了子夜就會涼，你還和我客氣麼？時間不早啦，你們睡吧！」

說完，嫣然一笑，退出房去。

張正林望着白士英，聳聳肩，笑道：「白兄能得孟公主垂青，艷福不淺，連兄弟也沾光不少。」

白士英臉上一紅，說道：「張兄休得取笑。」

張正林正容說道：「兄弟說的，可不是取笑，今晚，你不是和孟公主一起跳了舞麼？」

白士英道：「張兄不是說苗人最歡迎漢人麼？」

張正林道：「話是不錯，苗人都喜歡和漢人交往，尤其漢人住到他們家裏來，認爲是最有面子的事，但你和孟公主一起『跳月』，情形就不同了。」

白士英問道：「如何不同？」

張正林道：「孟家苗每年從六月初一起，到六月底止，這一個月，名爲『放醉』，因爲他們聚族而居，同村男女，不能婚配，這一月，是『搖馬郎』的季節，附近幾個村子的少男少女，就在山坡前面，選擇情投意合的終身件侶，孟公主讀過漢書，又是九里龍孟家的一朶鮮花，附近幾個村子的苗人子弟，她自然不會看在眼裏，這就選上了你白兄，難道她對你的情意，白兄還會看不出來？」

白士英聽的不由跳了起來，急急說道：「張兄怎不早說？」

張正林道：「現在說也不遲呀！」

白士英道：「兄弟只當孟公主臨時要我作伴，唉，這眞是從沒想到的事。」

張正林道：「其實這也是好事，孟公主溫柔多情，貌如天仙，白兄走遍天下，打着燈籠，也是找不到的……」

白士英皺起雙眉，道：「這個如何使得？」

張正林道：「兄弟也替白兄想過，這件事，原也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孟家苗的習俗，和孟公主成婚之後，必須入贅孟家，這一點，只怕白兄會有困難……」

白士英急道：「豈止困難？兄弟根本做夢也沒想到過。」

張正林道：「男女一同『跳月』，等於雙方已經情投意合，兩情相悅，不但在場『跳月』的人，都已經公認你們是一對情侶，就是聽方才孟族長和耐德的口氣，也已認定白兄是未來女婿了。」

白士英聽的愈急，搓着雙手道：「這個如何是好？張兄，你明天務必把兄弟的意思，轉告孟族長，說兄弟初來苗疆，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風俗，才會有這樣大的誤會。」

張正林微微搖頭，然後臉容一正，說道：「這話目前可千萬提不得。」

白士英道：「爲什麼？」

張正林道：「白兄和孟公主『跳月』之事，大家有目共覩，現在如果向孟族長鄭重提出，說是事出誤會，他們一定認爲你瞧不起苗人，不但孟主公再也無顏見人，孟家的人，也將視爲奇恥大辱，你我也立將有殺身之危。」

白士英聽他這麼一說，心知事態嚴重，一時不覺大急，忙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張正林想了想道：「爲今之計，白兄只有暫時敷衍一陣再說。」

白士英方寸已亂，問道：「如何一個敷衍法子呢？」

張正林笑了笑道：「白兄不是說這次到九里龍來，是奉了令師遺命，有遺物寄存苗人家中麼？白兄可知令師遺物，寄存那裏？」

白士英皺皺眉道：「先師臨終時才說出此事，語焉不詳，兄弟也不知存放那裏，須得慢慢打聽。」

（下期續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紅花濺雨春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南圃被困百燈飛魂陣，爲司徒火擊傷，口噴鮮血，也全靠這一口血箭，把燈陣破去，桑南圃强忍傷痛，出手制住簡兵，要脅司徒火放出譚貴芝母女，司徒火爲救簡兵，將譚貴芝母女釋放，桑南圃見譚貴芝母女走遠，才放開簡兵，走至半路因傷昏倒，幸譚貴芝久候不見他來到，返身尋覓，見桑仆臥地上，立揹着他奔返冰河集，依着桑斷續所說，搜出續命金丹散給桑服下，未幾果見桑腰肋汩汩流血，譚貴芝咬牙駢指點昏桑南圃——

愛難化仇怨　死可解眞愁

譚貴芝記着桑南圃的關照，遂即施展「錯骨閞肋」手法，雙手輪番的把桑南圃兩肋胸骨一根根的分開來！在她施展這種手法時，但只見桑南圃全身上下起了一陣陣的輕微顫抖，傷處流血益急！

漸漸所流出的血由暗紅色轉爲鮮紅。譚貴芝才又施展合骨手法，使得他胸間肋骨一根根復原如初。大功好像告成了。

譚貴芝累得頻頻嬌喘着，由於太緊張的原故，額面上沁出了一層虛汗。

此刻天光已然大亮！爲避免驚人耳目，她必須儘快打點。當下，她就撕了一床單子，小心的爲他包紮了一下，又爲他解開了穴道。

桑南圃長長的喘了一口氣，遂即沉沉的睡着了。

譚貴芝倚着床邊坐下來，本想打上個盹兒，那裏知道她連夜奔馳，心力交疲，才一閉上眸子，遂即睡着了。

× ×

當她醒轉的時候，窗外炫耀着一片殘陽，紅色的陽光，把窗戶紙都染紅了。

她安詳的睡在床上，身上還蓋着被子——這一個突然的發現，使得她大吃一驚，陡地翻身坐起來！

客房內異常的寧靜——

桑南圃不知道上那裏去了。

她趕忙的翻身下床，就在這時房門「吱！」的一聲敞開。

桑南圃手持竹杖步入，遂即反身把房門關上。

譚貴芝大驚道：「你怎麼下床了？」

桑南圃微微一笑，儘管臉上顯現着大病新癒的憔悴，可是畢竟這般神速的恢復功力，令人不可思議。

他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道：「姑娘是太疲累了……我已運行了一次內功，姑娘可知內功中的『三伏眞氣』麼？」

譚貴芝怔了一下道：「聽說過……」

桑南圃道：「擅施這種內功的人，是不容易死的……」

譚貴芝不由大喜，當時一揭被子下了床，才覺得週身骨節都是酸的。

她彎下身子來，似嬌又羞的揉着兩條

腿道：「噯……唷……好酸哪！」

桑南圃一雙湛湛的目光，好似含情的注視着她——瞬也不瞬一下的注視着她。

忽然，譚貴芝的臉紅了。

昨晚竟夜相處，她都沒這麼感覺過，以前相晤時更沒有這種感覺。而這一刹那，她竟然會感覺到害羞了，在她來說確是怪彆扭的，怪不好意思的。

心裏想着索性放得大方一點，不意眼睛方與對方眼光一接觸，臉上更紅，更臊了，一時連頸子都串紅了。

「你幹嘛老瞧着我——？」

她低低的說，聲音好像只有自己聽得見——當然桑南圃也聽見了。

桑南圃發出了長長的一聲吁嘆——

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瞭解到這聲嘆息的意義。

這樣絕色的美人！

這樣高華的氣質！

這麼美的情操！

幾乎綜合了一切的理想，一切的美於一身——

這樣的一個人，自己竟然不能去愛她，這該是何等的一個遺憾！

何等的一種懊喪！

桑南圃彳亍的站起來，扶着那枝青竹杖步向窗前——

推開了窗戶——黃花留住斜陽的一刹那，人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忽然體會出這種黃昏的悲哀。

一種莫可奈何的悲哀！

「姑娘……妳可以回去了……」

出乎意料的無情！

令人寒心的冷漠！

這樣的一句話，會在此時，此刻，由面前這個人的嘴裏說出來，確實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譚貴芝驀地一呆，那張原本因爲羞澀而現緋紅的臉，刹那間變爲蒼白。

「梁大哥……」她口中吶吶的道：「你的傷——？」

「已經不碍事了……姑娘！我很感激妳！」他面向着窗外，慢慢的說：「今天上午我想了很久，我們不宜來往！」

臉色一白，她上前一步，道：「爲什麼？」

「因爲我忘不了家仇！」

「……」譚貴芝黯然的垂下了頭。

「所以……我們終久會變成仇人！」

「不——不會——永遠不會的！」貴芝嗚咽着低泣了起來。

桑南圃冷冷的道：「會的！」他轉過身子來，道：「所以，如其那時白刄相加，不如現在生疏一些的好！」

譚貴芝打了一個寒噤，說道：「梁大哥——」

「妳還是叫我桑南圃好了——」他冷笑着說：「這裏還沒有人知道我姓梁，一想到我姓梁，我就忍不住……」

他的身子似乎由於過於激動而抖動了一下！

譚貴芝一陣子難受，由不住又垂下頭來！

她知道他是對她有情的，要不然他不會三番兩次的救自己，不顧性命的去救自己。

想一想，這該是何等樣的一番感受？又是如何的一腔悲哀。

她不相信他眞的如同他所說的是那麼狠心的一個人。

可是，也難說，——只需要看看他憤怒時的那雙眼睛就知道了。

「話」已經說得太明白了。

彼此可說得上「心有靈犀一點通」。

輕輕的嘆了一聲，她悄悄的步出。

桑南圃道：「姑娘還是由窗戶走較爲方便！」

譚貴芝頓了頓，道：「也好！」說完，就掉過身子改向窗前走過來。

桑南圃道：「姑娘也許餓了，我帶了一點吃的……」

他手裏一直拿着一個紙包，這時緩緩的遞過去。

譚貴芝伸手接住窘笑了一下，道：「是什麼？」

「八寶飯！」

「好！我愛吃！」

細細的眉毛挑了挑，含着淺淺的笑靨，她陡地穿窗而出，輕若桐葉般的飄身直下。

桑南圃惆悵的看着她，臉上情不自禁的露出了笑容。

殘陽下他看見她天眞的回過身來，向自己招着手。

風飄着她的長髮，原野已有了綠意，一種迤邐的意態美，就這麼，她一逕的去了。

× ×

院子裏籠罩着惆悵，說不出的蕭索之意，想不到離家這段日子，竟然會生疏至此，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的陌生，彷彿不再是自己的家了。

幾個護院師傅遠遠的站在廊子下，聚在一塊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譚貴芝一逕的走過來。

那幾個人乍然看見了她，俱都現出驚喜之色，老遠的就有人嚷着：「大小姐回來了！」

「小姐回來了——」

大廳門開，彩蓮穿着一身大紅，快步的跑過來道：「哎呀……我的小姐——」

她喜得像個小鳥似的跑過來，拉住了譚貴芝的手。

「我的小姐——妳可是回來了……老爺想你都快瘋了！」

譚貴芝苦笑了一下，掙開了她的手道：「妳這個丫頭命眞長。」

彩蓮延臉道：「是嗎——老死不了，小姐，妳可是瘦多了！」

譚貴芝蕭索的道：「那能不瘦呢！沒死已經是好的了。」

「快別說這些話了，阿彌陀佛！」她合着手說：「現在妳回來了，一切可都好了！」

「娘還好吧？」

「太太？」

「嗯——」譚貴芝應了一聲，可就發現到彩蓮的臉色不大自然。

「怎麼不說話？我問你太太還好？」

「太太……」彩蓮點着頭，道：「還好！只是不太愛理人，昨天一個人兒關着門哭了一夜！」

譚貴芝輕輕嘆了一聲，沒說話。

彩蓮跳了一下，道：「八成兒是惦記着小姐妳，現在妳回來了，她老人家可就好了！走——我們去看她去！」

說着拉着譚貴芝的手就跑。

譚貴芝停住沒有動：「老爺呢？」

「老爺正在跟好些人在談話呢！」

「都是些什麼人？」

「是青海來的一個姓余的，還有胡大爺他們！」

「姓余的？」

「矮矮的個子，聽說本事很大。」彩蓮說：「還帶着三個徒弟，架子大得很，就住在咱們這裏呢！」

貴芝想了想，實在也不認識這麼一個人，正想跟着彩蓮去母親那邊，就見一個小廝由廳門內跑出，老遠的叫道：「小姐，老爺有請！」

譚貴芝皺了皺眉，悻悻的走過去。

那小廝道：「老爺在客廳，請小姐去見幾個客人！」

貴芝道：「知道啦！」

客廳裏亂哄哄的坐着好些個人。

譚雁翎坐在上首，他旁邊是胡子玉，還有一個矮老頭，背後揹了個大斗笠，穿着怪樣的人。

另外座頭上還有三個高冠長服的年青漢子——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譚貴芝忽然驚覺到父親老多了，兩腮深陷下去，也顯得瘦多了。

胡子玉也是一樣，老瘦多了，睜着一對黑黝黝的窟窿眼——敢情已經瞎了。

房子裏每一個人都在注意着她。

譚貴芝本來對於父親很不諒解的，可是此刻乍然看見他老邁的形骸，由不住心裏一陣子發酸，差一點哭了出來。

「爹——」她叫了一聲，兩行淚珠奪眶而出，順着臉直淌了下來。

譚雁翎大步走過來，拍着她的背道：「好孩子，回來就好了，回來就好……」

譚貴芝一眼看見了胡子玉，撲過去道：「胡大叔，你的眼睛……」

「瞎啦——」胡子玉苦笑着說：「姑娘，妳……也受委屈了。」

譚貴芝呆了呆，怔在了當場！

「都是司徒火那夥子人下的手！」胡子玉說：「這筆仇，我們一定要報！」

這時座頭上那個矮老頭，發出了火鷄似的一陣子笑聲。

「這就是老譚你那位千金？嘿嘿……好！漂亮極了！」

一面說着，矮老頭那雙眸子上上下下咕咕嚕嚕的直向着譚貴芝身上打量着。

譚雁翎乃向女兒介紹道：「這是青海來的余烈，余伯伯，上前見過！」

「余伯伯！」譚貴芝不大甘心的福了一下。

「好——好——」

余老頭又像火鷄般的咯咯有聲的笑了起來。

「這是余伯伯三位高足妳也見過！」

譚貴芝又福了一下。

只見三個長衣漢子其中之一，彷彿眼很熟，那漢子正自睜着一雙大鐶眼怒瞧着自己——

忽然那漢子大吼一聲，猛的撲過來，一掌直向着貴芝頭上擊下來。

舉座皆大吃了一驚——

譚貴芝倏地揚起右腕，實實架住了他落下的手掌。

姓余的矮老頭見狀怒聲道：「魯赤班！你這是幹什麼？」

那漢子也擅漢語，「魯赤班」是他青海土稱的名字。

這時只見他怒聲道：「這個女人就是早晨點我穴道人，我非跟他拚命不可！」

譚貴芝忽然想起來早上刼馬傷人之事，原來被自己定穴手法所傷的那個人，竟會是他，一時間臉上覺得怪不自在的。

余烈怒聲的叱斥說：「胡說，這是譚家千金，你不要胡說八道！」

那個叫「魯赤班」的又看了一旁的譚雁翎一眼，自己大概也有些拿不準，將信又疑的憤憤退開身子。

譚貴芝心裏內愧，可是當着父親以及各人面前，却也不便承認。

譚雁翎奇怪的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余烈嘻嘻一笑道：「老哥是這麼回事！小徒今晨騎馬回來，途經冰河附近，爲一女寇奪了馬匹，還用重手法點了他的穴道，如非是後來我路過冰河，只怕一條性命早就完了。」

「有這種事？」

譚雁翎眼睛注向女兒，譚貴芝只得裝糊塗到底，悶不吭聲。

余烈哈哈笑道：「當然不會是令千金做的事，坐！坐……我們還是談正經事要緊！」

說着坐下來目注着譚貴芝，道：「老夫本來預備動身去救姑娘與嫂夫人，現在妳們相繼回來了那就太好了！」

譚雁翎點點頭道：「想不到那位桑先生竟然是一位埋名隱姓的奇人……這一次若非他打救，妳和妳娘只怕……」

一旁的胡子玉道：「那位桑先生可回來了？」

貴芝搖搖頭道：「不知道……」

胡玉珍冷冷的道：「東翁，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這位桑先生的大恩不可不報！」

他在說這幾句話時，臉上閃爍着陰晴不定，頗有紘外之音的意味。

譚雁翎微一點頭，說道：「我知道！我知道！」

說到這裏，他轉看向余烈道：「余兄，司徒火等栽了這個觔斗，我看他一定不會善罷干休，說不定日內就會大舉來犯，老兄却要多留點意呢！」

余烈一聲怪笑，道：「那是再好也不過，我的方天戟也該發發利市了。」

譚雁翎皺了一下眉道：「話雖如此，司徒火這個人我很清楚，這個人不可輕敵，老兄也不可過於輕敵。」

金烈咯咯笑道：「譚老哥你放心，司徒火哥幾個我知道沒一個好惹的，可是這一次他碰見了我余矮子，我要他嚐嚐我青海朱靈山的『攝魂砂』！」

譚雁翎知道余烈有一種自煉的獨門暗器「攝魂砂」十分狠毒，曾經施展過一次，把前往青海教訪問的客人「天南七友」一舉成殲——

那一次戰況很慘，七友死了六友，下剩一個雙目失明重傷而遁。

因爲這一次的關係，余烈的「攝魂砂」出了名。

也因爲這一次余烈的陰狠爲人，才爲武林中人所深知，大家認爲他心狠手辣，不够道義，敬鬼神而遠之。

「人」是壞到不可交，可是「攝魂砂」的厲害，却也被舉世公認爲最厲害的暗器之一。

譚雁翎這時乍然憶及到這種暗器的厲害不禁內心大喜，表面上却是不動聲色。

那余烈遂即自吹自擂起來，把他自己吹得眞正是併世無雙。

譚貴芝勉強坐在那裏乏味已極，抬頭一看，看見小丫嬛彩蓮正在向自己隔着窗子在打手勢，她就借故站起來向外步出。

譚雁翎站起來，走過去道：「妳上那裏去？」

貴芝道：「去看看娘！」

二人說話時已走到了門前面，避開了廳中各人。

譚雁翎表情十分沉重的道：「也好，妳娘這次回來好像變了個人似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貴芝眼圈一紅，低下頭道：「娘沒有告訴您？」

「沒有呀！」譚雁翎一怔道：「發生了什麼事？」

貴芝搖搖頭，眼淚在眸子裏打着轉！

譚雁翎重重嘆息一聲，他仍然還是沒有想到其他方面——

「回來了就好了……」他說：「你先上你娘那邊去一趟，晚上我想讓妳陪我上桑先生那裏去一趟。」

「去桑……大哥那裏？」貴芝顯然吃了一驚。

譚雁翎道：「聽說他受了很重的傷！我想去謝謝他，我一直都小看了他！」

「我看不必了！」譚貴芝冷冷的說了一句。

「爲什麼？」

「因爲他不願意人家知他會本事！」

「那又爲什麼？」

譚貴芝心裏由不住暗笑了笑，心說：「你還是不知道的好！」

但是，她實在沒有勇氣把桑南圃眞實的身份說出來。

她甚至於怕和父親的眼光相接觸。

緩緩的低下頭，她什麼也沒有說。

譚雁翎忽然笑了一下，拍着她肩膀道：「好吧，好好勸勸妳娘去吧！」

× ×

房間裏燃點着檀香。

縷縷的淸烟裏，陶氏異常寧靜的注視着女兒——

她好像心情很好，身上的一襲衣服新換過的——是淡紅色滾着繡花小邊的那一種。這件衣服她一向很少穿，在貴芝的印像裏，好像母親只穿過一次。

她的頭髮也像是剛剛才梳過一樣，奇怪的是在鬢邊還戴了一朵小小的蘭花。

這種打扮，使得貴芝頗爲吃驚。

陶氏的臉也重新搽了些胭脂，細細的眉毛描得濃淡適宜，看上去簡直像個新嫁娘一般的嬌麗。

貴芝心裏奇怪得很，可是看見母親高興，她也高興。

她原本担心母親經過這番凌辱之後，可能會滋生短見，現在總算放心了。

「娘！是妳叫我？」

「不錯！」陶氏說：「我聽說妳回了，桑南圃的傷要不要緊？」

「已經脫險了！」

「那就好！」陶氏臉上帶出了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我一直在担心他……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我更無面目去見他九泉之下的爹了！」

「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譚貴芝紅着臉垂下了頭，一想起這件事她就恨，恨爹，恨娘，恨自己。

「孩子！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陶氏含着淺淺的笑容，道：「除非你甘心平凡一輩子。」她侃侃的道：「——如果你想在這個世界上，抓到些什麼，掙到些什麼，你一定相對的，也就會失去些什麼？」

「我知道，娘！」

「妳知道？」陶氏搖搖頭道：「我看你是不知道，不過慢慢妳就會知道了！」

說到這裏，她頓了一下，像是忽然想到了什麼，問道：「桑南圃跟妳談了些什麼？」

「他要報仇——」

「他是應該的！」

貴芝一愣，道：「您是說……願意他……」頓了一下，接道：「桑南圃是一個很冷酷的人，他說得到做得到！」

「他是應該的……」陶氏慢慢垂下頭，眼淚在眸子裏打轉：「他怎麼說？」

貴芝道：「他說可以原諒您……却不能放過爹！」

陶氏臉上帶出了一絲苦笑。

「他眞的會原諒我？」陶氏搖着頭，道：「不——他不會的！」

譚貴芝道：「他說，娘會自己懲罰自己！」

陶氏呆了一下，喃喃道：「今天我找妳來，是要告訴妳一件重要的事！」

「什麼重要的事？」

「你爹現在已經瘋了——他自己在做些什麼他自己都不知道！」

說到這裏，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話雖如此，我與他總算是夫妻一場，不忍心看着他自掘墳墓！」

「爹爹請了一個姓余的，聽說是專門爲了對付司徒火那夥人……」

「有什麼用？」陶氏冷笑了一聲，道：「即使是贏了司徒火那夥子人，也贏不了桑南圃！桑南圃不會讓他趁心如意！」

譚貴芝呆了一下，道：「桑南圃……眞的會向爹下手？」

「會的！」陶氏道：「只有妳才能救他！」

「我——？」

「不錯！」陶氏苦笑道：「因爲妳對他有恩！」

譚貴芝呆了一下沒說話！

「記住孩子！」陶氏囑咐她道：「你爹是愛妳的，也只有妳能救他……可憐他！他怎麼受得了這種打擊？但是他必須要

得到這種報應……」

譚貴芝忽然打了個哆嗦——

「我死了以後……把我被凌辱的事告訴他！」

「什麼？」譚貴芝眼睛睜得極大！

「桑南圃算得不錯，我會自己懲罰自己……的！」

說着，她的手由衣袖裏忽然抽出了一口刀——

「啊——不——」譚貴芝大叫了一聲，猛的撲過去，却已經來不及了。

在她剛剛撲過去的一刹那，陶氏手中的刀已經迅速的刺進了自己的心窩！

譚貴芝嚇得全身戰抖了一下，大叫了一聲，用力的把刀拔出來，紅的血立刻把粉紅色的衣裳染滿了。

「天……」譚貴芝用力的抱住了母親身子：「娘——娘……爲什麼？您這是爲什麼？」

陶氏身子已經倒下去了——

「記住……只有妳能救妳爹……陶氏緊緊的握住女兒一隻手，「妳雖然愛桑南圃……他也愛妳，但是……那……那……」

她似乎還想要說些什麼，可是一口氣接不上，登時一命嗚呼！

譚雁翎失魂落魄的趕到了現場，眼見得一副凄涼景像——愛妻已死，女兒昏倒一旁。

丫嬛彩蓮正自一聲聲的哭叫着——

恁他鐵打的漢子，也挺受不住！

他只覺得膝頭一軟，痛呼了一聲：「錦璧——」踉蹌着摔倒在地。

× ×

像是夢一般的，譚雁翎呆呆的坐在窗前，沾沾老淚掛在花白的鬍子上。

女兒已經告訴他了——

陶氏因生前被司徒火等人輪流凌辱，因而無顏苟活而自盡。

譚雁翎聆聽之後，兩度昏厥，醒來之後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他獨自在窗前坐了差不多兩個時辰，才緩緩的起身，步出！胡子玉呆痴的跟在他身後。

門口前站滿了人！

家裏的幾個護院，所有的男女傭人，人人面有戚色，如喪考妣。

譚雁翎吩咐一個親信的護院，道：「把門釘死！不許任何人走近這間屋子！」

那個護院答應了一聲，譚雁翎就同着胡先生一道的來到了大廳！

——大廳內燈火輝煌，人聲混亂，顯然又有一件什麼樣的大事！

譚雁翎那張原本赤紅的臉，現在已經變成一片靑白，「怒」，「恨」，「悲」，「忿」，已經使他完全變了一個人！

廳內坐的是錢，劉，林，李，許，王……十幾家皮號的老闆。

譚雁翎一進來，大家都站了起來！

「你們坐下！」

大家已坐下來，人人互望了一眼，他們是來告急求助的，可是臨時聽見了譚雁翎喪偶的消息，一個個都嚇呆了。

大樹將倒，棲身其上的猢猻將也不能自保。

人人思危，滿座無歡。

大家的眼睛全部都盯視譚大老闆——

這時胡子玉才小聲的向東翁報告道：「那批皮貨失手以後，生意已經做不下去了，我看暫時把應天、江南的七家皮號先關了吧！」

譚雁翎黯然的點着頭，道：「也只有如此了——」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但是每一個人都聽見了。

空氣頓時沉寂了下來！

七家皮號的老闆，也都像宣判死刑一樣都垂下了頭，人人噤若寒蟬！

譚雁翎緊緊咬着牙，道：「我們現在面臨可怕的敵人，對方是要把我們弄垮，這幾個月，我本人損失慘重——」

苦笑了笑，他吶吶接下去道：「我可以向大家宣佈，我破產了，如今已經一無所有了！」

大廳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

北京的錢老闆靑着臉站起來，往前趕了幾步，噗通！一下子跪了下來道：「東翁……救救我一家老小……我……」

譚雁翎冷冷的道：「錢掌櫃的你起來，我的話還沒說完！」

錢老闆哆嗦着道：「是是！」

他戰抖着站起身子來，譚雁翎把頭埋在手心裏——

閉着眼睛，他低低的喚着：「錦璧，……」眼淚濺落了下來！

愛妻的溘然而逝，這個打擊太大了，那一刹那在他心靈深處投下的陰影，使得他失去了原有的明智與果斷。

緊緊的咬着牙齒，睜開眼睛，他暫時又面臨到此一刻的現實。

「我說到那裏？」他轉臉問胡子玉。

胡子玉道：「錢掌櫃的那號買賣！」

譚雁翎點頭道：「錢掌櫃的你放心，那塊『白魔王』的皮子，我總算弄到了！有了這塊皮子，我們還大有可爲！」

大家一聽，頓時精神一振！

錢老闆蒼白的臉刹時間也有了血色！

「謝天謝地……有了這塊皮子，我們總算得救了！」錢老闆眼色巴巴的道：「就請東翁快快賞下來，我好馬上進京裏交差，阿彌陀佛，謝天謝地……」

譚雁翎道：「現在還不能給你！」

「爲……爲什麼？」

「因爲一交到你手裏，妳就沒命！」

他說的當然是司徒火那一夥子人，錢老闆當然心裏也有數，一時噤若寒蟬就不吭氣了。

大家眼睛都亮得很！

連日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譚家生意的連鎖倒閉，胡子玉的失去變眼……譚雁翎妻子的死！靑草湖馬場的失火……幾十條人命的死亡……

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很顯明的必定是有一個厲害的實力集團，有意的在執行着一種任務！

那任務就是要制譚某人於死地！

任何人——只要是譚雁翎這一方面的人，都有被對方制死的可能！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一想到這裏，在座的每一個人忽然又感覺到生命比生意更寶貴了，人人面有悸色！

譚雁翎站起來道：「大家暫時住在這裏不要離開，今天，明天，最遲後天，一



陶氏自裁，譚貴芝撲救不及。

切都會有一個大轉變，不是我們完，就是敵人完，我們雙方總有一方面在這兩天完蛋——你們先下去吧！」

大家呆了一下，正要起身告辭！

忽然跑進來一個聽差的，向着譚雁翎道：「啓稟大善人，霍先生回來了！」

「那個霍先生？」

「啊——」胡子玉道：「快請！」

遂即與譚雁翎道：「東翁連霍先生都忘了？是『老皮通』霍九呀！」

譚雁翎搖搖頭，窘笑了一下，似乎還是沒有想起來，他吶吶道：「我忘了！」

胡子玉長嘆一聲，想不到譚雁翎的神智突然混亂到如此地步。

他提醒道：「東翁不是要鑑定那塊白魔王的皮子麼，怎麼連霍九都不認識？」

譚雁翎這才恍然記起來——

他連遭大故之後，神智屢現不淸，時而淸醒，時而糊塗。

這時顯然他又憶起霍九是什麼人了。

「快請！」

霍九已經進來了！

——四十七八歲的年紀，小個頭，瞇瞇眼，白白的皮膚，很重的書卷氣息，他腋下夾着一個綢子小包兒。

進門之後，先向着譚，胡二人行禮請個安，口稱：「大善人——胡先生——」

在座的這些皮號負責人，他都熟得很，分別的打了個招呼。

——這位霍先生是譚府當年僱用的總文案先生，因爲他精於鑑定各類皮貨的貴賤眞僞，腹內又熟記百獸的異態典故，是以在皮業界中，被推爲唯一具有權威性的鑑定人物！

「老皮通」霍九坐定之後，臉上神情很是緊張的樣子！

譚雁翎看着他的人，恍惚的道：「霍九你回來的正好……這幾個月生了很多事，你可知道！」

霍九沮喪的道：「都聽說了！」他咬了一下手，接下去道：「對方的心也太狠了……東翁你老人家千萬要自己保重……唉……這眞是太不幸了！」

「現在我手下的皮貨，因爲缺貨供應，已經十九都關了門，只剩下京裏的『寶華齋』一家，還勉強支撑着！」

霍九拱拱手道：「東翁所見極是，『寶華齋』是做紫禁城的買賣，關係東翁的信譽最大，應該維持！」

譚雁翎長嘆了一聲，轉向胡子玉說道：「子玉，去把那塊皮子拿來！」

胡子玉答應了一聲，退下去！

霍九心存好奇的道：「東翁莫非得到了什麼珍異的皮貨麼？」

譚雁翎嘆息了一聲，緩緩的點着頭，道：「現在我們上下的命脈，全都在這塊皮子上了！」

霍九一怔，問道：「什麼皮子，這麼珍異？」

一旁的錢老闆道：「霍先生，是那傳說已久的『白魔王』呀！」

霍九頓時一驚，面有喜色的道：「東翁是說已經取到了這塊皮貨？」

「不錯！」譚雁翎嘆息了一聲道：「爲了這塊皮子，幾乎傾家蕩產才購到手中，爲了愼重起見，還在等候着你的最後鑑定，你鑑定過以後，就交給錢老闆拿到京裏去供給皇上！」

「是是……」霍先生喃喃的道：「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聽說聖上對這塊皮子嚮往已久，呈上去必蒙重賞——」

說話時，胡子玉已返回，手裏提着一個紫藤箱子。大家都緊張的站了起來！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隻箱子上，因爲箱子裏的這塊皮子，都直接與每個人有關係。

最緊張的是錢老闆，因爲他的身家性命都有賴於這塊皮子的庇護，那能不緊張得要命？

箱子擱在了正中的大理石方桌上！

霍九也打開了他的小布包。

布包裹是一套鑑定皮貨的工具，包括小刀，小剪子，針，幾種藥水，還有一隻特製的水晶放大鏡！

箱子打開了——

雪白的一大塊熊皮。

每個人都睜大了眼睛！

霍九為怕髒了皮子，特別戴上了一副鮫絹的手套！

然後他小心翼翼的把皮子拿了出來：「呼啦！」一下子抖開來！

每個人臉上俱都現出了一種希罕的表情，微微發出了一片讚賞聲音！

霍九未鑑定之前，先皺了一下眉頭，他兩隻手用力的搓着這塊皮子，又在鼻子下嗅了一陣。

頓時，他的樣子顯得很為緊張——譚雁翎緊張的道：「怎麼？」

霍九搖搖頭，拿起一根針，小心的在皮子上打了幾針——

然後他又分開了毛面，仔細的拿起水晶鏡，透視着皮毛的裏層！

每個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霍九看着看着，臉上原有的一番異采忽然消失了。

他頹喪的坐了下來！

「怎麼樣了？」

「怎麼了？」

「怎麼了？」

顯然每一個人都忍不住問了一句！

霍九頭垂得很低，緊緊的咬着牙，大家都清楚的看見他兩腮上的肌肉在劇烈的跳動着。

良久——

他抬起臉看着譚雁翎，苦笑着道：「東翁這塊皮子是向誰洽購的？」

譚雁翎心裏的激動，更甚於霍九，他臉都白了。

「——『賽呂布』蓋……蓋雪松！怎麼！莫非這塊皮子……」

霍九冷笑道：「快找他來！」

一旁的胡子玉傻着臉道：「他早就走……了！」

譚雁翎忽然閃身來到了霍九跟前，當胸一把，把他抓了起來。

「說——怎麼回事？」

霍九抖着聲音道：「東翁受騙了……是假的！」

譚雁翎一反手，把霍九摔出了丈許以外，噗通摔在了地上。

如非是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只這一下子怕不立刻就要了他的命！

霍九由地上爬起來，一連串的叫着唉唷！疼得連腰都直不起來。

譚雁翎却有如洩了氣的皮球似的，一下子坐了下來——

他忽然又站起來，怒聲道：「絕不能是假的，霍九妳再看看仔細！」

霍九瘸着腿走過來道：「東翁……一點不錯，這是假的！」

「胡說！」譚雁翎道：「我親眼看見了那個獨角才付的錢，還有你不是說過這白魔王頸上有一圈紅毛麼？」

「不錯，可是這塊皮是偽造的！」

說着，霍九遂即取了一塊棉花，由一個小瓷瓶裏倒了一點藥水，然後用力的在那塊紅顏色地方擦了幾下！

他臉上的冷笑表情，益加顯著！

拿起棉花來看了一下——大家也都看見了，棉花變成了紅色。

這顏色，顯然是經過人工染上去的！

譚雁翎全身簌簌的起了一陣子戰慄。

「完……了……一切都完了！」

說時他用力的在桌子上拍了一掌，掌力貫穿大理石面，一個掌形的石塊掉落在地上！

霍九進一步說道：「真的白魔王皮毛之內有逆鱗，刀劍不入，這畜牲生平因僅食百花之蜜，故而身有異香，這些却不是可以偽造得來的！」

說時連連搖頭嘆息，道：「要是我在就好了……我在就好了！」

譚雁翎忽然發出了一聲怒吼——那是一種鬱結着悶而嘶啞的吼聲！

隨着這聲吼叫之後，突地張嘴湧噴出一口鮮血！

他身子向前一栽，登時就昏了過去！

錢老闆緊隨在他後面也發出了一聲叫聲，瘦長的身軀，筆直的倒了下去，一時之間，舉座嘩然！

× ×

一切的希望，似乎都為着那塊假的白魔王皮子蕩然無存！

譚家上上下下，每一個人看上去都了無生色，人人面現憂愁！

天空鬱集着黑沉沉的雲塊！不時的有閃電亮上一亮，鬱雷在緊緊包裹着的厚雲層裏响着。

不久，豆大的雨點劈劈剝剝的由天上洒落了下來。

「皮大王」譚雁翎獨個兒的在院子裏走着，他那張早已失去人色的臉，不時的泛出自我嘲弄的笑容！

有時候他停下來，抬頭對着天，喃喃有聲的不知是在說些什麼！

有時候他又低下頭飲泣着，涓涓的老淚，如同於天上的雨點，一顆顆洒落在地面上。

雨水把他全身都打濕了。

天約莫在四更左右時分。

東方隱隱的有一點點白色，並不意味着天亮了，也許天本來就是那個顏色，只有間歇連續的閃電，時明時暗，才使得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更清晰！

一條人影拔空而起——

也許是正當閃電的時候，所以看上去才會那麼清楚！

那人顯然是身負有極上的輕功絕技，否則的話他萬萬不能向着沾有雨水的琉璃瓦面上落足！

這人穿着一身皂色的長衣，好像頭髮很長！

身子甫一落下來，遂即迅速的向着瓦面上伏下來。

閃電再亮，這人的一雙湛湛眸子，正在注視着一個人——譚雁翎！

眸子裏的光輝，常能顯示出一個人內在的意思！

眼前這個人，如果說有什麼意圖，那就該是仇恨，仇恨，無比的仇恨！

這個人也並非是什麼陌生的人，他就是「怪鵝」孫波！

他那雙眼睛注視着譚雁翎——

却又有另一個人注視着他——

這個人立在樓角之下，借着彎延出的一角飛簷，遮擋住他的身子！

換句話也就是說，他可以看見孫波，而孫波却看不見他！

這個人——桑南圃，本來全份的注意力也是在注意譚雁翎，後來孫波來了，使得他不得不把注意力改向孫波！

雨漸漸下大了。

可是院子裏的譚雁翎仍然沒有返回去的意思，一任雨水浸濕了他全身，浸濕了他的頭髮。

這個時候，當然誰也不會無故起來，因此也就沒有人注意到他。

閃電很久沒有再亮，院子裏也就越加顯得黝黑！

當閃電再亮的時候，伏在屋脊上的孫波顯然已經失踪了！

譚雁翎踟躕的走到了廊下！那裏懸着一盞油紙的氣死風燈。

燈籠在風裏打着燐兒。

譚雁翎由走廊的這一頭慢慢的向那一頭走過去，他的背影方向移過不久，「怪鵝」孫波已神秘的現身在他身後。

立在簷下的桑南圃不覺冷笑了笑，也許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笑裏的涵意！

孫波滿頭長髮皆為雨水打濕了，油光水亮的披在肩上，背後的一對判官筆，不知何時已分持在手中。

自從他方一現身的當兒，桑南圃已經明白了他的意圖，很明顯的他是想猝然向譚雁翎行刺。

譚雁翎是否真的不知道？

——這個問題的確很費解，不過桑南圃並不認為如此。

總之，他認為眼前即將有好戲可以看了！自己的確可以作一個完全中立旁觀。

經過這一次重傷之後，他看上去憔悴多了，可是那並不能意味着他的功力有所減退，只要由他那雙光華閃爍的眸子來推測，當知他內斂的功力是驚人的！

孫波以輕快的步伐踏進走廊，身法之輕快，即令桑南圃眼中看來，也是够驚人的！可是面對着譚雁翎如此大敵，孫波却不敢絲毫大意。

因此他的身子甫一現身，遂即立刻掩飾在一根廊柱後面。

他身材瘦高，立在柱子後面竟然絲毫不顯著。

遂見——譚雁翎緩緩的轉過身子來，由廊道的那一頭又慢慢的走過來——

老人經過連番大難之後，簡直已經變了一個人似的。

只見他散髮蓬鬆，吃雨水淋得透濕，一雙惺忪的眼睛腫胞胞的，眼珠子上佈滿了血絲——

像是神智錯亂的樣子，每走一步，他就會停下來思索一陣子。

他嘴裏一直像唸經似的喃喃訴說着什麼，誰也不知道他是在說些什麼。

柱子後面的「怪鵝」孫波，比擬着手裏的一對判官雙筆，像是神情十分緊張的樣子——

他眼睛全神貫注着譚雁翎，不時的收着小腹。

明眼人如桑南圃一看即知，孫波正在儲備着內力，以備時機來到時的突然出手一擊！

桑南圃站立的角度正好可以清楚的看見他們兩個人！

譚雁翎喃喃的訴說着什麼，一雙腫漲矇矓的眼睛，在附近凝視着，忽然他呆了一下！——

他本來是向着孫波掩藏的那個方向走過去的，可是忽然頓了一下轉過了身子！

孫波緊張的向前又撲進了兩根柱子，他的一雙手仍然高高舉持着那對判官雙筆，保持着原來不變的勢子。

判官筆的雙頭，在燈光下閃閃有光，足可以想像出何等的鋒利。

前面的譚雁翎似乎渾然不覺。

他的兩隻手交互的插在肥大的袖統子裏，深深的低着頭，不知道是在思索着什麼？

在完全旁觀者如桑南圃的眼睛裏看來，他意會到眼前的局面，已至一觸即發地步！

孫波的表情，表示他雙筆上已貫足了內力，即將出手襲擊！

譚雁翎雖然表情呆痴，但是桑南圃却認為他也有足够的防範。

閃電再亮——

就在此一刹那，孫波身子已如同箭矢一般的射了出去。

他手掌內的一對判官筆，一上一下，一點後心一扎左肋，隨着孫波的身子奇快如電的扎過去。

也就在此一刹那，譚雁翎忽然振動右腕，把一領為雨水所浸濕外衣抖了出來！

原來他早有防備！

是以在孫波蓄勢以待的時刻，他也同時把內力貫注在那件長衣之內！

只聽得「叮噹！」兩聲脆响！

長衣捲住雙筆的一刹那，雙方都運足了力量向兩下一扯！

「波！」地一聲，有如弓弦一般的响了一聲，雙筆和長衣扯得筆直！

兩張猙獰的臉，相距不足一丈，彼此怒視着——

對於孫波來說，確實是不勝驚愕，他簡直想不通對方怎麼會看穿自己身法的。

二十年前金蘭換帖的拜把兄弟，也是今日你死我活的死對頭！

尤其是近來數月，雙方累壓在內心的憤恨太多了，擢髮難數。

現在，當他們彼此臉對臉的時候，竟然不知說什麼才好了！

「譚老兒……」孫波一嘴牙齒咬得吱吱的响——「今天晚上，你死期到了……，你還有什麼好說？」

譚雁翎只是睜着那一雙佈滿了紅血絲的眼睛，千般恨，萬般恨，只瞧瞧他這雙眼睛就知道了。

「憑你！嘿嘿……哈哈……。」

說着說着，這個老頭嘻哈哈的笑了起來，他的神智果然有了問題！

神智有問題，可並不代表武功也有問題！

面對着孫波，譚雁翎眸子裏顯露出無比殺機！

「孫老三。」他吶吶的說：「這些日子你們幹的好事……」（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將黑龍會訓練死士，爲禍武林的消息告知少林、武當兩派掌門，兩派掌門挺身赴義，令門下暗隨李中元往掃蕩黑龍會培養殺手基地，李中元順道往見燕燕祖母龍姥姥，値黑龍會爪牙曹萬斗脅迫姥姥交出孫兒龍采風，携往黑龍會受訓爲死士，李中元殺死曹萬斗，其同黨汪焜久候不見曹萬斗回去，駕車來接，李中元用燕燕交給他的黑龍會令主號牌冒充會主，一面着龍姥姥祖孫偕汪同去，途中汪向姥姥訛詐，李中元出手將他摔跌地上，着汪好好合作可饒一死——

掌劈少林僧　指戮武當道

聽李中元的口氣，像他自己對龍姥姥的開場白一樣，有着無比的暗示與誘惑力。

汪焜支着身子坐了起來，瞇着眼睛現出驚訝的神色道：「令主，你……。」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不用客氣，令主之稱，不敢當，在下是李中元。」

李中元日前雖無驚天動地的偉業，由於長安城的豪舉，在武林之中已傳遍了他就是「翠谷之秘」的得主，這時他的名聲，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尤其一般利慾薰心的人，對他的名字似有着魔力般的反應。

汪焜這時便是這樣，只見他雙目睜得比銅鈴還大，興奮地叫了一聲，道：「你……你……就是李大俠！」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大俠之稱不敢，在下也像你汪某一樣，在武林之中打過滾，替人跑過腿，所以，我不願對你苛責，希望你不要逼我做出不願做的事來。」

汪焜聽他說出這種話來，便心裏有數，這位「翠谷得主」，有着予人改過的仁心，但也有着壯士斷腕的霹靂手段，不是虛張聲勢的雛兒。

汪焜不免心中大爲驚凛，道：「大俠有何吩咐，老朽但能盡力之處，絕不推諉搪塞，以報大俠寬恕之德。」

李中元道：「我想龍老前輩的身份你該已經知道了。」

汪焜點頭道：「是，老朽完全知道。」

李中元道：「龍老前輩不願他的愛孫將來成爲你們『黑龍會』的殺手走狗，有玷刀君清譽，你給我出個主意，如何擺脫這身麻煩？」

汪焜暗中一皺眉道：「李大俠，你這不是叫老朽背叛黑龍會麼？」

李中元道：「我想告訴你一事實。」

汪焜道：「什麼事實？」

李中元道：「你早就背叛黑龍會。」

汪焜一怔道：「李大俠……。」

李中元一笑截口道：「你想想，你私自載運在下，一路上有目共覩，鐵案如山，百口莫辯，就算在下現在饒過你。但我們抖手一去之後，你自問逃得過叛帮之罪麼？」

汪焜臉色大變道：「你威脅老夫？」

李中元道：「就你剛才所行所爲來說，在下即使一掌將你立斃當場，你也死有應得，無傷天和，你爲惡一生，難道就從來不想一想，幾十年的歲月，除了每天計算別人，和防人計算之外，你過過一天無愧無怍心安理得的生活沒有？但是，你現在已是年過半百，一生辛勤，與鬼爲鄰，時至今日，你又得到了什麼？不過是愈陷愈深，坐待天譴而已。」

李中元這一番話，並沒有什麼大道理，完全是親身經歷的心裏感受，使汪焜聽了，激起了內心的共鳴，而沒有刺耳逆心的感覺。

他低下頭，默然了。

李中元輕嘆一聲，道：「人心向上，水向低，在下曾經有家師給過一個向上的機會，改變了我的一生，在下也願意同樣不勉强你，你攷慮着看吧！」

汪焜心神交戰，沉思久久，望着李中元長嘆一聲道：「老朽只怕心有餘而力不足，帮不上各位的忙哩！」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你對附近的情形相當熟悉吧！」

汪焜道：「老朽在方圓五百里之內，一連來來往往轉了二年之久，不論那一方面，倒是相當熟悉。」

李中元道：「你有沒有辦法，將龍姥姥祖孫，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暗送到苦泉。」

汪焜道：「老朽只能不計成敗的一試，不過我沒有絕對的把握。」

李中元道：「這就行了，在下已經替你們有了相當準備。」

說着，忽然轉身向一棵大樹之後奔去，回身帶來一個小包，放在地上道：「在下已替你們三人帶來了化裝易容之物，請即更易容裝。」

接着，又替汪焜接回了腕骨。

改容易裝之下，龍姥姥變成了老公公，成了祖孫三代，父子孫。

李中元却化裝取代了汪焜的身份，他要以汪焜的身份，駕原車循原路回去，爭取一部份寶貴時光。

三人經過一番商量計劃後，立時分頭出發，汪焜帶着龍姥姥與龍乘風走山林小路，避過「黑龍會」耳目，向苦泉奔去。

汪焜是否可靠，李中元並沒有絕對把握，不過一路上，李中元不但給龍乘風服用了「潛龍丸」，而且，也幫龍姥姥恢復了一身功力，汪焜縱然不可信賴，但也絕不是龍姥姥祖孫敵手，何況李中元準備連夜把空車送回站頭之後，再回頭來暗中護送龍姥姥一程。

話說李中元駕着汪焜的快車，揚鞭疾馳，不到天亮，就回到了汪焜換車換馬的站頭。

這時，執事人等，都在睡夢之中，被李中元搖醒，安排李中元食住之後，都有着再尋好夢的心理，所以也沒誰過份打擾李中元。

李中元關上房門，用枕頭堆了一個蒙頭大睡的假人，便越窗而去，循着龍姥姥所留暗號，一路追了下去。

約在第二天中午時分，李中元便暗中追上了他們。

汪焜顯然眞的害怕「黑龍會」找他算帳，同時也更想把握這次機會，脫離走險担心，夢魂不安的非人生活，倒是全心全意的爲龍姥姥盡力。

由於他在這一帶地方，人地皆熟，每每能夠趁虛借路與趨吉避凶，逃過「黑龍會」的眼綫，而人不知，鬼不覺的把龍姥姥送到了苦泉。

他依照李中元的囑托，把龍姥姥祖孫，送到李中元一位朋友之處，告辭出來。只覺肩頭一輕，暗暗吁了一口長氣，走進一家小飯店，一面打尖用飯，一面攷慮自己的去從。

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封書信，從斜裏飛射而到，正打在他左手之上。

汪焜霍地一驚，斂神拾起那封書信，張目望去，不由得一跳而起，叫了一聲：「李大俠……。」急速的擧目四搜。可是，那還找得到李中元之影子。

這時，李中元已遠去百數十丈開外，朝着梁山方向疾追而去。

這時不到申時，李中元已跨步走進了超越呂梁山的金家莊。

金家莊是一個大村鎭，走進鎭頭，便見到約定的暗號，當下循着暗號指向，穿街而過，找到一座大莊子，通名進去，只見在少林相識的武當高弟徐一峯含笑出來，請他進入莊內。

只見大廳之上，這時坐有七八個人，其中年在五十以上的佔有六個之多，另外二個人，雖然年齡不足五十，也在四十左右，每一個人都是眼神充足，太陽穴堅實高隆，修爲深厚之士。

大家穿的都是俗服便服，一眼之下，也看不出他們眞正身份。

上首坐的兩個人，一位白髯白髮，面如滿月，一位紫膛面孔，項下短鬚如戟，又粗又硬。

徐一峯領進李中元時，大家已是起座相迎，徐一峯領着李中元直趨那二位老者之前，先替李中元引見那位白髯白髮的老者道：「李大俠，這位是敝師叔，上字『玄』下字『靈』。」

李中元抱拳爲禮道：「原來是玄靈前輩，久仰！久仰！」

玄靈道士稽首還禮道：「大俠請勿多禮，貧道愧不敢當。」

徐一峯再替李中元引見那位短鬚老者道：「這位就是此間東主，鐵戟太歲胡震東胡老前輩。」

李中元再一抱拳行禮，道：「胡老前輩。」

鐵戟太歲胡震東哈哈一笑道：「老夫是粗人，不慣打拱作揖，你老弟就不要客氣了吧！請坐。」

李中元入座之後，鐵戟太歲胡震東又替李中元介紹認識了廳中所有的其他六人，那是：武當玄化道長，玄通道長，玄默道長，以及鐵戟太歲胡震東的三個好朋友七步劍侯甫光，左手刀高天進，擒龍手秦百符。

其中玄默道長與七步劍侯甫光年紀較輕，都只有四十左右。

李中元每當鐵戟太歲胡震東引向一人，便欠身抱拳，道聲「久仰」，又週到又有禮。

七步劍侯甫光點頭一笑道：「兄弟久聞李老弟財雄勢大，想不到乃是如此謙和有禮之人，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了。」

此人年紀不算大，但說話的口氣，客氣之中，自然流露着一分自負，想必定有過人之能，是一位站慣上風的人。

李中元謙遜的一笑道：「在下不學無術，以後還望各位多多指教。」

左手刀高天進滿面誠懇的道：「這次黃河水災，得李兄慷慨解囊，相助兩岸災黎重振家園，兄弟無數親友故舊，皆深沐大恩，兄弟感同身受，今日有幸得識金面，欣喜何似。」

李中元愧不敢當的搖頭笑道：「高老你這樣一說，在下却要汗顏不安了。」

鐵戟太歲胡震東朗朗的一笑道：「好，好，好，大家都不要婆婆媽媽的忘了武林人物的本色，咱們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吧！……」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笑問道：「李大俠，你與武當道長千里迢迢來到敝莊，不知有何貴幹？請明白見示，老夫雖與大俠素未謀面，但大俠仁俠之風，老夫至爲欽佩，再加老夫與武當玄靈道長，原是總角之交，情誼深厚，大俠但凡用得上老夫，及老夫這幾位朋友之後，老夫與敝友絕不稍皺眉頭，定當全力以赴，爲大俠奔走効力。」

李中元抱拳相謝道：「老前輩高義，在下先此致謝……。」

話鋒一轉，繼向武當玄靈道長道：「請問老前輩，貴掌門人沒有向老前輩詳細說明麼？」

玄靈道長道：「敝掌門人只吩咐貧道率領一干弟子，前來此地，有候大俠差調，其他之事，均未提及。」

李中元曉得這是武當掌門人的謹愼之處，但是現在鐵戟太歲直率的問出口來，他却沒有後退招架的餘地。但茲事重大，偶一不愼，後果堪虞，因此李中元不免作難起來。

李中元劍眉微蹙，目光一轉，暗自忖道：「武當掌門人既然借重鐵戟太歲胡震東此地，對胡震東自是相信得過，但座中另外那三位，是不是都很可靠呢？不可不慮……。」

一陣沉吟之下，他心生一計，只好暫時敷衍他們一下再說，當下笑了一笑，道：「本來這是一件很秘密的事，所以武當掌門人經在下之請求，連玄靈道長亦未說明，既經老前輩問起，而今後借重老前輩與在座各位前輩之處甚多，在下自當一一陳明，不過在未陳明之前，在下有一個請求，有請老前輩與各位前輩見諒俯允。」

鐵戟太歲胡震東哈哈一笑道：「咱們是爲朋友兩脇挿刀，在所不惜，大俠有什麼要老夫等答應的，老夫可以代表敝友先行答應你了。」

此老倒眞是直腸子血性之人，事情沒有弄清楚，就豪邁的答應了。

瞥目之間，但見七步劍侯甫光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微露不以爲然之色。

李中元故作驚人之擧，雙目凝光含笑道：「各位除了知道『翠谷藏珍』之外，還知不知道另有一處地方的藏珍，其收藏之富，更在翠谷之上？」

李中元本來是情急智生，無中生有，大家聞言之下，不由得都是一愕，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盡是茫然激動之色。

大家錯愕了一陣，鐵戟太歲胡震東若有所悟的大叫一聲，說道：「李大俠你可是說，在這呂梁山一帶，另有一處秘密藏珍？」

李中元含笑點頭道：「在下在『翠谷藏珍』之內，另外得到一份資料，記明附近某一處秘谷之中，另有一處寶藏，其藏珍之富，遠在翠谷藏珍之上。」

這種話要是出在別人口中，大家不笑掉大牙才怪哩！可是李中元是「翠谷之秘」的得主，他的話不但沒有人懷疑，而且立時引起了一片驚嘆之聲。

李中元接着又緩緩的道：「據那本秘册之記載，那寶庫門戶有着非凡的禁制，必需玄道兩門之中的慧定禪功與大清罡氣合力施爲不能開啓，在下自是無此能力，所以約請了貴門之外，又約請了少林鼎力相助……。」

話聲微微一頓，忽然轉頭笑問徐一峯道：「徐兄可有少林來人消息。」

徐一峯當然是明白人，他對李中元這份急智，大爲佩服，答話道：「少林來人尚無消息，大約也快來了吧。」

李中元接着又道：「這次尋寶之事，除了兩位掌門人之外，在下迄未向第三人道出片語隻字，如今坦然直陳，也只限於在座各位，除了請各位愼爲守秘之外，並請暫忽離莊外出是幸。」

鐵戟太歲胡震東笑道：「多謝大俠信任，直言相告，大俠放心，我們不會外洩片語。」

擒龍手秦百符忽然問道：「但不知大俠要我們留在此處多少時日？」

李中元担指計數了一陣，道：「最少二十天，最多一個月，前輩以爲如何？」

擒龍手秦百符眉頭一皺，面現爲難之色，訕訕的道：「兄弟，兄弟，只怕不能在此久留……。」

鐵戟太歲胡震東截口道：「秦老弟，這件事只有請你勉爲其難了，李大俠千里迢迢而來，下榻此地，那是看得起我們兄弟，我們再有天大的事，也非擱下不可，否則，萬一外面有所風聞，引起了騷動，你我兄弟可就難辭其咎了。」

擒龍手秦百符臉上仍有難色，方待有所分說之際，只見一位莊丁遠隔着廳門，在廳外大聲報道：「莊外有一位來客，有請徐大爺答話。」

徐一峯應聲走出廳去，不久引進一位俗裝打扮的少林和尚，李中元認得他正是少林一代弟子之中的了塵和尚。

李中元相見之下，欣然問道：「師父，貴派的人，都已來了麼？」

了塵和尚道：「敝派來人，多已到來，但却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敝派昭雲長老，有請大俠，前往一談。」

李中元聞言之下，暗暗吃了一驚，匆匆別了鐵戟太歲胡震東等人，隨同了塵和尚而去。

少林佛門弟子，一路上雖是化裝改扮而來，來到附近之後，却是分別散佈於附近一帶佛門禪寺之內。

李元中隨着了塵和尚奔到一座「開元」古刹，兩人從後院越牆而入，原來整個的後院，住的都是少林弟子，自成天地，戒備得非常嚴密。

昭雲長老是少林弟子的總領軍，同時也就是李中元帶着絲帶到少林寺去要找的那位長老，後來彼此把話說開之後，李中元才知道這位昭雲長老幼年時不但是郭將軍的總角之交，而且與郭將軍的一位妹妹尤其有着非常的情誼，只爲郭小姐年未及笄，便被病魔奪去了生命，這位昭雲長老也就頓悟人生出了家。

出家之人雖看破世情，俗念全消，但人總是人，昭雲長老對李中元總有着那麼一份特別的感情，這次少林掌門人請這位師兄出來領軍，自然也給了李中元更大的方便。

昭雲長老的臨時禪房之內，圍坐着十八羅漢中的昶雲，晞雲，嵩雲，昫雲四位長老，同時床上還躺了一位昉雲長老。

少林寺十八位一流高手，出來了三分之一，由此可見少林掌門人對此行的重視，和對李中元的支持了。

李中元見過多位長老，畧作寒暄，昭雲長老一指床上昉雲長老，道：「李檀樾，請你看看老衲這位師弟傷勢。」

李中元走向昉雲長老床前，揭開昉雲長老身上被子，只見昉雲長老上身衣服已被褪下，背後精促穴附近，現出一隻淡淡掌印。

落掌之處，下面是一團瘀血，但皮膚上面却微帶金黃之色。

李中元觸目一驚道：「這不是武當派的『斷金掌』麼？」

昭雲長老口宣佛號「阿彌陀佛」，輕嘆一聲，道：「李檀樾所見甚是，這正是武當『斷金掌』所傷，敝師弟功力不弱，而傷在背後，顯見是被人偸襲所致。」

李中元伸手替昉雲長老拉回被子，默默的坐回座位上，掠目一望大家，道：「各位老前輩是否對武當派有所懷疑？」

昭雲長老道：「照說武當派應無可疑之處，不過此『斷金掌』非武當弟子莫屬，因此貧僧等認爲可能有不肖武當弟子已經被人控制利用，從中製造事端，由此而推測，只怕我們這次的計劃，有人走漏了消息。」

李中元沉吟了一陣，道：「我們理應有此警惕之念，不過就晚輩個人看法，我們可能僅是行動上引起了『黑龍會』的疑心，至於眞正的目的，他們可能還不知道，所以製造事端，以觀動靜。」

晞雲長老首先同意李中元的看法，點頭道：「李檀樾的話非常有理，他們要眞知道了我們的眞正來意，盡可暗中準備，佈下天羅地網，張網以待就行了，何必製造這等事端，引起我們的注意。」

李中元道：「晚輩剛才在胡家莊，見到胡家莊多了三位不應在場的人，心中已是有了警念，因此放出了一個空氣，但願這個空氣，能發生相當的掩護作用。」

嵩雲長老道：「但不知檀樾放出去的是什麼空氣？」

李中元一笑道：「說來晚輩自己都覺荒唐得可笑。」接着，便把剛才揑造的那些話重又說了一遍。

那五位高僧，聞言之下，不由齊皆笑起來，口中連宣佛號「阿彌陀佛」不止。

晞雲長老更是有感而嘆道：「佛門弟子不打誑語，要是碰上這種場合，豈不大大的爲難，幸好李檀樾機智過人，不但回答的天衣無縫，而且兼顧四方，由此看來，雖打誑語，亦不可一概而論了。」

昭雲長老長眉輕輕一揚，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師弟，你着相了。」

晞雲長老肅然一震，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應聲道：「是，師弟失言了。」

照說晞雲長老的話並沒說錯，再加上他的身份地位，昭雲長老也應該一笑置之，可是昭雲長老却不假稍貸，由此可見少林派戒律之嚴謹。

施之者，受之者，都足爲武林楷模。

李中元尤其敬服不已，心神一肅，轉過話題道：「今天既已發現有人從中製造事端，明天這種事情，也可能同樣發生於武當弟子身上，老前輩是不是覺得該請武當玄靈道長過來一談，也好心中先有準備，便不致爲宵小所乘了。」

昭雲長老點了一點頭，輕喝一聲，道：「了塵何在。」

了塵和尚應聲而入，合十道：「弟子了塵在。」

昭雲長老道：「請武當玄靈道長。」

了塵和尚領命轉身之際，李中元忽然加上一句話，道：「請師父把武當俗家弟子徐一峯，一併請來。」

了塵和尚點頭領命而去，不到半頓飯時光，了塵和尚已把武當玄靈道長與徐一峯請來，相見就座之後，玄靈道長一嘆道：「李大俠，你去後不久，敝派便出了一點小小的事，就各位不來相邀，貧道也準備前來求教了。」

李中元心念一動，道：「是不是有人遭了暗算？」

玄靈道長一怔道：「你怎樣知道？」

李中元回手一指躺在床上的昉雲長老道：「少林昉雲長老身受貴派『斷金掌』之傷，因此晚輩料想貴派必然有人遭了暗算。」

玄靈道長走向床前，掀開被子察看了一下，點頭道：「不錯，這確是敝派『斷金掌』所傷，而且功力相當深厚，非一般弟子所能達此境界，此次隨貧道前來弟子之中，具此身手者爲數不多，貧道不難慢慢查出此人，處以應得之罪……」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問道：「昉雲禪師服過什麼藥物了沒有？」

昭雲禪師道：「他已服過敝派『千金丹』，日前正在運行藥力之中，料無多大妨碍了。」

玄靈道長道：「敝派『斷金掌』傷人之後，縱令對方功力深厚，身服靈丹妙藥，非十二時辰之後，傷勢不會減輕，貧道請爲昉雲禪師畧効微勞如何？」

昭雲禪師口宣「阿彌陀佛」佛號，合十道：「如此有勞道長了。」

玄靈道長微微一嘆道：「此乃貧道份內之事，但請禪師寬容海涵一二。」說着，右手微微一甩，將寬袖甩向手臂，便伸手落掌向昉雲禪師受傷之處印去。

接着，雙目一閃運起功來。

這時，李中元把徐一峯拉過一邊，問道：「徐兄，貴派是什麼人遭了暗算。」

徐一峯道：「敝玄通師叔。」

李中元一怔道：「小弟在貴派時，他不是好好的麼？」

徐一峯道：「大俠走後不久，外面又來了一位少林弟子，說是奉了昭雲禪師之命，前來相請敝玄通師叔，玄通師叔不疑有他，相與離莊而去，敝師叔去後不過片刻時光，便身受重傷，掙扎而回，一回到莊前，便昏迷不省人事，什麼原因也問不出來了。」

李中元道：「他受的是什麼傷？」

徐一峯道：「少林金剛指力。」

他們談話的聲音，傳到昭雲禪師耳中，至此，昭雲禪師已不能再不接話，口宣一聲佛號，道：「令師叔眞是中了敝派金剛指力麼？」

徐一峯道：「一點不錯，正是貴派金



武當玄靈道長施展功力爲少林昉雲長老療治「斷金掌」傷。

剛指力。」

昭雲禪師修眉微微一皺，叫了一聲，道：「昶雲師弟，你去看看玄通道長的傷勢，把他立時醫好，並請他前來一談。」

昶雲禪師應了一聲：「領命！」

正舉步走出禪房之際，徐一峯忽然插口道：「昶雲前輩，晚輩和你一道去，以免另生枝節。」

昶雲禪師含笑點頭，兩人一前一後，離開了「開元」古刹。

眞是解鈴人還是繫鈴人，少林寺的「千金丹」號稱療傷聖藥之一，但昉雲禪師服用之後，尚未立起沉痾，可是玄靈道長手掌印上之後，只見昉雲禪師全身立時發出一陣微顫，玄靈道長掌力，更如長龍吸水，將昉雲禪師敗肌瘀血猛吸猛收，不過半頓飯時光左右，昉雲禪已是痛苦全消。

接着，只見玄靈道長輕喝了一聲：「起！」手掌緩緩上提而起。

隨着他提掌之勢，只見昉雲禪師傷處冒起一股淡淡的輕烟，輕烟由多而少，由濃而淡，漸漸完全消失，隨着輕烟的消失，再看昉雲禪師傷處時，已是肌膚紅潤，了無痕跡。

要知，武當「斷金掌」雖與邪門外道所練的毒功毒掌，完全不相同，但在吐掌傷人之際，却有一部份「斷金掌」力，殘留在傷者體內，因此構成非常難以醫治的結癥。

但那種醫療上的困難，並不是無法康復，而且也無需特殊靈丹妙藥，所需要的只是時間，有了時間，就是不服藥，經過七七四十九天，也會因殘留體內的「斷金掌」力的消失，而自然康復。

武當派這種掌力的威力，不在制敵於死地，而是在短時間消除對方的戰力，緩衝猛烈的正面衝突，說起來用意是至善的，但也叫人相當頭痛的。玄靈道長掌力一收，昉雲禪師便霍然而癒，翻身下床，雙掌合十一禮道：「多謝道長了。」

玄靈道長稽首還禮，道：「說來罪在敝派『斷金掌』，尚請禪師海涵見恕。」

一番客氣之後，大家重新就座，玄靈道長修眉微微一蹙道：「請問昉雲禪師，以禪師一身佛門禪功修爲，因何會傷在敝派『斷金掌』力之下，尚請禪師見告一二，藉明眞象。」

昉雲禪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搖頭苦笑一聲，道：「說來慚愧，貧僧乃是傷在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小沙彌之手。」

昭雲禪師慈眉閃動，望了昉雲禪師一眼，口中雖未說話，眼中却現出了無比驚訝之色。

昉雲禪師接着道：「午課過後，貧僧信步走出別院，迎面見到一位小沙彌，他口稱奉智圓大師之命，前來請貧僧過往一談，貧僧不疑有他，相與同往智圓大師禪房走去，那小沙彌恭敬有禮，隨在貧僧身後半步左右，當轉過三藏殿時，那小沙彌眼見左近無人，忽然出手無風的便一掌傷了貧僧。」

玄靈道長雙眉微微一皺道：「照禪師所言，那小沙彌年紀只有十七八歲，就算能偸襲得手，想他年紀甚輕，功力有限，以禪師深厚修爲，仍無受此重傷之理。」

昉雲禪師道：「道長別看那小沙彌年

紀甚輕，出掌功力，却是不弱，貧僧所發自然反應，竟是擋他不住，如今貧僧思來，那小沙瀰掌上功力，至少也有三十年火候，否則貧僧不致受此重傷。」

玄靈道長默然無語，沉思了一陣，點頭道：「也許是那小沙瀰經過易容化裝，由老變少，其實年紀已不少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接口道：「可能那小沙瀰的年紀實在不大。」

玄靈道長一轉頭，目光落向李中元道：「李施主的意思是……」

話聲未了，一見武當玄通道長與少林昶雲禪師一同走進房來。

玄靈道長話聲一歛，欣然道：「師弟你的指傷已經完全好了？」

玄通道長點頭道：「不勞師兄掛念。小弟傷勢完全無碍了。」

玄靈道長道：「快把你的被襲經過說出來，給大家參商參商。」

玄通道長一面點頭應命，一面在一張椅子上就了座，隨後道：「小弟受傷經過，其實說來非常簡單，小弟隨同那了凡師父走出胡家莊不遠，了凡師父忽然被路旁射來一蓬針雨，打得悶哼一聲，倒地不起，當時小弟救傷要緊，俯身去察看了凡師父傷勢，不意了凡師父竟然出手偷襲，反而把小弟點傷了，小弟這才知道上當中計，奮力突圍而出，當時小弟還擊了了凡師父一掌，後來逃回胡莊，一口眞氣接不上來，便昏去了。」

昭雲禪師輕嘆一聲，道：「不錯，老衲確然帶了一位了凡前來，老衲這就喚他前來，請道長指認。」

接着，轉面向外，輕喝一聲，道：「了塵何在？」

了塵和尙應聲而入，躬身合十道：「弟子有候吩咐。」

昭雲禪師道：「叫了凡進來。」

了塵和尙領命轉身而去，但很快的便隻身走了回來，面現惶急之色，回話道：「啓稟師伯，了凡不見了。」

就玄通道長所說經過情形分析，大家都有着一種共同的看法，那一定又是移花接木，嫁禍他人的鬼域技倆，都有着不値一笑的心理準備。

這時，聽了了塵和尙的回話，不由得都是一怔，相顧愕然。

昭雲禪師面色連變，沉聲問道：「他怎麼不見的？」

了塵和尙道：「弟子失察，尙未査明清楚……。」

話聲未了，只聽外面大廳之上，掀起一陣起哄之聲，其中有人叫道：「又一個傷在武當『斷金掌』手下！」

昭雲禪師口宣「阿彌陀佛」，雙眉倏然一揚，右手大袖一揮，身子倏然站了起來。

了塵和尙不待昭雲禪師發話吩咐，人已倒翻而出，射出禪房而去。

了塵和尙去得快，身形回來得也快，不過回來的時候，手上托着一個俗裝打扮的漢子。

他把那漢子向地上一放，語聲悲愴地道：「了凡師弟，已然命喪黃泉。」

急顫的心弦，都因了塵和尙這一句話，挑起了更大的震撼。

但過份的震撼，却又反而窒息得整個禪房一片死寂。

誰都想說甚麼，可是，又誰都說不出甚麼話來。

武當少林盟堅金石，面臨着一種無形的攷驗了。

靜靜的，昭雲禪師忽然揮袖向了塵和尙道：「你下去！」

了塵和尙恭順而掩不住憤怒之色的退出禪房而去。

昭雲禪師用悠緩的話聲，壓住心中的波瀾，道：「請問玄通道長，你所見的那位了凡，可就是地上的這位了凡？」

玄通道長玄門高弟，也有着過人的修養，冷靜的慢慢打量了死者一陣，點頭道：「形貌看來就是他。」他說話頗有保留，存心亦是至善。

李中元很久沒有表示他的意見了，這時忽然接口問道：「晚輩請教一事。」

玄通道長緩緩轉目注向李中元道：「大俠有何見教？」

李中元道：「當時道長還擊了凡師父一掌時已是身受『金剛指』力重傷吧！」

玄通道長道：「了凡師父功力甚是深湛，一指之下，貧道已是受傷甚重。」

李中元道：「請問道長在身受重傷情形下所發的那一掌『斷金掌』掌力，有無力斃了凡師父之能？」

玄通道長沉思了一下，搖了搖頭，道：「當時貧道提勁不足，照說應無一掌擊斃了凡師父之力……而當時貧道亦無擊斃了凡師父之意，意欲留下他的活口，以便追查。」

李中元俊目一亮，環掃全室一遍，意味深遠的說道：「但現在了凡師父却是死了！」

玄通道長被一點而悟道：「其中大有問題。」

李中元道：「請道長再仔細看看他的傷勢。」

玄通道長欣然道：「大俠所見甚是！」俯身拉起了了凡和尙衣襟。

掌傷在左胸「期門穴」與「將台穴」之間，掌力透體而入，震斷了心脈。

照這種傷勢情形看，傷者應是一掌喪命，立斃當場。

玄通道長閉目沉思，默記當時情景，記得他當時掌震了了凡和尙之後，了凡和尙還鼓起餘勇追了他一程，因他一追之故，自己指傷無法壓制，更形加劇。

同時，當時那了凡和尙顏面手上確然中了不少飛針，尤其其中有一針正傷在他左腕關節之上，自己就因替他起那飛針時，被他突然發難暗算……

玄通道長回想前情，歷歷如繪，當下要仔細一査了凡和尙全身，身上倒也有幾處針傷，只是玄通道長記得最清楚的那隻左腕上，却是一點傷痕都沒有。

玄通道長雙目猛然一瞪，搖頭道：「不對！與貧道動手的那位了凡師父，不是這位。」

大家屏息以待的緊張心情，不由得都爲之一舒，尤其少林方面幾位禪師更是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

只要不是這位了凡和尙，至少少林弟子本身是清白的。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道長觀察結果正如晚輩推測相同，不過仍請道長深加說明，以釋羣疑。」

玄通道長伸手拉起了凡和尙左臂，指着了凡和尙應有傷痕的手腕道：「了凡師父當時此處便中有一針，貧道便因察看此處針傷，被他所乘暗算，各位請看，他這隻手腕，並沒任何針痕。」

在座之人，都是功力深厚的高明之上神光充足，明察秋毫，閃目之下，無不看得清清楚楚那隻手腕之上確無任何傷痕。

李中元點了點頭，又道：「另外還有別的證明沒有？」

玄通道長應口道：「有！」

接着，指着了凡和尙掌傷之處道：「粗粗看去，這掌傷部位，與貧道當時傷他之處，並無差池，但仔細一想却又有了毛病。」

李中元道：「甚麼毛病？」

玄通道長道：「貧道按當時情形回憶，了凡師父受傷倒地之後，貧道乃是身在了凡師父在側身旁，因此發掌還擊之際，出掌方位應是指痕在上，掌心在下，……各位請再仔細看看他這受傷掌痕，指痕朝下，掌心在後，分明是發掌之人站在他左上方頭部位置出手所致。」

他邊說邊表演，轉身站到了凡和尙左上方頭部位置，作勢虛比了一下。

他沒有說明之前，大家眞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一經他說明之下，大家再一仔細觀察，掌痕宛然可不正和他說的一樣。

會心的微笑頓時出現在每一人臉上。

玄通道長意猶未盡，接着又道：「我們再看看那發掌人表現在傷勢上的功力，他是落掌之下，打斷了了凡師父兩根胸骨，震斷心脈而死，力猛勢沉，威而無藏，分明火候尙嫌不足之故。」

功力火候，講究的是隔山打牛，力透重革，不着皮相，明眼人一看就知，玄通道長把這一點提出來，當然又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李中元忽然插嘴轉向昭雲禪師道：「請問老前輩，這位了凡師父本身功力火候如何？」

昭雲禪師略加攷慮，愼重的道：「他在本派一代弟子中算得上是一流身手。」

李中元道：「人家要打他這一掌，只怕也不容易。」

昭雲禪師道：「除非他已被人先行制服。」

李中元道：「晚輩正是此意，晚輩猜想了凡師父必然是先被人制住了身手，然後把他置於死地，以眞代僞，混惑視聽，只可惜他人死之後，筋血僵凝，極難檢査，如能査出他身死之前已被制住穴道，那就更無疑議了。」

李中元他自己就有了這等能耐，不過當着少林武當二派高手之前，他不願炫耀賣弄而已。

少林昭雲禪師微微點頭道：「李檀樾所言甚是有理，……本來以敝派與武當道義交誼而言，這些鬼蜮技倆，決然達不到他們分化離間的目的，但爲互堅信心起見，進一步的査證，實屬必要，老衲不才，且出手試一試。」

說着，離座而起，走到了凡和尙屍體一旁，盤膝席地而坐，瞑目略運禪功，伸手搭在了凡和尙頭頂之上，一股眞元之力，便透體攻入了凡和尙體內。

了凡和尙本來已經死了二個多時辰，全身早已冰冷僵硬，但一經昭雲禪師禪門眞力攻入之後，全身忽然泛起一層淡淡的紅色，在感覺上，似乎了凡和尙的全身已由僵硬恢復了柔軟。

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昭雲禪師頂門之上，已隱隱現出汗水。

他突然收回右掌，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李檀樾所見一點不錯，了凡乃是先遭人出手暗算，傷了『精促』「鳳尾』兩穴，然後失去抵抗力而任人掌震而死。」

慈眉閃動之下，一揮手向晞雲禪師道：「師弟，你出去曉諭各代弟子，了凡乃是死於陰謀暗算之下，對武當同道，不得稍存猜忌之念。」

昭雲禪師領命走出禪房，自去開導少林門下弟子不提。

這時，少林武當雙方，都已疑念全消，愁容盡去，同時，更體會到平心靜氣，乃是解決難題的不二法門。

如果雙方但憑一己之見，自以爲是，雙方縱然不致當場反臉。至少不會冷靜的仔細發現種種毛病，而拆穿對方的鬼蜮技倆，因而各懷鬼胎，慢慢影响交誼。

李中元掠目望了大家一眼，笑道：「好了，這次經驗，不但未能破壞你們雙方的金石之交，反而給了大家一個警告，表示我們此行目的雖未被人査悉，我們的行蹤却完全落到了人家眼中，而且，說不定將來，還有更多試探性的騷擾，但願晚輩在胡莊放的那些空氣，能叫對方迷糊一陣，我們就可以逃過他們的監視了。」

李中元這番話，聽得玄靈道長一怔，道：「李大俠，你在胡莊說的那些話，難道是假的？」

李中元抱拳致歉道：「不瞞道長說，那完全是見景生情，應付胡莊主等人而發的。」

玄靈道長修眉微微一皺，道：「李大俠可是看出胡莊主有何不妥之處？」

李中元道：「胡莊主豪邁熱情，是一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對他，晚輩無話可說，但是另外那三位朋友，晚輩却不敢貿然以心腹相託，所以晚輩不得已說出了那番話。」

玄靈道長點了一點頭道：「大俠所慮不無道理，那三人與貧道前後腳同抵胡莊，仔細思之，加以今日的種種事故，令人不能無疑……。」

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但是我們此行，究竟有何任務，敝掌門人語焉不詳，貧道尙茫然不知。」

李中元投目望向徐一峯，一笑道：「徐兄，請你告訴了老前輩吧。」

徐一峯說出此行任務，玄靈道長驚「啊！」一聲，恍然點頭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敝掌門人如此謹愼小心。」

徐一峯接着又躬身一禮道：「小姪奉命不得多言外洩，有請師叔見諒。」

玄靈道長笑道：「理當如此，與你何尤，也幸喜掌門人有先見之明，否則貧道能不將實情告訴胡莊主麼。」（未完）

七代劍

淚灑天牢哭忠靈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鑫假死，騙過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引領戚明星乘船至另一海島，無意中獲得百年前武當、少林、崆峒、崑崙四派高手所遺武學秘笈，戚明星痛下苦工，除大殺門武功外更兼練四派絕技，十月後成功，離開陳鑫，依蒼海書郎遺言，找蒼文天祥副將呂思興，共同前往燕京拯救文天祥出獄，他們賁夜出發，詎走不多遠便被元將完顏榮率衆追來，戚明星出手制住完顏榮，呂思興之四徒將餘衆掃數殲殺後，戚明星也將完顏榮踩死，隨即驅車向燕京急急趕去——

這一帶的路面頗為平坦，戚明星連連揮鞭催馬，全速馳進，而華文龍四人仍然兩個在前兩個在後，一路保護着馬車。

疾馳約一二里，戚明星見路旁有一片樹林，便向在前開路的華文龍低聲喊道：「文龍兄，你請過來一下！」

華文龍聞言勒慢坐騎，靠近車邊問道：「什麼事？」

戚明星道：「小弟要下去解個手，文龍兄能否上來代替一下？」

華文龍道：「好的，你請下去吧。」

戚明星微笑道：「文龍兄能够一邊駕車，一邊牽着你的坐騎麼？」

華文龍道：「可以。」

戚明星便把韁繩交給他，雙足微頓，一溜烟似的投入路旁的樹林裏去了。

華文龍則跳上車，左手抓着韁繩，右手牽着自己的坐騎，以同樣的速度疾馳前進。

飛虎焦吉見戚明星行動「鬼祟」，當卽靠近華文龍身邊，低聲問道：「他那裏去？」

華文龍道：「解手。」

焦吉說道：「看他的樣子，好像不是吧？」

華文龍微笑道：「當然不是！」

焦吉道：「那麼，他下去幹什麼？」

華文龍道：「你猜不出來？」

焦吉想了想，恍然道：「哦，我明白了！」

其實，戚明星並未發現有人在跟踪尾隨，他只是斷定可能有人在跟踪尾隨而要「求證」一下而已。

他投入樹林之後，卽在靠近路邊的一棵大樹後面隱伏下來。

不久，果有一條黑影，在來路上出現了！

來人輕功不弱，在夜下看來宛如一隻蝙蝠，一眨眼便已由戚明星面前的路上飛過。

戚明星悄然出林，跟了上去。

那夜行人似乎未發覺黃雀在後，一路向前飛奔，尾隨在馬車百丈之後。

戚明星輕功比他更高明，好像一個無形的影子，脚不着地的直飄過去，不消片刻，已然追到那夜行人身後三尺之處。

夜行人仍然毫無所覺！

戚明星伸手輕拍一下他的右肩，笑道：「洪老二，好久不見你了。」

夜行人大吃一驚，好像觸了電一般，駭叫一聲，倉皇跳開數步，待得轉身看清是戚明星時，登時面色大變，失聲道：「啊，是你——」

戚明星含笑道：「是的，是我！」

半天鵰洪老二眼睛閃了閃，陡地「嗆！」然拔出長劍，獰容冷笑道：「戚明星，你待怎樣？」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我要問你一件事，然後也要告訴你一件事。」

半天鵰洪老二面帶警戒，等着他說下去。

戚明星雙手往胸一抱，偏頭斜睨，道：「去年，你向韃子告發呂將軍圖謀不軌，是你自己的意思？抑是越西鴻之意？」

半天鵰洪老二嘿嘿笑道：「這有何不同？」

戚明星道：「我要知道！」

半天鵰洪老二聳聳肩，以頑強的表情說道：「我上台打擂連勝二場，那呂思興見我身手不弱，便把我請回家中待以上賓之禮，刻意的要結交我這個人，後來我才知道他的目的，便發鴿書向越幫主報告，越幫主覺得這是結交元人的大好機會，他回信命我向元人告發，如此而已。」

戚明星笑了笑道：「很好！」

半天鵰洪老二見他神色莫測高深，心頗忐忑，不覺後退一步道：「現在你要告訴我什麼？」

戚明星一字一字道：「我要告訴你的是：我要殺一個漢奸走狗！」

半天鵰洪老二「哼！」的冷笑一聲道：「誰是漢奸走狗？宋室氣數已盡，元世祖已領有天下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

戚明星舉步向他走了過去。

半天鵰洪老二面上殺氣暴現，喝聲「你找死！」欺身吐劍，直刺而出！

戚明星身形一閃避過繼續向他迫去。

半天鵰洪老二發現他閃避的身法妙得可怕，不覺胆怯，慌忙倒縱開去。

他號稱「半天鵰」，輕功着實不弱，一縱便已在三丈開外。

誰知他雙脚剛剛着地，忽聽戚明星冷冷的聲音在身後响起：「我在這裏！」

半天鵰洪老二驚得魂飛魄散，口發一聲厲嘿，上身向前一傾，長劍反手疾掃出去。

他應變迅速，掃出的一劍也異常凌厲，但是結果還是撈了個空。

而就在他一劍掃空之際，戚明星却已遽然出現於他面前，衝着他露齒一笑！

這是要命的一笑，半天鵰洪老二剛剛看到一張笑臉，接着就甚麼東西也看不見了。

因為，他的首級已拖着一蓬血雨飛上空中！

戚明星劍拔得快，收得也快，半天鵰洪老二的首級由空中掉下時，他已收劍入鞘，旋以漂亮的姿態伸手接住了洪老二的首級！

這是他首次使用無鋒寶劍殺人，由於出手快逾閃電，劍上根本不沾一點血漬！

他提着首級，拔步向前面道上奔去。

一刻時後，他已趕上了馬車，華文龍四人發現他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回來，知是跟踪馬車的敵人，便問經過情形，戚明星述說一番，才將首級往路旁一扔，笑道：「是小可接任第七代大俠所殺的第二人，但願沒有殺錯了。」

車中的呂思興道：「沒有，你殺得再對也沒有了！」

戚明星道：「等這事辦完之後，小可還要去找越西鴻，摘下他的老狗頭！」

呂思興嘆道：「他所幹的壞事已經够多了，想不到還要去結交韃子，這種人當眞留他不得！」

戚明星道：「咱們能在明天中午趕抵京城麼？」

呂思興道：「只要路上不再出事，大概可以的。」

× ×

一路無事，次日晌午時分，馬車距離燕京已不到兩里路遠。

戚明星道：「咱們就這樣入城麼？」

呂思興推開車廂前面的門，探頭望了望道：「就是這裏，戚老弟請停一下。」

戚明星勒停馬車。

呂思興一指右方遠處，說道：「那邊有一片松林，看到沒有？」

戚明星點頭道：「看到了。」

呂思興道：「那是咱們今夜集合的地點，文龍四人的坐騎將留在那林中，因為老夫聽說燕京關防甚嚴，騎馬入城會被注意。」

他接着向華文龍四人道：「好了，文龍，你們就按照計劃行事。」

華文龍四人當卽下馬，將各人的武器和暗器藏入車廂下面的一個秘箱中，然後再度上馬，往那松林中馳去。

呂思興道：「他們將馬匹拴在林中後，除留下趙翼看守馬匹之外，文龍三人將先行入城察看情形，兩刻時後，他們如未返回，便表示可以順利入城，所以咱們暫時在此停歇一下。」

戚明星問道：「趙翼兄不參加今夜的行動？」

呂思興道：「要的，他看守馬匹到了天黑時，便會入城與咱們會合。」

戚明星又問道：「您老何時易容為信國公？」

呂思興道：「等今夜開始行動之前，再易容不遲。」

他縮回車中躺下，忽然笑道：「老弟，那些大內高手，都是頂尖人物，老夫希望你今夜的行動要格外小心，千萬莫逞强好勝，救人第一！」

戚明星道：「是的，小可明白。」

呂思興道：「還有一點，當你救出信國公時，如果那些大內高手追得緊，你一定要照老夫的『移花接木』之計，把老夫丟下。」

戚明星道：「好的。」

呂思興道：「救信國公出城之後，絕不可多停留，也絕不可試圖回去救我。」

戚明星道：「令徒四人肯麼？」

呂思興道：「老夫已不止一次向他們曉以大義，我想他們會聽話的。」

戚明星以欽佩的語氣道：「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宋室文武百官早已逃的逃降的降，像您老這樣肯為國家殉身者，眞是絕無僅有了。」

呂思興笑笑道：「老實說，老夫對宋室已不寄厚望，只是不忍見我中華大邦為異族所統治而已。」

說話間，不覺已過兩刻時，呂思興見華文龍未折返，知可順利入城，便囑戚明星開車動身。

不一會，那巍峨的燕京城樓，已呈現於眼前了！

戚明星將馬車開到城下時，只見城門口站着十幾個元兵，正在檢查出入行人，大概那些元兵對這種例行的檢查已經生厭，故對每一個出入行人的行李只畧作檢視，卽予放行，關防已不如傳說之嚴。

輪到戚明星的馬車時，一個元兵上來喝問道：「車中是甚麼人？」

戚明星彎彎腰，陪着笑臉道：「回您大爺的話，車中人是我家老爺，他生了病，要入城去求醫。」

那元兵揮手道：「打開看看！」

戚明星應了一聲，連忙轉去打開後面的車廂門，哈哈腰道：「這位便是我家老爺，您請檢查吧。」

那元兵伸手揭去呂思興身上棉被，畧一檢視，卽揮揮手表示可以入城，轉去檢查下一個旅客了。

戚明星替呂思興蓋好棉被，關上車門，轉回車座，一抖韁索，驅車入城而來。

一入城中，便發現華文龍、焦吉、來振雄三人正站在街邊等候，他們一見戚明星已駕車入城，也不向他打招呼，立刻折身向街上行去。

戚明星便駕車慢慢跟隨。

燕京，這座帝王之都，雖然曾經戰爭的破壞，但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的雄偉壯觀，樓閣如雲，街道寬闊，街上車水馬龍，十分的繁華。

城中，名勝古蹟多得不勝枚擧，使初入京城的人有如置身天界，目迷五色！

戚明星以前逃離鐵船幫時，曾經到過這座京師，故對城中一切並不完全陌生，他隨着華文龍三人駕車沿街而行，最後來到一座圍城下，但見城上有一殿建築雄渾，金碧輝煌，似是剛建成不久的。

呂思與打開前面車門，低聲說道：「這是『承光殿』，是韃子建築來奉祀胡神的。」

戚明星道：「如此佳勝之地而奉祀胡神，豈不令人噁心。」

呂思與嘆道：「可不是，但願有朝一日能驅盡韃靼，恢復我漢族舊觀。」

說話間，馬車已繞到「儀鸞殿」附近，不久又到「紫光閣」下。

由紫光閣前的石路駛入一片綠陰之中，時方初秋，但見枯柳半殭，而枝葉尚稱鬱茂，荷花半殘，而綠葉尚稱彌堅，走着走着不覺已到「瀛台」，過了一座橋，又駛上一條路……

最後，馬車在一家環境清幽的「悅來客棧」門口停了下來。

原來，走在前面的華文龍已走入客棧開好了兩間上房，而來振雄和焦吉已在客棧門口等候，他們看見戚明星將車停妥，便上前打開車門，把呂思與攙扶下來。

客棧裏的店小二招呼很周到，一個替戚明星把車開入車埸，一個領着他們進入客棧。

老少六人進入後院一間上房後，另一個店小二跟着端茶端水進來，很親切的問道：「諸位爺還沒吃過午飯吧？」

華文龍道：「還沒有，你快去弄些吃的來，我們餓了。」

店小二應是而去。

不久，酒菜送到，老少六人一起食畢，華文龍叫店小二入房收拾乾淨，然後吩咐道：「小二，我們是走遠路來的，累得很，要先歇歇沒叫就不要再來打擾了。」

店小二唯唯應是，退了出去。

華文龍關上房門，回對師父呂思與問道：「師父這一路勞頓身體覺得如何？」

呂思與精神顯得很旺盛，含笑道：「爲師很好，你別替我担心！」

他在桌前坐下，由懷中取出一張白紙，攤開擺在桌上，向戚明星說道：「老弟，這是老夫繪成的一張圖，你過來仔細看看。」

戚明星上前在他對面坐下來。

那圖上，畫着幾座建築物和大小街道，呂思與指着圖中的建築物低聲道：「這地方便是忽必烈囚禁宋朝遺老之處，老夫已打聽出信國公亦被囚禁於此，你看……這外面是一溜很高的圍牆，中間這幾座便是牢房，據說信國公被囚禁於最裏面的一間，而圍牆四周，守衛極嚴，你必須設法避過那些守衛的耳目，這是最困難的一關，如果你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潛入牢房禁地，就有希望救出信國公。」

戚明星問道：「四面這些圍牆，距離中間這些牢房約有多遠？」

呂思與道：「約有五十步遠。」

戚明星道：「要翻過圍牆很容易，但要走過五十步空曠的地面而不被發覺，恐怕……」

呂思與道：「不錯，難就難在這裏，牢房四周，守衛的元兵巡行不絕，此外又有那些大內高手經常在四處走動，可以說一隻貓也逃不過他們的視綫。」

戚明星皺眉沉思有頃，道：「有一個辦法不知行得通否……」

呂思與問道：「甚麼辦法？」

戚明星道：「聲東擊西。」

呂思與道：「老弟是說……」

戚明星道：「在小可所潛入之前，先在附近放上一把火，引開那些大內高手和守衛者的注意，小可就可乘機混進去。」

呂思與微笑道：「老夫正準備這樣進行！」

「哦？」

「文龍經過幾次勘察所得，認爲你由北面圍牆越入較不易被發現，但是要通過那五十步空地仍不容易，所以老夫已指命振雄先去南面圍牆外縱火，你看見大火一起，那些守衛者正在驚慌時，即可乘機飛入。」

「好。」

「一到裏面，如情況許可，最好先打殺一名守衛，換上守衛者的服裝，然後才去尋找囚禁信國公的那間牢房。」

「找到他之後呢？」

「你告訴他是老夫派你去的，萬一他不肯逃，你就不客氣的點他穴道，將他揹出來。」

「仍由北面圍牆退出？」

「是的，你看這北面圍牆外面有一片房子，你如能逃出，就揹着他逃入這條小街，然後拐入左邊這條胡同，這條胡同很黑暗，要是那些大內高手在你後面緊追不捨，那麼你在奔入胡同後，立刻將信國公扔入右邊牆內，文龍和老夫就躲藏在那裏等候你，老夫看見信國公被扔入時，會跟着跳入胡同，那時你可視情況行事，如敵人追不緊，你便揹老夫逃走，如追得緊，便將老夫丟下，老夫對冒充信國公很有把握，相信他們不會立刻識出來。」

「來、趙二位呢？」

「他們在你揹着信國公跳出圍牆時，會現身攔截追擊你敵的人，使你有機會逃離險地。」

「如一切順利，文龍兒如何將信國公救出京城？」

「文龍會替他改變面貌，用馬車送他出城的。」

戚明星道：「小可想先去實地觀察一番，可以麼？」

「當然可以，老夫命文龍陪你去。」

× ×

這夜二更過後——

在城中九門提督附近的一條黑暗的胡同中，出現了一個渾身黑服的青年。

他就是戚明星！

他要開始進行刼牢拯救信國公的行動了。

天上無月，夜幕如墨，這正是夜行人活躍的最佳時機，他很輕易的避開了幾隊巡夜的元兵，悄悄的來到了一道高高的圍牆之下。

這地方，他日間已做過一番實地踩探，進退路徑均已摸熟了。

他背靠圍牆靜立着，凝神諦聽了一會，確定圍牆裏面沒有人，於是開始施展壁虎功，慢慢的爬了上去。

這道圍牆有三丈之高，但是對他來說，等於跨過一道門檻般的容易，只一轉眼間，他已爬到牆頭上。

他探頭向內窺望，只見牆內的一切情景，與呂思與所繪之圖大同小異，圍牆裏面，有一條寬有兩丈的濠溝，環繞於圍牆之下，過了濠溝，是一片空地，約五十步外，便是那片囚禁重犯的牢房。

牢房約有百間，均是巨石建成的，看來堅固無比！

但最使他感到頭痛的還是空地上那些石燈亭，空地上每隔十步便有一座石燈亭，從琉璃中射出的燈光，照得整座監獄如同白晝，此外，在外面巡行的守衛者亦如川流不息，幾乎每隔一盞茶工夫，便有兩個守衛者幷肩巡行而過，這種佈防的情形，的確嚴密得令人無隙可乘！

戚明星一看到這種情形，不禁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氣，暗忖道：「這種地方，別說是一隻貓就是一隻老鼠也不易闖入！」

他現在才知道呂思與何以要向海書郞求助，像這樣戒備森嚴的監獄，除了海書郞較有希望得手之外，確實找不出第二個理想的人選了，而自己，雖然已練成了大殺門蓋世無匹的劍法和少林慈光四人留下的絕技，雖然一身所學已不下於當代任何一位武林高手，但能否順利的潛入監獄救出信國公，他却全無把握。

因爲，這是京畿重地，絕不是全憑武功所能辦到的事，他不能公然現身刼牢，如若公然現身刼牢，即使能擊潰那些大內高手，即使能將信國公搶救出這座監獄，但要讓信國公安全逃出京城就萬分困難。

所以，他覺得呂思與的計劃是對的，只有照他的計劃行事，才較有成功之望。

他雙手扳住牆頭，身子懸在牆外，靜靜的等待着，等待着「情況」的來臨。

約莫等候了一刻時，那預定可以發生的「情況」終於發生了。

那監獄南面的圍牆外面，突然冒起一片火光，繼之聽得一片驚叫。

「失火了！失火了！九門提督那邊失火了。」

這一片嚷叫，果然驚動了所有的人，但見監獄中的守衛和獄卒紛紛奔出觀看，整個監獄騷動起來了！

「大家快來救火！大家快來救火！」

於是，那些守衛者和獄卒紛紛往起火那邊奔去。

戚明星一見時機已到，再不猶豫，一個橫滾翻過牆頭，飄落牆內，頓足便向那片監牢電掠過去。

他身法的確快得無法形容，只一瞬間就掠過五十步長的空地，閃入監牢的一個角落。

那知身子剛剛閃入之際，却跟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跟他撞上的，是個獄卒！

這獄卒冷不防之下，被撞得跌了個四脚朝天，他以爲是自己人，立刻破口大罵道：「媽的頭，你瞎了眼——」

底下的話沒繼續罵出口，因爲他的口已被戚明星一脚踩住，一聲骨碎音响之下，他的整個嘴臉已成一塊扁扁的肉餅！

這獄卒立告斃命。

戚明星迅速將他的屍體拖入黑暗的角落，迅速的脫下他全身勁裝，可是剛要穿上的時候——

「朋友，你想幹什麼？」

一個冷冰冰的聲音，突然在他身後响起！

戚明星心頭一震，立時轉身屈膝，劍光皿腰間閃起，閃電般揮了出去！

這一劍雖是倉卒而發，但却是異常厲害的殺手！

「哼！」

對方倏地暴退尋丈，竟然避開了。

戚明星定睛一瞧之下，頓時涼了半截，因爲他已看出對方是宮庭派來協助的大內高手之一，一開始就被這種人物撞見，可謂大勢去矣。

這個大內高手，是個面貌瘦削的六旬老者，身穿錦衣，雙目如炬，神態精悍而陰沉，他腰上也懸着一口長劍，但還沒拔出來。

他目注戚明星陰陰而笑，冷冷道：「小子，你一定是吃了熊心豹胆，因此才敢到這裏來生事！」

戚明星一語不發，直欺而上，一連劈出三劍！

錦衣老者不料他竟然不答話而動手便攻，一時來不及拔劍迎戰，連忙再度縱身後退。

但這次他却未能完全避開，胸前錦衣像被閃電擊中，「嗤！」的裂開一道大口，差點傷及皮肉，這使他大吃一驚，方知眼前這個青年是個扎手人物，當下不敢再托大，慌忙三度縱退，拔劍出鞘，同時大叫道：「有人刼牢，大家快來！」

戚明星至此已知救人無望，把心一横，決定硬幹一番，當即如影隨形猛撲而上，劍如星迸，又一連發出三劍！

這錦衣老者確是宮庭派來協防的大內高手之一，此類人物，均是萬中選一的武林高手，身手之强，是可想而知的，但今夜他碰上了戚明星，情形可不同了。

第一：他身手再强，也强不過大殺門的劍法。

第二：他根本不知眼前這個青年乃是大殺門的繼承人，心裏多少還存着一份輕敵，認爲戚明星上來的這幾劍雖然凌厲，充其量不過是「情急拚命」罷了。

因之，一見戚明星揮劍進擊，他也擧劍反擊。

「錚！」然一响，他封住了戚明星的第一劍，但是雙劍碰擊之聲未歇，他已被戚明星的第二劍掃斷了雙腿，登時「咕咚！」一聲跌坐地上，呆住了。

在這一瞬間，他的確不感覺痛，他只是想不通戚明星的第二劍是怎麼來的，呆了半晌之後，才大叫一聲，倒地打滾嚎叫

起來！

這時，九門提督那邊，火光已直沖半空，但這時戚明星已無多大帮助，因爲已有許多人發現了他，在他掃斷錦衣老者的雙腿之後，已有三位大內高手趕到了！

這三位大內高手年紀亦都在六旬上下，一使劍一使刀一使狼牙棒，他們看見同伴被掃斷雙腿，登時驚怒交迸，暴喝一聲，一齊圍上戚明星打了起來。

戚明星的火氣可比他們還大，因爲他一直希望能够救出信國公，如今希望幻滅，心中至爲悲傷，由悲傷而化爲憤怒，出手當然毫不客氣，瘋狂一般大展本門絕藝，與他們三人鬥成一團。

他越戰越勇，只攻不守，在對方三人的圍攻下縱翻跳躍如入無人之境，劍劍凌厲絕倫，竟使對方三人近不了身！

但是，他同樣也無法傷到對方三人，因爲這些大內高手不僅各有一身奇技，而且經驗功力均極老到，個個都不是好吃果子。

雙方激戰間，四周已圍聚了很多人，大半是守衛監獄的元兵，他們個個掣出兵器，準備協助圍擒戚明星，不停的掠陣吶喊爲三位大內高手助威。

戚明星非但不懼，而且大發神威，只殺得三位大內高手只有招架之功，毫無反手的餘地。

驀然，一聲厲叱，像雷一般，响到場上——



戚明星一劍掃斷一名大內高手的雙腿。

「住手！」

三位大內高手，聞聲立時撤招縱退下去。

戚明星情知來了特殊身份的人物，他也想看看來者是誰，故亦停止攻擊，按劍而立，擧目望去。

來者，赫然竟是天山飛狐勾兆旗！

這位一直是海書郎的死對頭的武林怪傑，今天的打扮可不像行走江湖那樣的一襲白衫和一口寶劍，他今天的裝束，完全是元人武官的打扮！

戚明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這個生性孤傲的天山飛狐竟肯屈爲元人的武官，他睁大了眼睛，不勝駭異地道：「勾兆旗，你做官了？」

天山飛狐勾兆旗緩步而至，微微一哂道：「你很意外，是麼？」

戚明星道：「不錯，想不到你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居然也對做官有興趣！」

天山飛狐勾兆旗含笑道：「你錯了，我一直就是本朝武官，我被任命爲大內禁軍統領，已有八年之久了！」

戚明星不禁面露譏笑道：「原來如此，這樣說來，小可倒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之至！」

天山飛狐對於他的語中帶刺並不介意，仍然面帶微笑道：「告訴我，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戚明星不答，冷笑道：「哼，身爲漢人，却甘爲韃子走狗，別人還有可說，你——爲的是什麼呢？」

天山飛狐笑笑道：「你又弄錯了，我不是漢人，我是蒙古族人！」

戚明星一怔道：「哦？」

天山飛狐露齒嘿嘿怪笑道：「我是蒙古族人，我做本朝之官，這有何不對？」

戚明星道：「那麼，你以前以平民身份行走江湖，並一再向海大俠尋釁，所爲何事？」

天山飛狐道：「原因有二：一，我是我族中的第一高手，而海書郎是中原武林的首號人物，我希望擊敗他，二，海書郎是血性人物，他可能不服我們的統治，而暗中勾結武林人物起來反抗我們，所以我奉旨接近他，監視他的行動意向。」

戚明星冷冷一笑道：「可惜海大俠不知道，他若知道你是大內禁軍統領，今天就沒有你這個天山飛狐了！」

天山飛狐笑了笑，道：「好了，廢話少說，現在回答我問題，你來此何爲？」

戚明星道：「來玩玩。」

天山飛狐道：「玩命？」

戚明星道：「是的。」

天山飛狐大笑道：「那你是找對地方了！」

戚明星撫劍笑道：「是你麼？」

天山飛狐頷首道：「是的，我想你已練成了大殺門的武功，是吧？」

戚明星道：「不錯，所以今天我首次使用無鋒寶劍。」

天山飛狐徐徐抽劍而出，笑道：「那就來吧。」

戚明星笑道：「要不要再賭一賭？」

天山飛狐知道他指的是那天在呂公堡打擂台的情形，不禁哈哈大笑道：「如果還是那兩招劍法，我可以跟你賭的！」

戚明星一聽卽知他已研究出破解海外三仙的絕招，當下搖頭笑道：「不，咱們換個方式，不定打幾招，一直打到分勝負爲止！」

天山飛狐欣然道：「好！」

他答得很爽快，因爲他在呂公堡吃了「一針見血」和「漁翁撒網」的虧後，立卽返回大內閉門不出苦思對策，他乃是一代劍術奇才，沒幾天就已想出破解的招術，因此他再也不怕戚明星的那兩招劍法了，至於大殺門的劍法，他過去曾與海書郎較技，對大殺門的劍法也已摸熟，因此今天他自覺有把握擊敗戚明星，故答得很爽快。

戚明星道：「如果我敗了，聽憑處置，如果你敗了呢？」

天山飛狐道：「一樣！」

戚明星道：「我要是僥倖獲勝，可能會向你提出一個要求，如你辦不到呢？」

天山飛狐道：「那要看你提出的是什麼，如果你要我上天摘月，我自然辦不到，如果你要我使死人復生，我自然也辦不到。」

戚明星道：「我不會提出那種無理的要求。」

天山飛狐笑道：「既然如此，咱們可以動手了。」

他接着向那三位大內高手揮揮手，道：「你們退開，不許出手帮忙，誰要出手帮忙，我就劈了他！」

那三位大內高手是受他管轄的，自然不敢違拗，唯唯退了下去。

戚明星態度雖然表現得很輕鬆，其實內心是緊張的，因爲這一戰不僅關係着自己的生死，而且關係着漢族的興亡，他有絕對的勇氣，却無絕對的把握。

他提劍向前跨出三步，道：「我想我該先動手。」

天山飛狐點頭道：「當然你是客！」

戚明星深深吸了一口氣，神注鋒鍔，氣納丹田，默然有頃，才喝聲「接招！」，運劍平刺而出！

這是大殺門劍法的起手第一式，目的不在殺敵，而在「請」敵人注意。

天山飛狐含笑不動，一直等到戚明星的劍尖逼臨面前，才猛可擧劍一抬一旋，頓時劍如火星迸發，一招三式，連續點擊戚明星的「中庭」，「氣海」，「丹田」三大穴道。

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兎！

戚明星大笑一聲，寶劍猝起猝落，錚錚的一一架開他的三劍，緊跟着以牙還牙，也使出本門連環殺手，猛挑猛摸猛絞，一口氣攻出數劍！

數劍一氣呵成，快若奔電。

大殺門的劍法，一直是天下公認的最高深莫測的絕學，戚明星此刻發出的這數劍，對手若是別人，必已血濺當場，但是此刻的對手是天山飛狐，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因爲天山飛狐的劍法並不比大殺門的劍法遜色多少，而且他以前曾與海書郎數度決鬥，對大殺門的劍法已摸了個十之七八，因此他也很從容的化解戚明星的數招攻擊。

跟着，他搶招疾攻，劍芒如電交擊，一劍連一劍，殺手連施！

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將戚明星收拾下來，理由是他以前三度與海書郎較量均畧遜一籌，今天如果再敗在戚明星的劍下，那麼自己一生英名將付諸東流了。

因此，他出劍凌厲得無以復加！

戚明星反應敏捷，又一一將他的攻勢封住，但是每封住對方一劍，就覺得手臂被對方堅强有力的勁道震得發痲發痠，這原因無他，天山飛狐的功力比他强多了。

於是，他立刻改變戰畧，不再硬擋硬架，而以避重就虛的戰畧，與對方周旋起來。

雙方越鬥越快，初時還可看見人影，一會之後，衆人所看到的只是一團霍霍光圈，時而滿場飛滾，時而奔騰上空，尤其是飛上空中時，其情景就如兩條銀龍在空中翻騰糾纏，在陣陣金鐵交鳴聲中，星火點點迸開，宛如焰花，美極了！

但是圍在四周觀戰之人，却看得目怵心驚，而且紛紛往後倒退，因爲他們已感覺到有陣陣劍氣逼臨身前，好像被某種細絲抽中似的，竟有疼痛之感！

轉眼間，兩人已鬥了三百多招。

這時，强弱已漸分明，戚明星劍法雖然神奇，功力畢竟較弱，出手已有些遲鈍了。

天山飛狐却越戰越勇，一路進逼，勢如破竹！

戚明星一連退出數十步之後，突然長嘯一聲，身形驀地縱起，一拔四丈有奇，空中一個鷂子翻身，繼之連人帶劍如電瀉下！

這是大殺門劍法中的一式奇襲，名之曰「火傘高張」，凌空下擊時，劍如千手如來，光芒萬道，威力可達兩丈範圍，端的厲害無比！

天山飛狐以前也曾領教過這一「火傘高張」的奇襲，他至今還對這一奇襲無可奈何，當下身形一仰，頓足倒縱出三丈開外。

高手對搏，除非不得已，都不大願意以縱開來躲避對手的攻擊，因爲這表示他無法破解，是很丟臉的事，是以他倒縱開時，面上脹紅了。

戚明星如電斜瀉而下，乘勢猛進，寶劍絕招綿綿施出，也把他迫退了十多步。

天山飛狐雖被迫退，但神情十分冷靜，長劍上下揮舞，架住了他每一劍招，然

後猛可怪叫一聲，身形突往右方傾下，整個人頓似一個車輪在地上飛旋，而一片耀眼的劍光，却如水花四濺而起！

戚明星對於他的劍術本就陌生，這時更不料他會使出這種稀奇古怪的打法，這是他從來不曾見過的怪招，一時想不出破解之法，也被迫的連忙頓足縱開。

但是，他退得慢了一些，百忙中寶劍垂直刺下，企圖攔截——

「錚！」

一聲銳响，他的劍是截中天山飛狐的劍，但因天山飛狐的攻勢力大無窮，頓時連人帶劍被震出尋丈，摔倒地上！

天山飛狐豈肯錯過這個機會，但見他身形疾滾，倏然滾近戚明星身邊，倏然縱跳而起，一劍猛砍下去！

「好呀！」

圍觀衆人認爲天山飛狐這一劍定可得手，不覺拍手喝彩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天山飛狐的一劍已砍到戚明星腰部，忽然怪事發生了！但見戚明星寶劍疾縮，直豎於身上，同時右手駢伸二指，向上飛點而出！

「拍！」

天山飛狐砍下的一劍，正中戚明星豎貼於身上的劍身，然而吃虧的却反而是他天山飛狐，只聽他悶哼一聲，上身一仰，踉踉蹌蹌的顛退三步，一屁股跌坐下去，一張臉刹時蒼白如紙。

原來，他胸口已中了戚明星的手指！中的是百多年前「崑崙道眞子」留下的絕藝——「純陽金剛指」！

天山飛狐做夢也想不到戚明星的功夫如此之雜，不但劍法已得大殺門的眞傳，而且居然另懷奇技，他只覺胸口像中了兩支箭，痛得險些昏死過去。

雖然沒有昏死過去，却已無力起而再戰，他怔怔的坐在地上，兩顆眼睛睜得奇大，好像見了鬼一般，駭然瞪望戚明星良久，才以激動的聲調道：「小子，你這一手又是跟誰學來的？」

他幾乎要哭出來，因爲他一直以爲當今天下除海書郎之外，再沒有第二人是他的對手，可是那次在呂公堡的擂台上，第一次接不住戚明星那兩招劍法，今天又第二次被戚明星的「怪指」所傷，這使他感覺到武林中還有不少奇技的存在，他想憑本身武功「君臨武林」的希望，顯然是破滅了！

戚明星看他那麼傷心，不禁生起英雄相惜之情，他以嚴肅的神情答道：「我可以這樣告訴你，這一手名叫『純陽金剛指』，至於跟誰學來的，恕難奉告！」

天山飛狐好似一隻鬥敗了公鷄，垂頭喪氣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想不到我勾兆旗今天竟會敗在你小子手裏……」

戚明星道：「不要傷心，我對於閣下劍術造詣，亦十分佩服。」

他接着微微一嘆道：「只可惜你是異族之人，而且是大內的禁軍統領！」

這時，還站在一旁的三位大內高手看見天山飛狐敗北，三人一使眼色，便待出手圍攻。

天山飛狐雖然垂着頭，却似已看見他們的舉動，他低着頭冷冷道：「你們給我站住！」

那三位大內高手怔了怔，其中一人開口道：「勾統領，這小子侵入監獄重地，顯然圖謀不軌，咱們應該擒下他發交九門提督審問。」

天山飛狐慢慢抬起頭，冷冷盯着他，一字一字道：「你少嚕囌，我和他已有言在先，我寧願不幹禁軍統領，也決不背棄諾言！」

那三位大內高手對他似甚敬畏，聞言唯唯應是，又退了下去。

天山飛狐轉望戚明星道：「你已打敗了我，現在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了！」

戚明星道：「我提出的要求，恐怕會使你遭到殺頭的命運。」

天山飛狐哈哈大笑道：「我只怕辦不到，不怕殺頭！」

戚明星道：「其實你該猜得到，我到這兒來，是要刼牢救人。」

天山飛狐目光一凝問道：「救誰？」

戚明星道：「信國公！」

天山飛狐呆了呆，突然又縱聲大笑起來。

戚明星沉下臉道：「辦不到是麼？」

天山飛狐點頭大笑道：「是的，辦不到！」

戚明星冷冷道：「我剛才是不是聽錯了，我好像聽說你寧可不幹禁軍統領，也決不背棄諾言？」

天山飛狐又點頭道：「不錯，我是那樣說了，而且這是實實在在的話！」

戚明星冷笑道：「那麼，我不是要你摘下天上月，也不是要你使死人復活！」

天山飛狐以劍支地，慢慢站起身子，說道：「你隨我來吧！」

說畢，轉身向監獄走去。

戚明星忖度他不致使詐，乃納劍入鞘，隨後跟去。

這時，牆外九門提督那邊，已完全陷於火海之中，救火的聲音，亂閧閧的响成一片！

天山飛狐視若無覩，一直領着戚明星進入監獄中，通過重重門戶，最後來到一間堅固的石牢門前，他命獄卒打開牢門，當先走了進去。

戚明星隨後跟入一看，登時怔住了。

原來，牢房中停放着一口棺材！

天山飛狐一指那口棺材，笑道：「你要的人，就在那裏面！」

戚明星頓時感到全身在發冷，雙脚似乎無力站穩，怔怔忡忡的呆立了半天，才以激動的聲音問道：「他是怎麼死的？」

天山飛狐道：「我們皇上接獲密報，知道有人準備前來救他，因此於今日中午下旨處決他。」

他忽然嘆了口氣，接着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忠臣，我們皇上很欽佩他，一直希望他肯投降，可是……」

戚明星悲憤欲絕，咬牙切齒道：「是誰密報的？」

天山飛狐道：「鐵船幫的一個分舵主，叫甚麼『半天鵰洪老二』，他發了一隻信鴿。」

戚明星寒臉一哼道：「那個老狗賊，我眞不該讓他死得那麼痛快！」

天山飛狐怔道：「他已被你殺了？」

戚明星點點頭。

天山飛狐道：「我雖是朝廷的禁軍統領，但對鐵船幫這種作風也無好感，你不妨去找越西鴻算帳。」

戚明星恨恨地道：「我會去的！」

天山飛狐道：「我們皇上已下旨要以隆重的葬禮安葬這位宋朝忠臣，你要不要看看他的遺容？」

戚明星點頭道：「要！」

天山飛狐走去移開棺蓋，伸手入棺取出一條衣帶，說道：「臨刑之前，他正在這衣帶上寫了幾個字……」

戚明星走近棺前，看着躺在棺中信國公；心中悲傷萬分，眼淚幾欲奪眶而出。

他萬萬料不到信國公就這樣被害了。

這位宋朝忠貞良臣之死，可謂死得轟轟烈烈，他是宋朝復興的一綫希望，也自此斷絕了。

他悲痛至極，同時也恨自己來得太遲，假如自己在被立爲第七代大殺俠後，沒有遭遇到那些波折，能够立刻趕去大殺門武庫練功的話，說不定能够成功的救出這位宋室復興之所寄的偉大人物，而如今，一切都完了！

天山飛狐把手中的那條衣帶遞給他，說道：「你要不要看看這個？」

戚明星接過衣帶，只見衣帶上寫着如下一段文字：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遮幾無愧」！

讀完這段「衣帶讚」，他不禁泫然淚下，要不是身在險地，他眞想大哭一場。

天山飛狐道：「他眞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偉大人物，如非各爲其主，我眞想救他出去呢！」

戚明星淚流滿面，目注信國公的遺容，喃喃說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信國公，您雖然死了，但您的精神沒有死，您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的！」

天山飛狐嘆道：「他在這裏被拘三年，對於本朝的威逼利誘全然無動於衷，宋朝如有幾個像他這樣的人，又何至於潰敗覆亡。」

戚明星點點頭。

天山飛狐沉吟一聲，接着道：「不過，我倒要勸你不要和我們作對，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們元世祖，不僅已統一中國，且已征服東洋高麗，破交趾降緬甸，克爪哇臣占城，而今南洋諸國咸來朝貢，領土之廣——」

戚明星突然冷冷截口道：「好了，你是否打算把我留下來？」

天山飛狐搖頭道：「不，你現在可以自由離去，不過由於你在京畿禁地縱火，已犯下大罪，朝廷可能會派我緝拿你，那時候……」

戚明星冷笑道：「我等着你就是！」

天山飛狐轉身往外走去，道：「我送你出去吧！」

戚明星將棺蓋蓋好，朝靈棺拜了幾拜，才轉身跟出，一路隨着對方來到監獄大門外。

天山飛狐在門口住足，笑問道：「你們一共來了六個人，是麼？」

戚明星面色一變道：「怎樣？」

天山飛狐笑道：「放心，他們還沒有死。」

戚明星心頭大震，勃然道：「你把他們抓起來了？」

天山飛狐點頭笑道：「不錯，不過你別着急，我還欠了你的，你仍然可以提出要求。」

戚明星沉聲道：「那就放了他們！」

天山飛狐哈哈笑道：「早就知道你會提出這個要求，告訴你，我已派人把他們送回悅來客棧去了，不過你們最好今夜出城，天亮之後，我就愛莫能助啦！」

戚明星凝目問道：「你沒有說謊？」

天山飛狐道：「不要在門縫裏看人，我勾兆旗雖是朝廷的禁軍統領，但也喜歡講究江湖規律！」

戚明星道：「好，如果他們確實無事，我會記下這個情！」

語畢，縱身上屋，瞬即不見！

× ×

三更時分。

戚明星回到了悅來客棧，他推開了房門，一眼便見呂思興、華文龍、焦吉、來振雄、趙翼師徒五人直挺挺的躺在房中的地上。

他們沒有死，只是全身被綑綁着！

呂思興一見他回來，又驚又喜道：「戚老弟，你沒事？」

戚明星點點頭，抽出七首割斷了他的身上的繩子，才將一切經過情形說出來。

呂思興一聽信國公已遇害，不禁淚如雨下，失聲痛哭起來。

戚明星再將信國公臨刑寫在衣帶的文字給他看，然後說道：「勾兆旗雖是元人，但確實很講義氣，他要咱們今夜立刻出城，咱們不要使他爲難，這就走吧！」

華文龍道：「城門已閉，咱們如何出去呢？」

呂思興探手入懷摸出一塊鐵牌，道：「方才我們被幾個大內高手解送回來，其中一人塞了這東西給爲師——哦，原來是通行令牌！」

於是，他們召來店小二結過店帳，即於半夜離開客棧，驅車出城。

由於有通行令牌，因此他們毫無阻碍的通過重重關防，安然出了京城。

一路上，呂思興一直痛哭不止，戚明星也覺得很難過，他長嘆一聲道：「都是小可的過失，要是小可早幾個月來，也許不會發生這種事……」

呂思興搖頭道：「不，這不能怪你，最可恨的還是那個半天鵰洪老二，他是漢人，却做了韃子的走狗！」

戚明星也恨恨咬牙道：「洪老二只不過鐵船幫的一個分舵主，他與韃子勾搭，必是越西鴻授意的，所以小可要去找越西鴻算帳，摘下他的老狗頭！」

呂思興長吁短嘆道：「老夫原指望救出信國公後，以其聲望號召全國之人起義，如今信國公一死，甚麼都完了！」

戚明星道：「不，信國公雖已不幸遇害，但他的精神永存，只要咱們有決心毅力，仍然可以招兵買馬，再與韃子一決勝負！」

呂思興搖頭嘆道：「韃子氣勢正旺，恐怕是不容易了……」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綠林生怨舋　迷谷隱危機

鬼諸葛洪澤大怒，說道：「這小道士喳喳呼呼，討厭的很，我先去把他收拾了再說。」

那年長道人突然一緊長劍，「唰唰唰」一連攻出三招，迫退王大康，大喝道：「師弟不可單獨和人動手，快過來咱們聯劍對敵。」

那年輕道人應了一聲，縱身直向那年長道人身側欺去，長劍橫出，一招「乳燕斜飛」，閃閃寒鋒，疾攻王大康的側背。

王大康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劍，迫的橫向一側退出三尺。

就在這一瞬之間，鬼諸葛洪澤，已疾如迅雷撲到，雁翎刀幻出一片寒影直罩而下。

那年長道人手中長劍由下向上一翻，施出一招「野火燒天」，把洪澤攻勢擋住，那年輕道人借機橫跨兩步，和師兄並肩而立，橫裏削出一劍，把洪澤逼的懸空一個觔斗，翻退四尺。

洪澤畧一換氣，又揮刀衝了上去，王大康也同時揮動鐵棒金圈攻上。

兩個人聯劍對敵，威勢忽然大增，雙雙攻拒之間，配合的極是嚴謹，尤以那年長道人，劍招迅快辛辣，攻勢異常猛銳，那年輕道人武功雖然稍遜一籌，但在那年長道人劍招領指之下，亦能配合的十分得宜，忽而並出攻敵，忽而分頭施襲，劍勢變化，甚難測料。

洪澤手中雁翎刀施盡精奇招數，空自刀影如山，但仍然無法衝破兩人聯劍之勢，不禁暗生驚奇，忖道：武當派自詡劍術領袖武林，看來倒非虛言，這兩個藉藉無名的弟子，劍術竟然這等凌厲，內力這般綿長，這樣打法，再拚上一兩百招，也難分出勝敗。

心念轉動，刀法突變，施展生平絕學「怒波十五刀」，剎那間刀光大盛，幻出滿圈寒影，把兩個道人，盡圈入刀光之中。

那年長道人一面揮劍拒敵，一面暗自忖道：今日之敵，個個都非弱手，這枯瘦大漢，看上去甚不起眼，但刀法却這等凌厲難當，看來今日想衝出這般人的攔刧，恐怕不是容易之事……。

突感壓力大增，四週刀光如山，湧了上來，趕忙斂收雜念，凝神運劍。

側頭望去，只見師弟頂門之上，汗水如珠，滾滾而下，不禁心頭大駭，長嘯一聲，振腕掃出兩劍，穩住快要被洪澤衝破的劍陣，低聲喝道：「師弟不可爲敵刀光威勢所惑，快用師門無上心法，收住繚亂心神。」

耳際間響起了王大康巨雷驟發般的一聲大喝：「臭道士還不棄劍服輸。」一棒「金剛開山」當頭直擊下來。

那年長道人舉劍一封，登時覺着手腕一痲，長劍幾乎脫手而出。

洪澤趁勢一招「狂流怒瀉」，人刀並進，直欺而入，把兩個道人聯劍之勢衝開

，身轉刀廻，一招「急浪翻舟」，擊在那年輕道人的長劍之上。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那年輕道人手上長劍應手飛出。

那年長道人揮劍來救，却被王大康的鐵棒金圈擊出一招「日月爭輝」攔住了去路。

洪澤一刀震飛那年輕道人長劍，左手迅捷無倫的拍出一掌，擊在那道人「肩井穴」上。

但聞一聲悶哼，那年輕道人應手退了兩步栽倒地上。

那年紀較長的道人一見師弟中掌跌倒，雙目中閃起了憤怒的光芒，長嘯一聲，運劍如飛，盡都是毒辣無比的招術，倏忽之間，連續攻出了一十二劍。

寒光飛繞，劍風似輪，迫的王大康一連退出了六七步遠。

洪澤飛起一脚把那中掌道人踢開，橫刀叫道：「老三閃開！」

忽見紅光耀目，一條絹帶，疾飛過來，直向那道人右腕上面纏去。

這條絹帶，來的無聲無息，紅光閃動，已然飛到，那年長道人久戰之後，耳目已不似平時那等靈敏，只覺握劍手腕一痲，手腕已被那絹帶纏上，長劍脫手跌落地上。王大康趁勢飛起一脚，踢中那道人左腿。這一脚力道雖然不輕，但那道人馬步穩固，身軀晃了幾晃，竟然未倒下去。

王大康大聲喝道：「牛鼻子武功果然不凡……」金圈一送，「順水推舟」，猛擊右肩。

那道人右腕被絹帶所纏，運用甚不靈活，只好一側身，讓過金圈，左手反臂拍出一招「揮塵清談」。

王大康金圈斜斜一轉，猛擊過去，這一招乘勢變化，迅快無倫，那道人再想閃避時，已是遲了一步，吃那金圈擊中在右肩之上登時筋斷骨折，仰身向一側栽去。

但那道人左手拍出一招「揮塵清談」，也正擊在王大康右後肩上。

只聽王大康大叫一聲，右手鐵棒應聲落地。

鬼諸葛洪澤急躍過去，扶住王大康搖搖欲倒的身軀，問道：「老三，傷的很重麼？」

王大康縱聲笑道：「不要緊，再重一些，俺老王也承受得住。」伏身檢起地上鐵棒，大步向後退去。

原來此人天生筋骨粗壯，那道人掌力雖然不弱，但却無法傷他。

在那道人中了王大康金圈一擊，向後倒去之時，那纏在他右腕之上的紅色絹帶突然收了回去。

王大康轉臉看去，只見那白衣艷婦迅快的把絹帶收了起來，藏在懷中。

他乃渾厚之人，想到應謝那白衣艷婦，不加思索就高聲叫了出來，道：「多謝姑娘出手相助，要不然，老王和這牛鼻子有得幾百招猛拚。」

白衣艷婦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我不過乘人之危，一擊幸中罷了。」

鮑超只聽得臉上一熱，暗道：就憑我們嶗山三雄在江湖上的威名，連這兩個藉藉無名的小道士，也收拾不了，還要人家出手相助，聽來實夠慚愧了。

抬頭看去，只見鬼諸葛洪澤手橫雁翎刀，逼近那道人身側，當下高聲叫道：「老二不要傷他，帶回『迷蹤谷』去，聽候盟主發落。」

王大康道：「盟主不是已和算命先生趕到少林寺去，難道會先我們回到『迷蹤谷』中不成？」他心目之中，只有一個胡柏齡可以受他尊敬推崇，言下之意，胡柏齡既不在「迷蹤谷」中，大可不必把兩個道人送回「迷蹤谷」，聽從他人發落。

鮑超淡淡一笑，道：「盟主離谷之時，已把谷中之事托付於人，既是盟主之命，那人自是和盟主親身坐鎮無疑，咱們自是應當聽受諭裁。」

王大康口雖不言，心中却是不肯認服，暗道：好吧！你是咱嶗山三雄中的老大，俺老王只好聽你的了。

鬼諸葛洪澤點了那年長道人兩處穴道，一言未問，抱起來，縱身躍上馬背。

王大康也把那年輕道人抱了起來，跳上馬背，四匹長程健馬，直放「迷蹤谷」去。

山道險阻，馬行維艱，深入山區之後，健馬已難再越渡那崇山峻嶺。

王大康當先跳下馬來，大聲說道：「大哥，馬已不能再走，難道咱們背着這兩個臭道士趕路不成。」

鮑超微微一皺眉，正待答話，忽見山角之處轉出十二名黑衣勁裝大漢，手執長矛，背弓揷箭，一見嶗山三雄，遙遙施禮拜見。

鬼諸葛洪澤微微一笑，道：「好了！巡山健卒來啦，用不到咱們背人走了。」

只見那十二個健漢之後，緩緩轉出一人，正是江北五龍中的飛天龍何宗輝。

何宗輝一見嶗山三雄立時飛奔過來，抱拳作禮，笑道：「幾位沿途跋涉，多辛苦了。」

鮑超還了一禮笑道：「彼此，彼此，谷中近日沒有事故麼？」

何宗輝望望兩個道人，搖頭一歎，道：「雖無外敵侵擾，但內患却使人……」

他微微一頓，改口問道：「不知盟主大駕，現在何處？」

鮑超道：「盟主和余兄，聯袂趕往嵩山少林寺去了。」

何宗輝訝然說道：「盟主到少林寺幹什麼？」

鬼諸葛洪澤搶先接口說道：「盟主行蹤，在下等素來不敢多問。」

何宗輝目光轉投到那白衣艷婦身上，覺着她容光照人，不敢失禮多瞧，一瞥而過，目注鮑超，問道：「這位可是嫂夫人麼？」

那白衣艷婦秀靨上泛起兩片紅暈，微微一笑，默然不答。

鮑超回目瞧了那白衣艷婦一眼，朗朗笑道：「嶗山三雄個個草莽凡俗之人，那能有這等艷福？」

白衣艷婦雖然羞紅泛頰，但仍然不失落落大方神情，莞爾一笑，道：「鮑兄取笑啦！」

何宗輝聽得一臉茫然，忖思了一陣，問道：「難道這位女英雄是隨同三位加盟而來的麼？」

鮑超道：「這話對了一半……」話至此處那白衣艷婦已接口說道：「賤妾得胡盟主翼護，隨三位到此避難而來。」

何宗輝怔了一怔，道：「既是如此，快請入谷吧！」心中却在暗暗忖道：盟主怎的這等糊塗，把這樣嬌艷如花的少婦，帶回谷中。心中雖然疑竇重重，但口中却是不好多問，搬轉話題，笑道：「這兩位道人，……」

王大康大聲接道：「兩個臭牛鼻子老道，都是武當派門下，奉派來探咱們『迷蹤谷』中虛實，被我活捉了來。」

何宗輝望了那兩個道人一眼，道：「鮑兄可查清這兩個道人身份，確是武當派中人麽？」

鮑超道：「看兩人的劍法，聽兩人的口氣，大致不會有錯，但我等並未搜查兩人。」

何宗輝不再多問，吩咐隨來健漢，把兩個道人抗了起來，直向谷中走去。

「迷蹤谷」中千徑交錯，人入此谷，大都要迷失路途，但經胡柏齡選作天下綠林總寨之後，早已在各處要道之上，作了暗記，路標，設下鐵柵，石堡，戒備十分森嚴，谷中之人，只要按照那路標暗記，出入毫無阻碍，但外來之人，不但要爲那縱橫交錯的迷徑所惑，還將被埋伏在谷中暗樁明卡所阻。

那白衣艷婦一面走，一面暗中打量沿途形勢，但覺道路紛岐，交叉錯綜，無人帶路，實叫人難以辨認。

深入有四五里路，到了一處山彎所在，轉過山彎，景物忽然一變。

但見一所青石砌成的大厦，矗立廣濶的綠草地上，山花盛放，綠草如茵，一座座背山而建的石屋，環繞在巨厦四週，青竹作籬，蒼松嘯風，構成了一幅悅目的畫面，那裏像統率天下綠林的總寨，簡直是一處世外桃源，人間天國。

那巨厦橫排着一塊巨匾，寫着「義薄雲天」四個大字。

兩扇黑漆大門緊緊閉着，難見廳中佈設。

何宗輝吩咐隨行健漢，把那兩個道人暫時送到大廳旁側的一座石室之中，回頭望着鮑超問道：「依據咱們寨中規矩，凡是初入谷中之人，都該先行拜見盟主，獲允之後，才能留在谷中，眼下谷中之事，分由鍾，霍兩位掌理，自從盟主離谷之後，鍾，霍兩位常因代行盟主之權，引起爭執，互不相讓，有一次爭執不下，幾乎當面衝突，幸得夫人出面調解，才把兩人鎭服，不過，這位姑娘已得盟主面允，來此避難，依情而論，似是不必再行拜見鍾，霍兩位代理盟主了。」

那白衣艷婦微微一笑，道：「貴寨既有這種規矩，豈可因賤妾廢禮。」

鮑超微微一笑，道：「這麽辦吧！何兄請把這位姑娘面得盟主賜允來谷避難之事，先對鍾，霍兩位陳稟，如能免除最好，萬一不能免除，只好讓她分別拜見兩位盟主了。……」

王大康冷哼一聲，還未來及開口，鮑超已轉頭瞪了他一眼，道：「三弟不可妄自多口。」

王大康只好咳了一聲，嚥下欲待出口之言。

何宗輝略一沉思，道：「咱們先去拜見盟主夫人，由她作主處理如何？」

鬼諸葛洪澤微微一皺眉頭，道：「盟主夫人素來不問谷中之事，要她來處理，只怕不太方便吧！」

在他心目之中，谷寒香一直是位艷若仙子，但却少不更事的小婦人，天眞爛漫，稚氣未脫，如何能處理谷中之事。

何宗輝微微一歎，道：「洪兄那裏知道，自從盟主離谷之後，谷中立時譎波蕩漾，暗潮洶湧，以鍾，霍兩位代理盟主爲首，形成分裂對立之局，迫的夫人，不得不出面干涉，她本是一個嬌稚無邪，不通事故的純潔之人，但在內憂重重迫逼之下，居然能够運籌帷幄，統率全局，如非她出面調統大局，只怕鍾，霍兩位早已拔刀相向了……」

洪澤面現不信之色，但却不好反駁，瞧了鮑超一眼，默然不語。

鮑超仰天望着無際蒼穹，凝目沉思了片刻，道：「咱門綠林中人，大都狂放自傲，目中無人，唉！除了盟主那等大仁，大智的氣度魄力，只怕當今之世，再難有統領全局之人了……」他微微一頓，回目一掠洪澤，王大康兩人，說道：「走吧！咱們先去晉謁過夫人之後，再分頭拜見鍾、霍兩位代理盟主。」

何宗輝轉身當先帶路，向左面山壁處走去。

步行十餘丈，到一所竹籬環繞，滿植山花的小院落前。

何宗輝面對籬門，恭恭敬敬的抱拳喊道：「嶗山三雄，遠行歸谷，特來晉謁夫人。」

只聽籬內步履輕響，兩扇籬門，呀然而開，一個滿身素縞的少女當門而立。

何宗輝微微一笑，道：「萬姑娘，夫人在麽？」

素衣少女目光轉動，打量嶗山三雄一眼後，目光又投注那白衣艷婦身上，凝注良久，才低聲答道：「幾位請進來坐吧！」說完，轉身緩步先行。

何宗輝側身讓路，嶗山三雄依序而入，白衣艷婦緊隨王大康身後，何宗輝走在最後。

三間客室中，佈設的異常簡單，竹几竹椅外，別無陳設但却打掃的纖塵不染。

白衣艷婦目光掃掠了廳中佈設一眼，心中暗自歎道：天下綠林盟主之尊，竟然是過着這等簡樸的生活，如非親目所見，耳聞到也難以相信。

但見後壁側角裏，竹簾晃動，慢步走出位淡裝麗人，髮結宮髻，黑色長裙拖地，美麗絕倫的粉臉上，籠罩着一層淡淡的憂鬱，但憂鬱却掩不住她那天姿國色，奪目艷光，反而多了幾分嬌弱，倍覺動人惜憐。

嶗山三雄瞧了一眼，立時垂下頭去，不敢多看，連那渾厚又帶着三分傻氣的王大康，也有些不敢仰視之感。

她身後緊跟着那身穿素縞的少女，姍姍細步，踱入廳中，輕撩長裙坐下嬌軀。

鮑超欠身離座，垂首抱拳說道：「鮑超，洪澤，王大康，拜見夫人！」

洪澤，王大康應聲離座，齊齊抱拳作禮。

谷寒香緩緩站起身來，笑道：「三位旅途辛苦了，不要多禮啦，快些請坐。」

鮑超依言落座，恭恭敬敬的答道：「有勞夫人垂顧，屬下等愧不敢當。」

谷寒香回過臉去，低聲吩咐那素衣女道：「去倒幾杯茶來吧！」

素衣女應了一聲，慢步而去。

那白衣艷婦看的暗暗奇道：看她氣度裝着不似僕役下人，難道以天下綠林盟主的夫人之尊，連幾個伺候的婢女僕婦也沒有麽？

忖思之間，那素衣少女已手托本盤，分別獻上香茗。

谷寒香美目流轉，掃掠了嶗山三雄一眼，問道：「我大哥沒有回來麽？」

鮑超眼觀鼻，鼻觀心，正襟而坐，極力收歛心中雜念，一時之間，想不出谷寒香問的何人？怔了一怔，答不上話。

鬼諸葛洪澤趕忙接口說道：「盟主和余兄聯袂到少林寺去，屬下等奉諭先行歸谷。」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道：「唉！大哥再不回來，我就要愁死了……」忽然又展顏一笑，接道：「他在外面終日辛苦奔走，我不能隨在身側照顧於他，心中已是不安，如果再不能幫他處理家中之事，那眞是沒有用。」她自言自語，說了半天，別人一句也插不上口。

鮑超待她停了下來，接道：「盟主到少林寺時，曾經交代屬下，護送這位姑娘到咱們『迷踪谷』來。」

谷寒香轉目望了那白衣艷婦一眼，笑道：「就是這位姊姊麽？」

白衣艷婦欠身福了一福，道：「賤妾得承胡盟主大仁相顧，到此避仇。」

谷寒香笑道：「大哥爲人，心地最是慈善，唉！但却有很多武林同道，硬說他是壞人，不肯容他，當我和他躲避敵人，終日奔走在深山大澤之中，常常數日吃不到飯，用些水菓野草充飢，那實在艱苦的很……」

她微微一笑，又道：「妳放心在這裏吧，此地很多綠林高人，妳那仇人決不敢尋來這裏。」

白衣艷婦道：「多謝夫人！」

谷寒香望望那素衣少女，道：「咱們又多一個伴兒了。」

鮑超望了鬼諸葛洪澤一眼，道：「夫人，這位姑娘留此之事，不知是否要通知鍾，霍兩位代理盟主一聲。」

谷寒香正待答覆，忽聽竹籬之外響起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夫人在麽？」

素衣少女笑道：「鍾一豪來啦！」急步奔去，打開籬門，只見一個身着長衫，面蒙黑紗之人大步走了進來，遙遙對谷寒香抱拳作禮道：「鍾一豪給夫人請安。」

谷寒香笑道：「你來正好，快些進來坐吧！」

來人正是分代盟主鍾一豪。

此人雖然面罩黑紗，無法看清他眞正面目，但如果有着江湖閱歷之人，一望他走路時昂首闊步，下頷微揚的神態，卽知此人生性高傲，目空四海。

但他一見到了谷寒香後，却變的十分柔順，一直微微垂首，似是不敢抬頭仰視谷寒香的容色。

嶗山三雄齊站起身子，躬身作禮。

但見鍾一豪蒙面黑紗微微轉動，停在那白衣艷婦的臉上，問道：「這位姑娘是什麽人？」

鮑超抱拳答道：「盟主行踪南昌時，遇得這位姑娘，她因袒救盟主，激怒師父，當場身受重傷，雖得盟主療救復元，但却投奔無處，盟主面諭我等，把他送回北嶽『迷踪谷』中，……」

鍾一豪冷笑一聲，接道：「江湖之上，雖然講求心狠手辣，但對師倫一道，却是最爲重視，她能背棄師父教養授藝之恩，日後還不是照樣能背叛盟主，此等之人，也把她帶回『迷踪谷』來，豈不是自尋煩惱？」

鮑超微微一皺眉頭，道：「當時盟主面諭，屬下等豈敢不遵。」

那白衣艷婦卓然站在一側，一語不發。鍾一豪突然上前大聲喝道：「市小惠以圖大謀，豈能瞞得過我鍾某人的雙目。」舉手向外一招，登時有兩個身佩寶劍的黑衣勁裝大漢，衝入竹籬門，恭恭敬敬的站在大廳門口，躬身說道：「主人有什麽吩咐？」

鍾一豪一指那白衣艷婦道：「把這婦人押入石牢，但却不許虧待於她，待盟主返谷之後，再行發落。」

嶗山三雄和她一路同行，沿途考査，發現她不但武功高强，智謀過人，而且生性柔和，嫻靜，一掃對她輕視之心，反而對她十分敬重，一見鍾一豪不問青紅皂白，下令就要拏人，心中都有些氣忿，王大康最是沉不住氣，身子一晃，繞過鮑超，欺身而上，準備出手攔阻那兩個黑衣人。

鮑超右臂一伸，攔住了王大康，低聲叱道：「回去。」

王大康雖然不敢反駁，但也不肯退回，滿臉忿怒之色的望着鍾一豪。

谷寒香本是猶帶幾分稚氣之人，如果遇上她以前未曾經歷之事，常感手足無措，反應甚是遲緩，她看着鍾一豪傳諭手下動手拏人，但一時間却不知如何處理才對，直待那兩個黑衣大漢奔近那白衣艷婦，將要出手之際，她才突然喝道：「住手，不要動她！」

那兩個黑衣人都是鍾一豪由河北綠林道上帶來之人，除他之外，從不理會別人，故對谷寒香喝叫之言，恍似不聞，同時伸出右手，向那白衣艷婦抓去。

那素衣少女一直站谷寒香身後，冷眼旁觀，一見兩個黑衣人不理谷寒香喝叫，嬌軀一晃，直搶過來，雙手齊出，分向兩人背心拍下。

那白衣艷婦一直靜靜的站着未動，兩個黑衣大漢出手抓她她也恍如未見一般。

素衣少女動作迅快，兩個黑衣大漢尙未抓到那白衣艷婦，她那分襲之勢，已然攻到，迫的兩個黑衣大漢不得不先顧自己之危，同時向旁側跨開一步，讓開掌勢，乍分卽合，反臂出手，又同時向那白衣艷婦抓去。

鍾一豪忽然欺身而上，左揮右拳，雙手齊出。

但聞乒乓兩聲脆響，兩個黑衣大漢，每人臉上中了一掌。

他身法奇快，後發先至，兩個黑衣大漢還未抓到那白衣艷婦，臉上已各着一掌，當堂被震的退了兩步。

兩個黑衣大漢轉目望鍾一豪，心頭雖甚忿怒，但却不敢發作，各自撫着傷頰，呆在當地。

鍾一豪冷笑一聲，罵道：「盟主夫人之言，你們也敢不聽，那還得了，還不給我退下。」

兩個黑衣大漢抱拳應命，急步奔出室外。

鍾一豪緩緩轉過身去，躬身說道：「既是夫人作主，屬下……」

谷寒香歎息一聲，接道：「我大哥何等精明，豈能看錯了人……。」

鍾一豪道：「盟主神目過人，屬下難及萬一。」

谷寒香笑道：「這就是啦，我大哥要他們帶她來此，決然不會有錯，你不要管此事，把她留在我這裏吧！」

鍾一豪道：「這個……」這個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谷寒香道：「我說得不對麼？」

鍾一豪道：「夫人乃千金之軀，豈可把一個素昧生平，來歷不明之人留在身側，萬一出了事情，屬下如何担當得起，不如把她暫時撥交屬下，派人看管，待盟主歸谷之時，再請盟主裁決。」

谷寒香笑道：「你們男人家，如何看管一個女人……」忽然若有所悟的微微一笑，道：「是啦！你可是喜歡她麼？」她乃毫無城府之人，心中想到之事，就毫無顧忌的講了出來。

鍾一豪面上蒙着黑紗，無法看得出他神色表情，但見他身軀微微顫動一陣，向後連退了兩步，說道：「屬下如有此心，天誅地滅。」

谷寒香聽得微微一怔，歎道：「是我說錯啦，你不要放在心上……」

鍾一豪道：「夫人不可多心，屬下決無責怪之意，只對夫人表明心跡罷了。」

谷寒香道：「她一個孤伶女人，交你帶去，甚多不便，還是留在我這裏，待我大哥回來再說。」

鍾一豪恭恭敬敬的答道：「但憑夫人裁決，屬下告退了。」說完，轉身大步而去。嶗山三雄也一起起身，抱拳告別。

谷寒香送到室外，欠身笑道：「三位長途跋涉，也該休息了，霍元伽處由我去給他說明。」

鮑超道：「有勞夫人了。」帶着嶗山三雄，轉身而去。

谷寒香喚過那素衣少女，說道：「妳到霍元伽處，告訴他嶗山三雄回來的事，就說帶回一位女英雄，被我留下了，要他別再查問此事！」

那素衣少女道：「我要他來見嬸嬸好了。」

谷寒香搖頭說道：「你告訴他一聲好了，我不願見他。」

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霍元伽跋扈得很，叔叔回來後，非得要叔叔教訓他一頓不可！」

谷寒香急道：「可別對你叔叔說，他要是知道了，定然十分生氣。」

素衣少女微微點頭道：「好吧！」轉身而去。

谷寒香緩緩踱回客室，那白衣艷婦早已在門口恭候，欠身作禮，笑道：「多承夫人相護，賤妾感激不盡。」

谷寒香伸出雪白的玉腕，拉着她同在藤椅上坐下了笑道：「姊姊援手救我大哥，我心中也同樣感激不盡，咱們都別客氣了！」微微一頓，又道：「姊姊和我大哥相識很早麼？」

白衣艷婦搖頭答道：「南昌初次相見，過去素昧生平。」

谷寒香道：「那你爲什麼要救他？」

此言問的大是突然，饒是那白衣艷婦智計過人，也不禁被問的呆了一呆，沉吟半晌，才微笑答道：「胡盟主心胸磊落，氣度恢宏，賤妾不忍他死在我師父絕毒的『陰風掌』暗襲之下。」

谷寒香聽她稱頌胡柏齡，忍不住滿腔歡愉，嬌笑接道：「很少有人在我面前稱讚大哥的好處，但他確是世間最好最好的人，妳這般稱讚他，我心中快樂極了！」

白衣艷婦看她笑的如花盛放，毫無牽強做作，心中暗生愧疚，忖道：像她這般善良多情，天使一般的人，縱然我心慕胡柏齡一縷情愫，永藏心底，終生不露，也覺難於安心。

谷寒香忽然收歛了歡愉的笑容，說道：「我快樂的糊塗了，連姊姊姓名也忘記請教？」

白衣艷婦道：「賤妾姓苗雙名素蘭，夫人以後有事呼喚，就叫我蘭兒吧！」

谷寒香道：「妳比我大幾歲，我叫妳苗姊姊好了……」

苗素蘭道：「這個賤妾怎敢？」

谷寒香道：「這谷中只有我和霞兒兩個女人，妳來了多個伴兒，後山流瀑飛泉，有很多美的花兒，過一天我帶妳去玩，現在妳該休息了。」

苗素蘭道：「夫人待賤妾這等恩情深厚，實叫人不知如何報答？」

谷寒香還未來得及答話，那素衣少女匆匆奔了進來，接道：「霍元伽聽說夫人留下了這位姊姊，冷笑不語，看來他心中似是很不高興。」

谷寒香站起來道：「妳帮這位苗姊姊安排一下宿住之所，我去對他說吧！」

苗素蘭站起身來說道：「夫人不必爲賤妾之事，親勞大駕，不如由這位妹妹把賤妾送交那位霍代盟主，聽他發落，好在胡盟主近日之內，即將歸來，他要賤妾到此谷中避難，想必早已有了安排賤妾之策。」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姊姊請放心吧！霍元伽雖然脾氣暴躁，但他對我說的話，還是不敢不聽，我很快就回來。」轉身出了籬門而去。

苗素蘭輕輕歎息一聲，望着那素衣少女笑道：「妹妹貴姓？」

素衣少女笑道：「我叫萬映霞！請教姊姊？」

苗素蘭道：「我叫苗素蘭，妹妹一身雪縞，想必是生具愛穿白色了？」

萬映霞黯然低聲答道：「我在替家父戴孝。」

苗素蘭道：「伯父幾時仙逝的？」

萬映霞秀目之中，滾下來兩行清淚，

道：「死了幾個月啦！他是被武當派中紫陽道長逼死的。」

苗素蘭道：「紫陽道長，他是武當派當代的掌門人啊！」

萬映霞道：「是啊，他們自稱爲武林中正大門派，可是所作所爲，倒未必都是正大之事，我要跟着胡叔叔練習武功，日後好替父親報仇。」

苗素蘭暗暗想道：武當派乃當今江湖上實力强大的門派，足可與少林派分庭抗禮，這報仇之事，豈是容易……。

她心中雖然如此想，但口中却是不肯說出，低聲慰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來日方長，妹妹也不必急在一時。」

萬映霞突然仰臉望着屋頂，咬牙切齒說道：「此仇一日不報，我心中一日難安，我非要親手殺死紫陽道長不可……。」

她眼睛射出怨毒的光芒，一字一句的說出口來，聽來十分堅決。

苗素蘭暗自歎道：武當派實力何等雄厚，這報仇之事，豈是簡單之事，你這一生之中，報仇的機會，實在是太渺茫了，但口中却柔聲勸慰道：「我比妳大上幾歲，恕我托大點叫妳一聲妹妹了，日後咱們常在一起姊姊定盡我之能，帮妳完成這樁心願，不過眼下千萬不能妄動，要知妳那胡叔叔雖然已取得綠林盟主之位，但他只是虛有其名，內憂外患，壓力正重，……」她忽然覺到自己身份說出這等之言，有點不大對勁，趕忙改口笑道：「好在妹妹年紀還輕，那紫陽道長十年二十年中，也不會死，來日正長，咱們從長計議，慢慢的總可想出辦法。」

萬映霞道：「多謝姊姊這等關懷。」

苗素蘭笑道：「我的身世和妹妹大同小異，父母在我尚未成年之時，雙雙拋我而去。」

萬映霞被觸動傷心之處，熱淚滾滾奪眶而出，哭了一陣，神志漸清，拭去淚水笑道：「我該替苗姊姊搭個床鋪啦。」

苗素蘭道：「怎敢相勞妹妹，我自己來吧。」

兩人一起動手，剛剛搭好床鋪，谷寒香已緩步含笑而回。

苗素蘭迎了上去，問道：「夫人，那霍代盟主可肯破例相容賤妾麼？」

谷寒香笑道：「他們都看在大哥份上，處處讓我一步。」

苗素蘭微微一笑，櫻唇啓動，但却欲言又止。

谷寒香道：「妳有什麼話，儘管說吧？說錯了也不要緊，我也常常說錯話。」

谷素蘭暗暗想道：妳難道真的一點感覺不到自己是如何的美麗，和那蒙面人對你的情意。她心中雖然是這樣想，但口中却微笑道：「我在江湖之上行走，見過千千萬萬的美女，但却無一人能及得夫人的美麗。」

谷寒香搖頭笑道：「我從不照鏡子，有時大哥也稱讚我長的好看，但好看有什麼用呢？要是我的武功很好，那就可以帮大哥很多忙了。」

苗素蘭沉忖一陣，道：「胡盟主英雄蓋世，豪氣干雲，非夫人這等絕代容色，也難以和他匹配。」說完，黯然一笑，回過身去。

她心中早已對胡柏齡暗生情愫，但一見谷寒香後，又深悔不該生此妄念，可是情苗既植，有如春蠶作繭自縛，已是難以遏止。

半日時光，匆匆而過，轉瞬間夜幕低垂。

谷寒香親手燒一桌豐盛菜餚，替苗素蘭洗塵接風，三女同桌，邊吃邊談，苗素蘭見多識廣，詞鋒犀利，縱論見聞，風趣橫生，聽得谷寒香，萬映霞，格格嬌笑不止。

正在興高彩烈之際，忽聽一個急促聲音，起自籬外，道：「嬸嬸在麼？」

谷寒香放下筷子道：「生兒來啦！」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萬映霞搶先奔出室門，打開籬門。

只見一個全身勁裝，背揷寶劍，腰圍軟鞭的少年，匆匆奔了進來，行色惶急的叫了一聲師妹，急步闖入客室，抱拳說道：「鍾、霍兩位代理盟主，爲處置武當兩位道人之事，起了爭執，各不相讓，愈吵愈烈，嬸嬸快去一趟，再晚了恐怕兩人要打起來。……」

谷寒香一顰秀眉，道：「他們現在何處？」

勁裝佩劍少年道：「現在聚義廳中，兩人親信手下都已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情勢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嬸嬸快去吧！」

谷寒香歎息一聲，起身向外奔去。

苗素蘭、萬映霞和那勁裝佩劍少年，緊隨身後，直向聚義廳中奔去。

兩處相距，不過幾十丈遠，四人疾奔而行，眨眼即到。

但見廳中燭火輝煌，耀如白晝，正中松木台案之後，站着鍾一豪和霍元伽，兩側羣豪分列，不下百人之多，正中四個黑衣健漢，手執鬼頭刀，環圍着兩個被繩索細綁的道人。

只聽霍元伽大聲說道：「我要殺就殺，出了事，由我霍某擔待。」

鍾一豪冷冰冰的聲音，緊接着響起接道：「武當派乃當今江湖實力强大的門派，和少林分庭抗禮，兩條人命雖然不足重視，但如引起武當派大舉報復行動，事情就要難以處理，盟主即將返回，我看還是把他們押入石牢的好，等候盟主回來，由他裁決。」

霍元伽大聲咆哮道：「鍾兄也是江北道上一時雄主，爲什麼這等怕事……」

鍾一豪不容他把話說完，冷笑一聲，接道：「兄弟不是怕事，只是不願替盟主和咱們『迷踪谷』招來煩惱。」

霍元伽道：「什麼煩惱不煩惱，分明是怕事而已，哼哼！像鍾兄這等婦人之仁，能成得什麼大事。」

鍾一豪一掌擊在桌案之上，怒道：「你罵那個。」

霍元伽道：「罵了你又怎麼樣？」

鍾一豪怒道：「霍兄出口傷人，大概是有些活的不耐煩了？」

霍元伽舉手一拳，迎面擊去，口中怒聲喝道：「咱們試試看是那一個活的不耐煩了。」

鍾一豪一側身讓開拳勢，反臂一掌「乘風擊浪」，拍了出去。

谷寒香已奔到枱案前面，大聲說道：

「別打啦！」

霍元伽左腳微一上步，右腳暗中運力，轉身一旋，讓開了鍾一豪反臂劈出掌勢，人却欺身而上，一掌「直叩天門」平向前胸擊來。

鍾一豪已聽得谷寒香的喝聲，雙肩晃動，向後疾退了三步。

霍元伽却裝作未聞得寒谷香喝問之言，抬腿向前衝去。

谷寒香急聲說道：「我要你們別打了，你有聽到麼？」

霍元伽目光一轉，望了谷寒香一眼，放下手來說，道：「夫人幾時到了，怎麼不先要人通告一聲，我等也好迎接。」

鍾一豪冷笑一聲，道：「霍兄大概是有了耳病，聽不出夫人的喝問之聲。」

霍元伽抱拳向後退了兩步，恭恭敬敬對谷寒香道：「請夫人上座。」

谷寒香微微一顰秀眉，回身望了苗素蘭一眼，滿臉茫然無措之色。

苗素蘭目光一轉，說道：「夫人肩上好多灰塵。」舉步走了上去，借那拂拭灰塵之機，說道：「夫人請胆大上去，居中而坐，別害怕。」

谷寒香心中原無主意，聽得苗素蘭一說，心中一動，暗道：對啊！那位置原是大哥坐的位置，我爲什麼不能坐呢？大步登台，居中而坐。

鍾一豪當胸抱拳說：「屬下鍾一豪，拜見夫人。」他一施禮，隨他同來的江北綠林道上人物，齊齊跟着施禮拜見。

這一來弄的霍元伽不得不依樣葫蘆，抱拳作禮，江南，嶺南綠林道上人物，也只好跟着霍元伽行禮，刹那間，一片拜見夫人之聲。

谷寒香生平之中，第一次遇上這樣的事，看羣豪紛紛大禮拜見，芳心之中，甚是焦急，暗暗忖道：我要該怎麼辦啊？

她呆呆的坐了一陣，才大聲說道：「諸位請起。」

羣豪紛紛歸座，大廳上，立時鴉雀無聲。

谷寒香動人的眼睛緩緩由羣豪臉上掃過，目光掠過之處，羣豪紛紛低下頭去。

她忽然覺着管理人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他們似乎都很願意聽從自己的話啊。

心念轉動，胆氣忽生，居然緩緩站起了身子，高聲說道：「盟主離谷未返，谷中之事原本交由鍾、霍兩位代理盟主處理，但他們常因見解不同，引起爭執，總要我來處理，現在索性由我管吧……」

霍元伽道：「什麼？」

鍾一豪急急接道：「盟主不在谷中，自然推夫人身份最爲尊崇，凡是谷中之人都該聽從夫人之命。」

谷寒香緩緩轉過臉兒，望了霍元伽一眼道：「怎麼？你不肯聽我的話麼？」

霍元伽一和她目光相觸，立時覺着心神一震，只感那一張絕世無倫的粉臉，艷光照人，秋水般的雙目，滿含着期望的神色，叫人無法推拒，心中一陣迷糊，道：「夫人的話，屬下怎敢不聽。」

谷寒香微微一笑，目注羣豪，說道：「你們之中可有不願聽我話的人麼？」

羣豪紛紛低下頭去，沉默不語。苗素蘭心中暗暗笑道：怎麼可以這樣問呢？

谷寒香道：「你們都不說話，那是無人反對了？」

鍾一豪欠身一禮，說道：「盟主不在谷中，夫人之命，亦卽盟主之命，屬下萬死不辭。」

他一說話，羣豪齊聲應道：「夫人之命，我們怎敢不從。」

谷寒香笑道：「這就好啦，以後他們兩個人再也不會吵架了。」

羣豪聽得個個心中暗笑，但心中却又甚感高興，暗道：以後她常常到聚義廳來，我們不是可以常常見到她麼？

谷寒香沉吟了一陣，緩步走了下來，伸出玉手，解開那兩個道士身上綑綁的繩索，笑道：「你們回去吧！我大哥爲人很好，他回來也要放你們的。」

兩個道人似是大感意外，相互望了一眼，大步向外走去。

大廳衆豪，羣相愕然，但因是谷寒香親手所放，又不好出手攔阻，百道以上目光，齊齊投在那兩個道人身上。

只見那中年的道人走到門口之時，突然回過身來，說道：「夫人相釋之情，貧道兄弟感激不盡，日後定有答報。」

谷寒香笑道：「不要報答我了，以後別和我大哥作對，也就是了。」

兩個道人同時聽得一怔，隔了半晌，那年長的道人，才正容說道：「妳大哥是誰？」

谷寒香道：「我大哥就是當代綠林盟主，胡柏齡啊！」

那年長道人側目望望右肩，又緩步走了回來，說道：「夫人還是把我們綑起來吧！」

谷寒香奇道：「爲什麼？」

那道人道：「夫人釋放我們，雖是一片好意，但貧道等不能爲此背叛師命，夫人還把我們綑起來，等待胡盟主返谷之後再說吧。」

谷寒香心中暗暗想道：「如果我把他們再綑起來，放入石牢之中，等待大哥回來，只怕霍元伽不肯放過他們……」略一忖思，揮手說道：「你們走吧，你們縱然要和我大哥作對，也打他不過。」

那年長道人大聲笑道：「貧道右肩已斷，縱然手有兵刃，也難闖過貴谷中重重攔截，何況赤手空拳。」

谷寒香聽得怔了一怔，才想起那道人話中之意，回頭對文天生和萬映霞道：「你們兩人送他們出谷吧！有人攔阻時，就說是我放他們走的。」

萬映霞一顰秀眉，道：「嬸嬸，武當派中沒有好人，把他們殺了算啦！」

她目睹父親被紫陽道人逼死，慘狀記憶猶新，對武當派中之人，恨的刺骨，那裏還願送他們安全離此。

谷寒香一時想不出萬映霞反抗自己的原因，輕輕歎息一聲，自言自語道：「我送你們走吧！」

兩個道人相互望了一眼，默然垂下頭去。

鍾一豪突然大步走了出來，說道：「夫人千金之軀，豈可隨便行動，屬下送他們去吧！」

谷寒香微微一笑，說道：「那就有勞

你啦！」

鍾一豪縱身一躍，人已到大廳出口，回頭對兩個道人喝道：「你們還不拜別夫人趕路，站在那裏等什麼？」

兩個道人被他一喝，不自主對着谷寒香躬身一禮才轉身相隨鍾一豪身後而去。

谷寒香轉頭望去，只見萬映霞正舉着衣袖，拂拭臉上淚水，便慢步走了過去，問道：「霞兒，你哭什麼？」

萬映霞抬頭說道：「我想到了爹爹慘死之情，忍不住心中悲苦。」

谷寒香沉吟了一陣，說道：「是啦！大哥告訴過我，你爹爹是被武當派中道人逼死的，你看我放了那兩個道人，心中難過，是麼？」

萬映霞道：「霞兒不敢。」

谷寒香道：「一定是了……」她本想說幾句慰藉之言，但一時之間，又想不起該說些什麼才對，呆望了萬映霞一陣，緩步走上木台正中坐下。

霍元伽回顧了谷寒香一眼，說道：「夫人，屬下心中有一點不明之事，不知該不該問？」

谷寒香道：「什麼事，儘管問吧！我如答不出來，就等我大哥回來之後再問他吧。」

霍元伽乾咳了一聲，道：「那兩個武當道人已經偷窺了咱們『迷踪谷』中的秘密，夫人放了他們，豈不是縱虎歸山。」

谷寒香怔了一怔，道：「那該怎麼辦呢？」

霍元伽道：「他們離此不遠，請夫人傳下諭來，屬下親自率人追去，把他們殺了就是。」

谷寒香搖搖頭：「那怎麼成，我已經說過放他們了……」

她心中雖然想到殺了這兩個武當道人，定會引起甚大風波，但口中却無法把心中想到之事說了出來，忖思了良久，接道：「我常聽大哥說起，武當派乃當今武林中，實力强大的門派，門下弟子，人數甚多，如若咱們把這兩個道人殺了，定要引起他們大舉報復。」

霍元伽道：「武當派和咱們綠林道上人物，素來水火不容，殺了兩個道人和不殺兩人都是一樣。」

谷寒香道：「我瞧還是不殺的好。」

霍元伽臉色一變，似想發作，但他終於又忍了下去，說道：「既然夫人一定要放，那就放吧！屬下身體不適，我要先行告退一步了。」也不待谷寒香答話，回頭就走。

谷寒香愕然望着霍元伽的背影，不知如何才好，呆呆的坐着發呆。

苗素蘭回過頭去，低聲對萬映霞道：「妹妹，妳去告訴夫人一聲，如果沒有事情，今夜之會，就此散了吧！」

萬映霞微一點頭，緩步走了過去，附在谷寒香耳際說道：「嬸嬸，如若沒事，叫他們都回去休息吧。」

谷寒香雖然胸無城府，但對霍元伽告退一事，也感到他是負氣而去，此等情事，她生平從未遇過，心中也不知是氣忿還是羞惱，只感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才對，聽得萬映霞一說，立時站起身來，揮手說道：「沒有事啦，你們都回去休息吧！」

羣豪相互望了一眼，紛紛步出大廳。

谷寒香輕輕嘆息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實在太笨啦，什麼事都做不好。」但覺滿腹委屈，湧上心頭，忍不住滴下來兩行傷心淚水。

她姿容絕美，世所罕見，此際淚垂粉腮，眉鎖幽怨更顯楚楚可憐，動人惜愛。

散去羣豪，尚未走完，餘下之人，全都爲谷寒香幽傷的神情，引得心頭大慟，刹那間一個個面泛愁雲。

谷寒香用手拂拭一下臉上淚水，緩步向外走去，苗素蘭，萬映霞緊隨身後相護，沿途羣豪紛紛退到兩側，讓開大路。苗素蘭忽然發覺谷寒香一顰一笑，已然在無形之中，征服「迷踪谷」中羣豪之心，如花玉容，當眞能醉人似酒。

萬映霞緊走兩步，追到谷寒香身後，說道：「嬸嬸，別傷心了，待叔叔回來時，告訴他這件事，要他好好責罰霍元伽一頓就是。」

谷寒香搖搖頭，回過臉來，說道：「這件事如何能告訴他呢？唉！他知道了定然會很生氣。」

萬映霞究竟還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心中雖想勸慰谷寒香幾句，但却又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思索了半晌，才道：「嬸嬸，妳如不把霍元伽的事情告訴叔叔，只怕他以後更囂張了。」

谷寒香喃喃自語道：「無論如何，這件事不能讓大哥知道……」她回頭望了萬映霞一眼，道：「自從妳叔叔走後，我忽然發現了很多人都不是眞的尊敬他，這些人表面上，雖然對他十分尊敬，但心裏却是很厭恨他，唉！眞不知他們安的什麼心……。」她長長歎息了一聲又道：「過去，我和妳叔叔終日守在一起，雖然在仇人鐵蹄緊緊追迫之下，但我從未擔過心事，自從他爭得天下綠林盟主之後，不知道爲什麼，我忽然開始替他擔心起來。」

說話之間，已到了宿住之處，萬映霞搶前一步，打開籬門，當先走了進去。

苗素蘭雖只來了半日，但她已甚熟悉，自行倒了幾杯茶來，笑對谷寒香道：「恭喜夫人，剛才大會之上。……」

谷寒香不容她再接下去，搶先說道：「我愁就要愁死了，姊姊還要恭喜我，不知有什麼可喜之事。」

苗素蘭微微一笑，道：「夫人也許覺着霍元伽含怒退席，是一件十分難堪之事，其實他弄巧成拙，夫人的恩威已深入羣豪之心了。」

谷寒香茫然問道：「姊姊，此話從何說起，我怎麼一點也覺不出呢？」

苗素蘭似在索思措詞一般，沉吟了甚久，說道：「沿途之上，羣豪紛紛對夫人行禮，難道夫人就看不出來麼？」她不便坦直說出羣豪大都爲谷寒香絕世容色所動，只好用話搪塞過去。

谷寒香不擅心機，也聽不出苗素蘭絃外之音，但她却隱隱覺着此事牽扯甚大，非同小可，似乎這般人都在處心積慮，圖謀那綠林盟主之位，當下長長歎息一聲，站起嬌軀，緩步走入房中。

此時，天色已近二更，文天生不便久留，低聲對萬映霞說道：「師妹請善保護嬸嬸，我要走了。」（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魅梟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有意為施笑乾攝合沈貝紅，乃着他倆一同押解銀兩前往武安，施笑乾欣然領命偕沈貝紅告辭而去，他倆剛走，驀見黑狼闖將進來，夏秋心素知黑狼和君之楓間互存介蒂，有心作調人，君之楓為順夏秋心，勉強伸手向黑狼請握，詎黑狼趁機向君之楓較上內勁，兩人各不相讓，爭持不下，夏秋心迫得出手分開兩人，黑狼略經調息，便漸告復元，君之楓却因早上曾挨九指魔一掌，這一硬拚，竟引發內傷，昏迷不醒，夏秋心不禁大驚，一脚向黑狼踢出，大嚷要和黑狼拚命——

險渡危亡劫

黑狼想不到夏秋心會突然出招攻擊自己，事實上，縱然他料得到，此刻他已是精疲力盡，如何閃得過夏秋心這般一等一的高手？

但聞黑狼哎一聲，整個人翻跌了出去！差點沒閉過氣去！

幸好夏秋心是在急忙中踢出這一腳，踢偏了些，要不然黑狼不死大概也只有半條命了！

急急的爬起來，黑狼大聲道：「夏姑娘，妳殺死我也沒用，咱快設法解救君公子才是！」

這麼一說，夏秋心才冷靜了下來。但當她一見懷中昏死過去的君之楓，面色慘白，氣息微弱，馬上又慌亂起來了……

正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夏秋心業已六神無主，手足失措，顫聲道：「黑狼兄，咱如何救他？」

忍着痛，黑狼一跛一跛的走前來，他喘氣道：「事到如今，咱只好先去找大夫，看看能不能開個藥方，暫且遏住內傷的蔓延，再做打算……」

義結生死盟

這時候，圍前來觀看的人愈來愈多，忽然從人羣中擠出一人來，朝夏秋心問道：「小秋，君公子怎麼了？」

一抬淚眼，夏秋心驚喜道：「啊，小宓，妳來得正好！」

黑狼看淸來人，頗為驚異道：「賈兄，是你？」

但見來人正是萬花帮主宓月桃，她此刻依然喬裝書生，當她問淸了事由之後，俊秀的臉上也是一陣沉凝……

宓月桃凝眸道：「小秋，事情已到這種地步，務必冷靜，急了反而壞事，我這兒攜有些兒藥，不知道管不管用……」

環眼一看，滿裏是人，宓月桃道：「小秋，妳可訂有房間？」

夏秋心忍着簌簌而流的淚水，點了點頭……

宓月桃連忙道：「那咱快上去，總不能呆在這兒呀。」

如夢初醒似的哦了一聲，夏秋心這才領着宓月桃和黑狼上樓上房間去。

房裏，宓月桃細細打量了一下君之楓，面色凝重道：「小秋，君公子是怎麼受了內傷的？」

夏秋心此時似乎較冷靜了，但一張姣好的臉旦兒，依然漾溢着焦急和傷心，而且仍沾着淚痕，那副模樣兒，叫君之楓見着的話，準要柔腸寸斷一番！擦擦淚痕，夏秋心道：「他是挨了『九指魔』一拳的，在左胸上。」

面色一變，宓月桃驚道：「九指魔？小秋，你是說，在西疆住了十幾年的九指魔？」

見她神色不對，夏秋心跟着緊張起來，她捏緊了下拳心道：「是的，小宓，在江湖上也只有那麼一個九指魔，難道還有第二個不成？」

心中一沉，宓月桃低呼道：「快！小秋，妳解開他的衣服，把他的左胸讓我看看！」

猛一楞，夏秋心瞠目道：「解開他的衣服？」

見她猶豫，宓月桃輕叱道：「小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妳還在顧那門子的男女之嫌？」

說着，一挽袍袖，便要親自解開君之楓的衣袍，但一旁的黑狼已眼明手快的上前去，迅速的解開君之楓的衣鈕，坦露出君之楓堅硬的胸膛來！

當他們三人一見君之楓左胸上一塊巴掌大的烏青色，赫然映目之時，本能的，都呆住了！

夏秋心更是嚇得面無人色，她勉强的鎭定自己，抖顫着語音道：「小宓，妳可識得這是啥拳？」

表情沉凝而肅穆，宓月桃緩緩的說道：「這正是西疆有名的邪拳，叫做『大魔拳』……」

黑狼忽然驚聲道：「大魔拳？這不是卅年前西疆『大魔祖師』的絕招麼？但大魔祖師早已身死人亡，大魔拳也跟着絕傳，九指魔那廝如何學得？」

宓月桃道：「絕傳倒未必，要不然九指魔不可能在西疆學會了這種邪拳，不是嗎？」

一頓凝聲接道：「大魔拳是一種陰毒的邪拳，通常都擊在人身卅六大穴上，尤其專挑死穴下手，中擊者當場死亡……」

夏秋心失聲道：「但他却一直沒事，要不是和黑狼兄比試內功，他還是完好無恙的哩！」

宓月桃垂眼道：「君公子並非被擊中死穴，所以沒當時死亡，他被擊中的是左『鷹窗穴』！通常被擊中『鷹窗穴』，必當場昏迷，不出十二日必死，假若不迅即延醫服藥的話……」

一顆芳心兒已是搖搖欲墜，夏秋心睜眼道：「但小宓，他並沒有昏迷，他當時只覺得疼痛而已，我讓他吃了兩劑傷藥，一點兒也沒事啊！」

宓月桃沉聲道：「這便是大魔拳邪怪的地方了。他擊在死穴除外的穴道上，通常只是痛一陣，然後便恢復如常，使受傷者以為一點兒輕傷，過兩天便好，便不加以注意，而且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異樣。但一旦超過一個月之後，受傷的部位便會呈現出烏黑的血瘀……」

芳心寸斷，夏秋心已是淚汪汪，哽聲道：「可是，他中了九指魔的大魔拳還不到一天，怎已呈現出烏黑的血瘀？」

輕嘆一聲，宓月桃道：「那是因為過度的運功，致使受傷的部位加劇轉惡。」

努力的定下神來，夏秋心顫聲道：「小，小宓，可有辦法挽救？」

臉上一陣黯然之色，宓月桃緩緩低下頭。

一陣絕望猛然的衝擊着她，夏秋心只覺一剎時天昏地暗，腳底一虛昏癱於地！

大吃一驚，宓月桃連忙探手抱起她，直呼道：「小秋，小秋……」

黑狼見狀，連忙擰了條濕毛巾，宓月桃接過來，在夏秋心的臉上輕輕沾拭，然後在她週身一陣推拏……

半晌，夏秋心總算悠悠醒過來……

茫然的睜着眼，夏秋心含着淚，滿臉悲戚，她緩緩走到床畔，抱住君之楓失聲痛哭！

夏秋心哭得很哀切，悲楚，她已是芳心寸裂，柔腸寸斷……

默默的走前來，宓月桃輕撫夏秋心的香肩，蠕蠕嘴，想開口黑狼忽衝前來嘶聲道：「賈兄，當眞一點也沒辦法了嗎？」

宓月桃只是輕嘆了一聲……

一張俊挺的臉孔曲扭着，黑狼歪歪斜斜的撲到牆上，緊握的兩拳用力捶擊着壁板！他沙啞的語音裏，含着太多的歉疚和自責：「噢……這不是我希望的，我只是想試試而已，這是我最大的心願啊……」

面無表情，宓月桃望着他道：「你試了，你的心願已達成，滿足了麼？」

翻過臉來，黑狼苦笑着道：「不，我輸了！君公子受了這等內傷，居然仍能與我比成平手！噢！我太微不足道了，乘人之危，逞圖私慾……卑鄙！齷齪！」

夏秋心哭了一陣，忽收束淚痕，抱起君之楓，她一剎時忽然變得很平靜，她生硬的道：「黑狼兄，這不能怪你，你事先並不知道他受了內傷……」

猛烈着的搖着頭，黑狼痛苦的抽搐着嘴角說道：「不，這是我逼他的，我逼他的，……」

說着，他衝向宓月桃睜大着眼道：「賈兄，你一定要想辦法救君公子！別讓我悔恨終身，歉疚一輩子！我……受不了！受不了……」

這時，夏秋心忽抱着君之楓跨步走到門口……

宓月桃兀楞地問道：「小秋，妳要上那去？」

脣角依然微微顫慄，夏秋心悲楚道：「他的母親是醫術聖手，我深信她能治癒她的兒子！上回我中了天九幫的毒藥，也是被她治癒的……」

宓月桃攔嘴道：「可是，君公子支持不了那麼久的。」

夏秋心悲啞道：「事到如今，也只得一試，莫不成把他擱在這，眼睜睜的見他死去？」

宓月桃啞口無言，黑狼點頭道：「是的！事到如今，也只有一試了，夏姑娘，咱走吧！賈兄，說不定遠水也能救得了近火呢！」

話落，正想抬步，忽聞一陣輕輕的叩門聲，黑狼連忙一個箭步跨到門邊，打開

了門……

立在門口的是一位年上花甲的黑袍老者，後面站着的一位是年卅上下，秀髮披肩，身着紅色勁裝的美艷女郎。

黑狼客氣的請他們進來，一面轉身向夏秋心道：「夏姑娘，是找妳的麼？」

望了望來人，夏秋心轉向宓月桃道：「小宓……」

不等她說完，宓月桃已搖了搖頭……

黑狼見狀，連忙轉身攔在那正欲跨進門來的黑衣老者和紅衣女郎，凝目打量着他，問道：「請問，老丈你找誰？」

黑袍老者連忙堆笑道：「哦，對不起小哥，請問你這兒是否有一個人受傷？」

黑袍老者說話之時，身後的紅衣女跕足翹首的向房裏望，當她看到夏秋心懷裏的君之楓的時候，忽然道：「爹，是他，沒錯，受傷的人就是他！」

好生奇怪，夏秋心上前去，朝黑衣老者問道：「老伯，你認識……」

夏秋心話沒完，黑袍老者已歎聲道：「是的，我認識這位年輕人。」

黑狼閃身讓他們進來。黑袍老者和紅衣女郎朝夏秋心友善的微笑着，老者道：「老朽叫陸元，這位是小女陸珍珍。方才小女在樓下看見這位年輕人受傷，很像是曾救過我們父女倆的恩人，所以特意要我來看看，請各位原諒老朽唐突……」

紅衣少女注視着君之楓，朝老者道：「爹，在武安打敗『銅頭牛』塞包，救了我們的就是這位受傷的公子。」

忍着哀傷，夏秋心道：「陸老伯你們父女來看他，但是他現已身負重傷，危在旦夕，我必需帶他去醫治……」

一邊說着，夏秋心一邊要走出去……

陸元連忙道：「這位姑娘請留步！」

停下身子，秋夏心轉身疑惑的怔怔望着他，……

陸元走近她，凝目注視着君之楓發黑的印堂，忽伸出兩指掀開君之楓緊閉的眼皮，俯首端詳了一陣，臉色驚變，驚聲道：「啊！他這不是中了大魔拳麼？」

宓月桃吃了一驚，脫口道：「老伯，你看得出來？」

一旁的陸珍珍道：「家父精通各種疑難雜症，善與人看病……」

大喜，夏秋心正想說話，不想陸元已先她打斷陸珍珍的話道：「珍珍，妳快回房裏去，在咱的箱子裏最底下層，有一瓶藥快拿來，快去！哦，還有金針也帶上來！快！」

說着，從夏秋心的懷中把君之楓抱過來，平放在床上，他動作熟練的解開君之楓的上衣，一面急聲道：「你們誰到樓下去向伙計要一盆滾燙的熱水，和乾淨的毛巾一條，快！」

這突如其來的轉變，使原本幾近絕望的夏秋心，宓月桃和黑狼三人昇起了一綫希望。他們高興，興奮，喜悅，一時，三人擠在門口，爭着要下樓去……

最後還是黑狼搶先了一步，直衝樓下去，不一會，已氣吁吁的端了盆熱氣直冒的熱水上來，肩上披着一條嶄新的毛巾，倒眞活像個店小二呢。

緊跟着，陸珍珍也拎着一個小木箱子上來，她朝陸元道：「爹，你要用到的東西，都在這箱子裏頭。」

一語不發，陸元從小木箱裏拿出一個褐色的葫蘆形小瓷瓶，倒出了十幾粒黑色藥丸。那藥丸味道很重，直衝人鼻口，叫人受不住。

陸元本想撓開君之楓的牙關，納入他的口中，但君之楓此刻牙關緊咬，只好倒了杯水拌散，方再捏開君之楓的嘴，由陸珍珍灌倒進去……

之後，陸元將毛巾浸濕熱水，敷在君之楓左胸瘀血的地方，用力挪擦。

如此週而復始，約莫五六回之後，陸元已是滿頭大汗了。

夏秋心，宓月桃和黑狼三人，一直站在一旁，由於他們幫不上忙，也就閒站着，但一顆心兒可是咕冬咕冬的跳着……

陸元再挪擦一次，熱水也差不多涼了，陸珍珍幫他擦擦汗，從箱裏拿出一大包亮光閃閃，約莫五寸來長的金針。另外又去端了盆熱水，把五十來枝的金針濯洗乾淨，並予以擦乾，這才交給陸元使用……

這，顯然就是我國古代有名的「針灸術」！

只見陸元鎮定的，熟練的將金針插入君之楓的左胸「鷹窗穴」上，另外右胸的右「鷹窗穴」也插了一根。然後依上而下，由「膻中穴」，「中庭穴」，「鳩尾穴」，「巨闕穴」，「建里穴」，「分水穴」，「陰交穴」直至「丹田穴」上的「氣海穴」為止，一共插了十根金針！

透了口氣，陸元一邊用袖子拭汗，一邊默數着金針，忽噫聲道：「怪了，怎會少了一穴？」

美眸凝注，陸珍珍道：「爹，你忘了在『璇機穴』和『膻中穴』之間的『華蓋穴』上戮上一根。」

瞧了女兒一眼，陸元的老臉上透出一抹欣慰的笑容，他拿起一根金針道：「好，珍珍，妳眞是要得，比爹還行了哪，總算平日沒白教了妳。」

話聲中，已把金針戮進「華蓋穴」，認穴之準，使得一旁觀看的夏秋心，宓月桃和黑狼諸人，暗暗咋舌，歎服不已……

接着，陸元端正身子，兩腿盤坐，雙掌按住君之楓的「丹田穴」上……

眨眨眼，黑狼忽開口問道：「老先生，你是否準備運功？」

陸元朝他點頭道：「正是，現在已封住了烏血可能流竄蔓延到的各大穴道，只消運功將體內的瘀血逼出來，便可大功告成了。」

黑狼傾前身子道：「老先生，這已够累你的了，怎好意思再勞你運功，消耗體內眞元？讓小可來好麼？」

沉吟了一下，陸元道：「說來不怕各位見笑，老漢武功膚淺，內功底子單薄，小哥年輕力壯，想必內功修為極高，老漢不避推懶之嫌，就煩小哥代勞。」

話落，夏秋心忽道：「黑狼兄，你方才眞元耗費極多，已是够疲虛的了，還是讓我來吧！」

黑狼搖搖頭，把背後的斧頭取下，放在桌上道：「不，我來！」

宓月桃也說道：「黑狼兄，你還不怎麼復原，方才端了盆水，便氣喘吁吁的，還是，……」

不待她說完，黑狼斬釘截鐵道：「不！妳們別阻止我，這是唯一能使我心安一點的方法……」

說着，人已上了床，夏秋心和宓月桃想把他拖下來，那是不可能的了，也就聽由黑狼……

盤腿坐正，黑狼兩掌按住君之楓的「丹田穴」上，閉上星眸，然後長長吸了口氣，再緩緩吐出……

就在他吸吐之間，他已將體內的眞元逼入君之楓的丹田……

只見黑狼仍帶灰白的臉色，逐漸轉紅，須臾，已紅如關公……

一炷香之後，又慢慢趨於淡白，而灰白，而死白，而慘白……

就當黑狼的面色蠟白如死的時候，寂靜如眠的君之楓忽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大灘烏青色的血水！

夏秋心只覺芳心兒一緊！

陸元却面露喜色，他趨前去朝黑狼道：「小哥，可以啦！」

此時黑狼已是滿頭大汗，他聞言睜開眼，正想移動一下身子，忽覺天旋地轉，冬的一聲，仆倒床上！

衆人俱皆大吃一驚！

正當衆人吃驚失措，陸元已很鎮定的跳上床去，把住黑狼的腕脈。須臾，陸元邊把脈邊道：「沒關係，這位小哥只是功力透支過量，不會有大碍。」

夏秋心和宓月桃鬆了口氣。陸元轉首向陸珍珍低聲道：「珍珍，妳到藥舖子去抓藥。」

宓月桃上前道：「陸老前輩，這麼麻煩您已是很過意不去了，請您將藥方告訴我，我去抓好了。」

笑笑，陸元並不推辭，便唸道：「十三味方，加鬱金，劉寄奴各一錢半沖七厘散二分；外配青皮，乳香各一錢煎服。」一頓，伸手指了指黑狼接道：「這是讓這位小哥服用的，只消服一劑，包準立刻甦醒。」

宓月桃把藥方重唸一遍，發覺並無遺漏，這才去抓藥……

夏秋心擰乾毛巾，擦去君之楓吐出來的烏血，發現君之楓左胸上的那塊血瘀已消失不見，且面色逐漸紅潤。高興歎喜之餘，不禁讚道：「陸老前輩，您眞是聖手神醫啊！」

陸元謙虛道：「姑娘誇獎了，老朽也不過是一知半解吧了。」

「多虧老前輩您仁心仁術，否則眞不堪設想。」夏秋心感激之情，溢於言表：「陸老前輩，我眞不知如何謝您才好。」

淡淡微笑着，陸元沒打話，他開始一支一支的收回金針；當他在君之楓身上拔出最後一根金針之時，宓月桃的動作好快已把藥材抓回來，並且已托店小二煎熬。

「這位年輕人想來內功底子深厚，通常之人可能是救不成……」望着君之楓，陸元滿佈皺紋的老臉上現出欣慰而暢快的微笑。「讓他靜靜睡會，我想不出半炷香的時間，必定會醒過來的。」

宓月桃望着君之楓氣息均勻，彷彿熟睡過去，讚歎道：「老前輩，大魔拳幾可說是絕傳多時，您不僅能一眼看出來，而且還懂得治法令小可佩服得五體投地。」

夏秋心端杯熱茶給他，陸元言謝接過，啜了一口，瞇眼笑道：「其實論眞說起來，還是老弟他自己救了自己。」

夏秋心和宓月桃兩姊妹似乎是不能明白這話兒；眨眨眼，夏秋心問道：「老前輩，您這話從何說起？」

哈哈笑了聲，陸元道：「老漢父女倆，是靠賣藝耍雜為生；半年前吧，老漢正欲遠出關外到西疆去，行至武安之時，不巧遭人欺凌，幸好這位老弟俠心義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使得我父女能順利成行……」

微微一頓，接着道：「到西疆之後，老漢結識一位武林異人，蒙其垂愛，授我多種醫術，老漢就是那時候學得大魔拳的治法。由此看來，要不是老弟當初救了老朽，那麼老漢可能就去不了西疆，當然也學不成大魔拳的治法，又如何救得了這位老弟呢？換句話說，這不等於是他自己救了自己麼？」

說畢，又是一陣朗笑。陸元起身又道：「佛說：種善因，得善果，一點兒也不假啊！老朽父女倆本欲趕回江南老家去過年的，並不想在洛陽停留；誰知正巧遇到一位同年老鄉，他也要返老家去，為了路上有伴，也就在這盤桓一天。不想碰到了老弟發生這種事，這實在湊巧，老朽要不遇到老朋友，早就不在洛陽了；而且我們在半個時辰之後，便要搭船連夜趕路。如果慢了這個時候，我們也不在洛陽了，這種巧合，叫人忍不住要說是天意了，不是麼？」

眨眨眼，宓月桃歎聲道：「可不是，這彷彿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報還一報。」

哈哈笑起來，陸元道：「好一個一報還一報！」

這時候陸珍珍已把東西收拾好了，她仰首道：「爹，時候差不多了，阿東伯可能等得發急了呢。」

「說得是，咱該走了。」陸元轉身向夏秋心和宓月桃道：「兩位，我們父女就此告別了。」

連忙從懷裏抽出一張飛錢，夏秋心遞上前去道：「陸老前輩，在下無以為報，這點小意思，請您笑納。」

「使不得，使不得！」陸元連聲道：「小姑娘，見危相扶是乃分內之事，何況，小老弟先前有恩於我父女，請別折殺老漢！」

陸珍珍也嬌嫣笑着道：「這位姐姐，我們能救回恩人大哥，已是非常高興了；當時他救了我們，連一聲謝也不讓我們說，今番我們萬萬不敢要您的報酬，請姐姐您收回這等重金大酬。」

這麼一說，夏秋心也就不再堅持，她感激道：「願神永遠保佑您們父女倆。」

「祝福你們。」回過頭望着君之楓，陸元摯聲道：「也祝福你。」

說畢，陸元父女倆便拱手離去；夏秋心本欲送他們的，不過還是被陸元父女擋下來了，夏秋心也就只送他們到樓梯口，便揮手告別……

夏秋心和宓月桃總算透了一口氣，鬆下心來。宓月桃道：「小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妳相信這句話了嗎？」

夏秋心在床沿坐下來，把被子在君之

楓和黑狼身上蓋好，望着君之楓出神良久，才道：「妳說的？」

「不，佛說的。」宓月桃道。

想想，夏秋心說道：「那我們應該相信。」

說畢，兩人相視而笑。

這時君之楓忽蠕動了下身子，緩緩睜開眼……

「楓，你醒了？」連忙靠前去，夏秋心欣喜道。

閉閉眼，君之楓撐起身子，有些迷糊的自語道：「哦，我想我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噢，對了，我好像是和……和黑狼較量內功的……」

說着，抬眼見到正朝他微笑的宓月桃，不禁楞道：「是妳？宓姑娘，妳什麼時候來的？」

話落，忽又見身旁躺着一個人，連忙睜眼去瞧：「黑狼？天，我竟和這傢伙睡在一塊？」

一時，君之楓眞的搞糊塗了！

夏秋心忍笑道：「楓，先別問，你先運氣看看。」

依言閉眼，吸氣，吐氣之後，君之楓睜眼道：「我那兒不對了？」

「別急，我說你聽就是了。」說了聲，夏秋心接着把經過說出來……

甩力甩甩頭，君之楓聽完之後有點不相信道：「這麼說，我是從鬼門關兜了一圈回來了？」

張開羽扇揚了揚，宓月桃道：「可不是，算你命大，差點沒使夏姐姐的眼淚流乾了呢。」

掀開被子，君之楓跳下牀來，活動了下筋骨；見夏秋心果然兩眼腫浮，君之楓的心中泛起一陣波濤，深情萬種的望着她道：「秋，以後……以後假如妳也像我這樣的話，我一定以加倍的眼淚來哭妳。」

「去妳的！」啼笑皆非的罵了一聲，夏秋心白眼，鼓腮，撇嘴，啐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俺老娘心，人家爲你操心費神，你倒咒我？」

宓月桃却捧腹大笑不已。

這個時候，忽聞門外有人叫道：「客倌，藥煎好啦！」

宓月桃連忙去開門，從伙計手上接過一碗熱氣騰騰的藥來，另了給了他十兩銀子道：「店小二，多謝啊。」

「不謝，不謝。」伙計拿着白花花的銀子歡天喜地而去……

君之楓詫道：「怎麼？我不是好端端的麼？」

「才不是給你吃的。」白了他一眼，夏秋心道：「黑狼兄爲你運功驅毒，而致耗透眞元，昏迷不醒，這是給他吃的。」

哦了聲，君之楓道：「妳不說，我還眞給忘了呢。」

藥太燙了，宓月桃把它放在桌上，讓它涼一涼；她轉首道：「我眞不明白，你倆怎老嘔殺鬥嘴的？」

聳聳肩，君之楓笑道：「大概我倆的八字不合吧。」

「還說呢。」夏秋心瞪了他一眼道：「一個巴掌拍不響，你當初撞了他，要是肯和他賠個不是，他也不會對你心存不服，偏偏你這死骨頭硬是不肯低人半分。」

摸摸鼻子，君之楓沒好氣道：「我不是，我不是，可以了吧？」

說着，走近桌子端起那碗藥，輕輕吹着氣……他忽然想起什麼道：「哦，對了，那救了我的陸先生，怎不見他人？」

「我忘了告訴你，他們父女已走啦。」夏秋心連忙道：「他們要趕着搭船回老家去過年，所以不等醒你來，就忽忽離開了。」

君之楓有點失望道：「這算大恩人，沒讓我當面謝他，豈不太遺憾了麼？」

宓月桃笑道：「當初你救他父女倆，也沒讓他們謝你呀，就算扯平吧。」

「扯平？」君之楓好笑道：「這等事也有扯平？哦……好吧，扯平就扯平。」

說着，俯嘴嚐了一口藥，覺得溫熱適宜，便坐上牀去，攬起黑狼的頭部，小心翼翼的，一口一口把藥灌進他嘴裏去……

服完藥，好一陣子，黑狼才悠悠醒過來；當他睜眼看見君之楓坐在他身旁，而且正對他微笑，他一刹時也笑了！

就在那一笑裏，兩人之間的隔閡和敵對，似乎一刹那間被一掃而空！

掙着坐起來，黑狼凝視着君之楓，微笑道：「很高興能夠再見到你，朋友。」

注視着他，君之楓也含笑道：「我也是，兄弟。」

閉閉眼，黑狼又道：「我承認你比我行。」

搖了搖頭，君之楓說道：「不，我輸你。」

瀟洒一笑，黑狼道：「你開始學謙虛了？」

君之楓忽然覺得他很可愛，爽邁一笑，道：「是的，剛剛才學會。」

說畢，兩人相視大笑，在笑聲中，兩隻強有力的手，緊緊握在一起！這回，嗯，可沒有再比內功了，那是友誼建立的表示，……

夏秋心和宓月桃也不禁相望而笑……

黑狼忽道：「朋友，從現在起，我可以算是『兄弟會』的一員麼？」

大喜，君之楓用力點頭道：「兄弟，你可懂得『如虎添翼』這句話？」

拂拂鬢髮，夏秋心道：「今晚是值得回憶和慶祝，走，吃酒去，我做東。」

於是，一行四人離開房間，到樓下擺上一桌全席，一番痛飲……

酒過三巡，君之楓似乎是大難不死，而又交了一位強有力的朋友，而感到特別高興，已有幾分醉意了，打了個酒呃，他忽然想起什麼道：「哦，宓姑娘，妳怎也到洛陽來了？」

君之楓這一溜嘴，却使黑狼傻楞住，他大眼瞪小眼道：「我說兄弟，你沒醉了吧？這兒那來的宓姑娘？」

一翹嘴，君之楓瞇眼道：「嘿，兄弟你眞有眼不識嬌娃，遠，遠……哦，是叫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啊！」

環目掃了夏秋心一眼，黑狼忽發現她在竊竊吃笑，一陣迷糊：「夏姑娘，難道妳的眞名不姓夏……」

話落一半，恍然大悟，道：「哦！方才妳一直叫賈兄小宓……」

把目光停在正埋頭吃着炸熗蝦的宓月桃，黑狼這才發現宓月桃的耳朵上有個小

小的肉洞，他哈笑了起來，端起酒杯道：「我自己罰三杯，眞有眼不識嬌娃，有眼不識嬌娃……」說着，一口氣吞下了三杯酒，斯文的拭去唇角的酒漬，黑狼望着宓月桃道：「賈銘智原來是假名字啊，逍遙書生原來却是假丈夫哩！」

宓月桃有些不好意思，嬌羞的含笑着：「黑狼兄，原諒我一直瞞着你，我這樣只是爲着在江湖上行走方便些……」

溜轉着美眸，夏秋心索性道：「乾脆明說吧，她呀，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萬花帮主哪！」

又是一楞，黑狼揉揉眼，忽起身抱拳道：「這不是有眼不識嬌娃，此乃有眼不識泰山哩！宓姑娘，在下這廂有禮啦！」

粉頰泛紅，宓月桃忸怩道：「黑狼兄，你這是存心整人啊！」

笑着回座，黑狼盯着她道：「怪不得妳對江湖事瞭若指掌，我就奇怪一介文弱書生這等本領呢！」說畢，一揚酒杯，接着豪聲道：「人說交龍交虎不交鼈，我黑狼在江湖上浪蕩了這般日子，總算沒白混；來！喝了這杯，夏姑娘，妳這個東，對不起，我搶着做啦！」話落，當先一仰而盡，衆人也跟着乾了一杯……

兩隻眼睛在宓月桃臉上打轉，黑狼含笑道：「宓姑娘，關於大威鏢局失人丟鏢一事，幾天來，我一直明查暗訪，仍無瞄頭，不知宓姑娘可有綫索否？」

怯怯避開他的眸光，宓月桃道：「我就是爲這趟事才來洛陽的；我接報做帮總護法已擒住頗有嫌疑的『黑蛟龍』，而且也已押來大威鏢局質對所以忽忽趕來。」

「小宓，是他不？」夏秋心問道。

宓月桃搖頭道：「我也不過剛到洛陽，還沒到大威鏢局去瞧個究竟，路過這兒時，正發現你們亂哄哄的……」

沉思了一會，黑狼皺眉道：「黑蛟龍？是不是盤踞在落雁江那個姓易的？」

「是的。」宓月桃頷首應道。

頗不以爲然的笑笑，黑狼道：「實在不是我黑狼狗眼看低人，黑蛟龍這等鼈三脚色，可能還不致於有這胆量和能耐，去刼大威鏢局的鏢，而且殺死一等一的高手——林二鏢頭『百步神拳』。」

說着，轉首朝君之楓含笑問：「兄弟，你同意我的看法麼？」

笑笑，君之楓道：「當你知道黑蛟龍毒殺了『仙鶴神尼』那第一流高手，你就不認爲他老兄鼈三了。」

黑狼驚訝道：「莫非那傢伙上了三十三外天，向玉皇老頭兒借了個猪胆呀？」

宓月桃忍俊道：「我們懷疑他是有强硬，至少能使他有胆量去刼鏢殺人的靠山，或者是幕後指使人。」

黑狼道：「咱必需查個水落石出！」

溜眼望他，宓月桃道：「會的，那只是早慢吧了；說不定現在就眞相大白了呢？如果眞是那鼈三幹的話。」

「兄弟……」黑狼轉首朝君之楓叫了聲，忽覺不對，連忙抱拳改口道：「不對，你已是我的頂頭上司啦——哦，啓禀會主，屬下想向您告個假，偕同宓帮主赴大威鏢局看個明白，大威鏢局的林大當家昔前對屬下有過贈藥治傷之恩，於今林老鏢頭發生此等劇變，瀕於破覆之邊緣，於情於理，屬下實應畧盡棉薄之力……」

不待他說完，君之楓業已揮揮手，正色道：「兄弟，你別磨菇人了，在你我還未回返『兄弟會』與衆兄弟見面之前，一切照前，你我兄弟相稱！」

舐舐舌，黑狼依然躬身抱拳，沉肅道：「聖人有言：名不正，言不順。屬下既屬兄弟會一員，自當進退有序，上下有分，要不然屬下豈不成了沒大沒小的人熊樣了嗎？」

這對平素不喜拘束的君之楓來說，確實感到鼈扭；但儘管他感到忸怩，黑狼的話是不無道理。俗話說：吃飯千口，主事一人；再說帮有帮規，家有家法。這等事兒也實在不能打馬虎眼，否則「兄弟會」上下不分，排行無序，豈不成了一團烏合之衆了麼？

輕咳一聲，君之楓遂含笑打話，可是正欲張口，他突然想起一樁事兒來了，到現在爲止他還不知黑狼姓啥，名什！

感到好笑，君之楓擺手示意黑狼回座之後，執起酒壺，親自爲他斟了杯酒後，含笑道：「在還沒有正式授你職位之前，我應該直呼你的名字，你，大概不姓黑，名狼吧？」

噗哧笑了起來，夏秋心道：「是啊，黑狼兄，江湖上的人儘管叫你黑狼，却一直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哩！」

哦了聲，黑狼連忙道：「禀會主，屬下複姓皇甫，雙名大元。」

「大元，你就偕宓帮主去吧。」君之楓端起酒杯，朝宓月桃和黑狼——皇甫大元晃了一下，便一口吞下，接道：「宓姑娘，我有點事，就擱一下，稍後便與小秋趕去。」

「殺鷄焉用牛刀？」把酒喝完，然後把酒杯的底兒亮給君之楓瞧了瞧，宓月桃的酒量顯然比夏秋要强多了，她那張臉兒至今仍是白皙皙的。「其實這等小事，用不着君公子出面的。」

笑笑，君之楓道：「話可不能這麼說，大威鏢局發生變故，雖然並不關我的事，但林老鏢頭在江湖道上可是一等一的好好先生，爲人厚道，講仁盡義，我和他也有數面之緣，雖說不上是至友深交，但好歹也有那麼一點兒交情，就憑這點交情，我理當前往致哀慰弔……」

一頓，轉向夏秋心問道：「秋，妳說是嗎？」

舐舐嘴，夏秋心道：「我還以爲你擺架子了呢，老實說，林二鏢頭之死，江湖各道人物俱皆前往弔祭，咱現在才去，還算失禮呢。」

聳聳肩，君之楓道：「這我也知道，不過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咱確實是太忙了啊！」

宓月桃輕笑道：「放心，你倆的貧儀，我老早吩咐總護法送去了，別操心失人禮啦。」

「啊，那眞太謝謝妳了。」君之楓連忙伸手入懷道：「宓姑娘妳墊出多少？」

不悅的撇了下嘴，宓月桃嗔道：「算了吧，君公子，萬花帮雖窮，幾個銅板還是付得起的。」

哦哦一笑，君之楓道：「不不不，常言道：『親兄弟明算賬，君子錢財分明』

這事兒怎能馬虎？」

吃吃脆笑，宓月桃道：「你又不是我的哥哥或弟弟，你是我的姊夫啊！」

一個粉拳揍過去，却叫宓月桃閃過去了，夏秋心粉腮兒泛紅，嬌澀道：「死婆娘，當心自己咬了舌根兒！」

朝她扮了個鬼臉，宓月桃轉向黑狼道：「黑狼——哦，皇甫兄，咱走吧。」

點點頭，黑狼却從懷裏掏出兩錠銀子來，放在桌上，朝君之楓恭謹一抱拳，便想起身離席……

「慢；」君之楓皺眉道：「你這是幹啥？」

哦了一聲，黑狼連忙道：「稟會主，屬下說過這個東由屬下担啦。」

「這不成。」君之楓連忙道：「大元，既然你已認定我是你的頂頭上司，這賬當然由我來付啦。」

「哎呀，你這人眞不開竅！」夏秋心朝君之楓擠眼道：「人家皇甫兄是特意請有眼不識嬌娃的那個嬌娃啊！」

白皙皙的臉龐兒，一剎時泛紅起來，宓月桃此刻看來就眞有點兒女兒態了，她瞪着夏秋心低叱道：「丫頭，妳可別倚着君公子這般囂張啊！」

說着，眼角兒瞥見黑狼一副樂洋洋，喜悅自得的樣子，更加羞赧，一顆芳心子兒飄呀飄的……

夏秋心這麼一說，君之楓也當眞讓黑狼付賬了。

望着他倆並肩離開，夏秋心喃喃道：「楓，你認為小宓和黑狼，湊個對兒，棒嗎？」

噴了聲，君之楓道：「太棒了，男才女貌，簡直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哪。」

掉回目光，夏秋心道：「咱是否找翁萬金去？」

「是的。」喝完杯底的剩酒，君之楓瞇眼道：「去送還他的銀子，和索回婚約書。」

「走吧。」夏秋心掏出羅帕，擦擦唇角，說道：「事情早點辦好，早到大威鏢局去……」

一仰首，忽見君之楓呆坐着，俊臉上泛起一絲兒迷惘——認眞細看，那一絲兒迷惘裏又有一絲兒的凄楚、悒鬱、憂煩和歉疚……

眨眨眼簾兒，轉轉眼睛子，夏秋心迷惑道：「怎麼？又那條神經綫鬆了？」

笑了，但却不是被夏秋心的打趣而笑，而且是苦楚悲澀的笑，君之楓閉眼道：「秋，方才問起黑狼的姓名，使我不自禁的想起一個人來……」

蛾眉微蹙，夏秋心思索了一下，抬眼道：「我知道了，是不是那曾經救過你的皇甫霏霏，皇甫姑娘？」

緩緩的點了下頭，君之楓此刻的腦海裏，漾起一個面貌娟秀姣好，身材窈窕適中，頭上紮着兩條小辮子，而且還有兩個小而迷人的酒窩兒——皇甫霏霏！

太息一聲，君之楓低啞道：「將近四五個月了，不知她怎樣了……」

伸出皙白而嬌嫩的纖纖玉掌，握住了君之楓的手，夏秋心朝他溫情的微笑着，柔聲道：「楓，你不是說她被一位黑衣蒙面人救去嘛？放心，她沒事的；說不定她現在正四處找你呢！她要是知道你的外號或眞姓名的話，她一定會到武安去找你的，你說是嗎？」

一頓，又添了一句：「胡智。」

胡智？君之楓忍不住笑起來了……

× ×

君之楓和夏秋心在客棧裏分別洗了個舒適的熱水澡，並還刻意的梳整扮了一番；另外還備了一份厚重的禮物——一整匹綢緞，以及一對價值極昂的七彩玉石。嗯，那自然是「晉見」翁萬金的見面禮了。

兩人上了馬，便朝着翁萬金的住宅放去……

由於今晚是入冬以來，難得的雪和風都停了，所以住民們都携家帶小的出來逛街、劉躂；是以君之楓和夏秋心並不敢貿然的放盡騎勢，以免驚世駭俗。

所以，費了盞茶時分，才到了翁萬金住宅門前。

老遠的，君之楓和夏秋心便見一座高聳入雲、龐然巨大的樓閣。單從氣勢上，它就高人一等，有如鶴立鷄羣般的，高高在上！

漆金的屋宇上，掛着一對燈火輝煌的大燈籠，燈籠上各用正體字書寫着一個斗大的「翁」字。

那兩盞燈籠照亮了約莫一二十來級的階梯。這寬大概有一尺，而横度少說也有兩丈多的階梯，顯然是以極為名貴的「花雕大理碎石」所砌成的，它看來是那般的潔淨，一塵不染，連些微的雪片塵泥也看不見。

階梯的下端——也就是現在君之楓和夏秋心兩人所立足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姿勢踞蹲着，但張牙舞爪、氣勢兇猛而磅礴的純銅鑄打的老虎。另一邊，也就是右邊，却是一頭獅子；也是純銅鑄打的。它的姿勢是扒伏着，雖不舞爪飛牙，但那對栩栩如生，彷彿透着眼神的眼睛，使得在意態上看來，是這般的猛沉，而且威武！

在馬上駐足觀看了一會，君之楓和夏秋心雙雙下馬來；君之楓在坐騎後面的一個小箱子裏取出絲光閃閃，和竄漾着七彩霞光的玉石，用玉盤擺盛着，然後將那小木箱子一脚踢到路邊，回頭說道：「一頭獅、一頭虎，翁萬金這土財主，也並不土啊。」

「很難說呢。」一邊從懷裏掏出兩張名刺，放在君之楓捧着的玉盤上，夏秋心一邊張口道：「人家通常門口擺着的是石獅子，而翁老頭却標新立異，來個銅獅銅虎，這分明在示威他有錢嘛！」

「人家本來就是有錢，洛陽週圍百里，大大小小那個不知道翁萬金家財萬貫，他所有的錢財足可買下一塊天來，不是嘛？」說着，雙肩微幌，君之楓人業已如飛雁般的，掠過了二十來級的石階，飄立到了門口。

不甘示弱，嬌姣圓渾的玉臀微旋，夏秋心也以極為美妙的姿勢，浮掠上來。她發現門口兩端也有銅獅銅虎，一縮瑤鼻，嗤聲道：「我就認為他土，唯恐怕人不知道他有錢似的，哼！」

輕敲門環，君之楓笑道：「妳這是羨慕還是嫉妒？或者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與黃無父、龐文彬飛馬趕往復仇谷，擬拯救被囚的齊天鵬，那日抵達羅文壩，與南海流沙島主羅浮快劍麥炳坤相遇，方知一劍堡主易君俠已發出武林帖，邀請四門五派三堡二島共聚會大巴山，共商對付復仇會，康浩唯恐復仇會被四門五派三堡二島高手圍攻下遭瓦解，致先師楊君達冤沉海底，乃與黃無父、龐文彬夤夜搶在他們之前，抵達復仇谷口，驀見獸神倪森與冉肖蓮正在監督手下建築彩棚，康浩猜忖着說，這定是各門派武林朋友準備的宴會場所——

血戰恩仇了　重振魔劍威

龐文彬道：「你是說，他們這是安排的鴻門宴了？」

康浩道：「正是。你沒見那三座棚中間的空場麼？那就是較技比武的地方。」

龐文彬笑道：「果眞如此，則復仇會眞是太自不量力了，常言道：邪不勝正。何況正道武林集三莊二島，四門五派高人，天下好手，盡在大竹河鎮上，復仇會怎麼會是敵手呢……」他正說的得意，黃無父突然冷冷截口道：「不是猛龍不過江，咱們最好也別太小覷了人家。」

龐文彬一揚劍眉，道：「黃兄可是覺得復仇會準能勝得了武林各門各派？」

黃無父道：「如果沒有制勝的把握，你以為他們肯白花這些工夫，高搭彩棚，替誰裝門面？」

龐文彬不服氣地道：「假如黃兄料定復仇會準能獲勝，小弟願意跟黃兄賭個東道。」

黃無父聳聳肩道：「不必賭東道，如果咱們决定袖手旁觀，誰也不帮的話，吃虧的一定是武林各門派。」

龐文彬還想爭辯，忽聽康浩輕吁了一聲道：「別說話，他們向這裏走過來。」

三人急忙伏在石後張望，果見獸神倪森和冉肖蓮正由日月雙劍陪伴着，向小山這邊走了過來。

人影火光漸漸接近，交談之聲也淸晰可聞，只聽獸神倪森一面用手遙指山頂，一面得意的笑道：「……以情理推想，經此一場决戰，應該再沒有漏網的了，但為了慎重起見，咱們不防在這座小山上，另外佈置十名弟子，多帶天火霹靂袋，等對方潰散逃命的時候，居高臨下，將他們一網打盡，過了明天，三莊二島四門五派都將從武林中除名，今後，就是咱們復仇會的天下了。」

冉肖蓮凝目向小山望了望，說道：「唔！不錯，這座小山俯瞰谷口，形勢極佳，的確是設伏的好地方，只是，咱們能想到，對方也可能想到，最好從現在起，就派人預先埋伏在山頂上，以免臨時行動，容易洩漏機密，反而被對方搶了先手。」

獸神倪森點頭道：「這顧慮也對，老

夫這就派人先去佈置。」說着向身後一名隨侍弟子低聲吩咐了幾句，那人領命，轉身而去。

冉肖蓮又緩緩舉步繞過山脚，邊走邊道：「咱們是掘坑待虎垂餌候魚，只是這場雨討厭，不知他們會不會準時而來？」

獸神倪森道：「放心吧，他們一定會來的。」

冉肖蓮道：「怎見得？」

獸神倪森道：「老夫已命絕情道人在下書的時候，故作傲慢，並且抖露幾手功夫，讓他們知道復仇會中頗有高人，那些自命正道的匹夫，最受不得激，接書之後，一定會來的。」

冉肖蓮問道：「絕情道長已回來了沒有？」

獸神倪森道：「還沒有，大約就快回來了，等他回來後，就知道確訊了。」

冉肖蓮默然片刻，又道：「我還担心一件事，咱們明天縱能將武林各派一網打盡，還有康浩和那醜鬼黃無父在苗疆未返，這兩人不除，將來終是心腹大患。」

獸神倪森笑道：「區區兩個小輩，何必放在心上呢，待大事底定，待老夫親下苗疆，連兩個小輩和鬼叟朱逸一併捉來，不過舉手之勞罷了。」

冉肖蓮嫣然笑道：「果眞到那一天，武林一統，天下一家，咱們復仇會已無仇可復，只好另外改一個名字了。」

獸神倪森大笑道：「對！那時咱們就改稱爲『天下一家會』，有何不可！」

兩人說到高興處，仰面哈哈大笑，不一會，已繞過山脚，回到竹棚之下。

黃無父緩緩回過頭來，向龐文彬臉上掃了一眼，道：「現在你還想打賭嗎？」

龐文彬憤然道：「這些無恥的東西，只仗着暗箭傷人，算什麼英雄！」

黃無父微微一笑，道：「假如英雄都死光了，那無恥的東西，自然也算是英雄了。」

康浩揚手一指山下，沉聲道：「他們眞的來了，怎麼辦？」山下一行十名青衣大漢，每人負着兩隻黑皮革囊，正魚貫向山頂而來。

龐文彬探手入懷，滿滿扣了一把牛毛鋼針「鬼見愁」，冷笑說道：「暗箭傷人誰不會？等他們上來，我叫他們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康浩道：「他們共有十個人，龐兒可有把握將十人同時制住？」

龐文彬道：「小弟一手能發一百零八枚，十個人算得了什麼。」

黃無父接口道：「一次發針打傷十個人並不難，但要使他們沒有一點聲響，而且，不能讓那二十隻革囊墜落地上，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龐文彬冷哂道：「革囊墜在地上有什麼要緊，再拾起來就行了。」

黃無父笑問道：「你可知道那些革囊，叫什麼名字嗎？」

龐文彬道：「叫什麼？」

黃無父道：「那是威力强猛的『天火霹靂袋』，如果猝然觸地，極可能爆炸，二十隻天火霹靂袋的威力，足可將這座小山夷爲平地。」

龐文彬累次被黃無父搶白，心裏甚是氣憤，却又想不出話來反駁他，只得重重哼了一聲，反問道：「依黃兄之見，應該怎麼辦？」

黃無父微笑道：「辦法很簡單，你先把你那些裁縫用的東西收起來，咱們暫時離開這塊大石，另外尋個隱蔽的地方，等着瞧熱鬧就成了。」

龐文彬愕然望望康浩，詫問道：「康兄聽見嗎？他竟要咱們躲開去瞧熱鬧？」

康浩也弄不清黃無父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担心的道：「大哥的意思，是要咱們不出手……」

黃無父點頭道：「一點也不錯，咱們不須出手，自有人替咱們料理這十個蠢東西。」

康浩四顧一眼，却不見山上另有他人，不禁笑道：「大哥，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

黃無父道：「誰鬧着玩了？我說的是眞話。」

說着，站起身來，舉手在大石上輕輕拍了三下，含笑道：「大石啊大石，送酒送菜的快來了，咱們等着瞧你的啦。」康浩和龐文彬急快運目搜視，却看不出附近有何異狀，只得隨着黃無父離開山邊大石，躲入一叢矮樹背後。

剛隱好身形，但聞一陣沙沙步履聲響，十名揹負革囊的大漢已登上山頂。

爲首一個領隊的漢子，先打量了一下地形，用手指着山邊那塊大石道：「大家把東西送到哪兒去，注意要輕輕放下，別弄炸了。」

十名大漢將携帶的革囊，小心翼翼堆放在大石後面，大家不約而同鬆了一口氣。有人道：「揹這東西眞要命，又怕碰着，又怕摔着，現在總算搬上來了。」

又有人道：「搬雖搬上來了，但從現在到明天正午，還有整整六個時辰，够人熬的了。」

另一個道：「反正閑着，我這兒帶着『骰子』，大夥兒擲兩把如何？」

「沒有燈，怎麼看得見？」

「我有，我這兒有半截蠟燭！誰有火種？」

「………」

爲首漢子突然沉聲喝道：「不准亮火，也不准擲骰子，先派兩個人去山路口守望警戒，其餘的原地坐下休息，誰再大聲講話，別怪我報上去。」

被他這一吆喝，大夥兒不由興緻闌珊，懶洋洋席地而坐，兩名被派往守望的，更是滿肚子不情願，嘀咕道：「雨剛停，天又冷，分明帶着有酒有菜，也不肯讓大夥兒先喝點禦禦寒氣，才升的一等劍士，就這樣神氣活現，哼！」

隨着最後一聲輕哼，兩人身軀一軟，突然仆倒地上，手脚伸了伸，便寂然不動了。

旁邊一名大漢探手一摸，兩人竟已斷了氣。不禁跳了起來，指着那爲首的漢子道：「老顏，你怎麼可以下這種毒手？他們罵了你，儘可報上去，憑什麼你——」

指尖無意中碰到「老顏」的額頭，却見「老顏」咕咚一聲橫倒下去，原來他已斷氣死了。

那人大吃一驚，再推推其餘同伴，一

個個全部應手而倒，九名生龍活虎般的壯漢，竟在頃刻之間，毫無一點聲息，掃數暴斃在山頂。

那人機伶伶打個寒噤，想叫却叫不出聲，兩條腿又不住的索索發抖，眼睛瞪得像銅鈴，不停扭頭四顧，彷彿這山頂上，隨處都隱藏着妖魔鬼怪似的。

突然，他發覺足徑上有個冷冰冰的東西，正蠕蠕向大腿游動，伸手一摸，一片滑膩，不由悚然失聲：「啊！蛇！蛇……」才叫第三個「蛇」字，身子一挺，業已倒地氣絕。

龐文彬在矮樹後，目睹這驚心動魄的變化，也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喃喃道：「好毒的蛇！好毒的蛇！」

康浩却興奮的抓住黃無父的手臂，急急問道：「大哥，你認識董老前輩嗎？」

黃無父點點頭道：「如果不是他，愚兄也不會加入復仇會了。」

康浩忙道：「他在哪裏？」

黃無父舉手一指，道：「喏！就在這兒。」康浩順着手指望去，却是那塊矗立在岩邊的大石。

那原來毫無異狀的大石，此時忽然發出一陣低沉的吃吃笑聲，一個蒼勁的語聲說道：「醜小子眞可惡，好好一場瞌睡，硬被你擾醒了。」

隨着語聲，千斤重的大石竟巍顫顫蠕動起來。

黃無父笑道：「老頭子，當心些，旁邊有一堆炮仗，仔細別弄炸了。」

大石緩緩移開尺餘，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穴，接着，暗影一閃，從穴中竄出一條瘦長人影。

康浩驚喜無限，急忙搶前兩步，低叫道：「董老前輩，果然是你老人家？」

蛇神董明嵩揮了揮身上的塵土，眯目笑道：「小子，你可回來啦？毛病治好了沒有？」

康浩恭敬的道：「多謝老前輩關懷，晚輩眞力已經恢復，剛由苗疆趕回來。」

董明嵩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頷首道：「那就好！千里蠻荒，總算沒有白跑，你那兩個媳婦兒都好了麼？」

康浩忙把苗疆求藥的經過，簡畧述說了一番。

董明嵩欣慰的笑道：「上次你們突圍走了之後，我老人家斷後，却被獸神倪森纏住無法脫身，後來咱們落得個兩敗俱傷，才罷了手，獸神倪森退回復仇谷，我老人家便在這兒暫住下來，前些時，無意中碰見這醜小子在谷外鬼頭鬼腦，我還以爲他是復仇會的人，竟糊裏糊塗跟他幹了起來……」

黃無父笑接道：「那次他又想弄蛇來整我，被我用劍砍死了好幾百條。」

董明嵩笑罵道：「呸！你別給自己臉上貼金，若不是我老人家認出你的劍術來歷，自動撤了蛇陣，再有十個醜小子也完蛋了。」

黃無父道：「你既然認出我來歷，後來爲什麼又厚着臉皮硬要收我做徒弟？」

兩人嘻笑戲謔，全沒半點拘束，康浩却怕他們鬧眞了，連忙岔開話題道：「敢問老前輩，那毒神苗廷秀現在何處？」

董明嵩嘆口氣道：「別提他了，那傢伙不是人！」

康浩驚道：「怎麼樣？」

董明嵩憤憤說道：「我老人家念在同門情份，沒肯傷他性命，只勸他脫離復仇會，好好重新做人，誰知他口裏答應，騙我替他解開穴道，醫好傷，竟然恩將仇報，又用毒藥想算計我老人家……」

康浩不覺頓足大罵道：「這該死的東西！」

董明嵩道：「好在我事先已有警惕，並沒有中他的算計，當時，我眞想殺了他算了，但想想咱們黑谷四兄弟，死傷分離，互相成仇，已經够凄凉的了，他雖無情，我不能無義，所以，我只將他武功廢去，撵出山區，任他用手爬着逃命，死活全憑他自己的運氣了。」

康浩道：「萬一他僥倖未死，又回到復仇谷去呢？」

董明嵩搖頭道：「不會的，他身既殘廢，又失去了武功，縱然再回復仇谷，也僅是廢物一個，獸神倪森未必肯收留他，何況，他們之間本無情義，當初只是互相利用，患難時豈肯伸出援手。」

說着，斜睨龐文彬一眼，問道：「這位是誰？」

龐文彬自從知道眼前這位老人，就是當年名列「黑谷四神」的蛇神董明嵩，心裏早已萬分欽佩，恨不得立刻上前結識一番，但因三人只顧叙話，一直沒有插口機會，此時見董明嵩忽然問起自己，連忙抱拳自薦道：「晚輩龐文彬，我爹爹就是川西太平山莊莊主，神眼金刀龐天化。」

董明嵩哦了一聲，轉問康浩道：「他是你們的朋友麼？」

康浩道：「是的，晚輩在苗疆巧遇龐兄，求藥之事，多承龐兄相助。」

董明嵩點點頭道：「既然你們是朋友，我老人家就直說了，這姓龐的娃兒眼神不正，眉帶凶煞，印堂上已現出黑氣，這是將遭凶死的模樣，你叫他多當心些。」

龐文彬只當他會誇讚自己幾句，不料竟是這番言語，當時一愣，張口結舌，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

董明嵩並不等他回答，說完之後，自顧從那十具死屍身上，搜出酒壺和鹵菜，向康浩三人招招手，道：「我老人家住的地方太窄，也沒有好吃好喝的招待你們，如今有了現成的酒菜，咱們就在這裏坐下，邊吃邊談吧。」

康浩等答應着圍坐下來，剛喝了一口酒，忽然瞥見一條人影迅捷如飛的由外奔入抵達谷口竹棚下。

那人一身道裝，背負着兩叠銅鈸，正是甫由大竹河下書回來的絕情道人。

康浩和董明嵩併坐在小山頂上，凝目望去，但見絕情道人步履匆促，直趕獸神倪森面前，低聲說了幾句話。

倪森似乎頗感震驚，急和冉肖蓮密語商議，片刻之後，那些正在修飾彩棚的大漢，全部奉命停止工作，紛紛向谷口集中，緊接着，一隊隊全副勁裝的武士，由谷內分批而出，在谷口那座較小的彩棚四週列成陣式。

康浩看得大感不解，詫異的道：「現在天還未亮，距午刻尚早，莫非發生了什麼變化？」

董明嵩道：「看情形，恐怕是另有强敵將到，今夜就有熱鬧好瞧了。」

黃無父忽然輕笑道：「假如咱們再耐心等一會兒，就知道緣故了。」

康浩也望見一名勁裝武士正飛步向小山奔來，心中一動，輕輕站起身子，說道：「這次不勞老前輩發動蛇陣，晚輩足能制服他。」

他迅速的迎着山路兜截過去，霎眼工夫，又轉了回來，脅下已挾着那名武士。

董明嵩向黃無父吸了吸嘴巴，低聲道：「醜小子，最好由你去訊問。康娃兒手太軟。」

黃無父會意，挺身躍起，從康浩手中接過那名武士，龇牙笑道：「朋友，還認識我是誰嗎？」那武士張口瞪目，沒有出聲，顯然已被康浩點閉了啞穴。

董明嵩徐徐說道：「別敍舊了，有話快問，問完快些送他回去。」

黃無父笑了笑，舉掌拍開那武士的啞穴，道：「聽見了沒有？咱們沒有時間細敍，你就擇重要的說吧！」

那武士一能出聲，急忙哀求道：「黃總教練饒命，屬下是金花堂的弟子……」

黃無父道：「我知道你是金花堂弟子，我只問你奉命到山上來幹什麼？」

那武士道：「屬下是特來傳令，要駐守山頂的攔截小組留意旗號，如果未見紅旗展動，不可擅自出手。」

黃無父道：「爲什麼呢？」

武士道：「因爲情勢畧有變化，今天夜晚可能先跟東海火燄島的人馬遭遇。」

黃無父道：「火燄島的人馬，不也是一劍堡主易君俠約來的幫手嗎？」

武士道：「他們雖然接受武林帖的邀約，却不和各門各派一致行動，逕自提前而來，可是，咱們在谷口的佈置，却是爲了一網打盡武林各派，總堂主担心山頂小組不明情況，破壞了整個計劃，所以才特別傳令，不許擅自出手。」

黃無父點點頭道：「很好，你很合作，回答得也很詳盡，可惜咱們却不能再放你回去了。」

話落，反手一掌，拍在那武士前胸上，那武士連呼叫聲也沒能發出，四肢一陣抽搐，當時了帳。

康浩攔阻不及，跌足道：「大哥，你不該殺他！」

黃無父道：「不殺他留着幹什麼？再讓他回去洩漏咱們的行踪嗎？」

康浩道：「咱們可以將他留在山上，不讓他回去呀。」

董明嵩道：「留在山上徒增麻煩，又得餵他吃，又得管他溺，那有多討厭，還是殺了脆乾。」

龐文彬道：「殺他無妨，但忘了問他谷口的佈置究竟是什麼？」

黃無父道：「何必問？那兩座較大的彩棚地下，八成兒埋着炸藥。」

龐文彬駭然道：「你怎麼知道？」

黃無父道：「猜罷了，若非埋藏炸藥，何須連夜趕工？憑什麼能將武林各派一網打盡？」

龐文彬倒吸一口凉氣，道：「果眞如此，那是玉石俱焚了，咱們得趕快把這消息傳到大竹河去才行……」

董明嵩沉着臉道：「爲什麼？咱們吃飽了撐得慌，要管這種閒事？」

龐文彬尷尬的道：「晚輩的父親，可能也在大竹河，晚輩總不能眼看他老人家被炸死呀！」

董明嵩聳聳肩道：「閻王註定三更死，不肯容人到五更。如果他命中是定要被炸死，誰也救不了他。」

龐文彬心中大怒，却礙于「黑谷四神」之名，不敢當面發作，只好望着浩康笑道：「康兄，你聽聽，這是什麼話？」

康浩道：「龐兄請放寬心，咱們既然知道了，决不會坐視不救的，董老前輩只是說說笑話罷了。」

董明嵩目注遠方，微笑道：「誰在說笑話？送死的已經來啦。」

龐文彬慌忙擡目眺望，果見山谷外一列火光，宛如長蛇蠕動，正向着復仇谷而來。

康浩突然匆匆剝下那名武士屍體上的外衣和兵刄，穿在自己身上，一面由懷裏取出易容藥物，熟練的化裝起來。

黃無父道：「兄弟，你想幹什麼？」

康浩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趁他們對付外敵，正好混進谷裏去。」他口裏說着話，手却沒有停頓，頃刻之間，已打扮成武士模樣。

黃無父皺了皺眉頭，關切的道：「你一個人去，實在太危險了，不如就在此地靜觀變化，那火燄島主羅一塵既然是爲了挑戰復仇會而來，少不得要谷外會面，還怕沒有機會麼？」

康浩業已結紮妥當，揮揮手道：「與其守株待兔，不如身入虎穴。諸位請在山上替我掠陣，如果發現情勢危急，再賜予援手。」說着，舉步向山下奔去。

黃無父還想攔阻，却聽董明嵩道：「由他去吧！這小子不到黃河不死心，讓他去碰碰運氣也好。」

龐文彬急道：「康兄等一等，小弟也跟你一起去……」

董明嵩沉聲喝道：「你去幹啥？這又不是逛花會，湊什麼熱鬧！」

龐文彬被他一聲叱喝，無可奈何的只好收住脚步。

黃無父追到岩邊，見康浩已經繞過山腰，急忙以「束氣傳音」之法，殷殷叮囑道：「兄弟，千萬要謹愼行事，咱們一見紅旗展動，就會下山助你……」

康浩無暇回答，只揚手示意，飛步循山腰小徑，直奔谷口彩棚，到了谷口，低着頭向獸神倪森抱拳躬身，說道：「回總堂主，山頂攔截小組已準備停當，候令行動。」

倪森眼光凝注着山口來路，漫應了一聲道：「很好！去一旁站着。」

康浩又拱手施了一禮，退後一步，閃身掩至倪森和冉肖蓮背後，垂手站在日月雙劍側面。

這時，大簇火炬已越過山口，火光下，但見一面赤紅色的大旗當先開路，後面緊隨着兩行身着紅衣的彪形大漢，一手高擧火把，一手按着劍柄，昂首闊步，肅然列隊而行，一隊一隊的，怕不有百餘隊之多。

但偌大隊伍，却井然有存，分毫不亂

，除了「沙沙」脚步聲響，聽不見一絲人語。

前行隊伍一入山口，便發現了空場中的彩棚和復仇會劍手，於是，大旗一招，隊形左右排開，當中擁出一頂金絲羅蓋，兩面繡金長旆上，各繡着斗大兩個「羅」字。

傘蓋下，冷面天王羅一塵身披大紅斗篷，按劍而出，左右分立着一男一女，男的乃是醜潘安羅凡，女的正是太原大俠霍宗堯的遺女霍玉蘭。

復仇會門下弟子，不禁都被火燄島的聲勢氣派所懾，個個睜大眼睛，屏息以待，整個廣場頓時肅靜下來。

冉肖蓮情不自禁的讚嘆了一聲，低語道：「東海羅家，不愧是威震海外的一方霸主，瞧這種氣勢，武林中已絕罕有匹敵了。」

獸神倪森冷然一笑，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種只會擺排場的紈袴世家，未必便有眞才實學。」

冉肖蓮眼波流轉，嫣然笑道：「話雖如此，咱們也別太寒酸，且依禮接待，請他們進棚裏落座。」

獸神倪森陰惻惻道：「說的是，理當好好招待他們一番，等一會還得借助他們之手，替你我了斷那件心事哩。」接着，揚聲叫道：「李香主！」連叫數聲，却無人答應。

月劍應虎扭頭向康浩喝道：「李香主，你聾了嗎？」

康浩一驚，連忙閃身而出，俛首道：「屬下在。」

獸神倪森兩道銳利的目光向他掃了一眼，冷笑道：「你在想什麼？只這一點陣仗，就把你嚇唬傻了？」

康浩拱手道：「屬下並非胆怯，而是在奇怪火燄島人馬爲何單獨行動，不肯和各派同行，其中會不會另有陰謀？」

倪森道：「這些事用不着你担心，你只去替本會迎賓，招待他們到對面彩棚中坐下就行了，記住語態要洒脫些，別給復仇會丟臉。」

康浩躬身領命，整了整衣衫，舉步向山口迎去。

行抵冷面天王羅一塵傘蓋前丈餘處，按劍叉手施禮，朗聲說道：「奉命恭迎羅島主俠駕，請入彩棚奉茶。」話落，微一側身，擧手肅客。

羅一塵立在金羅傘蓋下，昂首望天，連正眼也沒有瞄一下，冷冷道：「凡兒，問問他是復仇會的什麼人物？」

醜潘安羅凡應聲問道：「來者何人，在復仇會是何職位？」

康浩道：「在下姓李，現在復仇會金花堂香主。」

羅一塵冷哼了一聲，怫然道：「楊君達好大的架子，竟然只派一名小小的香主來接咱們麼？」

康浩恭敬的道：「在下職位雖然低微，執禮却是一般，羅島主既然駕蒞，還怕見不到本會會主？」

羅一塵雙睛一落，沉聲叱道：「大胆，你是吃了熊心豹胆，敢對羅某人如此放肆？」

康浩微笑道：「在下是迎賓的使者，那旁彩棚下，便是本會副會主，和總堂主，羅島主若不屑與在下交談，就請入彩棚待茶，站在這兒說話，豈不有失島主的身份。」

羅一塵聽得勃然變色，怒喝道：「來人呀——」

醜潘安羅凡急忙跨前一大步，湊在父親耳邊低語了幾句，同時用手向對面彩棚指了指。

羅一塵目光微凝，眼中精芒接連閃了幾閃，忽然改變口氣道：「來人呀，整隊入棚。」

一聲閧應，旗蓋移動，魚貫的進入了左首彩棚。

康浩抽身回到北面棚內，獸神倪森臉上帶着欣慰的笑容，連聲讚道：「很好！很好！難得你能應對得體，不亢不卑，趕明兒本座會好好提拔你的。」

探手從袖子裏取出一面三角小旗，遞給康浩，低聲吩咐道：「傳令給四位莫堂主，叫他們可以領會主出來了。」

康浩雙手接過令旗，心中大喜若狂，轉身欲行。

冉肖蓮突然擧手道：「等一下。」

康浩躬身道：「副會主，還有什麼吩咐？」

冉肖蓮道：「要他們別忘了連方濤一齊帶來，同時傳令全部鬼武士按原定計劃，分批繞出山口，候命發動。」

康浩連聲應諾，飛步奔到谷口石屋前，將令旗向扼守石屋的劍手展示了一下，便昂然跨了進去。

隆隆聲中，載人石屋開始朝復仇谷內駛去，康浩靠在石壁上，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如今，他又再回到復仇谷，一切竟是這樣順利，片刻之後，他就可以見到月眉的生父齊天鵬，也就是僞扮自己恩師的復仇會主了，只要齊天鵬願意，隨時可以救之一齊脫身，也可以由齊天鵬的口中，輕而易擧揭開層層謎底，然後，洗雪師寃，快意恩仇……一切疑團迎刄而解，剩下的，只看如何消滅復仇會？如何安排月眉和生父骨肉團聚，重享天倫之樂了！

然而，這一切得來這麼輕易，却令人懷疑是否眞實？見到了復仇會主，會不會發現並非齊天鵬呢？即使是他，萬一他翻臉不認親生女兒，不肯隨自己脫身，那時又該怎麼辦？

石室在飛馳，康浩的思想也在飛馳，忽然間，他覺得有些胆怯起來，彷彿現在一切發展，都像夢境般渺茫，跟本就不是眞的……

驀地，石室一頓而止，康浩一時不防，險些撞在對面石壁上，接着石門啓開，一股冷風吹來，使他神志一清。

他用力搖了搖頭，張目望出去，才確定一切並非夢境。

眼前正是復仇谷前谷那座寬濶的園子，迎面一排大廳，也就是自己初遇獸神倪森，被審問的地方，園中花香撲鼻，曲徑轉折，景物一點未變。唯一不同的是，他此次重來，沒有被蒙着眼睛。

這時，大廳中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却肅靜得聽不到一點聲音，廳外分列着兩隊勁裝漢子，高矮肥瘦俱全，人人頭上戴着一頂濶沿竹笠，笠前都垂着黑紗，每隊

約五六十人，由四名穿着復仇會劍手服飾的大漢率領着。

聽上一列桌案，高坐着六個人，正是「莫家四劍」和「復仇會主」，以及曾在一劍堡潛伏過的方濤。

康浩遠遠望見那藍色儒衫和熟悉的臉龐，一顆心不由騰騰狂跳起來，若非黃無父親口所告，他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那人就是月眉的生父。

他舉步跨出石室，手抱令旗，緩緩向大廳走去，一直走到大廳門首，四週一片肅然，既沒有人問話，也沒有人阻攔，「復仇會主」面對廳門，居然半低着頭，眼皮似睜似閉，動也不動。

方濤望見康浩持令而至，急忙起身迎了出來，神情焦急的問道：「李香主，谷外情形怎麼樣了？」

康浩朗聲道：「總堂主有令，請方副堂主和四位堂主陪件會主出谷，其餘鬼武士仍按原定計劃，立即開始行動。」

莫維仁挺身站起，回頭向三個兄弟說道：「時候到了，咱們走吧！」說着，和老二莫維義，各探一隻手，挾起了復仇會主。

那復仇會主仍然低垂着頭，狀如痴呆，任由兩人挾掖着走出大廳，後面莫維信和莫維理緊緊跟隨着，逕自向載人石室走去。

其餘百餘名面垂黑紗的鬼武士，則在領隊劍手率領下，魚貫循峽谷山道快步而去。

當那復仇會主從康浩身邊經過的時候，兩眼直勾勾望着地面，步履沉重，似乎根本沒有看見附近還有其他人，康浩看得心頭一震，腦海中飛快閃過一絲靈光——啊！難道他已被「搜魂大法」控制了麼？

這念頭一起，連忙疾行幾步，緊緊跟在方濤身後，走向載人石室……

一行七人分乘石室來到谷外，復仇會弟子齊聲高呼道：「會主駕到！」接着歡聲雷動，鼓角齊鳴。

復仇會主，却恍如未聞，神色一片木然。

冉肖蓮柳腰欵擺，親自迎了過來，向莫家四劍揮了揮手，低聲道：「你們暫時退開，由本座和方副堂主陪伴就够了。」

莫家四劍躬身應諾，退了開去。

康浩却緊跟在後面並未離開，而且暗擬眞氣，蓄勢而待，準備隨時出手。

冉肖蓮毫未注意到康浩，只顧輕舒皓腕，親熱的挽住復仇會主，含笑問道：「你瞧見了沒有？會中兄弟們都在向你歡呼哩，你也該抬起頭來，向他們揮揮手，打個招呼，你說對不對？」

復仇會主在她溫言軟語之下，果然緩緩抬起頭來。

冉肖蓮又道：「你的手呢？怎麼不舉起來向他們揮動幾下？」

復仇會主果然順從的舉起右手，向四週輕輕揮動。

谷外和棚內復仇會弟子，人人興高采烈，聲嘶力竭的歡呼叫嘯，金鼓號角亂鳴，羣情激奮，莫可名狀。

冉肖蓮微微一笑，接道：「好啦，現在咱們一塊兒去彩棚裏坐坐吧。」

可憐那復仇會主，狀如木偶，全憑冉肖蓮指使，乖乖進了彩棚，四週歡呼之聲才漸漸沉寂下來。

康浩也隨着走進彩棚，這時候，他幾乎可以斷言，復仇會主必定已遭「搜魂大法」所制，而絕大多數的復仇會弟子却不知道這個秘密。

對面彩棚中的東海火燄島門下，也一直全神凝注着復仇會主的出現，人聲稍斂後，醜潘安羅凡立即大步走到兩棚之間的空場上，按劍大喝道：「東海火燄島主，請楊君達親自答話。」

冉肖蓮向方濤掃了一眼，沉聲道：「方副堂主，去告訴他，會主已經出來了，要較量，就叫羅一塵下場，沒有什麼好說的。」

方濤應了一聲，大步走出彩棚，朗聲答話道：「本會會主業已親自出谷，但不屑與你等徒作口舌之爭，若要較量，就叫羅一塵自己下場，用不着多說廢話。」

醜潘安羅凡勃然大怒，睜目叱道：「老匹夫，你是楊君達的什麼人？竟敢說話如此放肆？」

方濤道：「老朽方濤，現任復仇會金花堂副堂主，也是終南一劍堡的總管。」

羅凡一怔，道：「你既是終南一劍堡總管，怎的又同時是復仇會的人？」

方濤冷笑道：「武林無門派，天下本一家。連你們東海火燄島，遲早也是復仇會的臣屬，這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的。」

羅凡聽了這話，瞠目半响，才恨恨說道：「我明白了，原來楊君達和易君俠勾結，表面上一正一邪，實際却狼狽爲奸，意圖玩弄武林各門派……」話猶未畢，忽聽一聲長笑道：「羅賢侄休中他人嫁禍離間之計，易某人在此。」

隨着笑聲，山口出現一大羣人，爲首的正是一劍堡堡主易君俠，後面跟着三莊四門派的掌門，共約二十餘人。

易君俠突率各大門派掌門人趕到，不僅復仇會方面吃驚，冷面天王羅一塵也大感意外，彩棚內外突然都寂靜下來。

獸神倪森急忙回頭叫道：「李香主何在？」

康浩應聲道：「總堂主有何吩咐？」

獸神倪森將一面紅旗擲了過來，低聲吩咐道：「好好收着這面旗子，等一會聽本座號令，立即展旗揮舞，指揮山頂攔截小組及時發動，同時傳令谷口執事弟子，準備好載人石室，如果情勢危急，就送副會主先退回谷內。」顯然，因爲易君俠的突然出現，形勢急轉直下，這些原來準備第二天中午使用的埋伏，勢必要提前發動了。

康浩應命收好旗子，却沒有離開彩棚，因爲是時易君俠和各派掌門人，業已行至場中。

方濤見了易君俠，不禁有些胆怯，正待抽身，却被易君俠喝住道：「不許走，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方濤回頭望望獸神倪森，囁嚅着不知該如何是好？獸神倪森立即拂袖而起，舉步迎出彩棚，冷笑道：「方副堂主是老夫屬下，你有什麼話？問老夫就行了。」

易君俠指着方濤道：「此人原是一劍堡聘用的總管……」

倪森截口道：「那是從前，但現在他

却是本會金花堂的副堂主。」

接着，又向方濤揮揮手道：「方副堂主，你只管退回棚裏去，誰敢攔阻，自有本座承當。」

方濤身形剛動，易君俠突然沉聲喝道：「秦金二老，替我擒下他。」

秦夢熊應聲疾掠而出，探掌如鈎，直向方濤肩頭抓去，金松也立即發動，撲向獸神倪森。

金松一雙手，早因中毒砍斷，現在雙臂都是裝的鐵鑄義肢，是以不需要再用兵刃，僅用兩條鐵臂對敵，已經够人招架的了。

兩人幾乎在同一瞬間發動，秦夢熊追向方濤，金松撲向倪森，但金松也知道倪森乃「黑谷四神」之一，威名卓著，功力深厚，並不敢擅自出手攻擊，他的目的，不過是想阻止倪森去援救方濤而已。

冷面天王羅一塵和各門派掌門人却瞧得惑然不解，論理，正邪雙方相遇，値得爭論的事太多，怎會爲了一個方濤，便遽然翻臉動起手來？

康浩心中一動，猛可從心底興起一個意念，看這情形，雙方均不願方濤落入敵人手中，這至少證明，方濤必然知道他們雙方的某些秘密。

他念動行隨，脚下一抬，飛快的從彩棚中搶奔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康浩剛由彩棚中衝出，只聽兩聲悶哼，三條人影突然破空飛起。

原來獸神倪森沒等金松近身，大袖揮處，早迎着金松來勢橫擊了過去，袖中所發潛力，撞中金松右肩，竟將金松撞得中途轉了方向，筆直衝向前面的秦夢熊。

而秦夢熊堪堪要抓住方濤，忽然發覺勁風臨身，只當是倪森向自己攔截，忙不迭變爪爲掌，用力劈向方濤，同時左手反拍，迎擊來人。

這一來，秦夢熊的掌力和金松碰個正着，方濤肩上也中了一掌，三人連環中掌，不約而同發出一聲悶哼，身子都離地飛起。

康浩來得正是時候，猿臂疾探，一把接住了方濤，急急退回彩棚之內。秦夢熊和金松則雙雙摔倒在地上。

冉肖蓮急忙問道：「方濤負傷嗎？」

康浩答道：「還好，只是肩上中掌，尚無大碍。」

冉肖蓮欣慰的點點頭道：「李香主，你要全力守護着他，別讓他被易君俠搶去，成功之後，定有重賞。」

康浩一面答應，一面將方濤抱去彩棚後面，暗中却將他的穴道點閉，以防他趁亂逃走——如今情勢已很明顯，知道復仇會和一劍堡之間曖昧關係的人，除了冉肖蓮，獸神倪森以及易君俠幾個當事人之外，可能只有復仇會主和這個一劍堡總管方濤，復仇會主既遭「搜魂大法」控制，方濤就是唯一的證人了，否則，易君俠不會突起發難欲殺方濤滅口，倪森和冉肖蓮也不會對方濤如此關注。

這雖然僅是康浩的猜想，但立即就獲得了事實証明。

易君俠見秦金二老雙雙失手，未能擒住方濤，臉上神色連變，似乎甚感失望，默然片刻，才回頭向身後羣雄朗聲說道：「自古正邪不兩立，衞道之成敗，端看今朝，君俠承諸位抬舉，付以大任，義之所在，責無旁貸，請諸位入棚內稍歇，看易某人憑匣中寶劍，與復仇會主楊君達一較高下。」

白眉上人雙手合十，高宣一聲佛號，接道：「除魔衞道，我輩不敢後人，盟主領袖羣雄，豈可輕出，還是老衲首先出場，會一會這位名滿天下的倪老檀樾。」說着，把手一招，一名峨嵋弟子立即送來一柄沉重的降魔杵。

老和尚手執降魔杵，便想舉步下場。

孫天民伸手一攔，含笑說道：「上人怎麼了？這位倪老兒，原是分給咱們三莊的。」

李東陽翻手撤出肩後長劍，大聲道：「上人請暫退後，依照公議，應該由李某人先出手才對……」

正在爭執，突聞一聲冷笑，道：「誰要搶先露臉，最好先跟羅某這柄劍商量一下。」

衆人聞聲轉顧，却是冷面天王羅一塵按劍走了過來。

易君俠連忙拱手道：「羅島主請聽在下解釋——」

羅一塵揮手截斷他的話頭，冷冷道：「沒有什麼好解釋，咱們有約在先，火焰島不想逞強爭先，也不懂什麼叫做除魔衞道？羅某人只是跟風鈴魔劍楊君達有點過節，必須先行了斷，諸位如肯給羅某這點面子，羅某人感激不盡，否則，那就是存心跟火焰島作對。」

孫天民性烈如火，看不慣羅一塵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冷笑接口道：「今日之事，乃爲了武林公義，並非私怨爭鬥，羅兄既然無意參與正邪之戰，還是站開一點好。」

羅一塵勃然大怒，厲叱道：「姓孫的，你不過是抱陽山莊一名家奴，有何資格在這裏妄發謬論？」

孫天民也不相讓，怒目喝道：「家奴又怎樣？難道不如你這海寇井蛙？」

羅一塵大吼一聲道：「羅某人就叫你嚐嚐海寇的手段。」聲落，紅影一閃，直欺而上。

孫天民脚下倒退半步，振臂一抖，七節鋼鞭帶着刺耳勁風，猛砸而出。

兩人發動都迅快無比，劍虹乍閃，鋼鞭亦現，只聽「噹」的一聲巨响，人影錯身而過，各自踉蹌倒退了三四步，孫天民袍袖少了一片，羅一塵手臂發麻，掌心火辣辣的，宛如針刺般難受。一招硬拚，顯然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羅一塵怒火狂熾，正想二度出手，一條人影突然從彩棚中奔了出來，「撲通」跪在面前，哀求道：「島主息怒，難女有話奉稟。」

那人一身黑色黑色喪服，滿臉流淚，正是太原大俠霍宗堯的遺孤霍玉蘭。

羅一塵道：「你有什麼話說？」

霍玉蘭哽聲道：「難女家遭慘變，父喪兄亡，前承中原武林四門五派仗義出頭，問罪九峯山，以致引起這場血腥殺戮，四門五派掌門前輩，多數均遭楊君達毒手，如今又承島主垂憐，爲難女主持公道，

隆恩厚情，粉身難報，但四門五派都是難女的恩主，敵愾同仇之心並無二致，懇求島主息雷霆之怒，先除惡賊，後論曲直，勿因一時意氣，而予仇人可趁之機。」

羅一塵軒眉道：「孩子，莫非你忘記了麼？若非四門五派在九峯山留下禍根，那有今天的復仇會？」

霍玉蘭道：「那只是少林法元和尚一個人徇私縱放，並非四門五派公意。」

羅一塵說道：「這些人，全是沽名釣譽之徒，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的血海深仇，自有老夫替你報雪，用不着他們插手。」

霍玉蘭仍然含淚哀求道：「島主天高地厚的恩情，難女永誌不忘，如今禍首楊君達猶在棚內，只求島主看難女薄面，休傷了同道的和氣。」

羅一塵默然片刻，終於點了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咱們只對付楊君達，事完掉頭就走，其他的都不再理論了，這總行了吧？」

易君俠也勸住了孫天民，含笑接道：「既然都為了除惡鋤奸，維護武林正義，何必還分彼此，易某人決不爭功，情願禮讓羅島主先挑頭陣。」說完，拱一拱手，陪着孫天民，和各派掌門人同入彩棚內坐下。

羅一塵冷笑了一聲，吩咐醜潘安羅凡把霍玉蘭扶回棚中，插回了腰間長劍，向對面喝道：「楊君達，久聞你的魔劍十三式精妙絕倫，羅某人特來領教。」

對面彩棚中的「復仇會主」恍如未聞，怔怔的坐在那兒動也不動。

獸神倪森回手一拾，冉肖蓮立即挽着「復仇會主」站起身來，同時在他耳邊低聲說道：「看見了麼？那老頭兒就是楊君達，也就是你妻子念念不忘的舊情人，你恨他，是不是？」

復仇會主迷惘若失的眼睛中，突然暴射出兩道寒森森的光芒，恨恨盯注棚外的羅一塵臉上。

冉肖蓮舉手輕拍他的肩背，沉聲道：「去殺了他！下手不要容情。」

復仇會主如奉綸音，大吼一聲，陡然拔出木劍，旋風般撲出彩棚，向羅一塵衝去。

彼此相距並非遙遠，羅一塵正傲然屹立，做夢也沒想到堂堂復仇會主，竟會連招呼也不打，身份也不顧，衝到近前，舉劍就刺。心裏一驚，慌忙閃身側讓，長劍也急急出鞘，反掃對方的右胸。

羅一塵不愧是一代宗匠，應變迅速，出招也拿捏得十分精確，左胸乃肺腑要害，正是攻敵之必救，以攻為守，招式可說毫無瑕疵。

可是，他却忽畧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眼前這位復仇會主，神志已在迷亂之中。

兩人發招雖有先後之分，照面却在同一瞬間，復仇主會的木劍刺到羅一塵胸前，羅一塵的長劍也堪堪臨近對方前胸，誰也沒有料到，復仇會主竟然不避不讓，振腕一送，木劍直向羅一塵心窩刺去。

幸虧羅一塵發招之前，身形先向側避，這一劍，並未刺中心窩，只戮在右邊肋骨上。而羅一塵的劍尖，却直接連衣而入，刺中對方的左胸。

雙方一合立分，羅一塵踉蹌退出三步，右邊肋骨被木劍戳斷了兩根，滿頭冷汗，幾乎摔倒地上，復仇會主却搖搖幌幌倒退了四五步，一縷殷紅的鮮血，由創口緩緩溢出。

但他顯然並未將左胸的傷勢放在心上，畧一停頓，又大喝一聲，揮劍直上……

醜潘安羅凡見父親已受了重傷，急忙飛身而出，一手攙住羅一塵，一手揮劍格拒，硬擋復仇會主。

嗆！嗆！嗆！一連三招硬拚，醜潘安羅凡只覺對方木劍招沉力猛，竟有些招架不住，應變稍遲，左肩頭上，也中了一劍，雖未皮開肉綻，也疼得毗牙咧嘴，悶哼出聲。

易君俠和各派掌門人，目睹羅家父子在幾個照面之下，都被復仇會主所傷，不覺都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數百名火焰島弟子，更是瞧得目瞪口呆，但島規森嚴，在未聞令諭之前，誰也不敢擅自出手，霍玉蘭見情勢危急，明知自己不是復仇會主的敵手，也只好撤出長劍，挺身而出……

就在她衝向空場的刹那，一條人影比她更快的掠空飛出，手揮七節鋼鞭，奮然截住了復仇會主，同時大聲喝道：「羅賢侄，保護令尊快退，這人的神志已經瘋狂了。」

羣雄定睛望去，那援救羅家父子的人，乃是孫天民。

醜潘安羅凡得孫天民及時援手，忙不迭攙着父親退回彩棚，霍玉蘭迎着急急問道：「島主傷得重嗎？」

羅一塵黯然搖了搖頭，長嘆道：「罷了！罷了！」平時倨傲跋扈的臉上，滿佈愧怍羞慚之色。

霍玉蘭唏噓道：「難女不幸，連累了島主……」話未畢，忽聽孫天民一聲悶哼，腿上也中了一劍，魁梧的身子搖搖欲倒，顯然已支撐不住了。

李東陽倒提長劍，振臂而起，向梅兒和櫻兒揮揮手道：「丫頭們快救你孫二叔回來！」父女三人飛步奔進鬥場。

梅兒和櫻兒剛將孫天民攙扶回彩棚，李東陽已被復仇會主一劍砍中右腕，長劍脫手墮地，狼狽倒退下來。

峨嵋白眉上人高喧一聲佛號，大步迎出棚去，不足十招，頸項上也中了一劍，鮮血染紅了半個身子，倒拖降魔杆，敗下陣來。

鷹爪門掌門人歐陽長空和形意門掌門鐵掌金鈎曹非，一齊飛出彩棚，聯手截住了復仇會主。

兩派掌門人以二敵一，也只勉強支持了二十招，曹非脅下先中一劍，抽身欲退，不料復仇會主趁機欺近，飛起一腳，正踢中曹非小腹，慘叫了一聲，竟被活活踢死。

歐陽長空心胆俱裂，手上招架畧慢，被復仇會主以劍作鞭，挾背一劍，打得口中吐出鮮血，奔回棚內，若非崑崙雲鶴子仗劍敵住復仇會主，險些也和曹非同遭毒手。

那復仇會主殺得兩眼盡赤，滿身血污，身上的劍傷鞭痕，不下十七八處，却獨

戰羣雄昂然不退，頓飯時光內，又連敗崑崙雲鶴子，武當清虛道長，太極門前任掌門羅承武的師弟——黑臉神判趙無忌，以及現任蛇拳掌門的病郎中馬贊宣。

前後不足一個時辰，武林各大門派掌門非死即傷，其中只有身為盟主的易君俠和太平山莊莊主厭天化端坐不動，尚未下場。厭天化心懷不忿，有意袖手旁觀，倒也罷了，奇怪的是易君俠身為盟主，又曾自告奮勇，願以應敵復仇會主為己責，如今却穩坐彩棚，悠閒的作起壁上觀來？直到羣雄先後落敗，棚內已無應敵高手，易君俠才回頭望望厭天化，微笑道：「厭兄是否有意下場去會一會名滿天下的風鈴魔劍？」

厭天化拱拱手道：「盟主在座，厭某人怎敢居先。」

易君俠仰面一笑，緩緩站起身來，說道：「武林道消魔長，情勢險惡，為了維護一綫正義生機，易某人縱然以身啖魔，又有何憾？」說罷，舉步走出彩棚。

三座彩棚中頓時都寂靜下來，滿身鮮血的復仇會主也像被這突然的沉寂所惑，倒提着木劍，木然站在場中，兩眼痴痴的瞪着易君俠。

康浩心裏像拉緊了的弓弦，掌心滿滿揑着兩把冷汗他知道，這一戰的結果，也就是正邪雙方存亡關頭，如果易君俠再敗，復仇會即將輕易的席捲天下，獨霸武林，如果復仇會主敗了，正好遂了獸神倪森和冉肖蓮借刀殺人的心願，他們還有各種萬全準備，決不怕易君俠飛出掌心。無奈自己縱然洞悉他們的奸謀，却無法阻止這場即將發生的生死決戰，易君俠和復仇會主，一個義之所在，不能罷手，一個是神志昏迷，任人擺佈，此時此地，任何言語都不是雙方能够接受的。

正在苦無善策之際，忽聽獸神倪森低聲喚道：「李香主！」

康浩急忙應道：「屬下在。」

獸神倪森招招手，說道：「你過來一下。」

康浩一手挾着方濤，快步趨至近前，躬身問道：「總座有什麼吩咐？」

獸神倪森傾過身子，附耳低聲道：「等一會倘若會主獲勝，那就罷了，萬一會主敗在易君俠手中，你只要看見本座和副會主退出彩棚，便立即引發炸藥，同時用紅旗指揮鬼武士進攻和山頂上的攔截小組發動轟擊，務必要斬盡殺絕，不能讓對方逃掉一個……」

康浩一面答應，一面游目四顧，皆因這時候，他彷彿聽到遠處傳來隱約的獸蹄聲。

倪森似乎亦有所聞，凝目向山口外掃了一瞥，又說道：「引發炸藥的拉綫，就在石室左邊的那棵大樹的底下，你千萬要記住，在本座和副會主，安全退出彩棚之前……」

話音未畢，山口來路上，驀地閃現出一綫白色光影。那是一匹通體白毛的異獸，背上緊靠着三個人，白影才現，霎眼即到近前。

康浩眼快，早認出那是一匹腳程迅快絕倫的「通天雪犀」，不禁暗驚忖道：莫非苗疆又發生什麼意外了？驚疑未已，白影直抵彩棚外停下，犀牛背上，跳下來三個人，竟是駱伯傖，飛蛇宗海東，和齊效先。

三人各執兵刃在手，見了場中情景，也是一怔，駱伯傖大聲叫道：「康浩！康浩！你在哪裏？」

宗海東道：「大哥，看情形不對，康浩多半已經落在他們手中了。」

齊效先接口道：「不要緊，咱們也捉他們幾個。」說着，掀開肩後魚網，一片蜂羣，瀰空而出。這時天色尚未大亮，蜂羣又體小難辨，復仇會主首當其衝，又全然不知防範，「咕，」一聲，首先被毒蜂螫倒，易君俠大吃一驚，急忙以袖遮面，閃身退避。蜂羣散飛開去，不分敵友，見人就螫，轉瞬間，附近高舉火把的復仇弟子，一下子昏倒了十六七人。

兩邊彩棚內也秩序大亂，有人揮掌拍打，有人掩面逃竄，無論正道武林或復仇會弟子，都被這種防不勝防的毒蜂，攪得四散奔走，人心惶惶。

獸神倪森睹狀也吃了一驚，頓足咒罵道：「眼看大功告成，竟被這小輩攪亂了，可恨！可恨！」

冉肖蓮道：「小輩蓄養的是一窩毒蜂，數量不會太多，絕情道長去抵擋一陣。」絕情道人應了一聲，翻手取出四面銅鈸，飛步而出。

妖女的推測果然十分正確，齊效先那一窩毒蜂，總共不過數百隻，初放之際，蜂羣漫空亂飛，當者披靡，聲勢確很驚人，但毒蜂螫人却有一樁缺點，那就是蜂針螫入人體以後，便自然與毒蜂尾部脫離，被螫的人雖然當場中毒昏迷，那隻螫人的毒蜂也就力竭而死了，齊效先驅蜂傷人，又沒有固定目標，及待螫傷了大批復仇會弟子以後，蜂羣也消耗了許多，所剩下的，僅不過百隻左右。

絕情道人一出手，四面銅鈸騰空飛舞，繞體盤旋，鈸面激起的勁風，籠罩住方圓一丈範圍，蜂羣受飛鈸的掃盪，宛如風掃落葉，紛紛飄飛開去，混亂的場面立即被鎮懾下來。

齊效先勃然大怒，指着絕情道人罵道：「老雜毛你敢傷小爺的毒蜂，再試試小爺的神鵰厲害。」仰面一聲長嘯，兩團黑影突然閃電般破空直下，齊奔絕情道人頭頂撲落。

絕情道人一時未防，被其中一隻巨鵰探爪一把攫，住了頭上朝天冠，連髮帶肉扯裂了一大片。

另一隻巨鵰趁機斂翅低衝，狠狠向道人雙目啄去。

絕情道人疼得大吼一聲，舉手反抓住頭頂上那隻巨鵰的兩隻鐵爪，奮力一扯，竟硬生生將那隻巨鵰撕成兩半。片片鵰翎夾着碎肉洒落，絕情道人左眼亦遭啄瞎，滿頭亂髮，鮮血淋漓，直如厲鬼一般，兀自屹立空場中，毗牙裂嘴的喋喋怪叫不止。另一隻巨鵰一擊得逞，振翼遠颺，在空中繞了一匝，發現同伴慘死，「呱呱」連聲悲鳴，雙翅一斂，突又俯衝下降，由絕情道人背後電掣般射到。

絕情道人聞聲反顧，回手一揮，一面銅鈸迎着巨鵰脫手飛去。銅鈸掠空劃過，不歪不斜，恰好將巨鵰頭部一剖兩半，但

因鈸面太過鋒利，卻未能阻擋住亘鵰屍體飛來的餘勢，只聽「噗」的一聲響，兩片鵰屍正撞在道人臉上，兩隻比鐵鈎還要鋒銳的鋼爪，竟牢牢的嵌進絕情道人的咽喉中。

絕情道人踉蹌倒退兩三步，喉部「碌碌」作聲，冒出一大堆氣泡和血水，終於幌了幾幌，倒地而死。

齊效先見兩頭心愛的亘鵰也毀在絕情道人手中，淚水簌簌而落，拔出隨身短劍，恨恨在絕情人屍體上用力亂刺亂砍，咬牙切齒道：「臭雜毛，死雜毛，我要把你碎屍萬段，把你砍成肉醬，一片片剁下來餵狗……」

正邪雙方，目睹這場驚心動魄的人禽血戰，都不禁為之駭然變色。尤其峨嵋等派高僧老道，一個個合十俛首，喃喃低聲唸道：「浩劫當前，禽畜難免，可憐啊，可憐！」

獸神倪森悄悄拉起冉肖蓮的纖手，低語道：「肖蓮，是時候了，咱們走吧！」兩人站起身子，趁着羣雄驚悸慨嘆之際，疾步走出彩棚。

這時候，場中血戰剛停，人們都被適才的慘烈戰事所驚懾，誰也沒有注意到獸神倪森和冉肖蓮已經悄悄退出彩棚，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日月雙劍和康浩。日月雙劍神智已被「絕情蠱」控制，與冉肖蓮寸步不離，宛如兩名隨侍的貼身衞士，康浩卻時刻在監視這一對操縱復仇會的首腦人物，不願讓他們的奸計獲逞。他早就想下手將獸神倪森和冉肖蓮一舉制服，擒賊擒王，消弭這場浩劫，但因深知獸神倪森武功高強，自己手中又抱着一個重大的方濤，苦無機會下手，更碍於日月雙劍緊隨在左右，不敢冒然動手，以致看見駱伯倫也未便招呼答應，心裏實感無比焦急，此時見獸神倪森離座，連忙隨後跟了出來。五個人出了彩棚，倪森回頭向康浩揮揮手道：「李香主，你可去準備引發炸藥了。」

康浩口裏應：「是！」却沒有離去。

倪森走了幾步，見康浩仍然跟在身後，不覺詫道：「李香主，你沒有聽見本座的話嗎？」

康浩心念電轉，突生一計，腳下跨近了兩步，欠身一禮，答道：「屬下這就前去，只是，帶着方濤恐有不便，請示應如何安置？」

倪森輕哦了一聲，說道：「此人干係太大，決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來！把他交給本座吧！」

康浩正要等他這句話，急忙恭敬的答應了一聲，雙手抱着方濤遞了過去，暗中卻將眞力運聚在兩臂之上，獸神倪森伸手來接，手指剛剛接觸到方濤的身子，康浩就勢向前一送，左手五指疾翻，早已閃電般扣住了倪森的腕脈穴。

可是，就在康浩眞力將吐未吐的剎那間，突然聽見獸神倪森喉嚨中「咯」地一聲輕響，高大的身軀似乎震撼了一下，竟然任憑康浩扣住手腕，既無絲毫吃驚的反應，也沒有掙扎。一個武功已臻上乘的高手，在遇到突襲的時候，往往會自然生出護衞自己的反應，至少，他會掙扎，會反擊，再退一步說，一聲吃驚的輕呼，總會脫口而出的。

然而，獸神倪森竟然什麼也沒有，他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裏，任由康浩扣着他的腕脈，好像早已知道康浩要暗算自己，才特地伸出手腕，故意讓康浩扣住一般。這情形太過反常，如非他甘願束手受擒，那就是早有準備了。

康浩發覺不對，本能的五指一收，右掌飛快提護胸前，日光一抬，掃過獸神倪森的面部，不禁吃了一驚——奇怪！獸神倪森怎麼會兩眼發直，嘴角正緩緩滲出一縷殷紅的血水？正驚駭未已，忽然冉肖蓮吃吃的低笑道：「康少俠，他已經快死了，你還拉着他的手幹嗎呀？」

康浩心頭一震，忙不迭縮手欲退——

冉肖蓮的低沉笑聲又起：「你最好先看看背後再退，刀劍無眼，可不是鬧着好玩呢。」

康浩不用回頭看，已經感覺到正有兩件尖銳的東西，一左一右，抵住自己後腰兩處「志堂穴」，很顯然的，那是日月雙劍的兩柄長劍。這時，冉肖蓮的左手才緩緩從倪森背後收回來，在她纖巧玲瓏的小手中，把玩着一柄藍汪汪的鋒利小刀。刀柄是象牙製的，嵌鑲着彩色斑斕的珠寶，由刀身上的光澤，一望而知那是柄見血封喉，淬過劇毒的毒刀。康浩深吸一口氣，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徐徐說道：「冉姑娘好厲害的眼力，好毒辣的手段！」

冉肖蓮格格嬌笑道：「過獎！過獎！無論機智和胆識，我都自知難及康少俠，只不過我的運氣較好，康少俠的運氣較壞罷了。」說到這裏，話聲微微一頓，又道：「今天這種場面，我早就猜到康少俠無論如何也不會錯過的，但憑良心說，若非少俠剛才表現得太突出，我眞還沒有看出來是少俠假扮的哩。」

康浩冷然道：「你既然看出破綻，為什麼剛才不動手？如今復仇會高手傷亡殆盡，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你縱然殺了我，又有什麼用？」

冉肖蓮揚了揚黛眉，得意的笑道：「我的康少俠，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如果我想殺你，何須等到今天？不僅是你，連獸神倪森我也無意殺他，可是他太狡猾了，竟打算在這要緊關頭抽身，迫得我只好親自動手，這是他自取毀滅，怨不得誰。」

康浩道：「你究竟打算把我怎樣？」

冉肖蓮嬌笑道：「這就要問你自己了，眼前只有兩條路，你若還想伸雪師門沉冤，就跟我合作，否則，就跟他們同歸於盡。」

康浩哂道：「你想威脅我？」

冉肖蓮道：「我說的都是實話，關於令師受屈蒙寃的秘密，當今世上只有四個人知道，現在一個已被搜魂大法所制，一個已經被我殺了，另外一個雖然知道，但決不可能告訴你，賸下一個能够對你吐露眞情的，那就是我，你不跟我合作，還去找誰呢？」

康浩聽了這番話，不由暗自沉吟起來，她所說的四個人，受搜魂大法所制的，當然是指復仇會主齊天鵬，被她殺死的一個，不用說，準是獸神倪森了，那麼，另外一個雖然知道內情，却決不可能說出來的人又是誰呢？他心念電轉，突然領悟，

那知情而不肯透露的人，八成就是暗中設計嫁禍陷害師父的眞兇。想到這裏，頓感心血沸騰，難以抑制，腦海中登時浮現出二十年來荒山絕嶺，師徒二人相依為命的種種情景，以及九峯山雪地上的孤墳，穿腸裂肚的毒龍珠雪水，冷冰冰的「定穴護元帶」，四門五派的盛氣凌人，木棺材中的陌生屍體……深重的師恩，刻骨的仇恨，多少個冷月寒窗？多少次忍辱含垢？道不盡的師徒情，流不完的英雄淚，他含淚吞聲，負屈偷生，為的是什麼？期待的又是什麼？這時，冉肖蓮的低沉笑聲又在耳邊盪漾了：「康少俠，你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豈不知『大丈夫恩怨分明』這句話麼？仇人就在眼前，難道你竟忘了師門的血海沉寃？」「血海沉寃」四個字，就像四把刀，狠狠刺在康浩心上。他混身一陣顫抖，脫口問道：「他是誰？」

冉肖蓮揚手一指，道：「喏！他不是站在哪兒麼？」

康浩回頭望去，却見彩棚內人聲喧嘩，兀自紛紛議論着適才那場血戰，似乎都未注意獸神倪森和冉肖蓮已退出棚外，只有一個人按劍立在火光下，正目光灼灼向這邊凝視着——那人就是一劍主易君俠。

康浩心弦一震，喃喃地說道：「不會的，不會是他，你一定在胡說八道，存心挑撥……」

冉肖蓮嬌聲笑道：「你不相信，是不是？」

康浩道：「任你說得天花亂墮，我決不相信。」

冉肖蓮道：「假如我當面揭穿他的秘密，叫他自己俯首承認，那時，你也不相信嗎？」

康浩瞠目道：「你有什麼證據？」

冉肖蓮聳聳香肩，道：「這個就不用你担心了，只要你願意，咱們就回到彩棚去，當着天下羣雄，揭穿他的假面目，讓你替師父報仇雪恨。」

康浩心頭狂跳，深深吸了一口氣，强自壓制下內心的激動，緩緩說道：「你這樣做，究竟有什麼目的？」

冉肖蓮嫣然一笑道：「我當然不會毫無條件的幫助你，但條件並不苛刻，只要你在事成之後……」

「事成之後怎麼樣？」這句話雖是康浩心裏想問的，却並非由他口中說出來，聲音來自谷口附近那片林子裏，餘音未落，林邊冉冉出現四條輕盈的人影。其中三人穿着同樣形式的天藍色罩袍，頭上戴着同樣形式的闊邊竹笠，肩後劍穗飄拂，面目隱約難辨，另外一個雖然也戴着竹笠，而且笠前垂着一幅黑色面紗，但身上所着是布衣衫裙，一望而知是個女人。那布衣女人和三名藍袍人緩步由林中走出來，直到距離冉肖蓮一丈處才停住腳步，所立之處，恰好背着火光，使人很難看清他們的面貌。冉肖蓮早已橫舉着淬毒七首，旋身待敵，喝問道：「你們都是什麼人？」

為首一個藍袍人徐徐答道：「咱們是來迎接冉姑娘的。天已經亮了，冉姑娘的迷夢也該醒了。有仇的化解血仇，蒙寃的昭雪沉寃，這兒已經沒有冉姑娘的事了，何苦還置身是非漩渦之中呢？」

冉肖蓮沉聲道：「你說些什麼？我一句也聽不懂……」

那藍袍人笑笑道：「冉姑娘是絕頂聰明的人，若非『慾』令智昏，何至如此痴傻。」

說着，向身後一招手道：「蘋兒，去替冉姑娘把殺人兇器收起來，要客客氣氣的，不許動兵刃。」

一名藍袍人欠身應道：「弟子遵命。」舉步逕向冉肖蓮走了過來。

康浩對這四個突然出現的神秘人物也感到莫測高深，看樣子，他們既非易君俠以武林帖約來的帮手，也不像復仇會的仇家，倒像是專程為了冉肖蓮而來的。但是，他却覺得那布衣布裙，臉罩黑紗的女人，看去十分眼熟，更發覺那被喚作「蘋兒」的藍袍人，說話時語聲清脆，舉步時婀娜生姿，分明也是個女子。

冉肖蓮自知武功並不高明，見那蘋兒直逼過來，心裏不禁發慌，緊一緊手中七首，沉聲喝道：「站住，你再向前走一步，別怪我不客氣了！」

蘋兒充耳不聞，腳下依然未停，只是柔聲說道：「冉姑娘，別這樣兇霸霸的好不好？把七首給我，讓我替你保存起來，等——」「等」字才出口，突然身形一塌，閃電般而上，皓腕疾探，向冉肖蓮握刀的手腕扣至。

冉肖蓮一聲驚呼，急叫道：「應龍，截住她……」

康浩只覺本來抵在左後腰上的劍突然撤去，寒光掠肩而過，日劍應龍已連人帶劍向前捲了過去。驚呼聲中，劍光人影一觸又分，日劍應龍橫身擋在冉肖蓮前面，那柄藍汪汪的淬毒七首，卻到了蘋兒手中，但蘋兒頭上竹笠，亦被應龍的劍鋒砍裂，露出滿頭青絲，隨着夜風冉冉飛舞。火光下，只見蘋兒杏眼圓睜，怒目視着日劍應龍，姣好的臉蛋上，猶有驚悸駭異之色。康浩心裏不期泛起一陣莫名的感觸，在這石火電光般一招中，他已看出日月雙劍神志雖然喪失，一身劍術火候，却不知比從前精進了多少倍，有這一對兄弟死心塌地隨侍左右，無怪冉肖蓮敢向獸神倪森下手了。

那為首藍袍人似乎也沒有想到日月雙劍的劍招會如此快速凌厲，微微一怔，才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堂堂世家公子，竟做了石榴裙下的奴才。」

日劍應龍橫劍而立，神情漠然，毫無反應。

藍袍人轉顧身側布衣女子道：「夫人。事到如今，只好先廢了他們，否則，今夜局面，實難了結。」

布衣女子默然片刻，低聲道：「願門主劍下超生，替抱陽山莊保留一綫血脈，小妹感同身受。」

藍袍人點點頭道：「那是自然，咱們只廢他們的武功，儘可能不傷他性命就是。」說着，緩緩探臂，拔出了肩後長劍。

蘋兒欠身道：「不勞門主親自出手，弟子願生擒此人，以報一劍之仇。」

那藍袍人一擺手，道：「你不要小覷了他，他們兄弟兩人不僅劍法詭異，更練就了一種純陽的功力，你若不信，可以取下竹笠看看那破裂處的痕印。」

蘋兒脫下竹笠，一看之後，粉臉剎時

變色，原來那竹笠上被劍鋒劃破的裂口處，竟有一層黑色焦灰，彷彿被火燄燒灼過一般。

藍袍人黯然嘆息道：「火神鄭金堂『烈燄三式』，重現江湖，若無『太陰功力』相抗，天下何人能敵？」說完，反握長劍，舉步走了過來。

康浩聽她說出「太陰玄功」四個字，心中陡然一動，暗忖：藍衣，竹笠，太陰玄功……莫非他們也是來自天山寒冰谷？想到這裏，立即大聲叫道：「敢問可是太陰門掌教龍老前輩？」

那藍袍人突然止步，抬手一推竹笠，露出兩道冷電般的目光——果然，那是一張中年女人的臉龐，只不過看起來比普通中年人略顯蒼老些，慘白的臉上，滿佈着乾枯的皺紋，尖下巴，薄嘴唇，神情冷肅而孤傲。只見她冷目灼灼，陰惻惻的問道：「你是誰？怎會認識太陰門？」

康浩拱手道：「在下康浩，和黃無父黃大哥是結義兄弟。」

旁邊那面垂黑紗的布衣女子，接口說道：「此人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嫡傳弟子。」

龍姑輕哦了一聲，冷漠的臉上閃現一抹淡淡的笑容，點頭道：「你有甚麼話要說嗎？」

康浩肅容道：「在下斗胆，請求老前輩高抬貴手，將日月雙劍應家兄弟的事，交給在下負責了結。」

龍姑詫異的道：「爲甚麼？」

康浩道：「應家兄弟忤逆殺父，乃是受了絕情蠱的誘惑，身不由己，其情可憐，況且，烈燄三式係因在下失愼才被他們得去，天幸時日短促，他們尚未能加以作惡，在下深感內疚在心，責無旁貸，故願斗胆承担此事，望求補贖前衍，望老前輩俯允成全。」

龍姑神色一動，凝目說道：「可是你如今自身尚且難保，萬一你……」

康浩微笑道：「老前輩請放心，在下自己並無危險。」接着，扭回頭向月劍應虎笑道：「請你把寶劍收起來，別抵着在下腰部，這樣很不舒服。」

月劍應虎不禁一怔，低叱道：「你說甚麼？」

康浩笑道：「我要你把劍尖拿開，別抵着我的穴道。」

應虎怒喝道：「死在眼前，你還敢調侃二爺？你再放一聲屁，老子就在你腰上戳個窟窿。」

康浩一揚眉，道：「是嗎？你想不想試試看？」

應虎叱道：「試就試！」手上一緊，劍尖對準康浩後腰「志堂穴」猛力一刺。

冉肖蓮剛要出聲喝阻，却見康浩一聲長笑，身形飛快的轉了半圈，竟已脫出劍尖。

志堂穴主通腎經，乃是人體制命大穴。應虎那一劍分明刺個正着，不料劍尖一滑，突然落空，心裏驀然大吃一驚，連忙舉起長劍細看，劍尖完整無缺，並無異樣，一時倒怔怔的呆住了。不僅應虎吃驚，連對面的太陰門掌教龍姑等人也大感意外，皆因日月雙劍非單快迅絕倫，更有「神心火訣」內力爲輔，就是練過「金鐘罩」，「鐵布衫」，「十三太保」等外門硬功的人，也萬萬抵受不住這制命要穴的一劍，康浩居然能够從容脫身，毫髮無傷，這豈止匪夷所思，簡直是成了神話了。他們當然想不到康浩身上，多了一件——那就是使風鈴魔劍楊君達死因成謎的「定穴護元帶」。

原來康浩自從在長安「狀元居」酒樓被日月雙劍盜去烈燄三式口訣之後，唯恐這件關係師門沉寃的證物遺失，便一直將「定穴護元帶」貼身反束在腰際（有針的一面向外），剛才假作受制於應家兄弟，只不過存心想套問冉肖蓮的供詞而已。

應虎怔了片刻，兇念又起，緩緩平舉起長劍，默運玄功，眞力盡貫注在劍身上，切齒有聲道：「康浩，你若有種，再接我三劍！」

康浩聳肩微笑道：「你以爲烈燄三式當眞就天下無敵了麼？」

應虎道：「不錯，你若敢接我三招不落敗，應二爺立刻横劍自殺，否則你就是縮頭烏龜，無胆匪類。」

康浩漸漸收斂了笑容，正色說道：「應兄弟，我是同情你們中了絕情蠱的禁制，不願和你拚，你要想想，烈燄三式口訣，既是由我的手中取去，我豈有不會的道理……」

應虎用力吐了一口道：「啊！你算甚麼東西，也配跟應二爺稱兄道弟？廢話少說，你既然承認也練過烈燄三式，咱們就先拚三招，有種的，亮劍出來。」

康浩並不生氣，徐徐又說道：「這三招少不得總要奉陪的，但却不是現在，且等！」

應虎截口喝道：「等甚麼，你不肯亮劍，那是你自尋死路，應二爺却等不及了！」話落招發，抖手一劍破空飛刺了過來。他顯然存心在一擊之下就將康浩置於死地，出招快而狠毒，破空風聲刺耳，那三指寬的劍身上，業已貫足內力，泛起一層淡淡的紅色。

對面那布衣蒙面女子脫口叫道：「康少俠留神！」

康浩劍眉陡軒，脚下半轉，長劍也離鞘飛出……嗆！嗆！嗆——雖說是一招，劍鋒相觸却是三聲脆響，空中火花飛濺，就像兩柄甫出溶爐的紅鐵，劇然連擊三次。劍光人影斂處，只見康浩氣定神閒紋風未動，應虎却倒退出五尺以外，劍尖垂地，呼呼的喘息不止。

龍姑又似驚訝又似贊賞的搖搖頭，道：「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難得！難得！」

康浩沉聲道：「神火心訣雖然凌厲，却最耗眞力，應兄弟，你該滿足了。」

應虎沒有回答，深吸了一口氣，再度緩緩舉劍平胸，劍身和臉面頭頸上，竟然變成一片赤紅。

康浩喝道：「你一定要分出生死傷亡才肯罷休？」

「殺！」一聲凄厲懾人的大吼，便是應虎的回答，人和劍，化作一陣灼熱的狂風，猛向康浩立身處捲到。刹時間，雙劍交鳴，火星四散，狂亂的漩渦中，一團黑忽忽的物件凌空飛出，落在冉肖蓮脚邊。

冉肖蓮低頭一看，登時嚇得失聲尖叫起來——那是一隻血淋淋的斷手，尤自緊

緊握着半截殘劍。場中，康浩和應虎猶在互相對峙凝視，兩人的手臂都虛軟的下垂着，乍看之下，竟分辨不出是誰的手臂被砍斷了。衆人心裏都像突然加上一道鋼箍，緊緊的抽動得喘不過氣來，無數道目光都在兩人虛垂的袖口上炯炯搜視着。突然，應虎右臂一抬，一道血水激噴而出，噴了康浩滿臉滿身，康浩竟木然不動，也沒有舉手拭擦。應虎嘴唇牽動，吃吃笑道：「康浩你變成血人了！哈！你服了麼？」餘音未落，蓬的一聲跌倒地下。

那布衣蒙面女子舉手掩面，飲泣出聲，抽着道：「可憐！這孩子……」

康浩仰面舒了一口氣，跨近一步，由肘後掉過長劍劍柄，替應虎點閉了右肩穴道。

「康浩！康浩！」「康大哥！康大哥！」四週忽然爆起一片沸揚人聲，幾條人影一擁來到康浩身邊，却是駱伯倫，宗海東和齊效先，宗海東手中還抱着昏迷未醒的復仇會主。康浩抬起頭來，才發覺四面全是黑壓壓的人羣，原來不知甚麼時候，三座彩棚中正邪雙方高手，都已經離開彩棚，移到密林旁這片空地上來了，彼此之間壁壘雖仍分明，神情的震撼和專注却無二致，幾百雙眼睛，全都集中在康浩身上——當然，其中有的驚駭，有的欽佩，有的欣喜，有的忌恨……內心感受，自是各有不同滋味。

內中最高興的，自然是駱伯倫等三個人。

他們倒並非爲了康浩打敗了月劍應虎，而是因爲終於看見他還平安無恙的活着。三人都有滿肚子的話想跟康浩說，也有滿肚子的關切和疑問，恨不得儘情問個暢快，但却被康浩輕輕一搖手，全都擋了回去。

只見他用手指着地上的方濤和月劍應虎說道：「伯父和六叔，請替小至守住這兩個人，效先兄弟，千萬小心保護這位復仇會主，他們都是關係重大的證人。」

駱伯倫點點頭，却忍不住低聲問道：「你師父的事，可有綫索了嗎？」

康浩抬目望望冉肖蓮，凝容道：「伯父請寬心，不久就會分明了。」

匆匆說了這幾句話，一條魁梧的人影已大步走過來，高舉雙手，朗聲說道：「天下英雄在此，請聽在下一言。」發話的正是武林各大門派公推的盟主易君俠。

羣雄紛紛將目光移注在易君俠身上，全場肅然無聲，靜靜的聽他說下去。

易君俠面含微笑，向康浩拱了拱手，接道：「在下以正道武林盟主的身份，首先要對這位少年英雄康浩康老弟，致申十二萬分的歉意和謝忱……」

康浩嘴唇甫張，正要接口，易君俠又自顧搶着接下去說道：「……大家都知道，這位康老弟，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唯一嫡傳弟子，自從當年承天坪事變發生以後，緊接着關洛一帶掀起腥風血雨，那時候，康老弟初入江湖，適逢其會，以致受盡了委屈，蒙受到難以辯白的嫌疑，甚至連在下也對他有很深的誤解，但康老弟默默忍受，不作爭辯，如今事實證明當初全是寃枉和誤會，這一點，易某人願代表四門五派和三莊二島同道，向康老弟致最大歉意。」

這番話，只聽得羣雄人人低頭，個個含愧，大家心裏都有同感，當初只說是康浩替師報仇，化名逞兇，現在才知道復仇會主的確另有其人，適才又曾單人隻劍，連敗各大門派掌門，如果沒有康浩和他的朋友相助，正道武林勢將落得灰頭土臉，一敗塗地了。

但康浩却並未被這番讚譽之詞所動，臉上神情木然，毫無喜怒之色。易君俠繼續又道：「康老弟不僅能忍世人所不能忍的屈辱，更具有世人難及的胸襟，他明辨是非，不念舊惡，不以私怨私惠而昧大義，復仇會主雖然是他的授藝之師，但他仍秉大義滅親的宗旨，毅然將其擒下，這等胸襟氣節，如非大智，大勇的絕世英雄，豈能輕易做到，所以，易某人除了敬佩之外，更要代表天下英雄，向康老弟致最大的謝意。」羣雄聽到這裏，許多人情不由己，都紛紛鼓起掌來。

康浩淡然一笑，徐徐問道：「易堡主請問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沒有！」易君俠似乎越說越興奮，高舉着雙手又道：「各位同道，目下復仇會罪魁非死卽俘，事實上已經土崩瓦解，這都是康老弟的功勞，易某人欣慰之餘，特向諸位報告一件喜訊。」

衆人紛紛道：「願聞其詳。」

易君俠滿面笑容道：「諸位或許已經知道了，康少俠和小女湘琴，相識於患難之中，訂盟於誘集之際，並曾親赴終南，向拙荆當面求婚，易某人願在此鄭重宣佈，只等此間事了，便是康少俠和小女湘琴的吉期，今日在場諸位英雄都是證婚之人，到時候，諸位萬勿推辭，都請到敝堡喝一杯喜酒。」話一說完，羣雄中登時爆起一片歡呼。甚至有人打趣道：「易兄未免太自私，如此佳婿，急忙據爲己有，竟不給咱們半點機會。」

但歡笑聲中，康浩臉上的笑容却變成了怒容——

易君俠一面抱拳四揖，一面笑道：「兒女婚配，乃是私事，解決了復仇會，再叙私情。」

羣雄振臂大呼道：「說的是，妖魔未除，何以爲家。易兄不愧是同道中盟主，咱們先解決了罪魁禍首楊君達，再向易兄賀喜。」

場中一呼，四下響應。連火燄島主羅一塵在內，都一致捐棄了私嫌，紛紛撤出兵刃。

易君俠身爲盟主，更是當仁不讓，正色對齊效先招手道：「小兄弟，請將復仇會主楊君達交給在下，由天下英雄公議處置。」

齊效先抱着復仇會主，正不知該如何是好，突然聽見一聲嬌喝道：「且慢！」

衆人循聲望去，却是復仇會的副會主冉肖蓮。

易君俠叱道：「你這助紂爲虐的妖女，少不得也要受到應得的懲處，你還有甚麼資格在這裏說話！」

冉肖蓮只作沒有聽見，大聲對羣雄說道：「諸位都是武林一派宗師，冉肖蓮却只是塵世中一個平凡的弱女子，但諸位請勿誤會，我雖然是個女人，並無向諸位乞

憐求生的意思，坦白的說，復仇會縱已精英盡喪，在場還有數百位願拚生死的兄弟，谷外更有百餘名尚未現身的鬼武士，若說動手，至少有一場血戰，諸位即使能勝，少不了仍須付出慘重代價。」

羣雄盡皆默然，大家也相信冉肖蓮絕非危言聳聽，但却不知道冉肖蓮還保留了最要緊的佈置，沒有說出口來，那就是衆人所站的地下，埋着足以將衆人炸成飛灰的炸藥。

冉肖蓮日光緩緩掃視，面色凝若寒冰，接着又道：「不錯，我也承認復仇會已經失敗了，既已失敗，當然只有任憑宰割，但是，我要請問諸位一件事，諸位是想殺盡復仇會的人呢？還是只問禍首，不問脅從？」

易君俠答道：「我等體上天好生之德，只要眞正能悔過向善的，自當網開一面，但像你和楊君達這種罪魁，却不能易輕饒恕。」

冉肖蓮忽然笑了起來，道：「這句話，眞是諸位的公意嗎？」

易君俠怫然喝道：「易某人身爲盟主，所說的話，自然代表公意。」

冉肖蓮點頭道：「很好。那麼我再請問一句話，諸位所指的罪魁禍首，除我之外，究竟是指復仇會主？還是指風鈴魔劍楊君達？」

羣雄聞言，齊都一怔。易君俠接口道：「復仇會主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這是天下盡知的事，有甚麼可問的。」

冉肖蓮不慌不忙道：「易堡主何必裝糊塗？你心裏明明知道，復仇會主並不是風鈴魔劍楊君達。」

易君俠怒叱道：「胡說！你怎麼會知道？」

冉肖蓮大聲道：「因爲楊君達早已在九峯山承天坪飲毒而死，這件事，易堡主應該比誰都知道得清楚些。」

易君俠呵呵大笑道：「關於楊君達生死之謎，易某人不願和你爭辯，人就在眼前，大家都看得見，總之一句話，無論他是楊君達也吧，是復仇會主也吧，血債罪責，都在他身上。」

冉肖蓮徐徐說道：「如果他既不是復仇會主，又不是風鈴魔劍楊君達，那又該怎麼說？」

在場羣雄都聽得心頭一震，不約而同齊將日光交投在「復仇會主」身上。康浩却烱烱注視着易君俠，雙手握拳透掌，緊閉嘴唇，混身都簌簌在顫抖。

易君俠冷笑道：「哼！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咱們眼又不瞎，誰不認識他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他口裏說着，日光已連向四周掃動了數次，兩眼中寒光熠熠，充滿了殺機。

冉肖蓮仰起臉來，向易君俠露齒一笑，道：「易堡主這是不信我的話了？」

易君俠冷冷一哼道：「荒謬之言，自是難信。」

冉肖蓮微笑道：「我若叫你看看證據，只怕不由你不信。」招手喚來莫家四劍，低聲吩咐了幾句，莫家四劍匆匆領命而去。不多一會，莫家四劍合力抬着一具長方形的木箱由谷內出來，輕輕將木箱放在場中。在場羣雄的目光，都被那木箱吸引，大家屏息注視，只見那木箱是以鐵皮包鑲，十分堅固，乍看之下，很像是一口棺材，但又比普通一般棺木大了些。許多人面面相覷，都猜不出箱中是甚麼東西。

冉肖蓮斜睨着易君俠道：「易堡主要不要咱們打開這箱子來看看？」

易君俠仰面笑道：「誰知道你這箱子裏藏着甚麼東西？開就開，有甚麼關係？哈！哈哈！」康浩日光烱烱凝視着他，不難聽出他笑聲已微微帶着顫抖，顯見竟有些色厲內荏，語調也透露着怯意。

偏偏冉肖蓮又詭譎的笑問道：「易堡主最好再考慮一下，當着天下英雄之間，箱蓋一打開，就再也掩蓋不及了，易堡主，你不會後悔麼？」

易君俠額上已流出汗珠，冷笑道：「這跟易某人有甚麼干係？我爲甚麼要後悔？笑話！」

冉肖蓮點點頭道：「很好！你既然不在乎，咱們今天就全抖出來吧。」

接着，日光一移，轉對康浩說道：「康少俠，箱中之物也與你有關，稍等打開箱子，可能會有人突起發難，企圖毀滅證據，希望你能從旁護衞，多多警惕。」

康浩內心也激動萬分，長長吸了一口氣，點首道：「衆日睽睽之下，沒有人敢動手，你儘管打開好了。」

冉肖蓮面含詭笑，緩緩掃視了羣雄一眼，然後向莫家四劍吩咐道：「把箱子打開了！」

莫家四劍在衆日凝視下動手拆開木箱，原來那木箱竟有夾層，四面箱蓋卸脫之後，裏面全是散碎的冰塊，掃除了冰塊，又露出另一具較小的箱子。

這箱子，三面裝着活扣，赫然竟是一隻鐵箱。

「且慢！」在鐵箱顯露時，冉肖蓮忽然制止莫家四劍，親自走到箱傍，滿臉嘲笑的對易君俠說道：「在鐵箱打開之前，我有句話，要向易堡主預先說明，同時，也要向天下英雄宣佈一件武林中的絕大陰謀。」

羣雄肅然無聲，奇怪的是易君俠也緊閉着嘴唇沒有開口——他原來紅潤的臉，此時已變得一片蒼白。

冉肖蓮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首先，我要代表另一位無辜的『復仇會主』，向易堡主轉致十二萬分歉意，因爲他身受易堡主多年教導之情，最後却做了一件對不起易堡主的事，鐵箱內的東西，易堡主本來要當場毀去，而他却以假的掉包替換，將眞正的私自留藏了下來，並且用冰塊和夾箱鎖封，密藏在谷中一處陰冷地穴之中，當然，他的目的，就是爲了留到今天爲自己洗刷罪嫌的證據……」

羣雄中有人大聲道：「你最好少說廢話，先打開鐵箱讓咱們看看。」

冉肖蓮笑容一斂，正色道：「諸位何須性急，這項武林中的絕大陰謀和秘密，馬上就要揭露了，尤其是當年曾經參與九峯山承天坪事變的四門五派掌門，更屬切身攸關，現在，我要向諸位鄭重宣佈：當年的風鈴魔劍楊君達，的確已在承天坪上飲毒而死了，後來假冒他的名號，在江湖中出現的復仇會主，姓齊名天鵬，他是巫山百禽宮的女婿……」

這話一出，全場震動，羣雄張口結舌，信疑參半，齊效先却忍不住熱淚盈眶，急忙低頭審視懷中的「復仇會主」，但他自幼就沒看見過父親，認了許久也認不確實，只得顫聲低低問康浩道：「康大哥，她說的是眞的嗎？」

康浩一低頭，滾落兩顆晶瑩的淚珠，沒有回答，只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聽她說下去就知道了。」

冉肖蓮提高聲音接着道：「——說起巫山百禽宮，其中又隱藏着一段秘辛，皆因當年風鈴魔劍楊君達曾偶經巫山，結識了百禽宮女公子黑鳳凰廖蓮姑，百禽翁廖老兒見楊君達品貌非凡，便有意將女兒下嫁，詎奈楊君達那時已有紅粉知己，婉辭而去，黑鳳凰爲此憂悒成病，廖老兒一怒親下巫山，在江湖中尋覓了整整五年之久，才找到了齊天鵬，携返巫山，跟女兒成了親，廖老兒這樣做，全是爲了齊天鵬的外貌，生得和楊君達十分酷肖，暗存『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意思……」說到這裏，忽然幽幽發出一聲嘆息，又說道：「……但廖老兒却不知男女之間的感情，是無法由另一個人代替的。婚後，齊天鵬和蓮姑只是貌合而神離，夫妻感情並不融洽，所以，在蓮姑生下一個女兒，又懷有第二胎身孕之後，齊天鵬不甘長作禁臠，就獨自離宮出走了……」

羣雄都被這段哀怨的故事所吸引，個個屏息靜氣，鴉雀無聲，等待着她繼續說下去。

冉肖蓮略停了停，接道：「……齊天鵬離開巫山百禽宮，越想越氣，自覺替楊君達做了幾年替身，妻子同床異夢，都爲了這世上還有一個比自己高明的風鈴魔劍楊君達，忿怨之下，便決心要尋那楊君達較量個高下，這一來，却被一個暗存陰謀的人利用上了。那人用甘言攏絡住齊天鵬，將之藏在深山中，每天教授齊天鵬模仿楊君達的說話聲音和生活舉動，更要他練習『魔劍十三式』劍法，存心將他改造成第二個楊君達，然後利用他假冒風鈴魔劍，籌組復仇會……」

康浩突然截住她的話頭，岔口問道：「且慢，你說那人費盡苦心，欲將齊天鵬造就成第二個風鈴魔劍，他這樣做有何目的？」

冉肖蓮微微一笑，道：「他的目的不外想利用齊天鵬去破壞楊君達的名聲，然後再利用天下武林同道痛恨楊君達的時候，由他出面，將齊天鵬殺死，如此一來，既遂了嫁禍之計，又贏得天下景仰，一石二鳥，打的全是如意算盤。」

易君俠突然哈哈大笑，接口問道：「你這話未免可笑，那人若想揚名立萬，儘可直接去尋楊君達挑戰，何須畫蛇添足，多費許多工夫？」

冉肖蓮道：「他若有本領勝得過楊君達，只怕會照易堡主的意思去做，可惜他自知不是人家楊君達的敵手。」

易君俠道：「他若不是楊君達的敵手，齊天鵬更不會是楊君達的敵手，他連自己都無法除去楊君達，縱然造就了齊天鵬又有何用？」

冉肖蓮大聲道：「所以，他才想出利用『風鈴劍』嫁禍，向太原大俠霍宗堯父子下手。」

易君俠冷笑道：「就算如你所說，那人又從何取得風鈴劍？天下武林同道，誰不知道風鈴劍是楊君達的獨門暗器，旁人無法假造的。」

冉肖蓮微微一怔，冷笑道：「這句話應該由我請問易堡主才對。」

易君俠道：「問我甚麼？」

冉肖蓮道：「問你是用甚麼方法，得到楊君達的獨門暗器風鈴劍？」

易君俠仰面大笑道：「諸位聽見了麼？這妖女竟然含血噴人，冒指易某人嫁禍陷害楊君達！可惜她這種卑劣手段不值識者一笑！」語聲微頓，竟探手撤出腰際「紫電劍」來，揚劍一指冉肖蓮，高聲喝道：「妖女信口雌黃，意圖挑撥離間，以求卸責脫罪，諸位同道，休中妖女陰謀圈套，待掃平復仇會之後，何憂眞象不能大白！」話落，長劍一振，向冉肖蓮當胸飛刺過來。

康浩正想揮劍截擋，驀見一道寒光斜刺裏電射而到，「噹」地一聲響，震開了易君俠的紫電劍。鐵箱前忽然多了一個人，却是那太陰門掌教龍姑。

易君俠詫道：「朋友是何方高人？竟欲替這滿身罪孽的妖女出頭？」

龍姑冷然答道：「老身無意替誰出頭，只是不揣冒昧，想爲天下武林同道續完方才那個殘缺的故事而已。」

易君俠驚訝問道：「你要續完甚麼故事？」

龍姑緩緩說道：「方才冉肖蓮叙述齊天鵬受人利用假冒楊君達名號，此事係百禽宮秘辛，老身不願置喙，但關於楊君達的獨門暗器風鈴劍失落在別人手中這件事，老身却知之頗詳，今天當着天下武林俊彥在場，願爲諸君坦然一述。」羣雄聞言，盡皆振奮，紛紛鼓起掌來。

康浩一顆心騰騰狂跳，不知是喜是驚？風鈴劍失落之謎，乃是師門沉寃的關健，他踏遍天涯，尚無所獲，龍姑率太陰門隱居大漠天山，足跡未涉中原，她又怎會知悉這段秘密呢？半信半疑之際，只聽易君俠沉聲道：「朋友，你跟楊君達是甚麼關係？憑甚麼知道他的秘密？」

龍姑淡淡一笑道：「老身和楊君達非親非故，更無一面之緣，毫無關係可言，相反的，老身倒有個朋友，跟易堡主頗爲熟悉。」

易君俠駭然道：「你說的是誰？」

龍姑一字一頓道：「黃蓮花。」易君俠一聽這三個字，臉色大變，身不由己，一連向後倒退了兩三步。

龍姑只當沒有看見，自顧侃侃述說道：「諸位大約都不知道黃蓮花這個名字，但二十年前如果沒有她，今天也就不會有復仇會和這場武林動亂了，因爲楊君達的兩柄風鈴劍，正是由她手中，轉到那嫁禍者的手上。」羣雄鴉雀無聲，一片寂靜，內中四門五派和霍玉蘭等，一個個都睜大了眼睛，屏息傾聽着。

龍姑接着又道：「二十年前，黃蓮花在大漠荒山中，結識了一位中原武林年輕高手，兩人一見傾心，黃蓮花不惜爲他叛師潛逃，相偕來中原厮守，年餘之後，生下一個孩子，那男的忽然對她道：『我與

你雖然相愛甚深，而且有了兒子，但不幸在我結識你之前，已和另一個女子訂下了婚約，雖未迎娶成婚，却留着兩件信物在她手裏，如今我決心跟她斷了，只是索討定情信物，實在難以出口，看來只好由你帶着孩子，將她給我的信物送還，當面去哀求她成全了，她也是武林俠女，見了你和孩子，一定會答應的。』黃蓮花愛夫心切，受了那人慫恿，立即携子前往，一番哭訴之後，果然換回來兩件信物，就是兩柄百煉玄鐵鑄成的風鈴劍。……當時，黃連花只道困惱已迎刃而解，從此夫妻厮守，安享閨房之樂，誰知當她帶着兩柄風鈴劍，歡歡喜喜回到家中，却被那狠心的男人，將她亂劍砍死。……那狠心的男人不單殺死了黃蓮花，更欲斬盡殺絕，連親生的兒子也不肯放過，幸虧乳娘機警，帶着孩子由後門奔入亂山，那狠心男人，窮追不捨，乳娘見事機危急，便將孩子點了啞穴，順手拋進一處狼窟中，自己則被追及，送了性命。……天幸，那狼窟中母狼不在，只有幾隻小狼，待老身趕到，那孩子僅只頭臉受傷，留下了一條性命，老身把可憐的孩子帶返天山，辛苦教養成人，這段恩怨，長埋在老身心中，老身本來不願再公諸於世，如今既然提到兩柄風鈴劍失落之謎，老身不得不據實剖陳，至於是非公義，在塲諸君自有論斷，老身却不欲置評了。」

康浩接口道：「老前輩怎不說出那狠心男子的姓名來？」

龍姑道：「那人在結識黃蓮花時，自稱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甚至黃蓮花臨死也只知道自己的夫君是楊君達，但是，老身却知道他不是……」

易君俠突又笑道：「他自己都承認是楊君達，你怎又知道他不是？」

龍姑道：「因為那人曾在西域獲得一柄絕世寶劍，而楊君達却沒有。」

易君俠臉色又變，頓了頓，才冷冷說道：「這些事，你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莫非那曾跟楊君達定過情的女人，就是你嗎？」

龍姑勃然大怒，厲喝一聲，怒道：「姓易的，你外表是個正人君子，骨子裏，却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老身本不想當衆拆穿你的假面具，你竟敢然出此穢言，辱及老身？」

易君俠縱聲大笑道：「你若跟楊君達毫無瓜葛，為何千方百計替他辯解？」

龍姑怒叱道：「住口！老身對你實說了吧，黃蓮花是老身的同門師妹，你別自以為此事，做得天衣無縫，二十年前，你們在摩天嶺同居的時候，老身就曾見過你的面貌，只不過你在明處，老身則在暗處而已……」

易君俠大笑道：「這眞是越說越玄了，方才妖女冉肖蓮到了詞窮無法辯解的時候，便留指易某人假冒楊君達，如今閣下又如法泡製，豈不可笑！」

龍姑氣得混身顫抖，恨恨一哼，道：「老身親日所覩，句句實話，這有甚麼可笑的？」

易君俠道：「你說你親日所覩，誰可作證？如果易某人也說親眼看見你和楊君達同行，這也算數嗎？」

龍姑氣憤填胸，目眦欲裂，連連頓脚罵道：「你這無恥無行的老匹夫……」

易君俠臉色一沉，冷聲道：「易某人身為中原武林同道盟主，你再出言辱罵，易某人不介意，只怕中原同道們，也不肯饒你。」

龍姑怒叱道：「你想用中原武林來威脅老身？那就是你糊塗油蒙了心了……」

兩人正在爭吵，康浩突然按劍而出，向龍姑躬身一禮，說道：「晚輩有一句話，想請教龍老前輩。」

龍姑道：「你問吧，今天老婆子決定豁出去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多謝老前輩。」康浩深深施禮，接着道：「適才老前輩說到黃蓮花曾以先師妻室的身份，去向一位女俠索討定情信物。晚輩窃想，既稱信物，必是雙方互贈，女方所持是兩柄風鈴劍，那男方所持的又是甚麼？」

龍姑答道：「是一枚佩帶用的雙龍玉符。」

康浩心頭一震，道：「那雙龍玉符，想必定是先師的信物，但不知老前輩曾否見過？」

龍姑搖搖頭道：「那是令師的信物當然不假，否則人家就不會相信黃蓮花的身份了，可惜老身並未見過那東西。」話聲才落，一個人立即接口道：「我見過那東西。」

康浩扭頭看時，却是千手猿駱伯倫。只見駱伯倫滿臉熱淚，哽聲說道：「賢姪你忘了嗎？那枚雙龍玉符，就是當年令師在北京時，親手送給我苦命孩子彌月之慶的禮物，現在一切都明白了，狗賊夜襲賭塲，殺害我一門老小，目的竟是為了奪取玉符，用以詐騙令師那兩柄風鈴劍。」

康浩霍地轉身，按劍覗易君俠道：「易堡主，你還有甚麼話說？」

易君俠急道：「康賢姪休信他人挑撥，這事與老夫何關？」

康浩切齒道：「你大約還不知道，那枚雙龍玉符，已由令媛送給在下，如果你不是陷害先師的人，雙龍玉符又怎會落在令媛手中？」

易君俠分辯道：「天下相同的玉符甚多，怎知就是令師那一枚……」

康浩道：「這容易，玉符令現正在歐陽前輩處，咱們同去一劍堡當面對證，一看便知。」

駱伯倫接口道：「我記得那枚玉符的形式，正面雕刻着兩條龍形圖案，反面刻着『乘龍卸風，飛黃騰達』八個字。」

易君俠臉色變得異常難看，略一沉吟，說道：「既然如此，且等此間事畢之後，老夫和你們同返一劍堡，當面對證就是了……」

「不必去一劍堡對證了，玉符就在這兒。」隨着話聲，一個人，緩步由龍姑身後，走了出來，正是那面垂黑紗的布衣女子。

康浩驚喜的道：「請問前輩是——」

那布衣女子擺了擺手，直走到鐵箱之前，低頭撫摸着箱蓋，用一種輕微而顫抖的聲音問道：「冉姑娘，如今事情眞象俱已大白，請你將鐵箱打開，讓他面對天下羣雄，使沉冤得申，委屈得直，也讓咱們有向他悔罪贖過的機會，可以嗎？」

冉肖蓮點點頭，親自動手，卸開了鐵箱上的活扣。然後把箱蓋分開，拂去冰屑，裏面是一具仰臥着的屍體——青色的儒衫，青緞面的軟靴，蒼白的膚色，俊逸的面貌。

各派掌門不約而同發出一聲震駭的輕呼，康浩搶近一步，屈膝跪倒，嘶啞的悲呼道：「師父——」鐵箱中的屍體，面目未變，肌膚未腐，那英挺的鼻梁，孤傲的嘴唇，仍然和生前毫無分別。

布衣蒙面女子俛首唏吁，整幅黑紗全被淚水濕透，羣雄紛紛折身，慚然低頭，一片哭泣聲中，有人放聲痛哭——那就是悔恨交集的霍玉蘭。良久，那蒙面布衣女子才緩緩從襟底解下一枚玉符，雙手遞放在楊君達屍體的前胸上，哽咽說道：「還君玉符淚雙垂……。二十年歲月悠悠，你為情忍辱而死，心中可當我是薄倖寡情的狠心女子？你寧願飲酖服毒，不作分辯，究竟是憐我？還是恨我？」

這些話，字字錐心泣血，全都傳入康浩耳中，使他驀然想起在一劍堡後園時，歐陽佩如告訴他的故事，不禁心頭一震，頓時領悟過來。但未等他出聲詢問，那蒙面女子已轉過身來，舉手摘去了臉上的黑紗。果然，她正是一劍堡堡主夫人歐陽佩如。朦朧曙色中，只見她淚水縱橫的臉孔上，凝結着一層寒霜，晶瑩的眸子裏，閃爍着森冷的光芒，怔怔望着那旁橫劍肅立的一劍堡主易君俠，似乎用了極大力氣，才吐出兩個字，叫道：「君俠！」

易君俠神情一震，猛然抬起頭來，冷冷應道：「現在你稱心滿意了麼？想不到夫妻二十年，你竟然心猶未死，非毀了我不肯罷手。」

歐陽佩如幽幽嘆了一口氣，道：「君俠你想錯了，常言道：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無意跟你作對，也不願毀你，但事到如今，你難道還不肯俯首認錯麼？」

易君俠厲聲道：「我有甚麼錯？我那一點及不上他？二十年來，我對你百依百順，可是，我得到了甚麼？你的人在一劍堡，心却在姓楊的身上，我娶的只是一具軀殼，有家就像沒有家，有妻等於沒有妻，難道我不該恨他？不該報復麼？」

歐陽佩如點點頭道：「是的，二十年來，我自知太冷落了你，但人的感情發自內心，這是絲毫也勉强不來的，當初你既已知道，就不該用詐術騙我允婚，結褵之後，他已經失意歸隱了，你就更不該再起毒念，定要將他害死……」

易君俠冷笑道：「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他一日不死，我就一日不安，現在總算，去了眼中釘，肉中刺。可笑你們縱然明白，已經太晚了。」

歐陽佩如拂然作色道：「君俠，你一番基業得來不易，事到如今，竟沒有一點悔過之意麼？」

易君俠大笑道：「大丈夫眦睚必報，何悔之有？復仇會若沒有姓冉的賤人，武林霸主早已是易某囊中之物了，如今雖然事敗，憑易某人一身藝業和匣中神劍，量你們也攔我不住。」話落，長劍一抖，身形已破空飛起，朝山口方向掠去。羣雄齊聲暴喝，紛紛出手截擊，無奈易君俠武功已臻上乘，手中又是削鐵如泥的千古神兵，幾個照面，勢如滾湯潑雪，竟被他盪開一個缺口，直向山外衝去。剛轉過彩棚，突然迎面出現一條人影，恰好截住去路，大喝道：「惡賊，替我慘死的娘償命來。」那人手裏提着一個黑忽忽的革囊，話一出口，舉起革囊就向易君俠擲了過去。

龍姑望見不禁大驚失色，急叫道：「孩子，使不得，他是你的父親……」然而，這話已經說得太遲了。革囊迎面飛到，易君俠也認出那是威力無儔的「天火霹靂袋」，忙不迭一側身，向橫裏閃開了尺許，連人帶劍滾倒地上。「轟」然一聲大震，塵土飛揚，烟石瀰漫，尾隨追趕的各派掌門人，慌忙伏地躲避。等到塵土落定，羣雄紛紛站起身來，鐵箱旁邊却失去了冉肖蓮和日劍應龍的人影。

康浩吃驚道：「那妖女必定是去引發炸藥了，大家趕快散開，遠離這三座彩棚……」最後一個「棚」字才出口，「轟」的又是一聲巨響，灼風襲面，山撼地搖，許多人立脚不穩，都被震倒在地上。但是，這聲爆炸之後，三座彩棚仍然完好如故，而炸藥樞鈕所在的那株大樹，却連根拔起，墮落在復仇谷入口那座載人石室上，將石室壓得粉碎。

康浩冒着石烟飛塵，急急奔了過去，只見冉肖蓮混身血污，披頭散髮仰臥在樹坑旁，右手握着火摺子，左手緊緊揑着半截扯斷了的火藥引綫，肚腹間肝腸狼藉，被炸開一個大洞——她雖然已經嚥了氣，兩眼却怒視着穹蒼，似對上天給予她一生痛苦的遭遇，兀自懷着濃重的恨意。距她身體六尺遠，躺着兩個奄奄一息的男人，一個是日劍應龍，另一個則是消遙公子龐文彬。兩人正互相揪扯在一起，龐文彬的刀尖插在應龍脅下，應龍的劍鋒也深陌在龐文彬胸口。

康浩急忙替兩人閉住穴道，將他們拆解開來，分別裹傷止血……

龐文彬喘息了片刻，凄然一笑，長嘆道：「蛇神董明嵩那老傢伙，相法倒眞靈驗，他說我眉帶凶煞，印堂發黑，一定會遭橫死。果然被他料中了……」語聲漸弱，說到後面幾個字，凄凉的笑容雖然仍掛在嘴角，頸項一歪，已吐下最後一口氣。

康浩放下屍體，抹淚起身，回顧身後只有駱伯倫，宗海東和齊效先三數人，其餘羣雄都圍在山口，也就是黃無父用天火霹靂袋截擊易君俠的地方，甚至連太平山莊莊主龐天化也只顧隨衆逐奔，並沒有發覺自己唯一的愛子，業已殉難身死。他感慨的嘆了一口，喃喃自語道：「這些人爭名逐利之心何其太重？骨肉眷顧之情何其太薄？」

駱伯倫接口道：「賢姪，你師門沉冤已獲昭雪，效先的生父被搜魂大法所制，還須設法解救，而且，你黃四叔和月眉，湘琴他們都還留在苗疆，大仇雖報，私情也該作個了斷才對。」

康浩點點頭道：「是的，待安葬了師父他老人家的遺體，咱們還得再去一次苗疆……」

這時，一縷陽光，透過峯頂，投射在那空蕩蕩的鐵箱上，箱側冰屑漸漸溶化，只留下一灘水漬。

——全書完——

武俠掌篇創作

雲北飛・文 盧令・圖

飛賊

初生之犢 不平則鳴

「什麼叫做行俠仗義？」師父問。

「除暴安良，鋤強扶弱。」徒弟恭順地回。

「假如你要對付的是位高手，你不是他的對手，怎麼辦？」師父眼望住徒弟迫問地。

「設法脫身，徐圖良策。」徒弟毫不思索。

「你怎樣去辨明是非？如何分出誰是『良』誰又是『暴』！」

「得理便是良，反過來就是暴！」

「如何才算得理呢？」

徒弟畧一考慮，然後道：「適乎人情合乎自然，多數人認爲對，便算得理。」

師父點點頭：「好吧，你走！」

徒弟再又恭敬地行過一禮，拿起長劍，背上包袱，下山而去。

韋長天在峨嵋金頂觀中，餐風飲露七年於茲，現在無風道長命他離觀下山。閱歷人生，韋長天原本是觀內火工伕韋大福的遺腹子，大福不但無福，簡直苦了一輩子，臨終不留一言。這個孩子便由無風養在觀內。出家人雖說是四大皆空，依然存有至性至情，從幼看着孩子一天天長大，自然而然地結了緣。何況觀院寂寞，有了韋長天，山林間憑添笑語聲，無風的所學武事，也有了傳繼之人。

韋大福的一些積聚工銀，加上師父又給了他兩顆小金錠，吃用化費如果節省，一時間不會窮困，他下山第一個念頭，便要好好地大吃一頓，魚肉鷄鴨，想到便口唾沫涎。

挾着一把劍，七年來未嘗離身的玩意兒，外表黑黝黝，吞口不是銅，因爲它擦不亮，也不是鐵。因爲鐵會生銹，敲上去噹噹聲響，師父說是「烏龍木」，不是中土所出。

劍頁不光不滑，更沒有鋒口，大約是年代久遠未有用武之地，好像剛由土裏掘出來，或者束置高閣相當時日，塵灰加銹斑，既無引人處，絲毫不起眼。

劍鞘是鯊魚皮製，已經有兩處殘裂口，總之拿出來人家會說是破銅和爛鐵，對韋長天來說，意義不是沒有，師父的唯一賜予，七年的老伙伴。

無風道長沒有告訴徒弟這是把當年越國的著名「豪曹」劍。

因寶劍而珍惜之，這不是劍的光榮，能夠將爛鐵當成「神兵」，那才是有「寶」之劍。

再說好劍在傖夫俗子手裏，便屬凡鐵，木枝竹杖在精湛的技藝運用下，何異於干將莫邪。至於「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那就成了裝飾品了。

「豪曹」劍爲越國冶煉的五把名劍之一，這五把武林矚目，人人唾涎的名劍是「純鈎」，「湛盧」，「魚腸」，「豪曹」和「巨闕」。得之其一足可炫耀江湖，傲倨武林。誰又想得到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懷着一身絕藝和一柄前古神兵呢！

× ×

瀘州，川南的大城，韋長天上了一家大酒樓，招牌是「蜀中第一樓」，口氣之大，令窮措大望而却步！這山野小子初到貴境，目的要大吃大喝，自然選上賓客擁擠，人影擁擠的熱鬧之處。果然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單座。

豆椒魚，白肉片，辣子鷄，丸子湯，白米飯，半斤大麯酒，大快朵頤。吃了個紅嘴喘氣，酒醇，菜辣味似痲，秋風颼颼裏還眞出了一身汗，七年的願望，已經滿足心懷，好酒，好菜，好價錢，不愧蜀中第一。

嗒，嗒，檀板兒响，胡琴拉着腔，一老一少上了樓，座客也一齊投過了眼光。

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手裏兩塊檀木板子，發出清脆的响聲，眼兒向樓面上一掃，帶着微笑，向最近梯口的座兒兜搭着：「大爺您點唱。」

客人搖搖頭，她又走向另一張。

這邊座上有三個男客，一個大胖子，濃眉塌鼻海碗口，鼓着兩邊腮梆子，好像整個猪肘還沒有吞下腔，錦緞袍子束着腰，雪白的裏袖兒反捲着，論外表，不是巨賈便屬富商。

對面是位中年文士格，樣子並不俗，畧帶一點陰鷙相，藍色無帶襟，黑綢巾。寬袍大袖，一手托着滿杯酒，眼珠子在賣唱女和大胖子中間兩頭轉，此人心機深，而且絕對不會有胸量。

另一面是個少年文生公子，白面朗目，頗具氣度，稍差的是下巴過份尖銳，看起來是個倒三角。配上個小嘴巴，差勁兒就更大。

「賣唱妞兒你過來，讓胡公子散點兒銀子！」大胖子衝着人家直招手，中年文士不言語，被稱胡公子的對妞兒眼巴巴的望着。

賣唱父女立即走近桌傍，老子向女兒一瞪眼，妞兒左手遞出個小紙摺，放在桌面上。

「公子，大爺們，請點曲牌，唱得不好，多包涵。」

她生得細眉兼大眼，白肌襯着黑髮，人是瘦了點，可瘦得有模樣，輕聲低語帶點兒臊，胡公子上下直打量，跑江湖的能有這副長相，「大麥餵王八」，簡直糟塌嘛！

「不用看那個破摺子來段『小尼姑下山』吧！」胖子說完自己先打哈哈。

「這個！」妞兒回頭看看老子，秀眉一緊。

「大爺，公子賞飯吃，照理沒有個不伺候的。可是，我們孩子不會這支曲，你多原諒，不如來一段『空山愁』，或是『元宵謎』……」

少開口的文士陰陰的挿嘴道：「曲子是你唱還是妞兒唱？」

「是，是孩子唱，」老頭子怔住。

「那你閉上臭嘴！」

「是，是，是，」老頭兒陪着笑，透着凄涼味兒。

「妞兒，你說會不會？」公子問。

妞兒搖搖腦袋，不少雙眼睛，幸災樂禍地看着這邊，在酒樓茶室，這種化兩個錢取個樂子的事情平常稀鬆，誰也不當回事，可以說是司空慣見。

野小子下山，不知道小尼姑下山是段怎麼曲子，不過他知道三個人是在耍弄賣唱的，韋長天喝了點酒，虎目裏在閃着火星兒。

「好！你坐下來，喝杯酒，公子照給曲子錢！」

妞兒又是連連搖頭，而且還退了一步，閃縮不安。

「大庭廣衆，爺們又不會吃了你，怕什麼？」大胖子又把肥手亂招。

跟住瞇着眼兒道：「『小尼姑下山』也叫做『思凡』，『思凡』你懂不懂？就是想男人，妞兒，你也不小啦，你想不想男人？」

「碰」一聲：「狗嘴不吐象牙，看你打扮倒像個人樣，怎麼不說人話！」

這幾句倒是韋長天想說的，不知道是誰竟然搶先發言，他伸了伸頸子。找那個「有種」的漢子。

「誰放了個屁，王八羔子站出來，」大胖子嗓門還眞不小，這一嚷，全樓面頓時靜得可怕。

亂七八糟的眼光中，同時站起了兩個人。

一個是剛下峨嵋的野小子，另一個氣宇軒昂也是個年輕人，他一站起來就看見了姓韋的，稍爲微楞，然後一脚跨上了桌面：「站出來了，而且還高人一等。」

人羣裏有人笑出了聲。

大胖子一看先是不解狀，跟着向桌上的小伙子道：「是你，別動，」他又轉頭對着韋長天問道：「你也站着。」他自己也站了出來，指着桌上小子道：「剛才的話是你說的？」

「你有耳朶沒有！問個屁！」居然毫不爲意。

「好，龜兒子，你自己動手，打兩個掌巴。」

「遵命！」

就在「命」字的餘聲繚繞中，「膀」「拍」兩响，大胖子上左右兩個巴掌痕，共計十指。

大衆只覺得眼前人影兒一幌，那小伙子還在桌上。

胡公子站了起來，中年文士也已立起，一手摽住了胡公子，示意少安毋燥，然後衝着桌上的朋友道：「高手，高手，瀘州地方，來了閣下這種人物，鎮南川毫無所聞，這就該打，請教尊駕貴姓大名，我們忝爲地頭小蛇，也好歡迎你這位過江猛龍。」

不少酒客都有君子不立危牆下的哲學，紛紛結賬散去，一時之間，樓面上只留下少數胆大好奇的座客，抱着坐山觀虎鬥的心意。

哈哈一笑，桌上朋友向發話人道：「小爺軟硬不吃，你叫我站出來，我就站出來啦，你要賞兩巴掌，舉手之勞，亦已照打，下文如何？大爺不耐久候，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那時見，那時算，下台招呼也替你們一併打了，你們三條小蛇，看着辦罷。」話完人去，一刹不見了。

中年文士雙眉一鎖，大胖子氣得直哆嗦，胡公子面色變了青灰，賣唱父女，早已溜之乎也。

「你！」撫着兩邊臉的胖子，抽出一隻手，指着仍然站在那裏的韋長天道：「臭小子，還有你，叫什麼？快說！」

韋長天一樂道：「你是要我接唱下半齣不是？」

「你想死還不容易！」胖臉翟兒一沉，一脚踢倒坐椅，雙拳緊握，來到了韋長天面前。

「你問這個，問那個的，到底你自己有沒有姓名？報出來聽聽，是那路的英雄？何方的好漢？嚇得死我，你就省了氣力，要不然吃起我的巴掌，可是雙料。」

韋長天不知打那兒學來的「損勁」，金頂觀裏師父可從不濫口。

「老子鎮南川屠人傑，够不够份量？」他是氣昏了。跟一個毫不起眼的後生小子，連名帶號的直叫，實在有失身份！

不但此也，他還回身指着胡公子道：「那是本州府胡大人二少爺，逍遙公子胡仲芳。旁邊就是邛崍客裘大鵬，你又是什

麼銅金剛鐵羅漢在這兒賣狠勁充字號！」

「我叫韋長天，初出茅廬，沒有稱號，看不慣你們欺負老弱，你們的名頭，也嚇不倒我，看你已經受了懲罰，應該回去閉門思過，你們剛才的行動，是輕薄，是失德，是丟祖宗的臉，剝自己的皮，去吧！」他拿起包袱，逕自下樓。

「瀘州地方，還沒有你小王八發威的地方。」喝聲中虎拳兜心，勁力還不小。

左手提着的包袱一擋，百餘斤力道，全部承受下來，鎮南川一招未逞，心火更盛：「你這小雜種，大爺要讓你平安下樓，我就是你養的！」拳出改抓，意欲抓掉他的包袱，除去碍障。

韋長天用「推舟送客」包袱斜向上舉，大胖臉中門大開，右方劍鞘點到，急忙一拂袖，反手抓上劍鞘，這一下老謀失算，韋長天就在對方抓住劍鞘時，「倉」一聲，長劍脫鞘而出，等於由鎮南川送上個拔劍機會，劍尖已然頂進了屠人傑前胸。

屠人傑呆在當堂，自己竟會笨到如此，替敵人抓住劍鞘，讓對方抽出長劍來頂着本人前心，眞他媽的活回去啦！裘大鵬一皺雙眉，逍遙公子張口結舌，一時大堂寂靜，鴉雀無聲。

「這樣的身手，也配叫鎮南川，我替你害臊！」他以劍頁向抓在對方手裏的劍鞘一挑，劍鞘脫手飛向上空，韋長天以劍尖迎之，鞘落劍沒，順勢擱在肩上，揚長而去。

衆聲喝采，驚醒了迷惘中的鎮南川屠人傑，他簡直想痛哭一場，丟人現世，英名從此掃地。鼓氣追了下樓，當然胡二公子和邛崍客，顯然隨着跟去，彼此心裏明白，兩個小子全不是省油燈。既然出現瀘州，便是當地的大患。

第二天，果然本州出了兇案。

城西一條陋巷小屋裏，那個賣唱女子被人姦殺而死。老頭子哀痛而變成痴呆，只要昨夜在蜀中第一樓上吃喝的朋友，心裏都明白，兇手就在鎮南川，邛崍客，胡二公子三人中。但是誰也不敢挺身而指，問題是沒有証據。

韋長天就住在城西同福棧，他心裏也和衆人一樣，屠人傑的嫌疑最大。酒樓受辱，他移恨賣唱父女，逞獸慾，洩憤恨，好一個衣冠禽獸，自己下山就爲了要行道江湖，鋤奸除惡。這件事我接下來了。

目前第一步要做的便是尋訪昨夜出手懲頑的那個小伙子，輕功眞不錯，來去一閃，此人心胸技藝都在自己之上，值得一交。

於是他穿挿在大街市巷，熱鬧場所，尤其酒館茶肆，走過都進去探查一番。希望能够和這位神龍似的人物一晤。結果三天過去，渺無影踪。

幸虧這些日子中，他在跑堂小二，澡堂伙計，茶館龍門陣中，知道除了逍遙公子胡某人是州府大人寵子外，邛崍客裘大鵬是本州大藥商，鎮南川屠人傑是蜀泰鏢局東主，一個是地方大員公子，一個是運銷大黃川貝杜仲，厚樸五倍子等的藥材巨商，而鎮南川正是這些桐油，綢緞，藥材，貨運出川，金銀進口的押鏢護送總頭兒，論理財勢均具，何必去姦殺一個賣唱的苦女！

可是蜀中第一樓上那三人的輕浮下流又是自己親眼所見。欲知其事，必先究根源。他決心一探這三人的究竟。

韋長天胡亂吃了點午點，信步瀘州最熱鬧的府前街，忽然耳邊傳來鼓絃之聲，離身不遠有座羣芳茶園，門口掛着唱角名牌，原來這是演出彈唱曲藝所在，他在園門口小駐時竟爲茶園門客招徠牽拉而入。

台上正有藝名小桃紅的女伶引頸而吭。已成尾聲。俄而紅簾一掀艷照全場，一時呼喝叫喊之聲四起。壓台名角，「雪文艷」出場。韋長天看見此女果然絕色，難怪傾倒衆生，顧曲者如痴若迷，自己的精神居然也被吸引，目光到處。胡二公子和屠人傑，裘大鵬赫然在座。

一曲「漢宮秋月」歌來悽淸哀怨，如訴如泣，韋長天在狂號嘶叫中，亦爲之半晌痴呆。

韋長天爲了想探查瀘州的兇案的詳情，他提先出了羣芳園，隱在巷口一角。

當鎮南川等三人出了茶園後，胡二公子由家人備馬在外迎了回去，裘大鵬與屠人傑連袂而行，看上去他們會去喝酒，韋長天迎了上去。

「兩位慢走一步。」

裘大鵬一怔，見是韋長天，冷笑道：「小子你是想要幾個盤川吧！」把他看成訛詐的了。

「姓屠的，西城的案子，你以爲沒人知道是你幹的！」

「你說那姦殺案？是我？」屠人傑張大了雙豹眼。

「見色起意，先姦後殺，難道不是你們？」

「放你媽的連環屁，你是窮昏了腦袋，餓鱉了肚子，你想錢想瘋了，敢來對我敲詐，小子，昨天我給你溜走，今天你是送上門來找死。」話到拳來，用上十分勁道，左拳虛幌右拳先擊後壓，一招二用，上來就是拚命。

韋長天出門未帶兵刄，祇好拳來掌削，你擊我架，退步扭腰，掌刀如風，直劈對方腕背，好個鎮南川用上了看家本領，你退我進，沉拳反上向韋長天肩窩迎頂，腿曲膝彎化成了「魁星踢斗」，韋長天以右足爲柱，旋風一轉，用「關門上門」十字形切向屠胖子，兩人動手勢如閃電，裘大鵬一直袖手旁觀，未有動意。

韋小子在峨嵋金頂觀，汲水担柴，上崗下坡，練就的猴躍鹿騰，兎竄鶴翔靈活快疾身法，大胖子鎮南川屠人傑功力原本不弱，實在因爲已屆中年，事業有成，養尊處優，酒肉生脂，體重與日俱增，加上小伙子初出茅廬，一拳一掌正如兵家所言，養之千日，用在一朝，一個拳不離手，一個曲不離口，相較之下，祇見一個氣呼呼，一個不在乎。裘大鵬暗中發急，唯有大喝一聲道：「當街衝巷，糾纏何益，小子存心而來，不如約個地方，瀘州人不見得就調教不了你！屠兄，住手看他的！」

屠人傑乘機退出三步，氣喘如牛。

「祇要承認案子你做的，什麼條件，悉從尊便。」韋長天一口咬定了。

「老子家裏的丫環使女，也比什麼賣唱女強得多，大爺會去姦殺她。你是他娘的沒見過女人？吃飛醋，想護花，睡扁了頭。」屠人傑氣得直頓腳。

「你硬指屠總鏢頭是摧花兇手，想必有了證據吧！先姦後殺，是你小子在場呀，還是你自己的『想當然』？」

是「想當然！」韋長天幾乎脫口而出，繼而一忖：「想當然」可不算證據呵。小子楞了。

「也許你的心地不壞，也許你缺乏江湖經歷，我姓裘的講一句，明天中午，在我藥行裏恭候閣下，大家好好地談一談，談不攏再過招，別這麼街上打，路上罵，讓人笑話。」

韋長天一想，話倒不錯，就怕明天中午你的圈套，墮進了陷，那才糟。不過，這個節骨眼兒上，自己不能不點頭，那是爲了「風度」爲了「不含糊」，爲了自己抓兇手沒有證據。

第三天又出了一件姦殺案，死者是羣芳園名角雪文艷，並且還失了一批貴重珠寶。

告訴韋長天的人一早就到同福棧叫醒了他，此人非別，正是韋長天久訪未遇蜀中第一樓表演絕頂輕功的怪少年。

「怪不得，」韋長天想起了什麼。第一樓上戲弄賣唱女的其中有鎮南川。賣唱女當夜就被姦殺，昨天羣芳園裏聽唱曲，又有鎮南川，昨夜「雪文艷」跟着遭到老花樣，原來他是先看中人，再去行事。

「你在想什麼？有綫索？」怪少年問道。

韋長天將自己所想告訴了他。對方沉思道：「果然是他，此人不除，瀘州婦女，將無寧日啦！」

「問題是欲治其罪，需有眞憑實據，才對。」

「兩次都有親眼目睹之人，你老兄便是人證之一，還怕他賴脫得身，」來人理直氣壯。

韋長天搖着腦袋道：「第一次他的罪名逃不了，那也祇是調戲婦女，羣芳園他不過是聽唱者身份，我也是，許多人都是，要扯上他，他也可以扯上我。」

忽然韋長天又道：「這事情並不簡單，老兄一定有意，咱倆合作，搜證查據，扳倒這個凶狠淫賊。」

「我要無意也不會大清早來打擾閣下啦。」

「請教貴姓，兄弟韋長天。」

「我知道，我叫祝少安，以後多多親近。」

「當然，當然，不過祝兄怎知兄弟姓字？」

「還不是這兒伙計說的。」

韋長天失笑道：「原來如此。」當時便將中午要赴裘大鵬之約事，告訴了祝少安，兩人約定事後在第一樓會面，商議捉賊除兇。

韋長天按時赴約，川南天府藥材行規模還眞不小，高大石庫門，大堂內紫檀木器，名人字畫，傳來陣陣生熟藥味，行內貨積如山，來往不息。稱得起是家「大藥行」。負責事務的回說，東主絕早出門，既無留話，更未留字。行內人員根本不知東主與人有約，表示殊深歉疚。

「好樣兒的，昨夜犯案之後，今午你不敢見人，任你龜縮深藏，小爺絕不饒你。」韋長天恨恨而離。

蜀中第一樓上，祝少安一見韋長天，便笑着說：「裘大鵬不在行內？」

韋長天奇道：「祝兄何以知之？難道這兒跑堂的又是個未卜先知？」說罷坐了下來。

祝少安推杯斟酒，微笑說道：「是想當然耳。」

「請指教！」韋長天不解地。

「做賊心虛，要時間暗中打點，例如製造假證，安排退路，還有除了見你頭痛之外，更有個小弟他要以防萬一。」

「這種淫惡賊子，非要把他揪出來不可。」

祝少安望着韋長天微微的嘆了口氣：「這個人本來是我先出手對付的，除惡懲兇，也是我輩應做的份內之事，奇怪，採花，多數並不傷人何以他每姦必殺呢！」

這就是兄弟認定姓屠的緣故，因爲姦淫之後，必然露出了自己面目，此人在本州另有身份，豈肯讓人見他的眞相。唯一辦法祇有殺人滅口啦！」說來頭頭是道。

「韋兄說得有理，見識勝過小弟萬倍，這緝兇追捕的責任，應以韋兄爲首，少安願附驥尾。」

聽得韋長天飄飄然，好不自在。

「可惜，兄弟刻有要事，明晨卽須離開川南，赴雲南老家……」

「怎麼，祝兄要離川？」

「家父病重，快馬急召，爲人子豈能不盡孝道。」他憂戚得黯然低頭。

「這就難怪了，」韋長天雖然自幼喪親，對父病子離的心情，可以想見，目前偵兇少了一個幫手，固是憾事，總不是囡爲江湖閑事，陷人於不孝啊！

「這樣吧！」祝少安決心似的！「今晚我們盡力向各方面暗中探查，希望尋出淫賊藏匿之所，錯過今晚，就要韋兄一人多勞了。」算得江湖道義之輩。

「那就好極，咱們打何處入手呢？」

× ×

同時，某處地方，也有人聚在一起共商密議，那是被韋祝兩人認嫌疑最重的鎮南川蜀泰鏢局東主屠人傑，另一個爽約不見韋長天的邛崍客天府藥材行老闆裘大鵬，再有一個本府胡大人二少，逍遙公子胡仲芳。

他們三人躱在蜀泰鏢局後進屠人傑私人臥室內，談天說地，不但房外設有暗樁，鏢局左右俱有巡查把守，爲的是防人衝入擾亂，尤其是不明來歷的兩個臭小子。

屠人傑愁容滿面，裘大鵬凝目沉思，祇有那個胡公子，尚自笑意盎然。令人莫測高深。

× ×

正當韋長天祝少安步出蜀中第一樓時，街上傳來鑼鼓之聲，幾個伕役抬着一面彩布旌旗，旗上寫着「禮聘雲貴色藝雙絕的名伶『芝蘭香』卽晚在羣芳園登台獻藝。」鳴鑼擊鼓宣示羣衆。

羣芳園昨夜死了個「雪文艷」，今天立卽換上了「芝蘭香」，生意買賣，那裏顧得人情世態，祝少安不覺一嘆「人生朝露」。

韋長天當和祝少安在第一樓前分道揚鏢，但約定起更時往蜀泰鏢局一探。

回到同福棧，韋長天獨自倚枕而思。從現在到起更還有不少時候。閉目養神，以便跟姓屠的一搏，他知道單是鎮南川，自己當然招呼得過來，如若那個邛崍客也有三兩手，便有點顧忌了，何況還有個逍遙公子，看不出一點門路。這位祝少俠玩藝兒能在自己之上，那就沒有問題了。

提早用了晚飯，緊衣束帶，插上烏墨墨的老古董，初次上陣，有些兒患得患失的感覺，說不定這支劍，今晚上會飲血開齊呢！

尚未起更，他就出了店門，向蜀泰鏢局的方向行去，就在離開目的地一箭之遙時，忽然，似乎看見遠遠地黑影一冒上了屋頂。

「那話兒來了。」韋長天一緊步，趕上去細看。黑影已目不能及。他朝着同一方面竄追，一個在上，直行無阻，韋長天在地，轉彎抹角，同時街上行人不少，不便上瓦，苦了自己。心裏希望如果祝少安能在前面遇見，那就太妙了。

打量地形，此處好像離羣芳園不遠，韋長天快步而行，找到一條叉巷，掩身而進，左右無人，擰身上了房頂，極目而眺，果然十丈以外有影閃動。

越過三四家瓦面，眼前正是茶園後進，一排樓房，窗內有燈，韋長天不敢太顯形跡，伏在屋脊陰暗之處，未幾，黑影如飄而至，就在樓房下簷翻身竄攀欄杆形如狸貓，了無聲息，韋長天正欲起身喝止，突然左廂上冒出一人大叫：「淫賊還不受縛！」

韋長天以為祝少安及時趕到，定目看去，不覺大驚，喝叫之人正是自己躡蹤而來的鎮南川屠人傑。

黑影聞聲急轉，擬向右方逃竄，哈哈笑聲起處，邛崍客橫劍而立，左右無路，黑衣人猛向韋長天匿身處躍來，不料韋長天身旁的逍遙公子胡仲芳跟他站在同一屋背。此情此景，韋長天一片迷惘。事實俱在，採花賊另有其人。

黑影不愧高來高去的邪道好手，三面受敵，仍然定而不亂，冷哼一聲，倒竄鯉魚頭下腳上，一連幾個鷂子翻，意圖由樓房屋頂逃向後去。

祗見逍遙公子喝道：「作惡多端，鬼神難饒，你跟我躺下吧。」手中練子雙星錘，旋風似的脫手向黑影拋去，錘風呼呼三丈內無法閃避，好淫賊，急中生智，一矮身，雙手向流星似的飛錘抓去，時不容緩，飛身上了樓頂，沒入黑暗中。

韋長天叫聲不好，足下使勁，一個天馬行空，準備趕上前去，身傍胡公子輕聲道：「不必太急，他正在自投羅網呢！」

一陣銅鈴震耳，人聲跟着四起，屠人傑，裘大鵬以及胡二公子和韋長天，趕上現場：淫賊溜進一面巨網中，網眼儘是龍鬚倒鈎，衣裂血流，目灼灼氣吁吁，猙獰地向着韋長天。

正是一心攀交的祝少安。

× ×

依然是蜀中第一樓。

韋長天愧然地向屠人傑舉杯道：「得此教訓，終身不安，請受我一杯敬意！」

屠人傑慨然：「本人失德在先，也受了摑掌之罰，彼此實有同感，敬謝，敬謝。」仰頸盡了一杯。

韋長天又向邛崍客裘大鵬敬酒道：「前輩涵養令人欽佩，韋某當永誌風範！」說完先乾為敬。

「那裏，那裏，不過痴長幾歲，稍忍而已。」

韋長天不解道：「何以三位能預知『淫賊』卽屬此人？可否一道原因？」

裘大鵬笑道：「我們三人相交已久，在本州彼此都有根苗，絕無犯此大兇的必要，故猜此賊必屬外來。」

「何以未曾思疑小弟呢？」韋長天天真地。

屠人傑向其他兩人一望道：「何嘗不疑，好在這位冒充胡二公子的川東名捕知道閣下來自峨嵋金頂觀，無風大師高足，豈是奸險之輩！」說完向一邊的逍遙公子微笑。

「原來逍遙公子是川中名捕，失敬失敬！」韋長天恍然大悟道：「請教又怎生知道我的來處呢？」

「什麼逍遙公子，我不過自嘲『奔波』而已。」說罷大笑，笑止正色道：「當年我上過金頂觀，無風道長給我看過你這把豪曹劍，如今在你手上，可見他是如何的重視於你啦！」

原來師父這把就是「豪曹劍」，他不禁一陣誠恐。

「今日故意宣揚芝蘭香登台，引動淫賊採花之心，三面伏兵，一面設網，輕功為此賊絕技，張網以待，出其不意，黑暗中無所施為。再加上廿斤一隻的流星雙錘，重壓在淫賊身上，無異石碑鎮王八，飛不去矣，這些都是這位捕中高手人稱三星嚴伯棠所規劃也。」屠人傑讚揚備至。

「三星者，左右雙流星再加上腦中智多星，可算得名不虛傳了吧！」裘大鵬附加注譯。

「追捕這個淫賊，化了我半年時光，結果仍叫他在瀘州傷了兩條人命，說來能不愧煞！」嚴伯棠仍有餘恨。接着又道：「淫賊狡滑如狐，韋老弟記得蜀中第一樓那天，他運用輕功，打了屠局主，下手是乘人不防，馬上跑掉，留下了先聲奪人之威，我想老弟當時也對他的功力莫測高深吧？」

韋長天點點頭。

「其實，以輕功專長的飛賊之輩，眞正武技定然稀鬆平常，因為他們要避用重兵器，減少負力，防身對敵最多擅用暗器而已。他當時不敢和屠兄正式較手，是他的狡滑之處，他有自知之明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嚴伯棠補充着。

「世間難有十全十美的人事，我們如果不是那天的失德，引不起韋老弟的不平。韋老弟如果不是見義勇為，那裏會險些交上一個江湖敗類，看來今後大家要加倍地言行謹愼了。」裘大鵬感慨地。

韋長天耳邊响起師父的問話：

「什麼叫做行俠仗義？」

「我現在剛剛上了江湖第一課。」他撫着那把烏墨墨的古劍。

小啓：「曉山風雲」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